武俠世界

醜陋的刀（「江湖醜聞」故事集之一）傅紅雪‧著

刀，世上有很多種刀，你也一定見過很多種刀。世上那一種刀最鋒利？世上那一種刀最醜陋？你知道嗎？



第29年

1

$6.00

編者話 本刊自1959年創辦以來，一貫風行，取諸讀者，用諸讀者之宗旨，深受各地讀者的歡迎和支持。本刊發行數量與年俱增，並且內容廣泛，題材新穎，圖文並茂，頗得讀者青睞和愛讀。

近年來各類物價普遍提高，本刊所聘用員工之薪酬，稿酬等開支亦隨之增多，我們都竭力維持，不願增加讀者的負担，但現時本刊發行成本實已極入不敷出，為保持本刊發行成本與銷售收入的相對平衡，迫於無奈，自今期開始，本刊調整零售價為每冊港幣六元正，此次價格調整實非得已，希望各地讀者能夠體諒，並繼續予以本刊大力支持為荷。

☆ ☆ ☆

本刊下期特刊出臥龍生先生撰寫《血[illegible]》，這篇是作者另一風格的力作，江湖恩怨[illegible]，武林爭霸刀光血影，一件血案，引發[illegible]一場生死搏鬥的大陰謀，故事進展緊張[illegible]，人物性格刻劃細膩傳神，讀後令人[illegible]，有身歷其境之感，請讀者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醜陋的刀（江湖醜聞奇行錄）
世上有多種的刀，俠士手握鋒利的刀，仗義勇為，受人讚頌；專弄權術的爭權者，手中若是握有鋒利的刀，千萬人頭可要落地……傅紅雪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智取生辰綱（水滸傳連續之六）◀二▶……高石 43
浪人浪事（老少江湖並肩戰）◀三▶
鐵大來賴婚約 小清鬧戲欽差……司空羽 50
虎 豹（俠探司馬洛故事）
警探揭底 真相大白……馮嘉 10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illegible]（江湖外史秘密錄）
賭場[illegible] 揮金如土……傅紅雪 60
獵鷹先生（俠情中篇故事）◀四▶
隱蔽作案 九叔被捕……黃鷹 69
新月刀（俠情中篇故事）
臨川寺遇敵蹤 雪面人避危局……東方玉 75
[illegible]（俠情中篇故事）
內奸外患 警告平息……高皐 83
小魚吃大魚（俠情諷趣小說）
追查身世 骨肉相認……歐陽雲飛 87
九海騰龍（俠情中篇故事）
火燒紅雲寺 水淹祝家莊……東方白 95

[illegible]

傾在江湖（俠情長篇故事）
心存忠義 結拜金蘭……徐諾 114
龍飛鳳舞（新派武俠長篇）
針挑紅顏兒 夢會白骨……藍荒 121

督印人：[illegible]
主　編：[illegible]
執行編輯：[illegibl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illegible]）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illegible]
一四樓 電話H－[illegible]
承印者：環球印刷[illegibl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郵：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illegible]
台灣總經銷：[illegible]出版社 電話：[illegible]
發行所：[illegible]
[illegible]：台北[illegible] 電話：[illegible]
[illegible]：一年[illegible]NT $1800 半年[illegible]NT $[illegible]
[illegible]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1期

（總號144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溫柔鄉原是胭脂阱

春雨綿綿。

細細的，像牛毛的雨絲飄在臉上，就好像情人的髮絲輕拂著你臉，好舒服。

花常好却沒有舒服的感覺，他討厭下雨，不管是什麼雨他都討厭。

因爲他曾經經歷過一個非常不愉快的下雨天。

這個不愉快的下雨天至今仍深深的印在他的腦海裡，永難忘懷。

因此，每逢下雨天的時候他便喝酒。

他喝酒像喝茶。

茶和酒當然不一樣。茶喝多了頂多漲肚、跑厠所；酒喝多了却能令人醉。

他現在就醉了。

醉得像頭死貓，一動也不動。

窗外的雨仍下着，而且越下越大。

有人說：千金難抵一醉。醉，有什麼好？

有人醉後狂哭當歌，有人醉後瘋語當眞言；有人醉後太虛當人生；有人醉後詩文百篇；有人醉後激情當眞情；有人醉後……

醉，原來有這麼多種，有這麼多好處。

但是，却也有個絕大的壞處。

——如果你想用它來消愁的話，肯定是愁上加愁。

愁上加愁是什麼滋味？

花常好知道。

——那是比死還難過的滋味。

因爲，雖然他每次醉得像條死蛇，動也不能動，可是他的神志却偏偏非常清醒，清醒得讓他非常眞確的想起了那個令他不愉快的下雨天……

那個下雨天，有他，有羅香綺。

只有他們兩人。

兩人都沒有穿衣服，赤裸的擁抱在一起，緊緊的擁在一起……

這其實是椿極爲浪漫而又銷魂的美事，爲何不愉快？

只因爲他倆正在「愉快」的時候，門突然被撞了開來，然後花常好便看到了三個人站在門口，那是——

——春滿園、夏詩仁、秋水藍。

他們都沒有說話，只是鐵青著臉。

白痴都知道，任何人鐵青著臉就是表示心中憤怒，不悅！

花常好當然知道，他不是白痴。

他還知道羅香綺是春滿園的妻子。

——無論是誰，如果和別人的老婆上床，千百年以來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件不對的事。

——更何況春滿園是他多年的患難兄弟！

朋友妻，不可欺。

花常好欺了。

而且當場被抓個正著。

他有什麼話說？當然沒有。

不過，他還是說了，只因爲他從來都是個敢做敢當的大男人。

他說：「我只有一個要求，讓我帶她走。」

他這個要求不算厚顏無恥。就算走，他也要提出來，因爲事情已到此種地步，他除了走之外，難道還有面目留在「大山幫」？

春滿園雖然臉色難看，可是語氣却不怎麼冷厲，他從來對花常好、夏詩仁、秋水藍，不管何時何地都是像大哥對弟弟那般的愛護，即使現在被戴上了綠頭巾，仍然沒有惡毒的責罵字眼，他只說：「不行，我不答應。」

他的理由是：「當年我們四個人共同闖江湖打天下的時候，曾經指天發誓，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們都是福禍共担，一同進退，難道你忘了麼？」

「我沒有忘，生生世世都不會忘。」花常好低下了頭。「但是，我現在已經做出對不起大哥的事，無論如何我是無臉再留下來，我也再無資格當『大山幫』的四幫主，我願意放棄一切，只求讓我帶香綺走，如果大哥不答應，那小弟我只好自戕在三位兄長面前……」

「好，」春滿園沉默了一下，露出痛苦的神情：「人你帶走，錢也帶走……」

「不！」花常好眼裡有淚光：「我一毛錢都不能帶走，我如果再帶錢走，我就眞的不是人了，我願意以那份我該得的產業來彌補我對大哥的歉疚……」

忽然，一直蜷縮在床角低聲飲泣的羅香綺驟然嚎啕大哭：「你們這班好兄弟眞講義氣，從頭到尾居然沒問過我這事爲何會發生？難道你們都不把我羅香綺當人？」

春滿園背過身去，痛苦的歎息了一聲：「這有什麼好問？男女間的事，如果不是你情我願如何會上床？既然妳愛的是他，我就成全你們，我這樣做錯了麼？」

——一個男人，親眼見到自己心愛的



江湖醜聞奇行錄之一

傅紅雪・文
可飛・圖

醜陋的



妻子與自己推心置腹、共患難及視同手足的兄弟上床，居然忍痛成全，這種男人，誰敢說他錯？

花常好的心中除了愧疚之外，還有一份濃深的感激；一直默默不言的夏詩仁與秋水藍，則對春滿園愈加尊敬，誰也不敢說他錯。

但是，羅香綺却偏偏說他錯。

她眼露怨恨：「難道女人天生就這麼不值錢？天生就這麼賤？你以爲我眞是心甘情願的陪他上床？不錯，花常好是你的好弟兄，可是你也別忘記，他也只是一個男人，和全天下的男人一樣，有時候也會做出猪狗不如的事情出來……」

花常好的臉色劇變！

他只覺得那顆本是滿腔濃情的心頓似被撕裂碎爛！

春滿園倏然轉過身，他的臉色更加難看。

夏詩仁與秋水藍的眼中燃燒著憤怒之火！

——男人做出猪狗不如的事情是什麼？

——强姦！

——天底下有什麼事比這更令人憎惡的？男人强姦女人，那不是猪狗不如是什麼？

偸情，即使是偸人老婆，都還有一點値得原諒，畢竟那是兩厢情願，在禮敎的角度來說固然是錯，但在男女情愛的觀點來說，却也不能否認它也是愛情力量的一種表現。

因此，偸情多少還有點浪漫風流的味

道。

强姦呢？

强姦當然不能和偷情相提並論。

誰都知道，那絕對是最下流無恥的舉動！

花常好知道，春滿園、夏詩仁、秋水藍也都知道。

但是有一點他們不知道。

——如果花常好是用暴力强姦羅香綺，她爲何不會呼叫掙扎？

羅香綺的解釋是：「我能呼救掙扎麼？難道你們不知道花常好的武功高出我一大截？我掙扎有用麼？我除了乖乖虛以委蛇之外，難道你們叫我去死麼？」

大家默然。

因爲她說的是事實，莫說是羅香綺，就算是春滿園他們的武功也未必贏得了花常好，花常好要制服羅香綺，簡直就像猛鷹抓小鷄一樣，那是輕而易舉之事。

花常好有什麼話說？

有，當然有。

可是他沒有說。

因爲他知道他說的話必然沒有人肯相信。

——誰肯相信羅香綺是自動送上門的？

他有什麼証據？

唯一的証據便是羅香綺。

羅香綺已一口咬定是他强姦她！

她不但口頭這麼絕決，連行動都表現出來了，她悲號著：「我羅香綺之所以忍氣受辱，就是想留下這條命讓你知道你春滿園交了這麼個好兄弟，現在，你已經知道了，我也可以放心的死了！」

說著，她整個人驀然撞向那片又冷又硬的墻上！

她當然是用頭去撞。

誰都清楚再硬的腦袋也硬不過墻壁，只要腦袋撞上硬壁，肯定是腦袋開花的，血腦塗地。

羅香綺也不例外，她肯定會香消玉殞，一命嗚呼！

可是她沒有。

她雖然用盡全力撞去，只可惜夏詩仁與秋水藍的速度比她還快，羅香綺只撞到了他們的肚子，軟綿綿的肚子。

羅香綺沒有死。

花常好却死了。

——整個心都死了。

春滿園沒有殺他，但是也沒有留他。

從此，大山幫少了一個四幫主。

從此，江湖上也少了花常好這個人。

＊　＊　＊

雨，仍在下，一點停的意思都沒有。

綿綿春雨惱煞人。

花常好心中的苦豈止是一個「惱」字可以形容的？

他醒了。

除非是醉死，否則再怎麼醉的人都有醒來的時候。

酒醒的滋味如何？

你或許經驗過：頭痛如裂、腦重如鉛、胃翻如滾、人癱如虛……

對花常好來說：只有四個字能形容：心痛如絞！

人，無論那裡痛都不如心痛來得難過。

花常好現在就難過得要死。

他其實早應該死，他現在活著有什麼意思？

他現在活著和死並沒有兩樣。

他已一無所有。

他本來就是一個無根的浪子，在一個巧合的機緣下，他認識了春滿園，然後又認識了夏詩仁、秋水藍，就這樣，四個人憑著自身的武功，以及團結的一條心，當然還有幾番運氣，歷盡幾番生死，終於在江湖上闖出了一點名堂——四人聯手創立了令人矚目的「大山幫」。

依照年齡大小的排列，春滿園是大幫主、夏詩仁二幫主、秋水藍三幫主、花常好是四幫主。幾年下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大山幫由一個微不足道小幫派擠入了江湖的十大幫派之一。

可是，就在苦盡甘來的時刻，花常好偏偏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那當然就是與春滿園之妻羅香綺有染。

雖然這件事爲了顧及大家的面子並未被傳揚出去，但是對花常好來說，無論如何已沒有臉再留在大山幫，因此只好「自動失踪」。

自動失踪是什麼意思？

當然也就是隱名埋姓，消失於江湖中。

這種見不得光的日子，其實和死有什麼不同？

花常好却活了下來。

非常痛苦的活了下來。

他爲什麼要活得這麼痛苦？

爲何不乾脆自盡，來個一了百了？

爲什麼？

＊　＊　＊

雨不再大，但也不再小，就這麼滴滴搭搭的下著，看不出會再下多久，也瞧不出什麼時候會停，就像是年邁老人的陳年哮喘病發作，也許能持續幾天，也許隨時就會好轉。

秋水藍也不太喜歡下雨天。

下雨天，好像是屬於騷人墨客的日子，他們藉此詩興大發、文思大作，往往一篇驚世駭俗的文章就在雨聲中完成，而流傳百世，名享千古。

秋水藍不是文人，他讀的書不多。在他的世界裡，他只有刀。

刀，使他擁有一切。

刀，使他認識了石琪。

石琪，或許她並不是個太美的女人，但是對秋水藍來說，情人眼裡出西施，他認爲她比西施還美。

因此，他愛她，愛得發狂。

因此，他雖然不喜歡下雨天，却在這種天氣出門了。

只因爲今天是他與石琪約會的日子。

他們講好今天在「落雁坡」泛舟垂釣。

其實與石琪的邂逅，說起來至今仍有令秋水藍身置夢中的感覺。

秋水藍是個很有恒心毅力的人，他知道自己出身卑微，若想在人世上出人頭地，唯一的途徑便是練好他的刀。很少人知道在他未成名以前，他曾經爲了悟透一套刀法三天三夜不曾上床閉眼。

他的刀法就是人生成功的墊脚石，不

是嗎？

秋水藍深懂這個道理，即使他今天已飛黃騰達，身為赫赫有名的大山幫三幫主，仍然沒有忘記這個道理。

因此，只要時間上允許，他都不會忘記苦練他的刀法，雖然他那把刀實際上已罕有人能匹敵。

——沒有進步便是退步，這個道理他當然也懂。

人生本無情，江湖更殘酷，沒有進步的人終究要被淘汰的！

——這不是道理，簡直就是眞理！你不認為是嗎？

秋水藍認為是。

所以，多少日子以來，但聞五更鷄鳴，秋水藍便離開溫暖的被窩，提著刀來到落雁坡勤練刀法。

他練刀的地方自然很秘密，絕少有人知道的。

可是，石琪就在他練刀的地方出現了。

秋水藍永遠無法忘懷看到她的那一刹那——

落雁坡旁的一口小池上，晨霧與水煙迷漫成一片，分不清那是水面，那是陸地；只見一葉小小扁舟靜靜的飄浮著，舟上端坐著一條窈窕的身影，朦朧煙波裡，秋水藍不能很眞切的看清她的臉；但是，當她對他嫣然一笑時，秋水藍整個人像觸電般怔住了！

這一刹那裡，那微微的一笑，嫣然的一笑，就像停格的影像，永遠的深烙在他的腦海裡、心版上。

原來，「回眸一笑百媚生」這句話是眞的，並非是文人的誇大之詞。

還有，一笑傾城、再笑傾國，這句話是不是眞的呢？

秋水藍不知道。

他只知道她再笑的時候，他已經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了。

多浪漫的邂逅。

就在這一瞬間，秋水藍還相信了一句話。

——一見鍾情。

世上眞有這種東西？

秋水藍相信有，因為他知道就在那一刹間，他已深深愛上她了。

——愛，特別是男女間的愛，本就是沒有邏輯的，不是嗎？

* * *

落雁坡。

斜坡下有一口小池，小池上有一條小船，小船上有兩個人。

秋水藍和石琪。

秋水藍本不是十分懂得穿衣的人，可是他此刻衣飾光鮮，容顏煥發；愛情使他看起來格外瀟洒俊逸。

石琪一身比水還藍的服飾，臉上一抹比蜜還甜的微笑，她渾身散發著能令天下男人著迷的青春氣息。

灰濛濛的天空仍飄飛著鵝毛細雨。

秋水藍撐著一把花格紙傘，石琪手握一支青竹釣竿。

多美的畫面；多詩情畫意的境界。

秋水藍沉醉了。

兩人都沒有說話。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語言都是多餘的。

秋水藍柔情蜜意的輕攬著石琪的香肩，一顆心在輕輕顫動跳躍……

他本不想說話的，可是他非說不可，因為認識石琪個把月來，他只知道她叫石琪，其他一概矇然不知；每次，他們見面的時候，就像現在一樣，靜靜的依偎著垂釣，他想開口說話的時候，石琪便輕輕的噓了一聲：「別說話，否則魚兒要被嚇跑了。」

所以他祇好依著她靜默不言。

他當然不是怕嚇跑了魚兒，他只怕嚇跑了石琪這個美人兒。

她看來是這麼溫柔文靜，秋水藍在她面前不敢露出一點武人的粗獷味道；因此，他雖然不懂釣魚，而且還非常討厭釣魚，他認為那是極端無聊、浪費時間的舉動，但是他還是裝出非常投入的樣子，只因為他想博得伊人芳心。

然而每次垂釣完畢之後，石琪便像風一般的溜走了，說什麼也不肯讓秋水藍送她回去。

所以秋水藍雖然愛她愛得發痴，實際上對她瞭解並不深，即連交談的機會也不多。

今天，秋水藍無論如何也要跟她談談。

「石姑娘……」

「噓……」

秋水藍剛一張口，石琪已把纖纖玉指豎在唇邊輕輕一噓。

秋水藍有些洩氣。

不過，他已經準備了一個好方法。

這個方法是他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來的。

——他忽然像是坐得太累了，於是站直腰幹舒舒身子，然後假裝一個不小心，身子突然失去了平衡，連人帶船都翻到池裏去！

這的確是個好方法。

因為船一翻，不僅是他掉到水裏去，石琪當然也掉下去了。

於是，他就有機會抱住她那水蛇腰肢游到岸上來。

「對不起，是我不小心弄翻了船。」

上岸之後，秋水藍裝出一副非常抱歉的樣子。

石琪並沒有生氣，唇角上那縷微笑依然那麼美，她望了望全身濕透的衣服，只覺一陣寒意襲來，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

秋水藍立刻攬住她：「妳着涼了，啱，我帶妳找個地方生火烤暖。」

* * *

他們很容易的便在附近樹林裏找到了一個小木屋。

木屋很小，但是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人。

——這當然是秋水藍早已佈置好的。

早在好幾天前，他便已覓得這個好地方，然後付了一筆錢給木屋的主人，於是這座小木屋便變成了無人居住的空房子。

他當然不能說給石琪知道，他只能裝出一副非常驚喜的樣子：「我們運氣眞好，居然能在這種地方找到這樣的房子。」

他拉了一張木椅子讓她坐下，假意的

疾覽著房子：「這應該是獵戶休息的房子，現在不是狩獵的季節，我想不會有人來的，我們就權充在這裏休息吧。」

石琪當然沒有意見，她已經冷得唇皮發白，只希望能趕快有一堆火供她取暖。

秋水藍沒有讓她失望，他在很短的時間生起了一堆暖烘烘的火堆。

然後他又在一張木板床下找出了一罎未曾開封的酒，他拍開封泥，興緻昂然的說：「石姑娘，妳大概不肯相信，這麼簡陋的房子居然還有這麼上好的美酒，哦，是女兒紅哪，來，喝他兩杯，暖暖身子，驅驅寒意……」

沒有拒絕，她看起來總是那麼乖巧可人。

兩杯黃湯下肚，果然全身一陣暖意，石琪挨著火堆，本是蒼白的臉泛起了一片酡紅，不知是火光照紅了她，還是女兒紅使她有醉態，紅嫣嫣的臉頰，嗯，就像是熟透的蘋菓，讓秋水藍看了真想擁住她狂吻。

秋水藍當然沒有這樣做，他不想太過急進，他怕弄個不好激怒了佳人，豈非弄巧反拙，他今天只想和她談談，多瞭解她。

可是石琪除了那抹笑意未曾消失之外，始終不曾開口，文靜得令人以為她是個不會說話的啞巴。

「石姑娘，現在不必担心會嚇跑魚兒了，妳為什麼不說話？」秋水藍實在忍不住，他望著她說：「妳不覺得妳很神秘麼？」

「神秘？」石琪抬手掠了掠濕漉漉的鬢髮。

秋水藍放下酒杯：「我們認識了一個多月，我至今還不知道妳是那裏人氏，家中有那些人，妳為什麼天天一大早就在落雁坡釣魚？」

石琪那雙如秋水的眸子翦著他：「你故意弄翻了船，為的就是找機會問我這些問題？」

秋水藍一窒，訕笑道：「我的確是有意弄翻了船，如果不是這樣，我真的是沒有機會像現在這樣跟妳聊天，妳是不是生我的氣？」

秋水藍不是蠢蛋，他當然知道她沒有生氣，她如果生氣，早就不會跟他來這裏，所以他很放心的接著說：「我想，妳也一定知道我的動機與目的，一個男人如果不是喜歡上一個女人，他不會做出這些看來很可笑的舉動的，妳說是麼？」

石琪微笑，嗓音嬌柔：「你喜歡我？」

秋水藍沒有開口，但是他用眼裏的濃情愛意回答了她。

石琪的微笑更濃，也更美；那吹彈得破的粉頰更是嫣紅得可愛，她忽然慢慢的站了起來，緩緩的輕啓紅唇：「你不認為把衣服脫下來架在火堆上烤，比穿在身上挨著火堆烤來得更容易乾嗎？」

這是個非常簡單的常識，誰都知道。

秋水藍當然也知道。

但是他却說不出話來。

只因為他還知道另外一個常識——如果把衣服脫下來架在火堆上烘乾，那麼石琪穿什麼？她豈非要赤裸胴體？她肯在自己面前赤裸身子麼？

他很快知道了答案。

——她已經徐徐的解去身上的衣衫。

秋水藍那對本是非常靈活的眼睛立刻發直！

當然不只如此，他還發現自己喉嚨發乾、面頰滾燙、呼吸困難、心房猛跳、血液澎湃……只差一點沒有昏過去。

其實，秋水藍並非沒見過赤裸的女人，但是這麼一尊令人見了分不清東南西北的美麗胴體，老實說，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他真的是分不清東南西北了，只怕連自己姓甚麼都不記得了！不過還好有一件事他沒有忘——他已像一頭餓狼般的撲向白如羔羊的石琪！

——一個男人如果連這種動作都忘了，只怕就不是真正的男人了。

秋水藍當然很順利的抱住了石琪。

當他緊緊的把她摟在懷裏的時候，他發現他還抱住了另外一種東西！

——刀！

刀很小，但却很鋒利，鋒利得正好刺入秋水藍的胸腹！

他仍然緊緊抱着石琪充滿彈性的胴體，他那張不斷抽搐的臉孔透出一絲苦笑：「原來，妳只是想釣我這條大魚。」

石琪那縷微笑依然那麼美、那麼迷人：「不，我釣的是條大笨魚。」

「不錯，只有聰明的魚才不會上釣。」

秋水藍輕輕歎了一口氣，然後又輕輕的咳了幾聲，咳出了滿咀的血，他強忍著最後一口氣，顫聲道：「笨魚本就該死的，我已經知道了這個道理……但是，有一點我還不知道……」

「那一點？」

「是誰要妳來釣我這條大笨魚……妳，妳一定要……告訴我，看在，看在我即將死……死份上，妳一定要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知道？」

「因為……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石琪忽然歎了一口氣：「好吧，只怕我告訴了你，你仍然是死得不明不白。」

「是誰？」秋水藍的瞳孔已逐漸放大。

石琪緩緩的說出了三個字：「春滿園。」

秋水藍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渾身猝地猛顫，狂呼一聲：「為什麼？」

石琪沒有回答。

因為死人是聽不見任何人的回答。

——秋水藍果然還是死得不明不白，他那瞪睜的死魚眼，顯然不能瞭解愛己如弟的春滿園為何會派人來殺他……

* * *

屋外的雨仍在下著。

屋內的火仍在燃燒。

石琪的身子仍赤裸。

她割下了秋水藍乾淨的袍袖，慢慢的擦去身上的血，秋水藍的血。

木板門輕輕的被推開來，一個高大健碩的身影慢慢的踱了進來。

石琪沒有回過頭去，仍然緩慢的擦拭著身上的血污，只不過唇角間那縷微笑又淺淺漾起，好美。

那人也沒有說話，他輕輕攬住石琪那令人心顫的腰肢，然後也替她輕拭身上的血漬；他沒有用手，也沒有用布，只用他

口中那根舌尖……

舌尖，靈活如蛇的舌尖，「擦」遍石琪的頸、肩、胸、乳、腹，然後停在她那修長的兩腿間……

她面頰上的紅潮更濃了，微笑也不見了；她已經閉下長長的睫毛，睫毛在顫動，鼻翼也在顫動，唇角也在顫動，全身每一寸肌肉都在顫動，顫動……

當她那軟綿如玉、燃燒如火的胴體被他略帶粗魯的壓上去之後，她已經忍不住叫了起來。

浪叫。

一種讓你聽到忍不住想死去的浪叫！

她已經不再是個文靜的女人。

她已經瘋狂。

瘋狂得令你的心花都飛上天去！

淅瀝的雨聲，畢剝的火焰燃燒聲，木牀劇烈的震憾聲，那人濃濁的喘息聲，還有石琪那老娘夠騷的浪叫聲……

上帝也瘋狂！何況是你？

＊　＊　＊

雨不知在何時停了；火焰也熄了，床也靜下來了；那人也不喘息了；石琪也不瘋狂了。

只剩下一屋子的靜，還有石琪一臉的滿足。

她把嬌嫩的臉龐兒埋在他頸間，纖纖如葱的玉指兒不經意的撫弄著他的胸膛上的胸毛，輕輕啓動紅唇說：「春滿園，你要我替你辦好的事情，我已經辦好了。」

「嗯，」春滿園輕輕摩娑著她美麗直挺的背脊：「現在，只剩下夏詩仁了，解決了他，我立刻娶妳當大山幫的二夫人。」

石琪用白白的牙齒輕咬著他那長有鬍渣的下巴，哼著聲：「你打算如何解決夏詩仁？」

「這事不能操之過急，」春滿園的手滑到她的豐臀上：「不過短短的兩三個月裏，大山幫的四個幫主一死一失踪，如果再殺了夏詩仁，無疑會令人起疑竇，因此殺夏詩仁也許還得耽上一年半載。」

「你做事總是這麼細心。」

「要做大事業怎能不細心？」

石琪用她那充滿彈性的胸脯輕輕摩擦著他的腰，輕歎一聲：「其實，做大事業光靠細心是不足夠的。」

「當然，」春滿園也歎了一聲：「細心之外，還必須有一股狠心，一股比常人更狠的心。」

石琪微笑。

無論何時何地，即使她在殺人的時候，你都會覺得她的微笑是那麼甜、那麼美、而且那麼迷人。

秋水藍就是死在她的微笑下。

——微笑，原來也是一把刀，一把醜陋的刀。

她忽然輕輕起身，慢慢穿上業已焙乾的衣服……

春滿園沒有動，他只是微瞇著眼睛，彷佛是極為欣賞她那豐滿無骨的胴體……

「我要走了。」石琪穿好衣服之後，攏了攏已散亂的髮絲：「我這個走的意思，是說我要離開你了，你大概再也見不到我了。」

春滿園霍然坐了起來：「妳這話是什麼意思？妳為什麼要離開我？妳難道不知道我要娶妳？」

「我知道你要娶我，但是我却不想嫁給你。」石琪那抹微笑始終不曾消失。

春滿園俊帥的臉上拔上一股濃深的詫異：「妳為什麼改變主意了？」

「因為我想到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石琪沒有回答，她走到火堆前，加了幾根柴下去，然後尖著紅艷艷的小咀兒把僅剩的火星吹醒。

火，又畢畢剝剝的燃燒起來。

溫暖了整個木屋，也照紅了石琪那張姣好的臉龐。

「是不是妳不願意屈居羅香綺之下當二夫人？」春滿園望著她苗條的背影出神。

「名份的大小，我倒不在乎。」石琪輕輕撥弄著火堆，「最重要的是你愛不愛我？」

「妳認為我不愛妳？」

「你當然愛我，否則我怎肯同你上床，又為何肯替你殺人？」石琪突然轉過身子，臉上沒有微笑，眸光冷冷的瞪著春滿園：「你以為我是個隨便的女人？」

「妳不是。」春滿園輕輕說了一聲。

他隨又問：「那妳為何不肯嫁我？」

「如果你只是個普通人，別說要我當老二，就是老八老九，我都肯委身於你。」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石琪又蹲下去撥弄火堆，火越來越猛，映得她滿臉通紅，她忽然像是換成了另一個人，咀角緊抿，微笑不見，兩支如星的美眸透著一股深沉，春滿園盯著她看，可惜他不能從她眼神裏看出她心裏在想什麼。

春滿園心中不禁泛起一絲困惑，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原來自己一直不瞭解她。

石琪並沒有沈默多久，她凝視著熊熊火焰，語音不急不緩：「照這種情形看，夏詩仁遲早非死不可，只要他一死，那麼，整個大山幫就是你春滿園一個人的了……」

她閃動著睫毛，黑得像漆的眸子淡淡的掠了春滿園一眼，接著說：「那時候的你，自然是權勢、名望、財富集於一身，別說是呼風喚雨，只怕天上的星星你都有辦法摘下來，誰敢說你不是江湖中的大人物？」

「不錯，我春滿園出生入死，吃人所不能吃的苦，動人所不敢動的腦筋，狠人所不能狠的心，為的就是功名富貴，為的就是飛黃騰達、權傾武林、名顯江湖……」春滿園坐在木板床上，瞇著眼說：「就因為我成了江湖中的大人物，所以妳要離開我？難道你不喜歡我成功？如果是，妳為何又要幫我殺秋水藍？」

石琪淡淡一笑：「你成了大人物，我石琪跟著你自然可享不盡榮華富貴；可是，有一個問題無疑會令我們之間日後產生非常不愉快的磨擦……」

「什麼不愉快的磨擦？」春滿園覺得越來越不瞭解她了。

「你該想到，我如果嫁給了你，日後

我們一定會有小孩，對不對？」

春滿園沒有回答，因爲他根本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石琪望着他，繼續說：「當然不止我會生，羅香綺也會，只要我們都是正常人，我們都將會有小孩，你說是嗎？」

「那自然是。」春滿園還是不明白她講這話的用意在那裏。

但是，他畢竟是個很有腦筋的人，他很快瞭解了她的意思；他歎了一口氣，苦笑道：「妳的意思是說，以後我和妳生的孩子以及我和羅香綺生的孩子會發生衝突，產生不愉快的磨擦？」

「這世界上只要有兩個人同時存在的一天，則衝突與磨擦就永無可避免，這算不了什麼。」

「那妳顧慮什麼？」

石琪望著他：「我顧慮的是，我的孩子和羅香綺的孩子身份地位永不能平等。」

春滿園搖搖頭：「我還是不明白妳的意思。」

「你會明白的，」石琪面無表情：「將來我的孩子能繼承你的幫主地位麼？」

——誰都知道，只有嫡長子才有第一優先繼承權。

石琪如果嫁給他，除非羅香綺不會生兒子，否則石琪就算像母豬般的生了成打的兒子，永遠也無法繼承春滿園幫主之位。

春滿園苦笑：「原來妳計較的是這個。」

「是的，我可以不介意我本身的身份地位，但是我在乎我的下一代，我生的孩子如果不能繼承你將來的位置，那麼我嫁給妳有什麼意思？」石琪冷冷的瞪住他：「你能讓我的孩子日後成爲大山幫幫主麼？」

春滿園沈默。

因爲他知道他不能，石琪也知道，所以她並不期望他回答；她慢慢站了起來，唇角那縷優美的微笑又緩緩浮起，然後淡淡的說了一聲：「我走了。」

春滿園望著她美麗的背影即將就消失在門口，突然忍不住開聲叫住她：「妳要去那裏？」

「從那裏來就往那裏去，」石琪停住脚步，但沒有回過頭：「江湖之大，我石琪那裏不能去？」

春滿園歎了一口氣道：「妳這樣走，不覺得太委屈了嗎？」

「世上本就沒有絕對公平的事。」石琪的聲音很平靜：「誰叫我愛上了你。」

一股熱意陡然衝上春滿園的心頭，他幾乎忍不住想撲前去抱住她。

——一個女人肯爲愛付出她的一切，難道這種女人不值得挽留？

春滿園却沒有挽留她。

因爲他還有一個羅香綺。

＊　＊　＊

羅香綺走進來的時候，春滿園仍一絲不掛的呆坐在木板床上。

羅香綺望了望躺在地上的秋水藍，輕輕歎息道：「眞可憐，看他那副樣子好像死得不瞑目。」

春滿園躺了下來，兩支手枕著後腦，閉上眼睛苦笑道：「任何人如果被自己患難多年、敬如兄長的老戰友所害，只怕誰也死不瞑目。」

「你難過？」羅香綺走近他，坐上床沿。

「妳以爲我是什麼？」

「人，你只是一個人；只要是人，都有血，也有淚，我瞭解你的感受。」羅香綺解下淡紫色的披肩，兩支水汪汪的眼睛溜著春滿園的裸體：「但是我不瞭解的是，你爲何讓石琪走了？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按照我們原訂的計劃，她是應該死在這間屋子的，不是嗎？」

春滿園沒有開口。

羅香綺把高高的髮髻鬆下來，像黑色的瀑布直瀉而下；她又脫下那對海藍色的絨毛小蠻鞋，露出了令你忍不住想去撫捏的雪白足裸。「你却眼睜睜的讓她走了，爲什麼？你不忍心下手？」

春滿園輕輕握住她的足裸，細細的把玩著：「她既然要走了，我又何必殺她？」

「你不怕她會洩露我們的秘密？」

「她殺了秋水藍，如果洩露，她豈非也遭殃？」

羅香綺盯著他：「你愛上她了？」

春滿園淡淡一笑：「妳不認爲她是個很令人傾心的女人麼？否則秋水藍怎會這麼輕易的死在她手裏？」

羅香綺歎了一口氣：「原來你也是個多情的男人。」

「我如果不多情，又怎會愛上妳？」春滿園的手離開了她的脚裸，滑過了她的小腿，慢慢的游到了她的大腿盡頭，一片溫馨。

羅香綺沒有說話。

因爲她那張乾熱的咀唇已吻住春滿園的咀、下巴、頸、胸、小腹、然後輕輕含住了……

春滿園閉上了眼。

他是個體力充沛的男人，特別是在床上的時候，更能顯出他是個兇悍的男人，當然，也是個非常有野心的男人。

他，像一頭狠。

羅香綺却像一頭母獅。

尤其是她跨坐在春滿園身上的時候，肩後那頭秀髮隨著胴體的急劇震動而四散飄飛，就像是獅子美麗的鬃毛在狂放！

母獅沒有鬃毛，羅香綺却有，所以母獅不如她，她比母獅更野、更艷、更浪！

狂野的羅香綺，艷浪的羅香綺，春滿園醉了。

醉在無邊的情慾裏。

他盡其所能的迎合著她，像狠般的持久耐力，使得羅香綺發出了極野、極嬌，當然也極撩人的浪叫！

浪叫，不輸給石琪那般迷人的浪叫，能讓你聽了臉紅心跳、全身每根神經亢奮的浪叫，充塞著整個木屋……

突然，浪叫變成驚叫！

羅香綺忽然死了過去！

＊　＊　＊

死，有很多種。

有假死與眞死？

在床上極端快樂的「死」當然是假死，每個人都渴切嘗試那種死的滋味。

羅香綺當然也想。

她是真死還是假死。

春滿園沒有動。

他的唇角上漾起一絲既滿足又得意的意味。

——一個男人能在床上令自己的女人「死」過去，只怕還有幾分驕傲吧。

他閉著眼，他通常都是這樣，每次翻雲覆雨之後，他都是把自己竭力放鬆，靜靜的品味著方才的快感、舒暢……

他暴然睜眼！

眼裏不是驕傲，也不是滿足，而是駭懼！

因為，他發現伏在他身上的羅香綺是真的死了！

當他一睜開眼的時候，首先映入眼簾的當然是滿身血汚的羅香綺。春滿園想哭，他以為羅香綺身上的血是汗，每次他跟她雲遊巫山之後，不管是臘月寒天，她都是渾身汗漬，一直到他發覺那「汗」太濃、太膩、太腥，而且流個不停，他才驚覺的睜開眼來……

羅香綺是真的死了。一個人被人從背後一刀貫穿怎能不死？可憐，她那時候正是高潮奔放的時候，那會想到有人背後給她一刀？

她的死狀並不恐怖，美艷的俏臉上那份激情仍未褪，但是細看之下，彷彿還有一絲疑惑。

——因為她根本不知道世上會有誰在這種節骨眼上殺人？

而且刀法極快，快得令她無法回過頭去看那人是誰，因此她雖然死得痛快，卻有幾分不甘。

春滿園沒有疑惑，他知道是誰殺的。

因為那人仍在，不但在，而且還握著一把精光閃閃的利刀站在床前。

刀鋒上有血，羅香綺的血，正一滴滴的流到地上……

春滿園沒有動。

他不能動。

他知道他只要一動，那把鋒利而醜陋的刀必然會劈斷他的咽喉，也許是心臟，也許是小腹，不管是那裏，他都非死不可，就像是地下的秋水藍與羅香綺……

誰都知道春滿園的刀法其實是一流，當今天下能擋他十招的人好像還不太多，可惜的是，他雖有一身絕學，此刻手中却無刀。

——他的刀和衣服就放在床頭上。

床頭，當然不遠，他只要一探手便可以拿到，而且還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拔出刀來。

憑他的身手，誰都不懷疑他有這個能力。

問題是，那個持刀的人，正好是屬於能擋他十招以上的高手，因此，春滿園雖有自信拔刀，却沒有自信阻止那人的刀劈進自己的血管！

所以，他不動，不敢動。

但是，他的眼睛却可以動，他把焦點投在那人的臉上，淡淡道：「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原來你的輕功比你的刀法進步得很多。」

那人的聲音也很淡：「我也覺得意外，原來要殺你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春滿園苦笑：「我向來是個做事很投入的人，即使是床上之事也不例外。」

「我知道，」那人的微笑却相當得意：「所以我會選在這個時候下手，除此之外，你認為我還有其他的機會下手嗎？」

「沒有，確實沒有。」春滿園的笑更濃，苦笑中有幾分佩服：「看來我是低估了你，我辛辛苦苦逼走了花常好，費盡心機殺了秋水藍，到頭來整個大山帮却落在你夏詩仁手裏。」

「你的確低估了我。」那人——夏詩仁微微撇動了一下唇角，撇下滿滿的譏嘲：「只因為你認為我們四個人當中，我的刀法最差，因此你不把我擺在眼裏，你總認為要殺我是舉手之勞。」

春滿園仍是苦笑，絕望的苦笑。

因為擺在眼前的事正好相反，他深信夏詩仁要殺他是舉手之勞，易如反掌。

事情的變化令春滿園心灰意冷，他闔上眼皮，淡淡道：「你為什麼還不下手？」

「我不殺你。」夏詩仁說。

春滿園輕輕笑了起來：「你總是這麼喜歡說笑，你以為我會相信你？你不殺我，難道不怕我會殺你？」

「我真的不殺你。」

「為什麼？」春滿園睜開了眼睛，眼裏有滿滿的疑惑。

「因為要殺你的人是我。」這句話並非夏詩仁說的，而是門外的人說的。

春滿園的臉色立刻慘白！

他並沒有轉頭去看那緩緩推門而入的人，因為那甜甜脆脆的聲音即使化成灰他也認得出來。

石琪！

他終於明白，這件事情最關鍵的人物竟是石琪！

她出賣了春滿園！

如果不是這樣，夏詩仁怎會識破他的計劃？又怎會這麼輕易找到了殺他的機會？

他好後悔，後悔自己愚蠢，竟以為石琪真的愛上自己；後悔自己心軟，竟然狠不下心殺她。

他真的很後悔，一百萬個後悔、一千萬個後悔！

然而，再多的後悔又有什麼用？

石琪扭動著水蛇般的腰子，欵欵的走上前來，立在夏詩仁身側，唇角那抹微笑總是這麼美麗迷人：「夏詩仁之所以不殺你，是因為他答應讓我親手殺了你，你懂了麼？」

「有一點不懂，」春滿園眼中噴射著怒火：「我那一點虧待了妳？妳為何要殺我？」

石琪忽然格格的嬌笑起來。

「妳笑什麼？」春滿園咬著牙，恨不得立刻撲上前去扭斷她的脖子。

石琪仍在笑，笑得花枝亂抖，笑得淚水都溢了出來……

好不容易，她總算停住了笑：「你的確沒有虧待我，我還知道你捨不得殺我……」

微微一頓，聲音轉冷：「花常好與秋水藍可有虧待你？他們跟你春滿園轉戰江湖、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掙得了立足之地，你為何要殺他們？」

春滿園答不上話來。

夏詩仁寒著臉接著說：「春滿園，我們是你多年的患難兄弟，你都可以出賣，那麼石琪出賣你豈非也是很應該的事？」

春滿園歎了一口氣，默默無語。

石琪睨著他：「你沒話說了吧？」

「有，」春滿園望住她：「妳幫著夏詩仁，他給妳什麼好處？」

「你問這問題眞蠢，」夏詩仁代替石琪回答，他騰過一支手攬住石琪柔弱無骨的腰肢：「殺了你之後，我理所當然就是大山幫的唯一幫主，而她就順理成章的成爲幫主夫人，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

春滿園沒有看他，他只是盯著石琪：「妳要的榮華富貴我同樣能給妳，妳爲何一定要選擇他？」

石琪也盯著他：「你忘了有一樣東西你不能給我。」

「那一樣？」春滿園逼問。

石琪一字一字道：「讓我的兒子繼承幫主那一樣，你能給我麼？」

春滿園語塞。

他微微苦笑，輕輕歎了一口氣：「我沒有話說了，妳下手吧。」

石琪又掛起那纏迷人的微笑，微笑中，她玉腕一翻，已多出了一把精緻的匕首。

當她握著刀的時候，春滿園並沒有閉上眼睛，反而灼灼的凝視著她，眼裏竟有一絲痛苦！

夏詩仁看得很眞確，不禁問：「你爲何痛苦？方才你不是很洒脫的麼？怎麼一下子就變了？」

石琪歎了一口氣：「他本就想殺你，所以死在你手下毫無怨尤；他不想殺我，所以死在我的手下難免覺得痛苦。」

「他之所以不殺妳，顯然是對妳動了眞情：」夏詩仁側首望著石琪：「妳呢？妳下得了手嗎？」

石琪微笑：「我如果下不了手，爲何要把他的計劃透露給你知道？」

夏詩仁也微笑，把她的腰肢摟得更緊了：「那妳爲何還不殺他？」

石琪沒有應聲。

因爲她手中那把利刄已疾刺而出！

一聲悶哼，一蓬血花激噴而起！

＊　＊　＊

春滿園的眼睛睜得好大。

夏詩仁的眼睛也睜得同樣大。

石琪的微笑仍然是那麼美，那麼迷人。

她此刻的神情，美艷裏透著幾分飄逸，很難令人相信她已經把手中的利刄刺進一個人的心臟——夏詩仁的心臟！

夏詩仁睜大的瞳孔激起一片濃深的疑惑，當然也有憤怨，他似乎不能一下子接受這個事實，因此那張本是相當俊美的咀巴張了張，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石琪却說了：「你說得不錯，我的確狠不下心殺他。」

「那，那……」夏詩仁竭力使自己的音調穩定：「那妳爲何要告知我他的計劃？」

「很簡單，」石琪淡淡道：「我要你幫我殺了羅香綺。」

夏詩仁手中的刀已噹的一聲掉在地下，即連本是攬著石琪柳腰的手也垂了下來。「他……春滿園肯放過妳麼？」

石琪微笑著：「你爲什麼不自己問問他？」

夏詩仁沒有問。

一個死人是絕無可能向人問任何問題的，除非是到陰間地府問閻羅老爺去。

閻王老爺會不會告訴他？

石琪不知道，她不需要問閻王爺，她只要問春滿園便知道了：「你，殺不殺我？」

春滿園沒有回答。

不過，他已以行動表示了他的憤怒——他以最快的速度拔出了床頭的刀，而且不偏不倚的架在石琪那美麗的脖子上！

石琪沒有躲，也沒有動，就算她躲也沒有用！無論如何，她絕不是春滿園的對手。

她不但沒有閃避，即連一點驚慌的樣子也沒有，美麗的唇角仍然掛著足以傾城傾國的微笑，兩支黑如點漆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望著春滿園。

「妳以爲我不敢殺妳？」春滿園雖然一臉寒霜，却掩飾不住語音微微顫抖，握刀的手也在輕輕的震抖著……

「你當然敢，」石琪的聲音却沒有發抖，反而聽起來比平日還要嬌甜：「不只是你，任何人只要橫起心來，就是天王老子也敢殺，不是麼？」

春滿園面露痛苦之色：「妳不該殺羅香綺，妳知道她是我的好妻子……」

「她的確是你的好妻子，換了我是你，我也一定捨不得她死。」石琪微微一歎：「可惜的是，她千眞萬確的死了，這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如果你殺了我能讓她復活的話，那麼你就趕快揮刀吧。」

春滿園沒有揮刀。

因爲他知道即使殺光全天下的人也不能令羅香綺復活。

石琪爲何要殺羅香綺？

春滿園當然知道，而且非常理解她的動機與目的。

「如果說我殺羅香綺是錯的，」石琪又微笑：「那麼你逼走花常好、誘殺秋水藍、夏詩仁又做何解釋？他們不都是你忠心的好伙伴麼？」

微笑倏然消失，她語音忽地冷得像冰：「這本就是一場冷酷無情的奪權鬥爭，誰狠得下心，誰先下手，誰就是勝利者，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我不殺羅香綺，你能保証她不會殺我？」

春滿園痛苦的垂下頭，手中的刀突然像千斤重般的掉在地上，他望了望地下的三具死屍，心中一陣絞痛，彷彿站立不住似的跌坐在床沿上；他把臉孔埋在兩掌間，低喃道：「我這樣做對嗎？値得嗎？」

「世上本無『對』『錯』『是』『非』，對與錯由你自己來認定：」石琪走到他面前，輕輕攬住春滿園的頭，拂著他散亂的髮絲：「至於値不値得，你在做這件事前便必須先考慮衡量清楚，現在才說這句話豈非太慢了？」

的確太慢了，縱使春滿園後悔，花常好也不可能再回到他身邊，羅香綺、夏詩仁與秋水藍亦不可能死而復生。他突然覺得好空虛、好孤獨，他想不到就在這麼短短時間內，跟著他吃苦患難的妻子、弟兄

，竟眞的遠離他而去了……

他後悔，他矛盾……

「無論是誰，做這件事都會痛苦的，人總是人，人都有感情，你當然也不例外。」石琪蹲下嬌軀，慢慢拉開他的手，溫柔的捧住他的臉，「但是，做大事是不能講感情的。你已經做了，而且也成功了，從現在開始，你春滿園就是大山幫的唯一幫主，整個大山幫的千秋基業就是你春滿園的，世世代代都是！」

春滿園凝視著羅香綺的裸屍，心中的絞痛加劇，不由得溢出了一滴眼淚：「可是我却永遠失去了她，妳知道我一直都愛她，打從心底愛她……我雖然獨佔了大山幫，可是我也付出了我最愛的羅香綺，這個代價，無疑是太大了……太大了……」

石琪沒有讓他的眼淚掉下來，她不是用手幫他擦的，而是用那張櫻紅小咀的丁香小舌，她愛憐的吮著他眼角的淚水……

對她來說，無疑是世上最甜美的，她情不自禁的緊緊摟住了春滿園，語音激動而帶著眞摯：「世上永無不勞而獲之事，做大事就得付出大代價，你雖然失去了羅香綺，但是你也永遠得到了我；你愛羅香綺，但你也愛我，不是麼？而我最後的選擇是殺夏詩仁，你也一定知道我是愛你的，你還有什麼好遺憾的？」

石琪灼熱的眼光對住了春滿園的眼睛，一字一字說：「做大事的人是英雄，英雄的眼睛是往前看的，英雄的脚步是往前跨的。從現在起，你必需忘記羅香綺，忘記花常好，忘記秋水藍，忘記夏詩仁，忘記一切足以令你痛苦的人……看著我，抱住我，你將會發現我將是唯一能令你快樂的人！」

春滿園果然凝視著她，而且緊緊的抱住了她。

他同意她的說法，他所愛的人都死了，當今世上只有她能塡補他心中的痛苦。

春滿園把石琪豐滿的嬌軀緊緊的摟抱住，摟得很緊，彷彿生怕再失去了她似的……

在他緊抱著她的同時，春滿園終於知道了兩個事實：他發現自己原來愛石琪愛得如此深，即使她設計害死了自己心愛的妻子，仍能原諒她。

——他當然也發現，在這場慘酷無情的權利鬥爭中，最大的贏家竟是石琪！

窗外，不知什麼時候又淅瀝淅瀝的下起雨來了。

雨停雨落，人生人死。

——這不就是人生麼？

＊　＊　＊

人生是什麼？你可曾抱怨過？

——誰都曾抱怨過人生。

因爲再美好的人生也都有醜陋的一刻。

春長樂却不曾埋怨過他的人生。

無論你從那個角度去看他，你都會發現他實際上和平常人沒兩樣：一張不算美也不算醜的面孔，一副不算高也不算矮的身材……

這樣的人世上當然很多，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當他走在街頭的時候，不論是男人女人，或是老人小孩，都會深深的望他一眼，有的甚至目不轉睛的把眼光全部投向他身上。如果你認眞的去分析領悟那些眼光，那麼你無疑會發現那些眼光竟然充滿了羨慕、佩服、尊敬、欽仰等等，除此之外，你還不難發現居然也有嫉妒與訶諛之色……

——只因爲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就是當今天下第一大幫「大山幫」的長公子。

當然，誰也知道，只要春滿園百年之後，他就是理所當然的繼承人。

像他這樣的人，打從他呱呱落地之後，別說是曾受風霜之苦，只怕連蚊子都不曾叮過他一口，如果是你，你會抱怨人生麼？

如果說有，那恐怕就是抱怨日子過得太舒服、太美好了。

春長樂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

像他這種在權勢之家長大的人，世上並不太多，更何況他又是未來權利的繼承人，這種人就更少了。

因此，他如果走在街頭上，怎麼不會成了衆人眼光的焦點？

他現在就在街頭上。

你以爲他眞是用脚走在街頭上？

當然不是。

像他這種人，走路是一件極爲「奢侈」的事，只有在他背脊躺酸了，屁股坐疼了，或是他一時高興，你才有機會看到他用脚在街頭上走路。

不用脚在街上走路的方法有很多種，有馬、有車、有轎等等。

春長樂最喜歡的交通工具無疑是坐轎。

因爲坐轎最舒服，它的速度雖然慢了一點，但是却不似坐車那般顚簸勞神；無論是那種轎，只要你坐上去就會發現那種飄飄然的感覺。

特別是春長樂的轎和一般人不同，轎子的豪華、寬敞與舒適不說，單是那抬轎的轎伕就夠讓你眼花撩亂兼心神搖蕩的了。

因爲他的轎伕並非是粗壯的大漢，而是服飾精美、身材迷人、臉孔嬌艷的美麗女人。

而這些年輕貌美的女轎伕竟達二十四名之多。前後各六名女轎伕抬轎，另外十二名是輪班抬轎的後備轎伕。

這麼一頂香噴噴的轎子，別說是坐上去了，只怕你看了便覺得渾淘淘的啦。

當然，行頭不止於此，像春長樂這種生下來就註定要執掌大權的人，出門自然有一大夥跟班的人，而這些前呼後擁的跟班隨從理所當然都是武功一流的好手，如果有誰想行刺或打什麼主意的話，顯然不是一樁容易得手的事。

春長樂現在就坐在這頂既令人羨慕又嫉妒的轎子上。

街上的行人，無論男女老少，遠遠的看到這頂華麗轎子便自行讓路了，因爲誰也不願、也不敢得罪坐在轎子上的人。

春長樂就是這麼威風的一個人。

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

誰都知道每年的今天，城東的古家大少一定舉辦一個盛大的「賞花大會」；誰也都知道古家不但是很成功的生意人，而且還是江湖知名的武林世家。

龍交龍、鳳交鳳，像他這種有身份地位的人所邀請的客人自然是有頭有臉的人。

憑春長樂的出生背景，當然是古家的主要貴客。

其實，春長樂身爲大山幫的少幫主，交遊自然極廣，比古家更有名望的朋友多的是，他不一定非接受古家大少古如龍的邀請不可，更何況他並非憐花、惜花的人，大可不必出席這種宴會。

只因爲，古如龍早在兩個月前便親自登門面邀賞花，而且一再強調保証今年的「賞花大會」與歷年所舉辦的不同，是世上獨一無二的賞花大會。因此，春長樂雖然並不喜歡這個人，但有感於盛情難却，再者就是好奇心驅使，想看看他今年的賞花大會是如何不同，如何的獨一無二，也就答應了下來。

他現在就是往古家的方向走。

當他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到達古家大門時，天已暗下來，一輪明月正從東方緩緩昇起，早已過了赴宴的時刻。

——有身份地位的人赴約向來是不準時的，不但遲到而且早退，也因爲這樣才能顯出他的「與衆不同」，不是嗎？

更令你生氣的是，身爲主人的以及受邀的賓客，對這種不守時的大人物，非但不敢露出絲毫不悅之色，或任何不敬之態，而且還裝出恨不得拍爛手掌的「鴉賊歡迎」，以及說些令你聽了全身汗毛站立，大概連隔夜所吃的臭豆腐都要吐出來的「擦鞋話」。

——誰叫你不生長在權勢之家？

美酒、白玉綿團花

客人不多，連主人算上去只有五個，除了春長樂，其他的人是「金槍銀盾」呂曉隆、「赤劍」梁不文以及「四海幫」少幫主秦充。

春長樂很高興，因爲這些人不但是江湖上的知名人物，武功俱皆上流，而且和春長樂都有幾分交情，酒宴的氣氛無疑將很熱絡。

但是他也有幾分訝異，因爲古如龍往年所舉辦的中秋賞花大會，受邀的賓客少說也有上百，何以今年特別冷清？因此他忍不住問：「今晚的客人就只有我們幾個？」

「是的，全部到齊了。」古如龍含笑回答。

「爲何這麼少？」

「因爲今年的賞花大會不同於往年，敢說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因此非好友知交不在受邀之列。」

「究竟是如何獨一無二法？」春長樂很好奇。

「別急，你自然會知道。」古如龍賣了個關子。

「難道不能先透露點？」好奇的不止是春長樂，「金槍銀盾」呂曉隆也迫不及待的問。

「天機不可洩露。」古如龍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

他隨即拍了兩下手掌，立即見有人上菜。

人雖少，菜却很多，當然也都是名貴的上等料理，唯獨不見有酒。

春長樂不禁皺眉說：「古如龍，好像今年我大山幫跟你古家做生意讓你賺了不少錢吧？」

古如龍笑咪咪道：「當然，你們大山幫一向是我古家的大客戶了，這還得多謝大少幫主你的愛顧。」

「既是這樣，」春長樂笑著說：「你爲何變得這般小氣了，居然連酒都不請我們喝？」

「四海幫」少幫主秦充也說：「是啊，有菜沒酒，多無趣得很，你古如龍幾時變得如此寒酸了？」

「當然有酒，」古如龍神秘得很：「不但有，而且保証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美酒。」

「那你爲何還不拿出來？」「赤劍」梁不文瞪了瞪他：「你今天是怎麼搞的，一副賊頭賊腦的樣子，究竟在玩甚麼把戲？」

「不是我不肯拿出來，」古如龍一臉正經：「我只怕現在拿出來，你們都不肯吃菜了，難道你們不知道空著肚子喝酒是很容易醉的？」

「笑話，」春長樂一臉不服氣：「我春長樂什麼酒沒喝過，你那是什麼鳥酒能醉倒我？」

「說的是，」秦充也叫了起來：「在坐的每一個人縱算沒有通海之量，最起碼也有萬杯不醉的記錄，喏，古如龍，你少他媽的吹牛啦。」

梁不文與呂曉隆也在催促，古如龍沒法，只好說：「好，好，這可是你們說的，等下醉了可就別怪我。」

語畢，又擊聲兩掌，喝叫一聲：「酒來。」

話落，門簾閃動，已有人拿酒進來。

春長樂等人却立刻呆住！

春長樂並沒有吹牛，這世上再名貴的酒他都喝得起，也都喝過，絕不會見了酒便發呆，可是他的確楞住了；不只是他，還有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也都像木頭般的楞在那裏。

那究竟是什麼酒，竟有如此魅力？

美酒！

這果眞是世上最美的酒。

只見珠簾閃過，進來了整整十名之多的美艷少女，每人手裡提著一只銀器酒壺。這當然不算什麼，問題是那些美女竟然是全裸，渾身上下一絲不掛，纖毫畢露！

裸女陪酒，也不算是很新鮮的遊戲，只要你大爺有錢，這種女人俯拾皆是，只怕比街頭上的野狗還多，生下來就懂得享受的春長樂當然也見識過。但是，眼前的香噴噴裸女，縱算你身家百萬也未必弄得到手。

因爲，她們全部都是異國佳麗。

「她們沒有一個是我們中原人，」古如龍眯著眼，一臉得意之色：「由左至右，依序是波斯、天竺、暹羅、高麗、扶桑等五國佳麗各兩名，正好十人，換句話說，我們每人可以挑選兩名佳人陪侍左右兩側。」

秦充眼發紅，好不容易抖動了一下喉結：「誰先挑選？」

他這句話其實是多餘的。他雖然是和春長樂一樣同是一幫之少幫主，無論如何他的四海幫是不能與大山幫相提並論的，其他的人更沒得比；因此優先挑選權很自然的落在春長樂身上。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

春長樂並不是個很謙虛的人，可是老半天却沒有挑選，只是瞇著兩眼不住的在那些美女身上來往梭巡著……

古如龍是個乖巧的人，他當然看得出春長樂是一時難以抉擇，因為眼前的十名佳麗實在很難說出孰好孰劣，但見玉體橫陳，環肥燕瘦，各有千秋，各有風韻……

輕輕咳了一聲，古如龍微笑道：「美女當前，各有姿色，如果是我，我不知道怎麼選擇；不過，物以稀為貴，波斯離中原最遠，我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來的……」

春長樂當然懂得他的意思，因此挑選了波斯美女，但只選了一名，另一名却要了暹羅美女。

古如龍笑著問：「你為何挑選暹羅女人？」

春長樂答說：「如果兩個都是波斯女人，顯然浪費；高麗與扶桑女人與我漢人差別不大，新奇感不會太多；至於天竺女人美而不艷，因此我寧可選擇暹邏女人，你沒看到她那古銅色的皮膚充滿著令人難以抗拒的彈性麼？」

「行家！」古如龍撫掌大笑：「春兄果然是行家，小弟古如龍佩服之至。」

春長樂點完美女之後，其他三人立刻爭先恐後的各拉了兩名美女隨侍在側，剩下兩名自然是留給主人古如龍。

秦充最猴急，手脚也最俐落，他也拉了波斯與暹羅女人，只見他左擁右抱，一雙手早已像蒼蠅盯腐肉般的在美女身上急速游動著，直摸得那兩名裸女格格嗲笑……

古如龍連忙道：「喂，老哥，你能不能放斯文點？看你這副樣子，彷彿坐了幾百年大牢沒見過女人似的，不怕把美人嚇壞了……」

秦充樂得大笑：「你說什麼？斯文？得了吧，難道你要我秦充面對著她們唸經？他奶奶的格老子，古如龍，莫非你這些美人是紙糊的，只准看不准摸？」

「我的美人當然不是紙做的，別說是摸，你愛怎樣便怎樣；」古如龍很正經的說：「問題是現在不行。」

秦充鬆開雙手：「現在為什麼不行？」

「因為現在是吃飯的時候，」古如龍說：「你如果這樣摸上摸下，叫我們這幾個怎吃得下飯？」

「吃飯？哦，你不說我倒真忘了。」秦充笑了兩聲，一雙瞇成一綫的眼睛又在裸女身上轉著：「有這麼標緻新奇的美人兒伴著我，就算餓死我也甘心。」

說著，放在桌底下的一雙手又在聳動。

春長樂見狀，忍不住笑說：「既然秦兄如此急迫，何不帶她們到房裡銷魂去？」

「慢，慢。」古如龍連忙張口道：「酒都沒喝，花都沒賞，如此銷魂豈非沒趣得很？」

「說得是，」梁不文應了一聲，却看不到酒杯，不禁皺了皺眉頭：「美人手上只提著一壺酒，為何不見酒杯？難道你要我們對著酒壺喝酒？」

古如龍却說：「虧你生得一對大眼睛，那麼美的一個酒杯，你居然看不見？」

呂曉隆四下望了望，訝道：「我雖然不是大眼睛，可也不是個瞎子，酒杯在那裏？」

秦充也叫著說：「你他媽的別再整蠱我們了，趕快拿酒杯出來，好讓老子我喝完酒、看完花，銷他奶奶的魂去！」

古如龍忽然說了聲：「斟酒。」

衆人一楞。

只見那十名裸女突將手中之銀壺放入嫣紅小咀中……

古如龍又說一了一聲：「乾杯。」

那些美女立刻將紅唇堵住衆人的咀巴，竟然將方才含在口中的酒吐在他們的口裡！

「妙！妙！」喝完兩「杯」酒之後，秦充樂得大叫：「這果然是世上最美的酒，媽的，再來，這種酒就是喝死我也高興！」

衆人大笑。

當然也大樂，畢竟裸女陪酒，美咀當杯，就算你是個不懂得喝酒的人，也一定喝得心花怒放。

大家果然很快的就醉了。

不是因酒而醉，而是醉在那一片旖旎的春色裡。

酒色本就不分家。

一壺酒喝完，秦充又叫了起來：「老子不喝酒啦，花也不想賞了，我現在只想巫山一遊……」

古如龍笑道：「酒可以不喝，花却不能不賞，因為今年的花保証諸位從來沒見過。」

呂曉隆是個很愛花的人，大感好奇道：「瞧你說得這麼神秘兮兮的，究竟是什麼花來的？總不會又是什麼波斯、天竺花吧？」

春長樂也忍不住問：「你先說個花名來聽聽，到底是甚麼花來啊？」

古如龍一字一字道：「白玉綿團花。」

大家面面相覷。

因為他們的確沒聽過什麼「白玉綿團花」。

秦充也覺得好奇，嚷道：「媽的，甚麼格老子花，喏，你現在就帶我們去瞧瞧。」

古如龍微笑不語，忽然揮了揮手，那十名美女都退了下去……

秦充楞然，叫道：「怎麼都走了？搞什麼鬼？老子我還沒過癮哪。」

「今天是中秋，賞花應在明月當空的時刻，才能顯出花兒的嬌艷芬芳。」古如龍慢條斯理的舉起銀匙：「來，大家方才只顧喝酒，飯菜都沒動，這可是很容易醉的，如果醉了，豈不負了美夜良宵？」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於是按住一顆蠢蠢欲動的心，努力的填滿肚子。

填飽肚子是件很容易的事，只是要等到月正當中的時刻彷彿度日如年，難捱得很。

幸好在座的人皆熟落，話匣子一打開，天南西北、不分葷素的聊起來，倒也覺

得開心。

席間，呂曉隆忽然說了一個頗令大家注目的話題。他說：「今兒一大早，我路過關帝廟的時候，看見了莫老虎。」

「莫老虎？」春長樂微感詫異：「你是說那個一向在嶺南活動的江湖第一殺手莫老虎？」

「是的。」呂曉隆點點頭：「幾年前，我曾保送一趟紅貨到南方去，跟他有過一面之緣。」

古如龍問：「他到京城來幹嘛，莫非是殺人？」

梁不文接口：「殺手本就是靠殺人過日子的，他總不會上京來當官的吧？」

「聽說那傢伙只要你給他足夠的錢，他誰都殺；」秦充挾了塊魚翅塞入口裡：「莫非他這次想行刺皇上？」

大家都笑了起來。

古如龍問：「如果他眞是來殺人的話，你們認為他會殺什麼人？」

「誰知道，」呂曉隆聳聳肩：「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從不殺小人物。」

「那是當然，」春長樂微微一笑：「像他這麼厲害的殺手，殺的自然是大人物，否則豈非有失他的身份？」

「其實他已經多年沒殺人了，」呂曉隆淡淡道：「我在嶺南看到他的時候，他整個人已胖得像條豬，顯然他的日子過得極好；人在過好日子時，難免會貪生怕死，我想他或許只是路過京城，或是來此一遊吧了，畢竟京城非普通地方可比，值得一玩的地方太多了，不是嗎？」

「誰說不是。」秦充咧著咀說：「就拿古如龍這裡來說，居然有這麼多異國美女，別的地方有嗎？」

大家笑了起來。

秦充又說：「可惜他不知道，否則他一定會登門找你古如龍。」

「找我？哼！」古如龍面露鄙夷之色：「我古如龍生平最討厭的就是跟殺手打交道，我才不歡迎他哩。」

「說的也是，」梁不文也說：「殺手其實和狗沒兩樣，儘管莫老虎在武林中聲名大噪，我梁不文就是看不起這種人。」

「殺手也是人，人都有他生存的方式，固然他這種生存方式令人憎厭，無論如何他能靠殺人而活到今天，畢竟也是強者的表現。」呂曉隆却有不同的看法：「這個世界，本就是弱肉強食，不是麼？」

大家忽然沉默了下來。

因為大為都同意他的說法。誰強誰生存，誰弱誰便被淘汰，自古以來，這個世界本就是被強者支配著，你能說不是嗎？

沉默並未持續多久，秦充很快的又拉開嗓子：「你這話很有道理，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件事。」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

他笑嘻嘻的接著又說：「我想起了自古以來，男人是強者，女人是弱者，而我正好是男人，因此我『食』女人是天公地道的事。」

他望著古如龍：「你他媽的別再吊我胃口了，為什麼還不把你那些美人兒叫出來？」

大家哄然大笑。

古如龍拗他不過，只好說：「好吧，咱們便先欣賞『白玉綿團花』吧。」

* * *

你一定見過很多種花，可是你未必知道什麼叫「白玉綿團花」。

春長樂四人懷著一夥納悶的心，隨著古如龍來到了一間既豪華又寬敞的房間。

房間雖漂亮，却偏偏一株小花也不見，秦充早已耐不住叫了起來：「他奶奶的，賞花不到花園去賞，你帶我到這裡幹甚麼？這房裡頭別說是花，就連根野草都看不到，你到底玩甚麼把戲？

「稍安毋燥。」古如龍擺手示意衆人坐下，然後又拍了兩下他那雙保養得極好的手。

掌聲甫落，內房裡忽然緩緩的走出一隊人來。

大家齊齊一楞。

因為他們看到了將近二十個全身用緊身黑衣包住，只露出兩個眼睛的黑衣人排成一列。

秦充當然大叫了起來，他不但叫很快，而且聲音也特別大：「幹嘛？你弄了這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玩意出來幹甚麼？」

古如龍沒理他，雙手一擺：「賞花大會開始。」

話落，那些包得像木乃伊的黑衣人忽然動作整齊的轉過身去。

春長樂等人立刻呆住！

就連那個最會鬼叫的秦充也呆得像木頭人一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因為，因為，他們眞的看到了世上最美的花。

、其實那些花都是很容易見到的，有牡丹花、玫瑰花、菊花、蘭花、鬱金香、牽牛花、喇叭花、梅花、杜鵑花……

這些花不但是很容易看到的花，而且都是假花，沒有一朵是眞花。

——它們都是用筆劃上去的，不，是紋上去的。

紋在那裏？

就紋在那些雪白如玉的屁股上！

這眞是世上獨一無二的『賞花大會』，原來那些全身被黑衣包住的黑衣人，偏偏就是露出了光溜渾圓的屁股，而且每個屁股上紋有一朵美麗的花，栩栩如生。

「白玉綿團花，好個白玉綿團花！」秦充眨了眨眼，終於歎了一聲。

其他的人並未應聲，因為他們正在聚精會神的「賞花」。

賞花？當然不是，他們賞的是令人心搖神飄的「白玉綿團」。

「諸位慢慢欣賞，」古如龍微笑著說：「方才那十個異國佳麗也在裏面，只要你們認得出那個是方才陪你們喝酒的人，那麼就可以帶進內房裏去……」

話未完，秦充已一馬當先衝前去，兩隻眼球睜得像牛眼大，彎著腰，鼻尖差點就沒頂住那堆「白玉綿團」：「我認，我絕對認得出來……」

梁不文擠在他身邊，一邊瞇著眼，一邊喃喃道：「怎麼認？全身上下只看到光溜溜的屁股，方才我也沒注意看她們的屁股，怎麼認？」

他眼角瞥見秦充忽然閉下了眼睛，不禁問：「你閉著眼睛怎麼認？」

「傻瓜，」秦充哼著聲：「眼睛認不出來，不會用鼻子聞她們身上的味道麼？我的鼻子最靈了，特別是女人身上的味道，只要我的鼻子一聞過，準是忘不了的。」

「有道理，」梁不文依言閉住眼睛，隨即又睜開眼：「不對，這樣我們豈不成了狗一樣麼？」

* * *

狗？

世上很多有權有勢的人，他們幕後的靡爛奢侈生活，豈止是一個「狗」字可以形容的？

* * *

月到中秋分外明。

月光下的春長樂，此刻就像一條懶狗般的躺在彩轎上。

他今天當然很高興，不僅喝到了世上最「美」的酒，看到了獨一無二的「白玉綿團花」，而且還享受到了波斯與暹羅美女的最佳服務。

他開始有點喜歡古如龍了。

他本以爲他是個沾滿銅臭的生意人，想不到竟如此心思巧絕，令他過了一個最快樂的中秋。

夜已經很深，賞月的人早都回家睡覺去了，長長的街道，除了雪白的月光之外，闃無人影。

偶而，會有一條野貓咆哮著追逐沒命狂奔的野鼠；或是一條瘦骨如柴，全身毛幾乎都掉光的癩皮狗，有一步沒一步的踟躕在街頭上，見有風吹草動，便有氣無力的吠兩聲，吠聲黯啞而難聽……

帶有幾許寒意的夜風，捲起了街角上枯黃的落葉與塵沙，飄得老遠、老高……

秋月雖美，只可惜隱隱透著一股悉寞，肅殺……

春長樂當然不會有這種感覺，他仍在回味著波斯與暹羅美女的風味；他心中暗暗盤算著，打算過兩天再去換換口味，無論如何他是不會白白放過天竺、高麗與扶桑美女的。

想到這裏，本是懶庸的精神爲之一振，情不自禁輕輕的哼起小調來……

他突然停了下來。

因爲他的彩轎忽然停住。

春長樂是春滿園的長子，跟隨春滿園的時間最長，因此學得了春滿園的眞傳，所謂虎父無犬子，不僅武功像他父親那般高强，即連人也和他父親那般機警——他已以最快的速度握住了身旁的刀。

在江湖上，特別是在京城裏，可以說是無人不識得他這頂用二十四名美女輪流抬著的「五彩輿」，因此他這頂轎子無論是走到那裏都是暢行無阻的，絕不可能好端端的停下來，何況現在是夜深人靜的時刻，更該是暢通無阻才是。

但是此刻轎子却停下來了。

這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

——馬路當中，正被一個人擋住。

這個人你只要瞧上他一眼，便很容易對他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別的不說，單就是那胖得像一頭小象的身形，便要讓你傻眼。

他的衣著扮相也相當怪，一頭蓬亂如野草叢生的頭髮遮住了他大半個額頭，一對大如銅鈴的牛眼射出一縷兇光；再加上左額上一道長長的刀疤，一直拖到他長滿鬍子的咀角，彷彿一條小蛇睡在那裏似的，如果你不是個胆子特別大的人，只怕不想再看他第二眼了。

如果你堅持下去，那麼你可以看到他雖是人長得醜怪，但却一身嶄新、全身用上等絲料做成的金絲大袍，被夜風輕輕吹動的時候，照在他衣上的銀色月光與他衣上的金光揉合在一起，彷彿成了瀰天波動閃耀的霞光，令你眼花撩亂，忍不住讚歎。

讚歎之餘，你還會發現他那件漂亮的金絲大袍之下空無一物，露出了一堆滿滿的肥肉。他的褲頭就縛在肚臍之下，肚臍以上到胸頸之外的肥肉居然潔白無比，彷彿有幾分女人胴體的味道；因此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那塊肥肉上紋有一條極其艷麗而兇猛的老虎！

老虎？

是的，你一定可以很快就知道他這個人是誰了。

——莫老虎！江湖中令人談虎變色的天下第一殺手莫老虎！

江湖中當然有很多殺手，但是沒有一個殺手像他這樣敢於暴露自己的身份，差不多每位殺手都是藏頭露尾，見不得光的。只有他，莫老虎，不但敢公開自己的身份殺人，而且一直活到現在，誰也殺不了他；這種殺手，只怕也是天下獨一無二的了。

就連他現在站在街心的姿勢，屹立得像一座雄偉傲岸的山，在江湖中已是很罕見的了。

「你是誰？竟敢擋住大山幫少幫主的去路，快讓開！」在前頭開路的魯不平，一直是春長樂最信任的左右手，他當然懂得如何應付這種場面，只見他刀出鞘，橫刀一指，怒道：「想必閣下就是莫老虎吧？尊駕如此無禮，意欲何爲？」

在轎後護駕的程不害也走到轎前來，手握三節鞭，瞬目喝道：「莫老虎，你眼睛睜亮點，大山幫可是你招惹得起的！」

莫老虎環胸抱著一把大板金刀，嘿嘿一笑，笑聲陰鷙而深沉，倒眞有點像吃人的老虎：「大山幫誰也惹不起，我莫老虎當然也惹不起，但是你們這兩個雜毛雞碎我應該是惹得起的。」

魯不平憑著一把快刀號稱「刀殺八方」；而程不害也憑著手中的三節鞭闖出了「鞭長及」的字號，兩人可說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否則也不會被春長樂網羅到大山幫旗下；因此莫老虎這番話自然引起了他們極大的憤怒，但聞兩人大喝一聲，已怒不可遏的撲身前去，「刀殺八方」魯不平同時還怒叫著：「媽的，莫老虎，你這個人渣，老子今天非叫你變成一頭死貓不可！」

就在他們即將撲上莫老虎的時候，突聞轎子裏春長樂冷的喝了一聲：「住手！」

魯不平與程不害只好收刀束鞭。

珠簾掀起，春長樂緩緩步出彩轎，微微打量了一下莫老虎，淡淡道：「你就是莫老虎？」

莫老虎面無表情的望著他，聲音也很淡：「你就是大山幫的少幫主春長樂？」

春長樂睨著他：「你是來殺我的？」

莫老虎微微一笑，左額上那條刀疤便輕輕的漾動起來，彷彿是爬行中的小蛇：「如果說我莫老虎是來救你的，你可相信？」

春長樂微微一怔，隨即輕輕笑起來，他笑的樣子當然要比莫老虎好看多了：「如果我記性不錯的話，你好像是江湖中最出名的殺手，對不對？」

莫老虎沒有笑，頗為冷漠的道：「難道殺手除了殺人之外，就不能救人？」

春長樂却仍在微笑：「當然可以，不過那總是一件令人頗為難以相信的事，你相信人盡可夫的妓女會為嫖客守節嗎？」

魯不平與程不害輕輕的笑了起來。

春長樂那句話相當苛薄，竟將殺手比做妓女，因此魯不平與程不害雖在嘲笑，暗地裏却在全神戒備莫老虎可能被激怒而猝然出手。

春長樂雖若無其事，其實也在防備著。

＊　＊　＊

莫老虎却一點生氣的樣子也沒有，反而輕輕的笑了起來：「妓女與殺手，你可眞會比喻，只可惜這個比喻並不好。」

「那裏不好？」

「妓女逢人笑臉，殺手却不必，非但不必，而且還可隨心所欲對人瞋目瞪眼。」

微微一頓，忽然眼露譏諷的掃了魯不平與程不害一眼，莫老虎語音倏地轉冷：「最低限度，殺手不必像狗一般的跟在人家轎子的屁股後面，不是嗎？」

陡然大怒，魯不平與程不害再也按捺不住，程不害在撲身當中，口中不忘三字經「問候莫老虎的老母」：「你以為你眞是一頭老虎嗎？媽的，你只是豬狗不如的人渣吧了，操你娘！」

他當然不只是罵而已，手中的三節鞭已「擦」的一聲怒捲莫老虎又粗又長的脖子！

與時同時，魯不平一把快刀飛也似的急劈莫老虎的腰眼！

春長樂微微的笑，他很滿意他們的出手，他發現他們的武功愈來愈好。

但是，他的微笑立刻消失。

因為他發現莫老虎那一身肥肉突然變做一團綿絮般的飄忽起來，以致魯不平與程不害那看起來非常詭異辛辣的招式竟然全部落空！

然後他又看到莫老虎手中那把刀突如驚虹閃電般的急跳而出，倏然從一個看來極為怪異的角度揮出！

刀光一閃。

兩道血箭隨著兩聲悶哼噴起！

魯不平與程不害壯碩的身軀也彈起了半天高！

不過，幸好莫老虎並沒有殺他們的意思，並未欺身進招，只讓他們掛了一道小彩而已。

饒是如此，魯不平與程不害已站不穩身形，叭的一聲，雙雙跌在地上，連兵器都拿不穩，掉到老遠去；只見他們粗壯的手臂上各吃了莫老虎一刀，殷紅的血濡濡而流，臉上露出了痛苦的臉色……

春長樂那二十四名女轎伕立刻長劍出鞘，動作矯捷俐落的包圍住莫老虎！

「回來！」春長樂却招手喝道：「全部回來，沒有我的命令，誰都不准動手！」

於是那廿四名女轎伕全又回到春長樂身後，即連魯不平與程不害也捂著傷口退了回來。

春長樂冷冷的注視著莫老虎：「一流的殺手，一流的刀法，果然名不虛傳。」

微微一頓，徐徐道：「你本可以一刀將他們殺死的，為何却又手下留情？」

莫老虎大刀回鞘，又把它抱在胸前，淡淡道：「我說過，我今天不是來殺人的。」

「那你來幹什麼？」春長樂睨著他：「難道你眞是來救我的麼？」

「只可惜你不相信。」

「我為什麼要相信？」

「你為什麼不相信？」

春長樂撇了一下唇角：「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麼不相信。」

「就因為我是殺手，所以你不相信我會救你？」莫老虎摸了摸臉上的刀疤。

「殺手能殺人，或許也能救人。」春長樂說：「問題是，誰都知道你殺人是有代價的，而且代價其高無比，你怎麼憑白救人？再說我和你素無瓜葛，八竿子也扯不上關係，你居然大老遠從南方跑來救我，換了我是你，你肯相信麼？」

莫老虎微笑不語。

春長樂又說：「最重要的是，我不明白我春長樂那些地方需要你莫老虎來救的？你應該知道，這個世界上好像還沒有人敢跟我大山幫為敵的，我有需要你救的地方嗎？」

「你說得不錯，我莫老虎殺人向來是要錢的，救人當然也不例外，而且比殺人的代價更高。」莫老虎緩緩道：「至於你說世上無人敢與大山幫為敵，這句話也沒錯，但這並不代表世上無人敢殺你。」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意思很簡單，難道你眞認為世上無人敢殺你春長樂麼？」

「殺我春長樂或許不是一件難事，」春長樂冷笑道：「問題是，普天之下誰能殺了我而逃過大山幫的尋仇的？有嗎？」

「的確沒有。」

莫老虎停了一下，微微一笑，問：「如果是暗殺呢？」

春長樂怔住。

不錯，憑春長樂現在的身份地位，放眼江湖眞是沒人敢動他一髮毫毛。當然這並不表示他武功天下第一沒人能殺得了他，而是殺了他之後，誰都沒辦法逃得過實力龐大的大山幫尋仇；但是，暗殺就不一樣了。

誰都知道暗殺是世上最可怕的殺人方法之一。它也許在你吃飯的時候發生；也許在你洗澡的時候發生；甚至也許在你與你的情人做愛的時候發生……最可怕的是，萬一你不幸被殺的話，縱算你有十萬雄兵想替你復仇，只怕也找不到兇手。

因為你未必知道暗殺的人是誰。

江湖中的確存在著不少可怕的暗殺集團，當他們策劃執行一件暗殺計劃時，往往連被殺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就算想向閻羅王告狀也說不出兇手是誰，

你說暗殺可不可怕？

春長樂當然知道暗殺的可怕。

「你的意思是說有人要暗殺我？」

「不錯。」

「誰？」

「不能告訴你。」

春長樂冷笑兩聲：「你以為我會相信你的鬼話？看樣子，你只不過是來尋我開心的。」

「是嗎？」莫老虎聳聳肩：「如果是你，你肯大老遠從南方跑來這裏，而且還是三更半夜的站在街頭找一個不相關的人尋開心嗎？」

「如果你不是尋我開心，」春長樂說：「你為何不肯告訴我想暗殺我的人是誰？」

莫老虎一臉正色：「不是我不肯告訴你，而是我說出來之後，你一定不肯相信我的話。既然明知道你不會相信，我如果說了出來，豈非不智得很？」

春長樂忽然仰首大笑。

「你笑什麼？」

「我笑是因為覺得好笑，」春長樂睨著他：「你不覺得你那個理由可笑麼？」

莫老虎却沒有好笑的表情，反而重重的歎了一口氣……

「你歎氣是什麼意思？」

「我歎氣是因為原來江湖中的傳言並不可信。」莫老虎說。

「江湖傳言本就誇大不實。」春長樂的眼睛始終盯著他：「你認為那點江湖傳言不實？」

「江湖中人傳說你春長樂不但武功卓絕，人也機智敏捷，頗有乃父之風。」莫老虎眼露譏誚：「今日一見，實在令我失望得很。」

說吧，忽然轉身走去……

春長樂却叫住了他：「你要走？」

「我不能走麼？」莫老虎迴過身來望住他：「既然你不肯相信我的話，那麼我再站在這裏豈非多餘？」

「你以為你走得了？」春長樂目光轉冷，語音也轉冷。

「你想殺我？」莫老虎瞪著他。

「你以為我殺不了你？」

「你為什麼要殺我？」

「難道你忘了你剛剛傷了我兩名手下？」春長樂緩緩跨前兩步。

莫老虎淡淡一笑：「方才是誰先出手的？我如果不傷他們，難道要讓他們把刀砍進我的脖子？」

「不錯，」春長樂冷峻的撇了一下唇角，語音冰寒：「像你這種人，早就該被千刀萬剮，你為什麼還活在世上？」

莫老虎那雙大眼激起一絲殺機，不過很快又隱了下去，他吐了一口氣，慢慢道：「我說過，我今天不是來殺人的，我不想跟你交手。」

但是他却又突然拔刀！

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拔刀。

因為春長樂已像鬼魅幽靈般的向他撲來！

鬼魅幽靈並不可怕，因為他們沒有刀，而春長樂手上正有一把刀，而且是把利刀。

刀不但利，而且漂亮，單就是刀鍔上那顆比姆指還粗的紫色寶石便令你目眩神搖。

當然，與敵廝殺的時候，再漂亮的刀也是沒用的，最重要的是用刀的人的刀法是否夠快、夠狠、夠準，否則即使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刀，也和廢鐵沒兩樣。

幸好春長樂的刀不是廢鐵。

他的刀法絕對是一流的。

幸虧他的對手是莫老虎，換了別人，只怕現在已經站在「奈何橋」上了。

莫老虎當然不是省油的燈，否則怎能成為江湖上最厲害的殺手？但見他那肥胖的身子往旁猛挪，手中大刀同時奮力揮出！

「叮！」一聲清脆的兵器撞擊聲隨風傳得老遠，同時還可以看到兩撮急竄的火花閃過。

人影倏分。

春長樂並未再進擊，忽然抽刀而退，淡淡的望著莫老虎說：「我知道你為甚麼可以活得這麼久了，原來要殺你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莫老虎微笑道：「我也知道江湖傳言其實是可信的，原來你的刀法比傳說中還要好。」

「只可惜我殺不了你。」

「你並不真的想殺我，你其實並未盡全力，你只想試探我的武功。」莫老虎凝視著他：「你現在知道我為甚麼要救你了吧？因為我知道要殺你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你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厲害。」

春長樂負著手，凝視了他片刻才緩緩道：「你的意思是說，有人要你來殺我，但是你沒有把握，因此前來向我通風報信？」

莫老虎又把大刀抱在胸前，「你不認為我這種做法很聰明麼？」他含笑又說：「江湖中傳言只要給我足夠的錢，天皇老子都殺，你相信這句話嗎？」

春長樂笑了起來：「當然不相信，如果要你殺武功比你高的人，就算全天下的財富都給你，只怕你只能帶到陰間地府去花了。」

「所以說江湖傳言往往是誇大不實的，」莫老虎也笑：「我再厲害也只是人，我雖然愛錢，但也更愛我的生命，因此我只為錢殺人，而決不會為了錢被殺，這就是我能活到現在的原因。」

春長樂歎了一口氣：「當僱主要你殺人的時候，如果你認為有把握便接下這筆生意；如果沒有把握，便反過來向對方告密，這樣做，你不但可以活下去，而且還可以穩得一筆錢……」

莫老虎接口道：「當然，我這種做法，你一定會認為我不守職業道德、罔顧江湖道義；但是，殺人的事本來就是不道德的事，不是嗎？對不講道德的人我為何要顧及甚麼職業道德呢？」

春長樂嘖嘖了兩聲：「看來，你最厲害的並不是你手中的刀，而是你的腦筋。」

莫老虎含笑道：「現在的江湖，現在的世界，早就不比從前了，光靠刀是沒有用的，只有腦筋靈活的人才能活得更長久、更舒適，不是嗎？」

＊　＊　＊

春長樂望住他：「無論如何，我喜歡

跟腦筋靈活的人打交道，看樣子，我慢慢能相信你了。」一頓，沉聲說：「莫老虎，你打算如何救我？」

「很簡單，」莫老虎的聲音也轉沉：「你只要相信了我的話之後，然後隨時隨地提高警覺就行了。到時候，你如果遇到了危險，我自然會及時出手幫你。」

「他們甚麼時候動手？」

「當然不會很久，就在最近。」

「誰是主謀者？」

「我說過，即使我說了你也不肯相信，因此你暫別去管誰是主腦人物，反正到時你自然會知道就是了。」莫老虎仍然不肯說。

「不過，」他停了一下又說：「我倒是可以提示你一點，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那就是，」莫老虎一臉肅穆，一字一字的說下去：「如果你死了，這世界上誰會是最高興的人？」

春長樂怔住。他的確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誰會去想這種問題？

他現在開始想。

想得很凝神，很專注。

等他抬起臉來時，却見莫老虎已不知甚麼時候走了……

只剩下冷清的街道與冷硬的青花地板石靜靜的躺在那裡，一陣秋風捲起的時候，春長樂忍不住打了一個哆嗦……

＊　＊　＊

雲白天藍。秋高氣爽。

這種天氣不僅宜人，而且適合戶外活動，騎馬、垂釣、狩獵、郊遊、烤肉、泛舟、吟詩、作畫……無一不宜。

可是春長樂却偏偏呆在家裡，成天足不出戶，乖得像個待嫁的黃花大閨女似的。

一個人喜歡文靜的呆在家裡，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問題是春長樂並不是那種人，誰都知道他是個好動的人，渾身上下充滿著彷彿用不盡的青春活力，像一頭野馬似的，如果要把他關在家裡，那簡直就要了他的命一樣難過。

可是，他却一連幾天沒踏出大山幫的大門一步。

這的確有點反常，至少他那班玩友便覺得奇怪，因此連袂找上門來。

當古如龍、秦充、呂曉隆與梁不文四人進入春長樂的房間之時，只見春長樂和衣躺在床上，兩隻眼瞪著天花板發呆……

「喂，」秦充無論在何時嗓子總是最大：「幹嘛一個人躲在房裡發呆？怎麼一連好幾天也不見你鬼影？媽的，不是說好昨晚還要看古如龍的白玉綿團花的嗎？居然黃牛爽約，咱大伙以為你病倒了呢，因此一大早便來看你老哥哪！」

春長樂翻身下床，「坐，大家隨便坐。」

古如龍坐定之後，詫異道：「喲，瞧你這般氣色，好像是真的病了呢？」

秦充壓低著嗓子：「是不是那晚那個波斯女人與暹邏女人把你搞閃了腰，岔了氣啦？」

眾皆大笑。

「笑話，」春長樂笑瞪了他一眼：「鬼佬番女固然厲害，碰到我春哥哥還不是哼哼唷唷的。」

「別吹擂了，」梁不文縮著脖子，一副鬼頭鬼腦的樣子：「瞧你臉色發青，印堂發黑，準是腎虧，未老先衰；別担心，老子特為你弄來了仙丹妙品，保準你服下之後，連母牛看到都怕了你。」

眾人笑彎了腰。

「嘿！」春長樂踢了他一脚，忍笑說：「怪不得上次去你家的時候，你家那頭老母牛一看到男人就跑開，原來是你把牠搞怕了。」

經過中秋夜那晚的同歡共樂，顯然大家的感情更熟絡，距離也拉近了，一見面就七葷八素，滿口黃腔，百無禁忌。

「說真的，」古如龍望著他：「說好昨晚大伙兒再聚樂同歡的，你怎麼失約了？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沒甚麼。」春長樂搖搖頭，淡淡道：「只不過這兩天心裡不痛快吧了。」

這時候，一名婢女捧著長白山人參茶進來，春長樂吩咐道：「告訴小廚房，今天有四名貴客在我房裡用膳，用一等筵席。」

婢女退下去之後，呂曉隆問：「是甚麼事搞得你不痛快，可不可以說出來給大伙聽聽？」

古如龍輕著嗓子問：「是不是你爹知道了那晚我們的風流韻事，他對你發脾氣了？」

「如果是這樣，」秦充皺著鼻子說：「那我不留在這裏吃中飯了，免得跟他碰上，連我也挨一頓罵，豈不晦氣得很？」

說著，兩眼像賊般的東張西望……

「瞧你，好像是真的一樣。」春長樂沒好氣道：「放心，我爹他到河洛去了，過幾天才會回來，他怎會知道我們的事。」

「那就好，」秦充吐了一口氣：「老實說，你老頭跟我老頭一樣，總喜歡擺著一副聖人臉孔，叫我見了心裡怕怕。」

「才不一樣呢，」春長樂嗤了一聲：「我老頭可是個外冷內熱的人，別瞧他平時老擺著一張臉，他其實開明得很，就算讓他知道也沒甚麼大不了的，我們都是已經廿幾歲的人了，早已夠資格當父親的啦，偶而玩玩瘋他一下，算甚麼？」

「既是如此，那你有甚麼好不痛快的？」梁不文眨眨眼：「莫非你真腎虧了不成？」

「去！」春長樂瞪了他一眼，隨即正色道：「如果說有人要暗殺我，你們相不相信？」

「你說甚麼？」秦充最先叫了起來，而且還伸手摸了摸春長樂的額頭：「你是不是發燒了？還是吃錯藥了？怎會講這種瘋話？」

古如龍也笑了起來：「你幾時變得這麼風趣了，居然開這種玩笑！」

「我想，」梁不文翻著眼：「準是那鬼佬番女太犀利了，搞得你腎氣不足，以致於神志不清，才會這般瘋言瘋語。」

呂曉隆却很正經的說：「我相信。」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秦充睜大了眼：「你相信有人敢暗殺他？」

「是的，」呂曉隆點點頭：「而且我還

知道是誰要殺他。」

大家楞住。

春長樂沉聲問：「是誰？」

「有兩個人。」呂曉隆說。

「那兩個？」秦充緊張得要死。

呂曉隆慢吞吞的說：「一個已經死了，一個還沒出世。」

「你他媽的！」秦充哇哇怪叫，一拳打了過去。

呂曉隆已笑著閃到一旁去了。

春長樂瞪了瞪他：「我就知道你們不肯相信。」

「誰肯相信？」秦充怪笑著說：「我想，大概只有白痴才肯相信吧。」

「還有一種人會相信。」梁不文忽然說。

「那一種人？」呂曉隆翻過頭問他。

「鬼相信。」梁不文說這句話時，人已溜到古如龍身後，否則就會被秦充踢上一腳。

這幾個人當中，古如龍年紀較長些，而且也當了家，因此腦筋較細密，他見春長樂不像開玩笑的樣子，於是走前去拍了拍春長樂的肩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怎麼知道有人要暗殺你？」

於是春長樂便將遇見莫老虎之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春長樂說完之後，秦充早已耐不住的叫了起來：「去！這種人渣的話你也信？」

梁不文也拉開嗓子：「笑話，天大的笑話，不，鬼話，簡直是天大的鬼話！我梁不文如果相信他的話，我就是他孫子。」

春長樂正色道：「我本來也不肯相信的，但是你想，莫老虎雖然是人憎人厭的殺手，畢竟也是江湖道上的大人物，老實說，放眼當今天下，敢惹他的人大概不超出十個，像他這種人，如果說專程從嶺南大老遠跑來這裡，而且還是三更半夜的向我春長樂說一些笑話，或是鬼話，換做是你，你肯這樣做麼？」

「當然不肯，」古如龍沉聲說：「除非莫老虎發了瘋才會這麼做。」

「他當然沒有發瘋，他不僅一刀傷了魯不平與程不害，」春長樂凝聲道：「而且他還能擋住我春長樂猝然一擊，証明他清醒得很。」

大家都緘默了下來。

因爲這的確是一樁很奇怪的事。

「有一點我不明白，」秦充雖然好玩，可是思索事情時腦筋却轉得飛快：「如果莫老虎說的是眞的，口口聲聲要救你，爲何不肯透露主謀者是誰？」

「他說，即使他說了我也不會相信，所以他乾脆就不說了。」春長樂苦笑。

「去他娘的！」梁不文罵了一聲：「世上居然有這種人，眞是活見他媽的大頭鬼。」

「不過，」春長樂立刻說：「我忘了告訴你們，他雖然不肯告訴我誰是主謀者，但是却給了我一個提示……」

「甚麼提示？」呂曉隆問。

春長樂緩緩道：「他說如果我死了，世上最高興的那個人就是主謀人。」

「廢話！」秦充眨了眨眼：「如果你死了，那個主腦人當然是世上最高興的人了，這還用說麼？」

他隨即望住春長樂：「如果我們相信他所說的話，那麼事情便很簡單了，只要想出誰是你死後最高興的人，不就得了麼？」

「問題是，」春長樂喝了一口長白人參茶，苦笑道：「我根本想不出誰是我死後最高興的人。」

「說的是，」秦充低頭沉思：「按理來說，希望你死的人，一定是跟你有仇怨的人，你並不曾在江湖上行走，自然沒有仇人……就算大山幫有仇人，也應該是衝著你爹才是，畢竟你還沒當家，沒理由只衝著你一個人來……是呀，我倒眞想不出誰會是你死後最高興的人……」

古如龍也在沉思：「照這句話的字面解釋，好像不一定是指仇人……」

梁不文打斷他的話：「不是指仇人，難道是指朋友不成？」

「當然不是，」古如龍連忙道：「春長樂如果眞死了，對我們來說只有壞處沒好處，我們這些朋友傷心還來不及，怎會高興？」

「那麼你是指甚麼？」呂曉隆問。

「我的意思是說，」古如龍用手輕敲前額，緩緩的說：「就拿我古如龍來講，假如我死了，我想最高興的人應該是城西的陳家大少。」

「爲甚麼？」秦充問：「他跟你有仇？」

「沒有，一點仇恨都沒有，」古如龍忙不迭回答：「相反的，我倆街頭街尾碰到都還會笑臉相迎，彼此打招呼呢。」

春長樂一臉疑惑：「那他爲何希望你早死？」

「只因爲我倆是同行，」古如龍說得很慢，彷彿在很謹愼的尋找措詞：「俗語說同行就是冤家，我和陳家同是生意人，彼此競爭；拿最現實的道理來說，今天大山幫和四海幫的生意都是我古家在做，這當然是因爲咱們交情好，所謂人在人情在，萬一有一天我突然死了，你們就未必會和古家繼續做生意了，這麼一來，陳家豈不就有機會做你們的生意啦？」

他頓了一頓，續道：「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得露骨點，我也有同樣的心理希望陳家大少早死，那麼我就有機會搶他的生意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秦充插咀道：「希望你早死的人未必與你有仇，也許只是單純的利益衝突，換句話說，只要你一死，對方便可能得到巨大利益，因此你如果一死，無疑他就是世上最高興的人了……古如龍，我說得可對？」

「不錯，」古如龍肅穆道：「世人只注意因恨，因愛，因仇，因財而殺人，其實，只要我們細細分析，因利而殺人的並不在少數。你們說是嗎？」

大家都沒有回答。

但是大家都同意他的說法。

「照你這麼說，」春長樂環臂抱胸，低首沈思，喃喃自語：「如果我一死，誰將是得到利益最大的人呢？」

大家忽然都不開聲。

春長樂抬起頭，用咀巴朝秦充呶了呶：「秦充，你平時不是一副鬼靈精的樣子嗎？現在怎麼一個屁也放不出來？你幾時

變成了啞巴?」

「我，我不知道，」秦充嚅著咀：「不過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

「那一件事?」春長樂打斷他的話，同時兩隻眼睛冷冷的逼視著他。

秦充似乎不敢迎視他的眼光，低著頭說：「我只知道，如果我秦充死了，我知道誰將是世界上最高興的人。」

「誰?」春長樂語音僵冷，表情也生硬。

秦充却不肯回答。

「誰?」春長樂又問了一次，他顯然非要他說出來不可。

秦充只好說，但却仍低著頭，而且聲音細若蚊聲：「我弟弟。」

他的聲音雖小，可是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

春長樂當然也聽得非常眞確。

他忽然也沉默了下來。

臉上的表情也變得非常怪異，深沉而陰鷙。

「也許，」古如龍打破了寂靜：「這只是我們的猜測而已，畢竟這種事非同小可，我們必須要有眞憑實據，不是嗎?」

春長樂望着他：「那一種才是眞憑實據?」

古如龍想了一下：「最起碼，你必須親眼看到他對你下手，你才能相信，是不?」

春長樂冷冷的撇了一下唇角：「如果他一劍穿過了我的心臟，怎麼辦?或者他根本不露面，那又如何?」

古如龍說不出話來。

身旁的梁不文替他接口：「我想是不會的，他的武功不比你高，如何能得手?」

春長樂冷笑：「你應該知道，也一定聽說過，這世界上殺人並不一定要用刀，而且也並不一定須要武功高强，不是麼?」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春長樂冷冷的接著又說：「金錢、美色、笑臉……無一不是殺人的利器，難道連這個你都不懂?」

「最起碼你有一點放心的，」呂曉隆說：「莫老虎說過他會救你，單就你一身的武功，以及你衆多的侍衛，再加上一個莫老虎，縱算他有三頭六臂，只怕要傷你一根毫毛大概比登天還難。」

春長樂睨了他一眼：「你這麼相信莫老虎?」

「我們如果不相信他，那麼我們現在談論的問題豈非多餘?」呂曉隆面現困惑之色：「難道你認爲莫老虎不可信?」

春長樂長吐了一口氣，臉色稍稍緩和了下來，但仍無笑容：「相信分很多種，堪信、半信、全信、深信等等，你認爲他值得那一種信?」

呂曉隆沒有說，他不敢說。

——對一個不是很瞭解的人，誰敢說應對他置十二萬分之信任?誰敢?

至少這屋子裡面的人就沒有一個人敢。

「這世上，除了心理變態，或是天生就特別殘酷嗜殺的人，否則誰也不喜歡殺人，他殺人的目的其實只爲了錢，而他之所以要救我，自然是怕殺我不成，或是殺了我之後不夠乾淨俐落，担心到頭來遭到大山幫的報復，因而倒戈救我，最終目的，還不是爲了錢?」

微微一頓，他緩緩又道：「這樣一個爲了錢肯隨意殺人，而又肯隨時出賣僱主的人，誰能保証他不會又爲了某種原因而再回過頭來出賣我?比方那個想殺我的，突然又僱請了更有力的做幫手，或是他又想到了更週密的殺人計劃，莫老虎一見事情大有可爲，絕無後患，那麼，他再反過來殺我，豈非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是這樣，我豈不死得更快?」

「不錯，那種人終究是反覆無常的，如果輕易予以置信，無疑是一件危險的事。」古如龍點點頭，沉聲道：「再說這件事本身就變化不定，例如莫老虎雖口說要救你，其實只想誘使你信任他，到時刀口却向著你，反而上了他的當;還有，策劃暗殺你的人必然非省油之燈，或許他已經發現莫老虎出賣了他，因而先下手爲强，悄悄的殺了他，然後再修正他的暗殺計劃，到時不但沒有莫老虎出現幫你，只怕他的計劃更加凌厲狠毒。果眞如是，那就更加不妙，凶多吉少了。」

梁不文望了望春長樂，問：「現在，你認爲應該怎麼辦?總不成一輩子關在家裡不出門吧?」

春長樂沒有回答他，却轉首問秦充：「你呢?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你會怎麼做?」

秦充苦笑：「我能怎樣?向我爹告狀?說我親弟弟爲了想繼承幫主而要暗殺我?他肯相信嗎?我能拿得出証據嗎?」

「難道，」春長樂面無表情：「難道你就做個縮頭烏龜，等著他來殺你?」

「我不知道，幸好這事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秦充歎了一口氣，望住他，緩緩問：「你呢?這件事已經發生在你身上，我們誰也不敢替你出主意，畢竟這種事茲事體大，可不是玩的，我看這件事還是你自己決定吧。」

「是麼?」春長樂轉向古如龍：「你呢，你是否也是這個意思?」

古如龍沉默。

春長樂又把眼光挪向呂曉隆與梁不文。

他們也都悶聲不哼。

春長樂忽然站起身子，來回踱了兩步，然後目光冷冽的掃了衆人一眼，冷笑著說：「我常聽人家說，時常跟著你吃喝玩樂的朋友未必就是你的眞朋友。看來這話一點也不假，今天我春長樂碰到了棘手事，你們這幾個平常稱兄道弟、猛拍胸脯的好朋友，居然悶聲不哼，袖手旁觀。原來，你們只是可以和我共歡樂，不可共患難的朋友……」

微微一頓，語音驀地轉冷：「我眞不明白，你們爲什麼還坐在這裡?爲什麼還不滾呢?難道一定要等我下逐客令?或是一定要在這裏吃過午飯才走?你們以爲我面對這種朋友還吃得下飯嗎?」

古如龍歎了一口氣：「我瞭解你的心情，任何人碰到這種事必然心情惡劣無比;可是你也一定瞭解我們的立場，如果，這件事眞如我們所想像的，想刺殺你的人



青春樂與數位知己密商應付對策。

是你的親弟弟，我們怎敢替你出主意？若換了別人，我想，在坐的各位弟兄，就是赴湯蹈火、肝腦塗地，也決不退縮，你若不信，我們可發死誓、賭毒咒……」

春長樂截斷他的話，冷道：「發誓賭咒，只怕連三歲小孩都不肯信這套了！今天，如果想暗殺我的人是別人，試問，我用得著你們幫忙嗎？難道我大山幫是不堪一擊的酒囊飯袋？」

他滿臉不悅的接著說：「就是因為這件事頭痛，就是因為這個策劃暗殺我的人極可能便是我的弟弟，所以我有諸多不便，既不能空口無憑向我父母告狀，也不能親自跑去責問他，他當然也不會承認，誰肯承認？因此我才需要你們的幫忙，不是嗎？」

「我想，」秦充說話了，聲音却很低沉：「你除了多加防備，增加侍衛人手保護你，使他找不到機會下手；或是讓他下手不成功，當場人贓俱獲逮住他，只要罪証確鑿，你爹自然就不會放過他，除此之外，你認為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

春長樂坐回位置。「你這個方法很好。但是，你也一定知道，鷄蛋殼再密都有隙縫，你要我怎麼防備？如果那是外來的敵人，我倒不怕，問題是我親弟弟，他隨時隨地可以在我身邊出現，難道我一看到他便叫侍衛保護著我？或是睜著一對像賊般的眼睛盯住他的一舉一動？或是一見到他便像見了鬼似的跑得遠遠的？這算什麼？別人不以為我是神經病麼？」

他嚥了一口口水：「退一百萬步說，就算我可以把防備做到使他無法下手的地步，那麼，我請問你，我要防備到幾時？十年？二十年？還是一輩子？」

「無論是誰，如果要防備自己的親人一輩子，」春長樂忽然顯得有些激動：「誰可以告訴我那將會是一種什麼滋味？你的感受是什麼？怡然舒適？抑或如坐針氈、度日如年？」

「如果是我，」秦充面色凝重的歎了口氣：「只怕是飯也不敢安心吃，覺也不能放心睡，說句難聽點，連屎都無法好好拉他一拉；這種日子，別說要我過一輩子，肯定過不了多久，我一定會發瘋！」

他這句話並不誇張。誰都知道「家賊難防」，何況是要防備隨時隨地可能要你命的親人，談何容易？

這種日子，這種感覺，大概只有十二個字可以形容吧。

——疑神疑鬼、戰戰兢兢、毛骨悚然！

當然，還有非常憤怒與非常噁心的感受！

至少春長樂顯然就已經有了這種感受，只見他咬著牙、握著拳頭：「人家說：手足情深、打虎要不離親兄弟。如今我的弟弟不幫我打虎也吧了，竟然為了爭權奪位而欲謀害我，在坐的各位居然能無動於衷，袖手旁觀？」

「不是我們袖手旁觀，置之不理，」古如龍苦澀的笑笑：「有道是清官難斷家務事。我們雖有心幫你，問題是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插手……」

他頓了一頓，凝視著春長樂，一字一字說：「辦法是有，只怕你不肯做。」

「什麼辦法？」春長樂也凝視他：「只要你說的辦法是實際有用的，我爲什麼不肯做？」

梁不文也湊咀道：「先別管他有用沒用，既然你已想出辦法來，就快說出來讓大伙合計合計。」

「辦法其實很簡單，」古如龍慢慢道：「在坐各位一定都知道，最好的防備就是攻擊……」

話未完，秦充忽然睜大了眼睛，低呼道：「攻擊？你的意思是說……殺？」

古如龍沒有回答，他把目光投向臉色發白的春長樂，似乎在等他的回答。

春長樂不但臉色發白，連唇皮都在輕輕抖顫著……

他當然懂古如龍的意思，就是因爲他懂，他才會面色劇然轉白、咀角發抖！

室內突然變得一片死寂。

死寂的地獄。

除了每人盡量壓抑而仍能很清楚聽見的呼吸聲之外，室內靜得連根針落地都可聞。

不錯，世上最完美而又最有效的防備便是攻擊！

狠狠的攻擊！

把敵人攻擊得煙灰消散、屍骨無存，那麼，不就從此不需再提心吊胆的防備著敵人了嗎？

最佳的攻擊往往也就是最佳的防守。

這個道理並不深奧。

春長樂當然也知道這個道理。

問題是，那個「敵人」就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親生弟弟，他下得了手嗎？他狠得下心嗎？

「你下得了手嗎？你狠得下心麼？」古如龍的聲音很輕，却句句敲在春長樂冰冷的心房上。

「不，我下不了手！我狠不下心！」春長樂把蒼白的臉掩埋在不住發抖的兩掌上：「誰狠得下心對自己的親生弟弟下手？」

「可是他却狠得下心對你下手。」古如龍語音冰冷：「我很抱歉，你要我幫你想辦法，這就是我想出來的辦法，你能接受麼？」

春長樂沙啞著說：「你不覺得你這個方法太冷酷絕情了嗎？」

「的確是冷酷無情了點，但它却毫無疑問是最好的方法。」古如龍歎了一口氣：「良葯本苦口，世上本無兩頭利的針，你若想顧念手足之情，何不乾脆把幫主繼承權讓給他，你肯嗎？」

「當然不肯！」春長樂倏然抬頭，臉色更加蒼白，他突然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變得猙獰可怖，語音也冷得令人頭皮發麻：「我生下來註定就是要接掌大山幫的，誰都不能剝奪我的權利，也不容許任何人搶奪我的權利，絕不！」

他倏然睜眼，冷冷的掃視了衆人一眼：「這件事，我當然不便動用我的侍衛，萬一消息走漏，對我自然極端不利……」

「你要我們幫你殺他？」秦充囁嚅問。

「我當然不會讓你們白幹一場，」春長樂一臉肅殺：「事成之後，我春長樂順利繼承幫主之位，古如龍，只要你能做的生意，我全都讓你做，決不找第二家；秦充，我保証與你四海幫結盟，從今以後江湖上再也不敢瞧不起你四海幫；梁不文與呂曉隆，除了幫主之位外，本幫所有的職位都虛位以待，任你們挑選！」

說畢，忽然從袖裡抖出一把精緻小刀，春長樂快速的拔出鋒利的刀來，然後在指尖劃破了一個血口，把鮮紅的血滴在一只白玉瓷杯裡……

然後他又把瓷杯遞給古如龍：「口說無憑，咱們歃血爲証，若有二心，就像杯中之血，任人喝盡！」

古如龍沒有考慮，他也割破自己的手指，將血流入杯裡。

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當然也照做了。

他們能不做嗎？這件事就算他們心中有一百萬個不願意，想不做也不行了。

——因爲，他們若想說一個不字，只怕春長樂第一個便殺了他！

何況春長樂還懸以厚利重祿，兩相權衡，他們當然只有接受了。

五人將血滴在杯中之後，然後由春長樂開始，一人一口將它喝光。

這，便是人類最古老，而又最愚蠢的「歃血爲盟」。

——你幾時見過永不變的盟誓？

——自有人類以來，海不曾枯，石也不曾爛，只有人們的誓言又臭又爛，你不認爲是嗎？

其實，像春長樂那班人個個比鬼還精明，當然也不相信誓言的鬼話。

他們相信什麼？

——權力！

因爲有權就有力，有力就有利，因此他們要幫春長樂爲的也就是利。

世上有什麼比利更誘人的？

* * *

「歃血爲盟」之後，古如龍與秦充各問了一個問題。

古如龍的問題是：「在我們還未策劃出一個攻擊計劃之前，我們是否應該想想，萬一想刺殺你的人根本不是令弟，豈非錯殺無辜？」

春長樂的回答很簡單道：「錯殺與被殺，那一種好？」

回答雖簡單，却無疑鏗鏘有力。

因爲即使是白痴也知道錯殺要比被殺好。

秦充的問題是：「你有兩個弟弟，我們的目標是那一個？是不是兩個都殺？」

這個問題梁不文代春長樂回答了：「當然是最大那一個，因爲他是第二個優先繼承人。」

* * *

手足相殘，自古以來便被視爲大逆不道。

可是它却偏偏自古以來便存在著，即使在今天的文明世界裏，依然未曾息止，只不過是相殘的方式，與鬥爭的手段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吧了。

你不信？

那麼你是否可以解釋歷史上著名的「賢君」唐太宗李世民，他的帝位與權勢是如何來的？

（筆者按：公元六百二十六年，即唐高祖武德九年，唐王朝發生了一樁令人震驚的皇室家庭悲劇——六月四日清晨，唐

高祖李淵的次子李世民，埋兵伏將於「玄武門」，將太子李建成與四弟齊王李元吉狙殺身亡，史稱「玄武門之變」。）

當然，李世民之弒兄殺弟，歷史上他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因此，春長樂懷疑他弟弟想殺他奪權，而佈下狙殺計劃，豈非也是很平常的事？

——奪權，本就是極其血腥殘酷的，你能否認？

* * *

春滿園與石琪總共有三個兒子。

長子春長樂，次子春長安，幼子春長喜，三個人間中只差一歲，而且也都到了成家的年齡。

一個男人到了這種年齡，通常也瞭解到權力的可貴與可愛。

有人認為權力比老婆更重要。

春長安是否也有這麼想法？

誰也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春長安倒是個非常熱衷江湖事務的人，舉凡江湖上的大小活動他都很樂意參加，而且表現積極，因此在江湖上的知名度，無疑要比他哥哥春長樂與弟弟春長喜來得响亮多。

還有一點，如果你見過他們三兄弟，而又正好你想找個乘龍快婿的話，毫無疑問，你九成會選擇長春安。

因為不管從那個角度去看他，你都無法否認他是個標準的美男子；無論是外在的五官相貌、體形身材、衣飾裝扮、風度舉止，或是內在的氣質涵養、學問人品、見識器度等等，無疑是世上一等一的。

套句老掉牙的形容詞：打著燈籠也找不到。

這樣的一個男人，何況又有顯赫的家世背景，如果妳是懷春待嫁少女，妳眞捨得錯過這種男人？

柳橫波不捨得。

打從一年半以前，她在賽馬大會上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她就發誓她這雙眼睛再也不會去看其他的男人。

可惜的是，落花有意，流水却未必有情。春長安的眼睛雖然也喜歡看柳橫波，但却也同時喜歡看其他美麗的女人。

因此柳橫波的一顆處女芳心，就像是吊在半空中的水桶，七上八下，好不可憐。

因此，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張紙，這句話對柳橫波來說是不正確的。

不過，柳橫波並不氣餒，她知道越不容易得到的東西，往往也就是最珍貴的。

其實，若說春長安不喜歡柳橫波，只怕是欺人之談。因為誰都知道，柳橫波不但人長得美，而且還舞得一手好劍法，見過她的人都稱她「武林第一花」。如此色藝雙全的絕世美人，不知傾倒多少天下公子哥兒，難道春長安是根木頭，居然不識做採花人？

當然不是。

只因為春長安瞭解自己條件太好，他有恃無恐。

只因為他瞭解女人心。

——很多女人，你如果纏得太緊，她立刻覺得煩；但是你如若即若離，一副不大所謂的樣子，她反而覺得你很有個性，唯恐失去你。

從這點看來，長春安顯然是個很懂心機的男人。

* * *

今天的天氣眞好。

有陽光、有雲、也有風；但是陽光不強，雲不厚，風也不冷。

好一個舒適的秋。

一早，春長安便騎著他過二十歲生日的時候，他爹特地託人從大漠買來送給他的純蒙古馬出門了。

春長安除了有一身好武功之外，尤精於騎術，自然也特別鍾愛馬匹，尤其是他現在乘坐的駿馬，更是愛之入骨，視為心肝肉那般寶貝，他給牠取了個很美的名字——雪無痕。

雪無痕，單看牠那全身雪白如玉、毫無雜毛的高大外型，即使你是個從來沒騎過馬的人，也一眼看得出是非常珍貴的名種神駒。春長安騎上牠的時候，你很自然的便會想到「白馬王子」四個字來。

因此春長安即使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也會盡量想辦法騎上牠在大草原上馳騁一番。

今天他一整天空閒，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

本來，他通常出門都有一班跟隨左右，但是奔馬的時候他便獨自一人，因為他那匹雪無痕四蹄一張，任誰也追不上，所以他乾脆就不帶侍衛了。

其實，他眞正的原因，是不想他在與柳橫波在一起的時候，有第三者在場。

當春長安出了城郊快馬加鞭的趕到大草原的時候，柳橫波早就在老地方等他了。

啊，你瞧今天的柳橫波，一身朱紅滾金邊的勁裝，外加同顏色的及地披肩，即連套在額頭的髮帶也是朱紅色滾金邊的，單是這副青春洋溢的造型，就算你已是行將就木的老頭子，也忍不住要古井生波，恨不得立刻死去，然後趕快再世，然後趕快長大成二十幾的小伙子，然後捧著一朶玫瑰跪在她裙角下向她求愛……

可惜春長安不是你，他不僅沒有跪下去，居然連正眼也不瞧她一下，只是聚精會神的注視著她胯下的坐騎，老半天過後，才淡笑着說：「你這匹最新的坐騎，也是關外的蒙古名種馬，俗稱『赤鬃馬』，對不對？」

「對，當然對；」柳橫波嘟著紅噴噴的小咀兒：「世上幾匹馬能逃過你的眼睛？你還知道什麼？」

「我還知道牠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特別是後勁極强，好像當今天下沒有幾種馬能跟牠並駕齊驅。」春長安如數家珍的說。

「比起你的雪無痕如何？」柳橫波睨了他一眼。

「只可惜還差一點。」春長安微笑。他微笑的時候，就和母親石琪的微笑一樣，能把你的魂一絲絲的勾出竅來。

柳橫波見過無數男人的微笑，唯獨春長安的微笑能令她眸光發痴，她現在就痴痴的望著他：「你是說你的雪無痕還差我的赤鬃寶貝一點？」

「不，我的雪無痕是世上跑得最快的

馬。」

「你這麼肯定？」

「十足肯定。」春長安問：「妳不相信？」

「口說無憑。」

「妳想較量？」

「敢不敢？」

「笑話，」春長安笑了起來：「妳應該知道，這大半年來，早就沒人敢跟我的雪無痕挑戰了。」

柳橫波眼波如酒，如果你不是個善於喝酒的人，只怕連骨頭都醉了。春長安其實也抗拒不了她那如蜜汁醇酒的眼波，只不過他比一般男人要懂得如何逃避她的眼光，以及比一般人要懂得掩飾心中波湧吧了。柳橫波不僅眼波能醉人，即連嬌柔如水的語音，也能令你聽了流出口水來：「現在，我柳橫波的赤鬃寶貝就正式和你春長安的雪無痕挑戰。」

「怎麼個比法？」

「看誰先到賀家莊的孝子牌坊，」柳橫波睚笑道：「誰先到，誰便算贏……哦，不，還要看誰先在牌坊的石柱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才行。」

春長安皺皺眉：「孝子牌坊？妳不覺得遠些了麼？我是說，如果我們這一去一回，只怕天黑前趕不回來，妳應該知道，中秋一過，白日一天短過一天了。」

「孝子牌坊離這裏的確是遠了些，但這段路放眼一片蒼茫草野，過客稀少，最適合縱蹄狂馳了，不是嗎？」柳橫波拍了拍坐下的金鞍：「你嫌路程過遠，莫非是怕我的赤鬃寶貝比你的雪無痕後勁强？原來你的雪無痕只能跑短路程？」

「誰怕妳來了？我只怕妳太晚回家，妳父母會不高興。」

「這你不必担心，我已經和他們說過我要和你比馬，會很晚才回家。」

「他們放心麼？」

「為什麼不放心？」柳橫波一雙美眸翦著他：「難道你會吃了我不成？」

春長安避開她的眼波：「好，那就比吧。」

「等等，」柳橫波解下肩上的披風，折疊好放進馬腹的皮革裏，然後又調整了一下額頭上的髮帶，把披肩長髮都梳攏到肩後去：「有輸有贏，也應該有彩注才對，你說是麼？」

「妳想賭錢？」春長安覺得很好玩：「妳說賭多少？我奉陪。」

「誰跟你賭錢來了？」柳橫波微瞪了他一眼：「難道我們不能賭些別的麼？」

「那妳說賭什麼好？」柳橫波微微一笑：「如果誰贏了，誰就有權利要求輸的人為他做三件事，而輸的人絕對不能拒絕，你認為怎樣？」

春長安含笑不答。

「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在想，我應該要求妳為我做那三件事。」

「你以為你穩贏？」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穩贏，」春長安含笑說：「不過我知道妳一定穩輸。」

「看來你不但會騎馬，而且也會吹牛。」柳橫波叮嚀道：「記住，誰先把自己的名字刻上賀家莊的孝子牌坊上，誰才是

贏家。」

「妳放心，」春長安扯動韁繩：「一定是我春長安三個字先刻上去。」

柳橫波嬌笑，笑聲中，一策馬韁，雙腿猛夾馬腹，胯下之赤鬃寶貝一聲嘶鳴，已如箭般急射而去，捲起一片塵揚……

春長安沒想到妳會來個「偷步」，不禁苦笑道：「女人，越美的女人越是無賴。」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 * *

風吹草低見牛羊。

但是此刻這片草原上你見不到任何牛或羊，只有兩匹馳騁如飛的健馬在追逐者。

前頭自然是偷步賴皮的柳橫波，她那匹赤鬃寶貝果然不同凡响，只不過眨眼功夫，便把春長安拋得老遠，幾乎連影子都不見。

幸好春長安的雪無痕的確是馬中之王，雖落後起步，但不過半炷香功夫，已漸漸的趕上來了。

春長安並不急，因為這段路程的確長了點，最起碼也要兩個時辰才能到達賀家莊的孝子碑坊，因此他祇和柳橫波並駕齊驅，並不想超越她。

柳橫波見他追上來，吃吃嬌笑：「別得意，路遙知馬力，瞧你高興的樣子，未免太早了點吧。」

春長安欣賞著她策馬揮鞭的英姿，心中著實喜歡，忍不住道：「妳知不知道，如果妳輸了，我將會要妳為我做那三件事？」

「不知道！」柳橫波嬌喝一聲，鞭梢一揚，又超前老遠去。

春長安立刻足蹬馬腹，須臾，又追了上來：「妳想不想知道？」

柳橫波側臉朝他扮了個鬼臉。「我知道你騎術比我精，所以故意假裝和我說話，讓我分神、疲倦，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鬼主意？」

春長安大笑。「妳又沒規定比馬時不得說話，不是嗎？」

柳橫波只好說：「好吧，你說吧。」

「第一件事，妳得剝一百隻『大閘蟹』給我吃。」

「什麼叫大閘蟹？」

「大閘蟹就是螃蟹。」

「螃蟹就螃蟹，為甚麼叫大閘蟹？」柳橫波睨了他一眼：「看來你還故意說些我聽不懂的話讓我分心思考，你幾時變得這麼老奸了？」

春長安忙不迭解釋：「這幾天我有南方朋友來看我，跟著他學了幾句粵語，也就說慣了咀。」

「妳知道，中秋過後，洋澄湖的大閘蟹可是又肥又美：」春長安嘿嘿笑著說：「妳也知道，我這個人雖然最愛吃螃蟹，可却偏偏不懂得剝來吃，所以我要妳剝給我吃。」

「可是你也知道我不會剝呀。」

「就是因為妳不會剝，我才要妳剝呀。」

柳橫波叫了起來：「原來你存心想作弄我，沒關係，到時我真輸了，連売都塞到你咀裏。」一頓，她問：「第二件事是什麼？」

「第二件和第一件一樣。」

柳橫波一楞，又問：「第三件事呢？」

春長安笑瞇瞇：「也和第一件一樣。」

「我的天，」柳橫波又叫起來：「那麼我豈不是要剝三百隻大什麼蟹的給你吃？如果是這樣，你不怕累死我了？」

「誰叫妳要跟我賭馬。」春長安大笑：「告訴妳，這三百隻螃蟹，我可是十天內就把牠吃完，妳可不能賴皮的唷。」

柳橫波嗤了一聲：「好，只要你有本事贏，別說三百隻，三千隻我也剝給你吃……」

忽又狡黠一笑：「只怕到時你連半隻都吃不到，我看你還是想想，你要為我做那三件事吧。」

「這樣吧，」春長安忽然大聲說道：「妳要真是能贏了我，別說三件事，就是三百件我也替妳做。」

「真的？」

「什麼蒸的煮的？」春長安拍拍胸脯：「男人大丈夫，一言既出，肆馬、伍馬、萬馬難追。」

柳橫波眨眼生笑道：「滿飯好吃，滿話難說哪，小心你閃了舌頭。」

* * *

春長安說的不是滿話，他也不是個容易自滿的人。他的確有把握贏柳橫波，就算柳橫波的赤鬃寶貝和他的雪無痕同屬千中選一，難分軒輊，他也要贏她。

因為他的騎術，好得連塞外成天與馬為伍的蒙古人也要自歎不如。

他贏柳橫波是天公地道的了。

可是，他却偏偏輸了。

當他到達賀家莊外的孝子牌坊時，他回過頭去看，柳橫波連影子都不知道在那，因此他慢條斯理的下了馬，然後好整以暇的從鞋筒裏抽出一把精緻的匕首，慢吞吞的步上牌坊的石階……

這時候，柳橫波的蹄聲才隱約的傳來。

春長安喜悅自得握著匕首，準備在石柱上刻上他的名字，可是當他一跨上石柱旁時，他整個人呆住了。

因為，兩邊石柱上已經刻有柳橫波的名字！

「妳贏了。」

* * *

當柳橫波來到的時候，春長安坐在石階上，一臉苦笑道：「怪不得妳敢找我賭馬，原來妳出老千，妳幾時變得這麼聰明了？」

柳橫波格格嬌笑的躍下馬鞍，從馬腹的皮革裏取出一個精緻的酒葫蘆，仰首喝了一口，然後鬆了一下筋骨，走到春長安身旁坐下，而且把酒葫蘆遞給他，嬌聲說：「你果然很有風度，認輸得很乾脆。」

春長安喝了一大口酒，拭去唇邊的酒漬，笑道：「我終於學乖了一件事。」

「那一件事？」柳橫波睨眼看他。

「一個男人，如果認為他能在打賭上贏女人，那麼這種男人註定一輩子要輸得沒褲子穿。」春長安歎了一口氣，一副苦兮兮的樣子：「現在，妳是否可以告訴我，要我為妳做那三件事了吧？是不是也要我剝三百隻大閘蟹給妳吃？如果是這樣，我不如建議妳，乾脆讓我剝我自己的皮還

來得快些吧。」

「去，誰要剝你的皮了。」柳橫波彎腰嬌笑，笑得眼水都跑出來了。

她拭去眼梢上的淚水，望了望春長安，又望了望自己，抿咀笑道：「瞧我們兩個，灰頭土臉的，沾了一身泥巴，你不認爲我們應該先找個地方梳洗一下嗎？」

「說的是，」春長安輕輕拂去柳橫波衣衫上的泥塵，含笑道：「而且也應該找個地方塡塡五臟廟，我好像聽到了妳的腸子在唱歌呢。」

「你的腸子才會唱歌哩。」柳橫波伸出手讓春長安攙扶而起，嫣然問：「你想到那裏去？賀家莊？」

春長安搖搖頭：「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賀家莊不過是一個小村莊，妳以爲那種地方可以找到令妳滿意的休息之處？」

「你是說到驪山去？」柳橫波面漾喜色。

「你不喜歡？」

「不，我是說你不覺得太遠些了麼？只怕我們今天趕不回去了。」

春長安瞄了她一眼：「這不正是妳的本意麼？妳千方百計要我帶妳來孝子牌坊，難道不是想上驪山？」

柳橫波眯眼笑。

——女人這種笑，多半是承認的意思。

＊　＊　＊

驪山。

柳橫波爲什麼想上驪山？驪山有什麼好？

驪山其實只是一座牛山濯濯的小山，一點也不美麗，但是它卻有令你一泡下去就不想起來的溫泉浴池。

本來，從城裏到驪山，無疑路程是遠了些，一天功夫來回不夠，柳橫波如果說直接上驪山，春長安也許不會答應，因爲他並未向他父親報備晚上不回家。但是，現在既然到了孝子牌坊，從這裏到驪山充其量只須個把時辰便可；春長安發現柳橫波「做馬」之後，才知道她原來是個很古靈精怪的女人。像她這種女人，當然不會老遠跑來看這塊又醜又舊的孝子牌坊，她的目的不用說是驪山的溫泉浴池了。再說現在已是楓葉漸紅的仲秋季節，在這種時候泡溫泉，或許比不上冬天來得舒服，但無疑也是至佳的享受，因此也就乾脆上驪山了。

當然，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發覺自己愈來愈喜歡柳橫波了，能帶著自己喜歡的女人泡溫泉，你不認爲那也是人生一大樂事嗎？

春長安雖然不像他哥哥春長樂那般奢靡浮華，至少這點享受他還是懂的。

他並非是個完全不解風情的木頭人。

驪山溫泉滿春色

驪山上最美、最豪華、最舒適的溫泉浴池，無疑是座落在山巔的「華清池」了。據說你到了華清池，只要一泡入池裏便不想再起來，起來之後立刻又想跳下去再泡。

——如果，你很好奇想問這是否就是當年偷窺自己的兒媳婦出浴，然後再千方百計的將之弄成爲自己的貴妃，那個將「扒灰」當風流的「亂倫皇帝」李隆基李三郎（其實叫李豬哥來得確切些，要不叫李扒灰也可以）最喜歡的溫泉浴池，只怕誰也不能告訴你。

因爲誰也不敢肯定這個華清池是否就是當年楊玉環楊貴妃出浴的地方；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假如「李扒灰」現在看到柳橫波泡在浴池裏，那麼，毫無疑問的，他也一定會將之搞進自己的「龍床」上，然後再封上什麼他媽的妃或他奶奶的娘了。

因爲，柳橫波那副滑凝如脂的胴體實在太美了，美得讓你恨不得立刻也變成溫燙燙的泉水，當然，最好是能變成浸住她胴體的泉水。

春長安有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

他沒有這種感覺。

只因爲他並沒有和柳橫波同浴，也沒有學李三郎（噁心）偷窺美人出浴。

他其實並非是個保守呆板的男人，只因爲他是個有原則的男人。

什麼原則？

其實很簡單——他愛柳橫波。

事實上，別論他人品出衆，風度翩翩，單就是他那富可敵國，權震江湖的顯赫家世，便足以傾倒全天下的女人，若說他沒有交過女人，那當然是假話。但是，問題也就是在此，當他認識了更多的女人之後，他同時也迷失了自己——他看不見眞實！

——一個生長在權勢世家的人，他所接觸的幾乎全是奉承、訶諛、巴結、逢迎、拍馬屁、諂媚、歌頌、鼓掌、「擦鞋」……虛僞，全是令人作嘔的虛僞！

——虛僞得令你分不清那個才是眞、那個才是假！

當年權勢大得可以「指鹿爲馬」的趙高，固然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可是到他臨死時，他也一定會發覺，他雖有力量將指鹿爲馬，卻也無法知道那些相信他的人是眞相信，或是假相信？

——看不見「眞」，豈非正是杖勢的人的最大悲哀與諷刺？

春長安也一樣。

他分不清那些跟他交往，甚至跟他上床的女人，究竟是愛他的人？還是愛他的家世？

他迷失很久。

也痛苦很久。

一直到他慢慢培養起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與分辨是非眞僞能力，他才找回了自己。

因此，他對交朋友始終是戒愼戒懼，凡是想跟他接近的人，他都會盡量的去瞭解他的動機與目的。

就拿女人來說，如果是要錢的，而又正好他中意的話，那麼即使是「一夕千金」他也毫不吝惜；翌日天明雞啼，拍拍屁股就走，連再見都不必說，既乾脆又瀟洒。他日若相見，高興則再續前緣；不高興則連招呼都不必，彼此視同陌路。

若是想攀龍附鳳，覬覦他龐大的家產與赫赫權勢的女人，春長安立刻會離得她遠遠的，連眼角都不去瞄她一下。

柳橫波是不是這種女人？

他不能確定。

因此他雖然第一眼看到她便深深喜歡上她，一直歷經一年多的交往，却始終不曾跟她示過愛，即連眼光神色都隱藏得緊緊的。與其說這是他交女人的原則，不如說是權勢之家長大的人的悲哀。

所以他雖然深愛著柳橫波，却不願在未確實瞭解她是否也眞正愛自己時，他絕不願去佔有她。

在別人的眼光看來，他這種態度或許是君子之風；在他個人來說，他只不過是想尋找「眞正的愛情」而已。

——當你在歌頌愛情的時候，是否也注意到愛情原來也有眞假？

* * *

春長安從自己這浴池起來的時候，這才發現自己並未携帶換洗的衣物，因此在浴池邊將內裏衣褲洗濯乾淨，晾在浴室內，然後披著大浴巾走出房間，正擬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却見床几上擺放著一套嶄新衣物，不禁楞了一楞……

他隨即笑了起來。

他想不到柳橫波居然連他的衣物也準備好。

當他對著鏡子穿上時，他忍不住歎了一口氣。

——柳橫波準備的衣服，不僅式樣欵色他喜歡，即連尺寸的大小他都滿意，完全合身。

——她眞是個細心的女人。

春長安心中有一絲甜蜜蜜的感覺，他眞的越來越愛柳橫波了。

春長安忽然發現袍袖裏好像有東西，伸手一探，原來是一張紙箋。

紙箋美如白雪，居然還摺成一個心形，春長安小心翼翼的打開，鼻尖嗅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眼睛同時也看到了一行娟秀的字跡——

這是我拜了兩個裁縫師傅，花了三個通宵才裁製成的，我知道你一定會喜歡，因爲那是我用我的一顆心，一顆屬於你的心去裁製的。

春長安只覺得全身一陣溫暖，忍不住拉起衣襟，輕輕吻了它一下，然後又繼續看下去：

別忘記，你曾經答應爲我做三件事。你只要到我房間來，就會知道你該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了。

春長安很好奇，柳橫波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 * *

春長安輕敲柳橫波的房門，不見柳橫波應門，本欲回到自己房間，却發現房門虛掩，於是推門而入，口中同時叫道：

「柳橫波，妳門沒上門，我進來囉。」

柳橫波不在房裏，浴室傳來一陣水聲。

「我的天，」春長安在一張精緻的茶几旁坐了下來，「你究竟是在洗澡，還是在睡覺？怎麼……」

話到一半，他忽然住口不言，兩眼盯著茶几上的一張紙箋，他沒有伸手去拿，因爲他不用拿便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面的字——

脫下你的新衣，走進浴室來，然後，輕輕的、慢慢的，替我擦背。這，就是你要爲我做的第一件事。

字不多，而且每一個字都認識，但是春長安却沒有動，他呆住了。

他想不到柳橫波竟要他做這種事。

這種事不好麼？

好，當然好。

只是白痴才會認爲不好。

春長安是不是白痴？

如果你認爲他是白痴，那你才是眞正的大白痴了。

——他早已用最快的速度脫光衣服，只着一條短褲連跑帶跳的進入浴室裏去了！

* * *

雖然熱霧白烟瀰漫滿室，但是春長安仍能很清楚的看見柳橫波泡在浴池中的胴體。

這一刻，他才眞正瞭解什麼叫女人。

這一刻，他也才發現到原來他以前見過的女人不是女人。

這一刻，他才發現他眞傻，爲什麼到今天才帶她來洗溫泉？爲什麼把以前的時光「白白浪費」了？

柳橫波不知是害羞，抑或是在享受著泡溫泉的舒適，兩眸微微緊閉著，一張俏美嬌艷的臉，也不知是嬌羞害臊，或是溫泉熱氣的緣故，紅得就像……就像令你忍不住想撲前咬一口的紅蘋菓。

「你，會不會擦背？」柳橫波的聲音很輕很輕，但是你可以聽得到她在微微發抖。

「不會，」春長安也在發抖，渾身上下的每根神經都在發抖。

「但是，」春長安艱辛的伸出舌尖，舐了舐乾燥的唇角，「我知道有一件事我會做。」

春長安會做那一件事？

柳橫波沒有問。她不需要問。——因爲，她已被春長安輕輕抱起……

他要把柳橫波抱去那裏？

柳橫波也沒有問。

她已躺在一張柔軟舒適的床上。

然後……

然後怎樣了？

你眞的不知道？

笑話。

* * *

笑話，通常能令人開心。

春長安現在就很開心，却不是因爲聽到笑話的緣故。

他已佔有柳橫波。

——佔有她的第一次，佔有她的全部。

他緊緊摟著她。

他感覺到她仍在輕輕嬌喘著、顫抖著……

誰都沒說話。

誰也不想說話。

因爲他們都在回味著方才的溫馨、美妙、銷魂與快慰。

良久。柳橫波緩緩睜開了長長的睫毛。

「妳後悔？」春長安看到了她眼角滑下一顆晶瑩剔透的淚珠，他愛憐的用舌尖吮吸它，鹹鹹的，嗯，也蜜蜜的。

「我後悔，」柳橫波又閉下了眼簾，粉腮上的紅暈令晚霞自慚形穢：「我後悔到今天才能成為你眞正的女人。」

「柳橫波，我愛妳，生生世世都愛妳。」春長安俊帥的唇角緊抵著，這句話，他是在心裏說的。眞正的愛，是不能用咀說的，多俗。

柳橫波漾起微笑。她聽到了春長安心底裏的話，肉體的結合，不止是情慾的滿足，心靈的契合也達到了最高境界。

「妳在想什麼？」

「我在想以前我想不通的問題。」

「什麼問題？」

「造物者為什麼要把人造成男人和女人？

「想通了沒有？」春長安的手輕輕的按住她的乳房。

「剛剛想通。」

「為什麼？」充滿彈性的乳房令春長安口乾舌燥。

「你想知道？」柳橫波彎彎的睫毛又輕顫了起來。

「是的。」春長安的手慢慢往下滑。

柳橫波鼻息漸促，紅潮又泛，她語焉不清：「你上來不就知道了？」

春長安沒應聲。

他已經「上去」了。

造物者為什麼要把人造成男人與女人？

——白痴問題。

* * *

春長樂剛剛「下來」。

——從臂上紋有「白玉綿團花」的倭奴鬼子女人的身上下來。

穿好衣服之時，仍不忘輕捋了一下她汗漬未乾的酥胸，這才帶著滿意的微笑來到另一個房間。

房間裏除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之外，當然還有其他的死黨：古如龍、秦充、梁不文以及呂曉隆。

喝完一壺酒之後，他開始問一些問題（當然不是「白痴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春長安已經兩天沒有回來了，他去了那裏？」

古如龍回答了他的問題：「如果消息正確的話，他現在應該在驪山的華清池裏。」

「他一個人？」

「還有一個。」

「誰？」

「柳橫波。」

春長樂的眼睛瞇了一下。

「他們為什麼還不回來？」

「如果。」秦充輕笑著回答：「如果你帶著『武林第一花』洗鴛鴦澡，你會這麼快回來麼？」

「不會，當然不會：」春長樂也笑了起來：「如果是我，只怕一輩子都不想回來了。」

「只可惜他明天非回來不可。」說這話的人是梁不文：「因為誰都知道他早在一年以前，便邀請了蘇杭最有名的『小黃鶯』來京演唱，準備公演一個月，然後將所得盈餘交給少林寺，再由少林寺統一賑濟今年的冬令貧民……」微微一頓，接著說：「這個慈善公演會是他透過很多關係，好不容易才說動紅透半天邊、有當今天下第一戲子之稱的『小黃鶯』前來演唱，無論如何，他明天非趕回來不可。」

春長樂忽然歎了一聲：「憑心而論，三兄弟中，就屬他最熱心公益了，殺了他，還眞叫我不忍。」

「婦人之仁，」古如龍冷漠道：「如果你不殺他，我敢說不消幾年，江湖中只怕識得春長安，而不識得你春長樂了。」

他冷冷的又補了一句：「何況是他先想殺你的，他不仁於先，你不義於後，有何不忍？」

春長樂閉了閉眼睛：「畢竟，到現在為止我們並未發現他想殺我的証據，即連跡象也看不出來，不是嗎？」

他仰首灌了一大口酒，又說：「還有那個人渣莫老虎，自從那晚之後，再也不見他鬼影，誰知道他說的話是眞是假？」

「至少目前並不能証明他的話是假，」古如龍為他斟滿酒杯，「他說他會在你最危險的時候現身救你，而你到現在一直安然無事，因此他就不需再出現，你不認為是嗎？」

他停了一下，緩緩問：「你是不是不想殺他了？」

春長樂沒有回答。

他一口喝盡杯中酒，然後又自斟了一杯，咕的一聲又喝乾……

——他的確不想殺春長安，誰想自殘手足？

誰都看得出來，他此刻正陷於痛苦、矛盾、徬徨、猶豫之中。

「拿酒來！」他又喝完一壺酒，不，是灌完一壺苦酒。

古如龍沒有命人再拿酒，他只是冷冷的瞪著他說：「酒能解決事情麼？難道你不知道酒能誤事？你如果醉了，我們怎麼辦？你還沒告訴我們究竟要不要殺他，你知道，明天就是我們動手的日子，無論如何，今天，不，現在，你必須給我們一個確切的、堅定的指示決定，否則一俟動手，你想後悔都來不及了。」

秦充遞了一條冷毛巾讓春長樂擦擦臉。「我說過，這本就是一件大事，當初我們不敢為你拿主意，就是考慮到你的心境變化……」

春長樂抓住他的手，打斷了他的話：「秦充，你也和我一樣，你是四海幫將來的繼承人，如果你也面臨同樣問題，你是否會殺你弟弟？」

「會的！」秦充只說了兩個字，這兩個字卻像鋼鐵般的那麼絕決堅定。

「我細細考慮過這件事，」秦充接著說：「如果我弟弟和春長安一樣，無論是人品、相貌、學問、武功、人緣、名聲……處處都強過我太多的話，我想我一定會想辦法殺他的，因為他的存在與成就，無疑使我自慚形穢，而更會使我如有芒在背、坐立不安的感覺！就算他並無殺我奪權之意，我也會殺了他，我絕忍受不了父母、親友、以及所有的人用讚賞、欽羨、嘉許的眼光去看他，卻用憐憫、淡漠、甚至是譏嘲的眼光看我，我絕對受不了，絕對受不了！」

春長樂沉默，臉上神色急劇變幻著……

古如龍忽然歎了一聲：「今天，你把這麼重大的事情交付給我們做，表示你已把我們當做自己人，因此我想告訴你一句我從前一直不敢對你說的話……」

春長樂抬臉：「那一句話？」

「這句話你當然聽不到，因爲誰也不敢當你面講！」古如龍啜了口酒，潤潤嗓子：「江湖中傳著一句話，大山幫若將來由春長安當幫主，肯定比春長樂當幫主來得更輝煌、更有成就、更有前途、更有……」

「不要說了！」春長樂倏然大吼：「不要說了！我不想再聽！」

「你一定要聽，」古如龍却仍在說，而且說得非常清楚：「我無論走到那裏，只要聽到有人提到春長安三個字，必見有人翹起姆指……」

「我呢？」春長樂咬著牙：「聽到我名字有沒有人翹姆指？」

沒有人說話。

過了一會，沉默多時的呂曉隆小聲道：「有，我見過有人爲你翹姆指，只不過……」

「只不過怎樣？」春長樂睜眼問。

「只不過，」梁不文替呂曉隆說了：「那姆指並非往上翹，而是往下翹……」

話沒完，春長樂霍然起身，冷冷說道：「什麼都不必說了！」

然後又冷冷的說了一個字：「殺！」

* * *

古如龍那般人方才說的話是不是實情？

是的，的確是。

他們爲什麼要把這些話告訴春長樂？難道他們不知道這樣做會刺激他，而更使他想殺春長安？

是的，他們的目的也就在於此。

爲什麼？記得當初春長樂要他們行動時，他們並不敢一口承諾，逼得春長樂「歃血盟誓」，迫使他們接受。

現在春長樂因顧念手足之情，而生猶疑、不忍之心，他們大可趁此機會溫言勸解，豈非便可消弭一場慘無人道的家庭悲劇？

爲什麼？他們反而促使春長樂更加堅定殺弟之心？

你當然知道：——春長樂已許下「重利」給他們。

你當然知道：——自古以來，除非人類死絕，否則「爲利殺人」就像你家的母雞下蛋一樣，每天都會發生。

* * *

春長樂並未離開古如龍家裏，他很愼重的問古如龍：「明天的行動，一切都準備好了？」

古如龍也很愼重的回答：「都準備好了，保証一定可以得手，而且絕對不會露出痕跡。」

「明天晚上，春長安會在『京師酒樓』爲小黃鶯開接風筵席，之後他一定會送她回她所下榻的『觀楓別莊』，而且春長安一定會進入她的房間，而且也一定會抱她上床。」秦充有條不紊的說：「因爲那時候他在酒樓中喝的『媚藥酒』必已發作，任何男人喝了媚藥酒都會克制不住的，何況小黃鶯又是個捏得出水的美人兒，因此就是柳下惠，也會成了小黃鶯的入幕之賓……」

春長樂點點頭：「到這裏爲止，我相信沒有問題，因爲我知道春長安不是柳下惠。但是，小黃鶯會不會有問題呢？」

「會有什麼問題？」古如龍很有把握的說：「任何武功再高强的男人，只要他脫光衣服跟女人在床上銷魂，要殺他只怕易過喝冷粥。」

「這個我知道，」春長樂說：「我的意思是說，小黃鶯會不會變卦？她會不會出賣我們？你們一定聽說過『戲子無義』這句話，是不？」

「不錯，『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人們習慣這麼說，這句話實不實在我不知道；」古如龍淡淡道：「不過有一點我是知道的，戲子也是人，戲子也一定愛錢，戲子也和娼妓一樣，只要你給她錢，她也一定會解下褲帶陪你上床，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

「因此你根本不用担心她會不會出賣我們，」古如龍啜了一口冷酒：「況且我們已經給了一筆她唱十輩子戲也賺不來的錢，就算她愛上那個小白臉春長安，她也無從出賣我們。」

「爲什麼？」春長樂問。

古如龍正欲開口，春長樂像是忽然想起什麼，插咀又問：「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問你。」

「那件事？」

「你爲什麼要讓她知道是我要殺春長安的呢？」春長樂凝聲道：「你不認爲這件事應該保密的嗎？」

古如龍微微一笑：「我當然知道這件事應該保密，可是你有沒有想起一個問題？敢殺春長安的人有幾個？並非是任何人你給他錢，他便敢殺人的，何況是殺權勢龐大的大山幫二公子？因此我必須告訴她策劃這件事情的是你，如此一來，她便不敢拒絕這件事，因爲她知道她只要一拒絕，那麼你一定會殺她；她也一定知道，堂堂大山幫的少幫主想殺一個戲子，只怕比踩死一隻螞蟻來得容易多了，不是嗎？」

春長樂沒有說話，他同意他的說法，別說殺一個戲子，就是把整個戲班子暗暗地使它在這個世界上「突然消失」，那也是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的事。

「更重要的是，」古如龍接著說：「當她知道要殺春長安的人就是他親哥哥，她更不敢對人說了，因爲，誰會相信她的話？」

「不錯，」春長樂笑了起來：「如果我隨便對一個人說，你兄長要我來殺你，只怕那人第一個先殺了我，認爲我在挑撥離間，打死他也不會相信。」

「所以我必須讓她知道要殺春長安的人就是你，用意就是要她別無選擇，非答應不可，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秦充補充說：「再說這件計劃她做起來輕鬆愉快，絕對能勝任，而且沒有手尾，她大可放心幹，何況她又有一大筆錢可拿，她何樂而不爲？」

「不錯，」春長樂臉上的笑容更濃了：「到時她根本不需要一把刀或一根釘，就可以使春長安快快樂樂的死去，她只要大張兩腿，便能要春長安的命，不是嗎？」

「是的，『金槍不倒』是世上最快樂死法之一：」古如龍放聲笑了起來：「但那無疑也是最不光采的死法，春長安到時不僅死得糊里糊塗，而且死後還會遭到世人的訕笑與譏嘲！」

小黃鶯

春長樂臨走時，又問了兩個問題。

「古如龍，你那媚藥行麼？」

「怎會不行？方才你不是試過了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到時是否能令春長安眞的『金槍不倒』？」

古如龍拍胸脯：「絕對沒問題，我不是告訴過你，這媚藥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遠從波斯弄來的『黑蒼蠅』，一滴能使弱男變猛男，再一滴能使猛男變猛虎，三小滴便能使猛虎便成『金槍不倒』啦！我不是曾用我的下人試過給你看了嗎？」

古如龍再說一句：「我辦事，你放心，絕對錯不了的啦。」

春長樂的第二個問題是：「你們認為『武林第一花』柳橫波和古如龍的『白玉綿團花』，那一朵花漂亮？」

「這還用說，」一提到女人，秦充的眼睛立刻亮了起來，連聲音都顯得分外興奮：「當然是『武林第一花』啦，古如龍的『白玉綿團花』跟她比起來，說句難聽點，大概只配叫『白玉綿團草』吧了……」

一頓，又吞了一口口水，又說：「說出來不怕你們笑，如果柳橫波能陪我上一次床，那怕要我陪上四海幫，我都在所不惜。」

「只愛美人不愛江山，」古如龍揶揄他：「瞧不出你秦充是個多情種哪。」

秦充歎了一口氣：「只可惜君雖有情，妾心如鐵，柳橫波別說會讓我上她的床，只怕我輕輕摸她一把，她準會請我吃她一劍，看來我這輩子是沒希望了。」

「不會的，」梁不文笑著說：「只要春長安一死，你不就有希望了嗎？」

「說的是，」呂曉隆很認眞的說：「你秦充雖比不上春長安帥美，最起碼長得也不算差，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廢話！」秦充打斷他的話，瞪著他說：「那一個人的鼻子不是鼻子？難道還有人長得鼻子不是鼻子的？媽的，你別指著禿驢罵和尚，拐著圈子罵我！」

大家哄堂大笑。

「不過，」秦充摸著下巴，自已安慰自己：「春長安一死，她一定會空虛寂寞，對我秦充來說，倒也是個機會，雖然機會並不大，也不妨試試……」

「不用試了，」春長樂忽然望住他似笑非笑道：「因為你已經全無機會。」

「為什麼？」秦充不明他的意思。

「因為我已決定要她做我的女人。」

春長樂淡淡的補了一句：「誰能幫我得到她，一萬兩，絕不食言。」

「一萬兩銀子？」秦充縮著脖子問。

「不，」春長樂微微一笑：「黃金，一萬兩黃金，你們聽到了吧？」

沒有人回答。大家都呆住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萬兩黃金是個大數目。

大到什麼程度？

大到可以買下至少五個以上「四海幫」的總家產。

因此，一直到春長樂走了很久之後，秦充仍不曉得該把被他縮得發麻、發僵的脖子伸出來……

* * *

黃金一萬兩。

如果你運氣不夠好的話，別說你一輩子掙不到這筆錢，只怕連看的機會也沒有。

柳橫波值不值這麼多錢？

對春長安來說，他認為值得，絕對值得。

從他佔有她那一刹間，春長安便知道，即使你把全世界的財富給他，他也絕不願失去柳橫波的。

他把她抱得緊緊的，緊得令柳橫波幾乎要透不過氣來，他那副樣子，彷彿即使你殺了他，他也絕不願意鬆手似的。

柳橫波笑了。

「這兩天，我們即使是用膳也在房裏，連門檻也未曾踏出一步，」柳橫波用她那美得令你想捏她一把的鼻尖，輕輕摩觸著春長安的下巴，語音呢喃：「難道你就想這樣抱著我在床過一輩子？」

「是的，我就想這樣過一輩子。」春長安用舌尖輕舐她的耳根，舐得柳橫波全身發熱，唔聲不止。「妳不願意？」

柳橫波用長長的、甜甜的吻答覆了他。

春長安愛憐的拂著她的髮絲，深情欵欵的凝注著她：「這世上，再也沒有任何東西比得上妳，我對自己發誓，今生今世，我春長安絕不再離開妳一步。」

柳橫波眸裏有光。

「但是，你現在却必須離開我。」柳橫波輕撫著他寬厚的肩。

「為什麼？」春長安怔住。

「你必須去見一個人。」

「誰？」

柳橫波的指尖在他光滑的背脊上輕走著：「你不必問誰，你去了就知道。」

「我為什麼要見他？」春長安疑惑的望著她：「妳幾時變得這麼神秘兮兮的？」

柳橫波微笑，眞有幾分神秘的味道。

「你記不記得你答應過為我做三件事？」

「我已經為你做了一件事，」春長安把臉埋在她胸脯上：「我『擦背』的功夫妳可滿意？」

柳橫波嬌笑，滿意的嬌笑。

「妳的第二件事，」春長安抬起臉：「就是要我去見一個人？」

「是的，」柳橫波點點頭：「一定要去。」

春長安怔怔的望著她，半晌，忽然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你為何歎氣？」柳橫波眼波嫵媚。

春長安用鼻尖頂著她的鼻尖：「我一直以為妳只是一個像花，不，比花還美的女人，原來我錯了。」

「我不是？」

「妳不是。」

「那妳認為我是什麼？」柳橫波噘起紅嫣嫣的小咀兒，好美。

「鬼……」

「鬼？」柳橫波的咀翹得更高了：「你

是說我像鬼?」

「是的,」春長安輕咬了一下她的鼻尖:「一個又美、又狡猾的鬼靈精。」

柳橫波吃吃的笑起來。

「告訴我,」春長安凝視著她那裝滿著醇酒、蜜汁的眼睛:「妳究竟在玩什麼把戲?」

「你以為我在玩把戲?」

「妳找我賭馬,然後又『做馬』,說是要到孝子牌坊,其實是驪山;」春長安輕捏她的粉腮:「說是要我替妳擦背,其實是......」

「其實怎樣?」柳橫波輕咬了一下他的下巴。

春長安一臉正經:「其實是要我告訴妳世上為何有男人與女人......哎唷!」

柳橫波沒有咬他,只不過用力擰了一下他的屁股。

「我說得不對?」春長安張著大口做狀咬下去,却輕輕的吻了一下她的粉頸:「這些,不是把戲是什麼?」

「難道這些把戲你不滿意?」

「滿意,當然滿意,從頭到尾,我可有露出一點不滿意的樣子?」

「既然如此,你為何不肯照我的話做,趕快去見那個人?」柳橫波一頓,哼了一哼,又說:「說不定,這件事,也是令你滿意的把戲呢。」

「眞的?」

「你看我像是個會騙人的嗎?」

「妳的確不像,問題是我像......」苦笑:「妳不認為我像是個很容易受騙的人嗎?」

他歎了一口氣:「說吧,妳要我到那裏去見那個人?」

「樓下東跨院最後一間廂房。」

「那裡樓下?」

「就是這裡華清池的樓下。」

春長安呆住。

「妳早就安排我見那個人?」

柳橫波沒有否認。

滿腹狐疑的望著她,春長安苦笑了一下,「看樣子,妳是要我一個人獨自見那個人,對不對?」

「對。」柳橫波微笑:「你很聰明,很多事一想就通。」

春長安却搖搖頭:「我如果夠聰明的話,就應該想出妳究竟在玩什麼把戲,不是嗎?」

「我說過,」柳橫波的微笑不僅神秘,而且詭譎,令春長安撲朔迷離:「那將是一件令你滿意的把戲。」

「我非去不可嗎?」

「非去不可。」

「現在?」

「現在。」

「一定令我滿意?」

「一定令你滿意。」

於是春長安只好萬分不情願的下了牀,滿懷狐疑、又有幾分好奇與好玩的心情走向東跨院。

他一面走,一面想:——那個人是誰?柳橫波為什麼要他去見他?

* * *

「是妳?」

春長安見到那人時,着實吃了一驚,忍不住問:「小黃鶯,妳怎麼也來這裡?妳什麼時候來的?」

小黃鶯見到他時,只是微微一笑,她讓春長安坐定之後,風姿優雅的捧上一杯香茗,然後才緩緩開口:「我早聞驪山溫泉怡人,只恨雜瑣繁身,一直未能如願,因此趁這次前來京城公演的機會,我就一個人提前動身,前來見識見識聞名天下的溫泉......」

她微微一頓,又展開那如黃鶯出谷,珠滾玉盤的嬌柔嗓音:「我早你們兩天到了這裡。」

「妳已經來了四天?」春長安驚異地望著她:「妳怎麼不通知我?妳不認為我應該盡地主之誼麼?這次的公演,多謝妳共襄善舉,我還沒謝謝妳呢。」

小黃鶯微笑。她不僅嗓音甜美,微笑也十分迷人;她此刻不施脂粉,一襲淡紫秋衫裹著她苗條健美的嬌軀;一張瓜子臉白裡透紅,漾著一股清新脫逸以及一抹能令你感覺得出來的成熟風韻。

她這副模樣兒,彷彿就是大家閨秀,很難令人相信她就是當今天下人人知名的梨園弟子。

春長安對她並不熟,不過是一年前為了籌備這次的慈善公演,透過關係,由當地紳鄉名仕陪同前往,在蘇州見了她一次面。

那種場合,小黃鶯自然是盛粧相待,與現在的她判若兩人,若非她那特殊的嬌甜嗓音,春長安還眞不敢相認她就是名滿天下的小黃鶯呢。

小黃鶯,春長安只與她有一面之緣,自然了解不深。不過那次的見面却讓他對她產生了非常良好的印象。在他的想法,像她這種紅牌名伶,雖不一定眼傲於頂,多少一點架子總應該有的;誰知他向她說明邀請公演賑濟貧民時,她竟毫不考慮的一口應承,而且除了車馬食宿等雜費開支外,一概免收酬勞。更令春長安感動的是,她居然許諾若公演成績良好時,願意無條件再加演半個月。

因此春長安非常感激小黃鶯。

他同時也知道了一件事:戲子,並非無義之人!

* * *

春長安滿以為明日才能在城裡與小黃鶯相見,想不到却在這裡見到了她,心中除了驚訝之外,自然也有一份意外的喜悅。

但是,他仍然有一肚子疑問。

他不明白柳橫波為什麼已經知道她來了這裡?更不明白的是,她為什麼一定要自己在這個時候來見小黃鶯?而且是獨自前來,柳橫波為什麼不一起來?

春長安沒有問,因為小黃鶯已經開始說話:「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問,在我還沒告訴你這些答案之前,你可否回答我一個問題?」

「請說。」春長安很有禮貌的點了一下頭。

小黃鶯凝視著他:「你知不知道我為何一口答應這次的公演?」

春長安微怔,他倒是不曾想過這個問題,不過他很快的說了:「這次的公演性質是慈善義助窮貧之人,俗話說為善最樂

，姑娘人溺己溺，仁心俠骨，因此接受在下的邀請義演……」

「不，」小黃鶯不待他說完，微笑著搖頭說：「我不是為了這個理由接受你的邀請的。」

春長安微顯尷尬，「那麼，妳是為了什麼理由呢？」

「很簡單，理由只有一個。」

小黃鶯眸光直視著她，又說了一個字：「你。」

「我？」春長安覺得很突兀。

「是的，我完全是為了你春長安才接受義演的。」小黃鶯直呼他的名字：「你一定也知道，我小黃鶯唱戲唱了這麼多年，從來沒參加過什麼義演，這次可是我生平第一次。」

這是實情，春長安也知道，因此當初決定邀請她時，春長安深恐遭到拒絕，不惜四處拉關係，尋找有力人士關說，想不到小黃鶯卻是因為自己的緣故才答應，早知道他就不必找這麼多人幫忙了。

春長安深感意外，不禁問：「妳這麼說我就不明白了，在此之前，咱們是素不相識，更無交情可言，為何妳是為了我才答應的呢？」

「你認為呢？」小黃鶯含笑問。

想了一下，春長安說：「是不是因為我是大山幫的二少爺之故？」

小黃鶯淡淡一笑：「誠然，憑著大山幫這三個字，我是很難拒絕的；但是，我大可不必拒絕你許下的可觀酬金，而且我也大可不必主動提出加演，你說是麼？」

「不錯，」春長安點點頭：「妳只要答應我的邀請即可，的確不需給我這麼優惠的條件。」

「這麼說，」小黃鶯珠圓玉潤：「如果我說我這麼爽快的答應你，並非看在你春長安顯赫的家世，你是肯相信囉？」

「是的，我相信。」春長安望住她：「這樣我就更不明白了，我春長安有什麼地方值得妳小黃鶯這麼大力支持的？」

小黃鶯沒有回答，她忽然望著窗外出神，彷彿沉浸在那漫漫的秋色滿天裡……

春長安望著她清秀的側影，心中忽然昇起了一個奇怪的感覺：一個經常在舞台上扮演各種不同角色人物的名伶，她的性格是否很復雜而令人難以捉摸？

——她現在文靜得不像是個演戲的人，這是否就是她眞實的一面？

一股好奇，逼使春長安忍不住細細凝視著她，竟有一縷想去瞭解她的衝動。

室內突然靜謐了下來。

窗外，有風，秋風；有葉，黃葉；黃葉舞秋風。

小黃鶯忽然輕輕歎息了一聲。

「妳為何歎息？」春長安把目光挪向窗外：「為秋風？還是為落葉？」

「秋風無情，落葉無奈，」小黃鶯微微側首，徐徐望住他，薄薄而美麗的唇角又溜出了一絲輕歎：「你不覺得你我就好像是秋風裡的落葉麼？」

「妳很多愁善感，」春長安似也被她的傷懷感染，竟有幾分感傷：「是不是因為妳長年生活在舞台上，扮演了無數不同的人物角色，因此有感而發？」

「或許是吧，」小黃鶯又把目光移向窗外：「人生舞台，舞台人生；你不覺得人生就是舞台，舞台就是人生麼？」

春長安默然。

春長安也同意她的說法。

——人，本就生活在一張大舞台上，只是每人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吧了。

——不管你扮的是何種角色，最終仍不免消失在舞台上，就像秋風裡的落葉，不管它舞得多高，飄得多遠，最後仍將消失於無形。

春長安長長吐了口氣，彷彿想吐出那抹被小黃鶯所感染的傷愁鬱悒。「妳是名伶，當今天下手屈一指的頭牌紅伶；像妳這種人，不僅是生活多采多姿，而且生活在人們的羨慕眼光與熱烈掌聲裡，妳不認為妳該是個很快樂的人嗎？」

小黃鶯微笑，微笑依然是那麼美，但是春長安卻發現有著太多的苦澀與譏嘲的意味，他不禁迷惘了……

「成功的背後是辛酸的；掌聲的背後是冷酷的。」小黃鶯眨了一下眸子，抖下了一片落寞：「你看到的，聽到的，只是我多采多姿的一面，你永遠無法知道，幹我們這一行的另一面——別人看不到的另一面，是如何的悲慘與痛苦。」

春長安驚異。

他的確不知道梨園弟子的另一面是什麼，他從沒有跟他們深入接觸過。

「在我只有八歲大的時候，我就夢想長大之後，能站在美麗的舞台上接受人們的喝采與鼓掌；」小黃鶯的語音很輕，但是春長安卻聽得清清楚楚，而且每一字、每一句都像鐵釘般的紮入他的心版上：

「每一行業，即使是殺人打劫的盜匪之徒，若想成功，必須付出極大的苦心；我當然也付出了，而且我肯定付出的比一般人還要多，因此我認為我成功是理所當然的。可是，當我站在台上之時，我才發現，原來幹我們這一行的光靠努力是不夠的，不管我戲演得再好，歌唱得再棒，却沒有人肯看我一眼，因為我沒有名氣。你一定覺得滑稽，世上絕大部份的人並不眞懂得聽戲，他們實際上只是一堆戲盲，一窩風的瞎捧有名的紅伶；令我想吐的是，那些所謂的大牌紅伶之所以能紅的原因，並不在於她的歌藝演技，而是在於她們肯和一般有錢有勢、有能力捧她們紅的『大人物』上床睡覺！」

春長安沈默。

他發現小黃鶯眼角有光，淚光。

「所以，」她冷笑：「我小黃鶯現在雖是世上最紅的女伶人，你不必羨慕我，因為當你知道我陪過多少男人上床睡覺之後，只怕你連看不起我都來不及了！」

「不，」春長安猛力搖頭：「每個人都有權利生存，而每個人都有他生存的方式，妳的生存方式並不侵犯到別人，妳只是付出妳自己，然後取得妳想要的，這種事並無對與錯，我為什麼看不起妳？」

「但是，」小黃鶯清純的臉上蒙上一片陰霾：「世俗的人，雖然當著我面對我鼓掌喝彩，其實暗地裡卻極其卑鄙，不過把我視為『高等娼妓』吧了！」

「沒有！」春長安很認眞的說：「我絕沒有這個意思，在我眼裡，妳是一名很有成就的優伶，而且也是一名很可愛的女

人。」

「我知道！」小黃鶯倏然轉身，美眸牢牢盯住他：「從我一見到你的時候，我就看得出來，你非常尊重我，我甚至看得出來，你尊重世上每一個人，你不像絕大多數生長在權勢之家的人一樣，總是擺出一副至高無上，或是一眼就能讓人看出虛情假意的面孔，而實際上却是瞧不起卑微窮苦之人的臉孔！」

春長安輕輕歎了一口氣，苦笑道：「我尊重別人，是因為我想別人尊重我；人與人間，彼此尊重，其實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是麼？」

「對我來說，」小黃鶯眼睛沒有離開他：「對我這長年活在被人表面尊重，暗裡恥笑的人來說，你那對我真實的尊重，却讓我有了一種渴求已久的感覺。」

「什麼感覺？」春長安忍不住問。

小黃鶯的回答斬釘截鐵：「人的感覺！」

她又補了一句：「你對我尊重，你或許覺得平淡無奇，我却認為我拾回了久已失落的尊嚴，使我有一種我還是『人』的感覺。」

春長安低下頭喝茶。

——他心中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他想不到女伶人對人歡笑的另一面，竟是「不被視為人」的辛酸一面。

「像你家世這麼顯赫的人，其實根本用不著專程跑到蘇州來找我公演，你只須差一個人來通知就行了，我小黃鶯能拒絕嗎？」小黃鶯又為他斟上一杯茶：「你也不必隆重其事的備了一些貴重禮物，而且還找了一些名流仕紳陪同前來，極其隆重的邀請我……」

她頓了一下，一字一字道：「坦白說，你如果像那般『大人物』要我剝光猪像狗般的陪你上床，我小黃鶯敢不答應麼？」

心中一陣苦澀，春長安把茶當酒一口仰盡，「就因為這樣，所以妳不僅接受我的邀請，而且拒收我的酬勞，甚至願意無條件加演？」

「是的，」小黃鶯凝注著他，眼光令春長安砰然心跳：「而且……」

她只說了兩字便不說了。

「而且什麼？」春長安本想避開她的眸光，却不知怎麼捨不得離開。

小黃鶯目不轉睛的凝視著她，目光奇異：「而且，不管你要我為你做任何事，我都接受。」

春長安心中陡地波湧泛濫。

他突然有一股衝動！

一股令他感到害怕的衝動！

——他居然衝動得想撲前去抱住小黃鶯！

那股衝動愈來愈強烈。

強烈得令他幾乎要把持不住！

他連忙將臉望向窗外，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氣，似乎覺得好一點，這才轉首想開口說話；可是他目光一接觸到小黃鶯，體內那股衝動突又像海浪般的捲襲上來，令他嚅動著咀唇皮，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小黃鶯沒有說話。她只是微笑著望住春長安。這一刻，春長安不只覺得她的微笑好迷人，他還發現她那苗條健美的嬌軀散發著一股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

那股魅力正誘惑著春長安。

強烈的誘惑！

噬骨的誘惑！

「對不起，我要走了。」春長安熬忍不住的站起身子，咳了一聲說：「我想，我大概身體有點不舒服，我等下再來看妳。」

「好的，我不送你了。」小黃鶯那嬌美的嗓音令春長安覺得口乾舌燥：「不過，我還是建議你不妨在我床上躺一下，等好了一點再回去不遲。」

「不行，我非回去不可。」春長安口中說著，兩腳却始終沒有移動一步，即連盯著小黃鶯的目光也沒有挪開過。

「外頭風大，只怕你走回去頂風受寒，更加不舒服了。」小黃鶯伸出纖白玉手關上窗子，似笑非笑的望著他：「你現在是否覺得暖和了些？」

春長安何止是覺得暖和，只覺得渾身發熱，熱得他不住的用舌尖捲唇角。

「來，讓我扶你到床上休息。」

小黃鶯並沒有扶他休息。

因為，因為……

——春長安忽然像一頭猛虎般的抱住小黃鶯修長姣美的嬌軀，然後迫不及待的將小黃鶯放到床上，然後……然後……

＊　＊　＊

春長安瘋狂而粗魯！

小黃鶯婉轉而嬌啼！

春長安盡情肆虐著……

小黃鶯努力迎合著……

良久，良久……

＊　＊　＊

春長安慢慢睜開眼，然後又迅速的閉下。

他發覺，此刻除了全身像虛脫般的乏力之外，一張腦袋也隱隱作痛，令他不得不閉著眼深呼吸兩口，然後再慢慢的睜開眼睫。

首先映入他的眼瞳的是一片黑暗。

他試著轉動眼球，看見一抹如銀漆般美麗的月光斜斜滑入窗口，窗口正立著一個嬌小的倩影。

嬌小的倩影有如一尊石雕像似的，動也不動的凝視著窗外。春長安費了好大勁力才想起那人是小黃鶯，他立刻吃驚的坐了起來，可是却又很快的又躺了下來，他祇覺得一陣昏眩……

「你醒了？」小黃鶯的嗓音依然是那麼甜美，而且帶著幾分嬌柔。她燃亮了室內的燈，然後端著一碗仍冒著熱氣的青花瓷碗，側身坐在牀沿上，望著春長安說：「人參鷄湯仍熱著，喝下去便能很快回復精神體力了。」

春長安張口想說話，小黃鶯已舀著一湯匙濃湯餵到了他咀裡。

熱熱的湯汁流入春長安的胃裡，只覺渾身一陣暖意油然昇起，同時精神也為之一振；但是他仍然沒有機會說話，一直到小黃鶯把整大碗湯餵完的時候，她才說：「你現在可以說話了，你想說什麼？」

春長安張了張咀，却什麼也沒說。

——他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小黃鶯也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的望著他。

兩人沉默著。

終於，春長安說了一句：「對不起……」

「爲什麼要說對不起？」

「我，我不該這樣冒犯妳。」

「是我自己願意的。」小黃鶯淡淡的又說了一句：「你如果知道我在你茶中放了媚藥，你就曉得不用對我說對不起了。」

春長安坐了起來，瞠目結舌。

好不容易他才道：「爲什麼妳要這樣做？」

小黃鶯沒有回答，她緩緩走到窗口，又凝視著窗外的月光，好半晌才徐徐道：「這是波斯最厲害的媚藥叫『黑蒼蠅』，不管是滲入酒或茶水裏，你都發覺不出有任何異味，而且你只要喝上一口，那麼無論你是聖人君子或是六根清靜的修行高僧，即使是見到又醜又老的女人，你也會像餓狠般的撲上去。」

春長安想吐。

——他覺得噁心，而且還有一股被愚弄的憤怒！

他輕輕的、冷冷的笑了起來，語鋒像刀：「妳知不知道妳說錯了一句話？」

「那一句？」小黃鶯回過臉望住他問。

春長安却沒有看她，他以最快的動作穿上衣服鞋子，連頭髮都不梳，就這樣披頭散髮的走到她面前，睨著她緩緩道：「妳並不是『高等娼妓』，妳其實連娼妓都不如，至少她們絕不會用這種手段引誘男人上床！」

小黃鶯的臉色倏地慘白！

春長安轉身就走，他走得很快，彷彿是在避著極可怕的瘟疫似的，可是當他正想拉開房門時，却聽得小黃鶯冰冷的語音：「你如果現在走出房門，那麼這輩子你就永遠見不到我了！」

春長安怔住，不禁緩緩回過身。

他驚住了！

——小黃鶯竟握著一把鋒利的匕首對著自己的心窩！

「妳這是什麼意思？」春長安冷冷一笑：「妳想用死來威脅我？」

眼光極其鄙夷不屑的掃了她一眼，春長安冷哼：「好吧，妳說，妳究竟要多少錢？」

「我不要錢，」小黃鶯美麗的唇角微微抽動著：「我只要你聽我把話說完。」

「無論妳說什麼，妳以爲我會相信妳？」

「相不相信是妳的事，你只要聽我說就好了。」

「妳說吧！」春長安厭惡的翻過頭去：「在我還沒嘔吐以前，妳最好用最快的速度把話說完！」

小黃鶯放下刀，然後又望著窗外，平靜道：「『黑蒼蠅』不但藥力特強，如果再加些份量的話，那麼你就會死在我的肚皮上。」

春長安倏然轉身：「妳是說那種媚藥能殺人？」

「是的，」小黃鶯淡淡道：「它能讓你死得快快樂樂、糊裏糊塗、不明不白，而且還會讓你死後受盡天下人的嘲笑。」

春長安冒出一身汗。

「如果，我想用這種方法殺你，你躲得掉嗎？」小黃鶯淡淡的望住他。

春長安沒有回答，不過他心裏比誰都清楚，他絕躲不過這種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殺人方法！

這兩天，自從他與柳橫波共遊巫山之後，他便樂不思蜀的躲在房裏與柳橫波早也「那個」、午也「那個」、晚也「那個」、醒來也「那個」，即連睡夢裏也「那個」。兩天下來，已不知道有幾次「那個」了，體力上自然由高峯滑了下來，而且在來找小黃鶯之前，也剛剛與柳橫波「那個」完畢，無論如何他是沒辦法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再「那個」的了。

然而他却像虎猛龍精般的向小黃鶯「施暴」，强行「那個」，而且他能感覺得出不管是耐力、勁度、或是達於最高峯時那種感受，都要比他有生以來與任何女人「那個」來得兇悍强烈了！

特別是他久久而洩時，只覺得整個人彷彿被掏空了似的，就好像死了過去一樣！

這是他從來未有過的感覺，因此他相信如果「黑蒼蠅」的份量再多加一點的話，只怕此刻他眞已「飄飄成鬼」啦！

春長安打了一個冷顫。

——他突然想起男人的「金槍不倒」、脫陽而死！

小黃鶯淡淡的望著他，臉上沒什麼表情：「如果你死在我的肚皮上的話，我可以對人說你服用過量媚藥，因而致死，誰也不會懷疑我蓄意謀殺你，你說是嗎？」

的確如此，小黃鶯只是一個戲子，她沒有理由謀殺春長安，也沒有這個胆量行兇，誰都相信她是清白的，只怕連春長安死後地下有知，也不認爲是小黃鶯殺了他哪。

多可怕的殺人方法！

多完美的殺人方法！

春長安同時還想起了一個問題：這麼可怕的殺人方法，這麼完美的殺人方法，連自己都想不出來，爲何一個以唱戲爲生的女優伶她竟想得出來？

春長安沒有問。

因爲小黃鶯已經告訴了他：「你一定覺得奇怪，憑我一個戲子，爲何有遠從波斯來的媚藥，而且還知道利用這種罕見的媚藥殺人，這當然是交給我媚藥的人告訴我的。」她微微一頓，目光凝聚：「你現在也一定知道，交給我媚藥的人，他眞正的目的其實是要我替他殺一個人；我想，你大概也已經知道我要殺的人是誰了吧？」

「我？」春長安目光深沈。

小黃鶯微微一笑：「你知道是誰要殺你的嗎？」

春長安不知道，他在等她說。

可是小黃鶯却忽然轉身望著窗外，半晌過後，乃不說一句話。

春長安忍不住走到她身邊去，凝聲問：「妳既不肯殺我，爲何不告訴我誰想殺我？」

「我不想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我怕你不相信。」小黃鶯側眼望著他，緩緩道：「如果說，我告訴你想殺你的人就是你的親生哥哥春長樂，你相信嗎？」

春長安猛地一震，脫口道：「不相信，當然不相信！」

「爲什麼不相信？」小黃鶯一臉凝肅，語音也冷沈。

「笑話！」春長安叫了起來：「哥哥殺弟弟，誰肯相信妳的鬼話？」

「我相信！」說這句話的人並非小黃鶯。

春長安轉頭望去，只見柳橫波緩緩推門而入。

春長安呆了片刻，忍不住問：「妳爲什麼相信？」

「因爲她說的既不是笑話，也不是鬼話，因此我相信。」柳橫波走到他身邊，美眸堅定的望著他：「從有人類開始的一天，人殺人的事情便不斷發生，從不間斷過，哥哥殺弟弟只不過是其中一項吧了，你不認爲是麼？」

「話雖如此，」春長安猛力搖頭：「我絕不相信我哥哥要殺我，妳們能說出一個令我信服的理由嗎？」

* * *

在春長安還沒有相信柳橫波與小黃鶯所說的話之前，他倒相信了一件事：原來，柳橫波與小黃鶯早已串通好，誘使自己前來驪山溫泉。

春長安提出這個疑問時，她們都沒有否認。

「是的，這件事是我的主意。」柳橫波說：「當小黃鶯幾天前悄悄來找我時，我便想出了這個辦法，否則我眞不知道要如何方能使你相信我們。」

小黃鶯接著說：「當古如龍給我一箱我這輩子吃用不完的黃金珠寶與波斯媚藥時，我着實猶疑了好一陣子。我如果照著他們的話做，當然我這世人不必再拋頭露面，東奔西跑的爲人唱戲了……」

「這的確是個發財的好機會，」春長安凝視著她：「妳爲何不肯照他們的話做呢？」

「因爲，」小黃鶯一字一字的說：「他們從不把我這戲子當人看，在他們眼中，我只是一個婊子吧了。」

春長安歎息。

他瞭解她的意思。

——一個鄙視你的人，即使給了你再多的錢，你未必肯爲他殺人，尤其是殺尊重你、看得起你的人。

春長安同時也瞭解了一件事。

——錢，並不一定萬能；這世上有很多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人的尊嚴」就是其中一種。

「我這一生人都在過著出賣自己的日子，我已出賣得夠多了。」小黃鶯的話令春長安熱血翻湧：「無論如何，這一次我絕對不肯再出賣自己，否則連我自己都要瞧不起自己、連我自己都要相信自己不是人了！」

「妳是人！絕對是人！而且是最高貴的人！」春長安忍不住衝口道：「我春長安看得起妳，一百萬個、一千萬個看得起妳！」

小黃鶯望住他，眸光漾動，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我知道你看得起我，但是我也知道你絕不會相信要殺你的人就是你的嫡親兄長，所以在我探聽出你最親近的女人是柳橫波之後，便向戲班詭稱返鄉探親，然後再獨自到京城會合公演，其實是偷偷的來找柳姑娘，畢竟，她比我更能令你相信這件事，不是嗎？」

「其實我也沒有把握你能相信我，再怎麼說，兄殺弟並不是一件令人很容易相信的事；」柳橫波痴情的望住春長安：「因此我才想出了『賭假馬』這個方法，讓你很自然的佔有我，目的就是使你相信，我柳橫波把我的一生都給了你，我願意這輩子跟著你，絕不會無中生有去挑撥你兄弟之間的感情……」

柳橫波的用心良苦與濃濃情深，令春長安忍不住想把她抱在懷裏。

「當然，任何事都必須有憑有據，空口說白話是不行的。」柳橫波款款接道：「所以我要你獨自來見小黃鶯，目的就是讓你瞭解波斯媚藥的威力足以殺人。」

春長安轉首凝住小黃鶯：「我已經瞭解波斯媚藥的可怕，可是，妳，妳豈不是……豈不是……」

小黃鶯懂得他的意思，淡淡一笑：「我知道你是認爲我爲了証明事實給你看，我豈不失身於你是麼？」

「其實你大可不必介意，」小黃鶯的微笑有幾分淒涼：「像我這種女人，陪有錢有勢的『大人物』上床，可說是家常便飯，你只不過是我這一生中其中的一個吧了，而且又是我心甘情願的，你何必放在心上？」

一頓，她緩緩道：「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相信我所說的話？」

* * *

春長安相不相信？

「有一點我不明白，」春長安一臉疑惑：「我哥哥爲何要殺我呢？」

柳橫波沒有直接回答他：「你不覺得無論在那一方面，你都要表現得比他出色許多嗎？」

「就因爲這點他要殺我？」春長安面現痛苦之色。

「這當然只是潛在因素，」柳橫波歎了一口氣：「最重要的是，他怕你奪權。」

「奪權？」春長安不懂。

「是的，」柳橫波的話像一把刀，一把醜陋的刀，刺進了春長安的心房：「他怕你會奪去他將來繼承幫主之權！」

春長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因爲，他已感覺出自己的心在淌血。

一滴滴的淌下來！

* * *

過了很久，春長安慢慢抬起那張蒼白的臉，連聲音都嗆啞悲沉：「還有一點我不明白，當小黃鶯去找妳的時候，妳爲何相信她？難道妳早已感覺得出我兄長早有殺我之心？」

「這點我倒沒有感覺，」柳橫波握住他冰冷的手：「每當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却能很眞確的感覺得出他有著濃深的妒意；我還能非常强烈的感覺得出那股妒意，彷彿恨不得把我從你懷裏搶過去，因此當小黃鶯告訴我他想殺死你時，我並沒有太大的驚異。」

柳橫波輕歎了一口氣又道：「如果你肯仔細細思索的話，你不難發覺，他實在有很多理由想殺你，你不認爲是嗎？」

春長安整個人彷彿癱了似的坐在椅上，那張本是俊帥的臉白得像張蠟紙……

室內寂靜無聲。窗外的秋風其實不冷，春長安卻覺得一股刺骨的冷意自腳底昇起，瀰漫全身……

半晌，柳橫波打破了沈默：「現在，你怎麼辦？」

春長安該怎麼辦？

* * *

春長安能怎麼辦？

將這件事告訴他父親春滿園？

春滿園會相信嗎？

春長樂會承認嗎？

如果，不，肯定春長樂會反咬一口，反誣春長安設計栽贓，那麼，春長安別說是跳入黃河，就算是他跳入十八層地獄，只怕也洗不清嫌疑！

如果不將這件事告訴春滿園，就當沒有這件事發生，然而春長樂肯放過他嗎？難保他不會再想個更厲害的方法殺他？那麼春長安還有那幾條路可走？

「你只剩下兩條路可走。」柳橫波說。

「那兩條路？」

「第一條，」柳橫波此刻看來除了美艷之外，你還能看到她眉宇間閃漾著聰明智慧：「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你做得到嗎？」

不錯，在很多時候，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這個方法往往比什麼都有效。

「我做得到，」春長安咬著牙說：「不論是單打獨鬥，或是佈局暗殺，我都可以將他殺死，問題是……」

春長安垂下頭，痛苦的接著說：「我做不出！別說他是我親哥哥，就是我的仇人，我也不一定下得了手；要我殺他，我眞的做不出……」

「那麼你只有最後一條路可走了。」柳橫波拂著她散亂的頭髮。

「最後一條路是什麼？」春長安抬起頭問。

柳橫波只說了一個字：「走。」

「走？」春長安微怔：「走那裏去？」

「不管那裏，只要走得遠遠的，只要不被春長樂找得到就可以了。」柳橫波凝視著他：「如此一來，你將一輩子隱名埋姓，而且也將一輩子見不到你的父母親友，你做得到嗎？」

這條路，其實也就等於春長安這個人從此就在世界上「突然消失」了。

這條路，無疑要比前條路文明得多了，最起碼並無手足相殘之血腥事件發生。

這條路，春長安不僅要失去父母親友，而且還要失去他所擁有的聲譽地位與財富。

——簡單說，春長安實際上和死了沒兩樣，一輩子過著藏頭縮尾的日子吧了。

這種代價何其巨大！

春長安做得到嗎？

「如果妳是我，」他望著柳橫波：「妳將會怎麼做？」

「我不知道。」柳橫波搖搖頭。

「不過，」她眼波堅定的盯住春長安：「有一點我是知道的，不管你決定怎麼做，我都會支持你，而且也跟你一起做！」

冰冷的心房倏地像火般的灼熱起來，春長安緊緊的握住她的手；他眼裏有光，臉上也有光：「不管是誰，即使他用全世界來跟我交換妳，我也不答應，除非我死！」

柳橫波早已撲進他懷裏！

這一刹那，春長安只覺得自己是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這一刹那，春長安只覺得自己擁有了全世界！

因為，他確定自己終於找到了尋覓已久的「眞情」！

眞情？

是的！

——世上還有什麼比「眞情」更可貴的？有嗎？

——一生當中，你遇見幾個人對你是「眞情」的？

或許你有，但是對小黃鶯來說，她沒有。

非但沒有，她這一生人自她踏上戲台開始，她便活在看似被讚賞，骨子裏卻被瞧不起的痛苦人生，所以她見到春長安與柳橫波緊緊擁抱在一起時，竟忍不住淚流滿面……

她為何而哭？

感傷自己飄零的身世？抑或被他們的眞情所感動？

春長安與柳橫波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她突然握住放在茶几上的匕首，猛然戳向自己的心臟！

柳橫波花容失色，驚聲尖叫！

春長安沒有叫。

——他已凌空翻飛，用最快的速度撲向小黃鶯！

刀光急閃。

卻未見血。

因為小黃鶯手中已無刀。

——刀已在春長安手裏。

「你為什麼不讓我死？」小黃鶯猶帶淚痕的咀角微微顫抖。

「妳為什麼要死？」春長安凝視著她。

「我非死不可，」小黃鶯轉過身去，背對著她說：「你以為春長樂那班人會放過我？」

「當然不會。」春長安歎了一口氣：「他們要殺妳，只怕比踩死一隻螞蟻來得容易。」

「與其這樣，何不讓我自行了斷來得乾脆？」小黃鶯語音冷漠。

「如果說，」春長安舐了下唇角，「我要求妳跟我們一起走，妳肯接受麼？」

倏然轉身，小黃鶯望住他，又望向柳橫波：「我配跟你們一起走麼？」

春長安沒有回答。他把目光投向柳橫波。柳橫波也沒有回答。

——她已走上前去把小黃鶯攬在懷裏。

「為什麼妳不配？」她輕拭著小黃鶯的淚痕：「如果不是妳，我肯定得到的只是一個不再呼吸的春長安吧了，不是嗎？」

春長安大步踏前，張開雙臂把她們摟在懷裏，然後各在她們臉上親了一下：「如果這世界上有人敢說他比我幸福，就是砍下我春長安的腦袋我也不相信！」

——一個男人，如果同時有兩個女人肯為他犧牲一切，你不認為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麼？

* * *

離開驪山溫泉的時候，春長安忽然想起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問柳橫波：「妳要我爲妳做的三件事，我已做了兩件，果然都令我非常滿意；但是第三件呢？第三件事是什麼？」

柳橫波回答：「已經沒有第三件事了。」

「爲什麼？」

「因爲你已經做了。」柳橫波望向小黃鶯：「我的第三件事本是要你決不能丟下小黃鶯不管，既然你已主動開口，這件事不就等於沒有了麼？」

小黃鶯泫然欲滴：「這輩子，除非我死，否則我絕不離開你們一步！」

春長安的第二個問題向小黃鶯：「小黃鶯，這當然只是妳的藝名，從今以後妳再也用不到這個名字了，妳是否該告訴我們妳眞實的名字？」

「我總算可以擺脫那虛僞的藝名了，」小黃鶯展顏歡笑：「如果你不說，我只怕眞要忘記我自己叫什麼名字了呢。」

柳橫波笑了武來：「瞧妳，說了半天，我們還不知道妳姓什麼、叫什麼呢。」

「我想起來了，」小黃鶯叫起來：「我叫鄭寫眞！」

從這一刻起，春長安、柳橫波與鄭寫眞三人就彷彿在這個世界消失了，誰也沒有再見到她們。

他們究竟去了那裡？

* * *

「他們究竟去了那裡？」

春長樂眼光冷漠的掃著古如龍：「我眞懷疑你們的辦事能力，居然找了大半年還找不到。」

「我想，」古如龍沈聲道：「這件事暫時別去管他了，因爲我已聽到江湖中有人謠傳耳語，說是你逼走了春長安，甚至有人說你已殺他滅屍，所以我們必須收斂點，否則引起你父親懷疑的話，那就不妙了。」

春長樂怔住：「眞有這種事？」

「我聽到的消息更不妙，」秦充說：「昨天我在酒肆茶樓裡走了一趟，居然聽見有人說你不但暗中殺了春長安，而且正著手打算殺春長喜！」

春長樂大吃一驚：「爲什麼會有這種謠言？」

「江湖中的是非本就多如牛毛，」梁不文接口道：「依我看，你最近還是少露面爲佳，免得被人看出蛛絲馬跡，那就很不妙了。」

「特別是你父親，他江湖朋友多，一定也聽到了什麼消息，說不定早就暗中在注意你⋯⋯」呂曉隆表情嚴肅：「因此你在他面前應特別注意言行擧止，萬一露出破綻，只怕就糟糕了。」

春長樂目瞪口呆。

他想不到事情會演變到這種地步。

他打了一個寒噤：「怪不得這兩天來，我爹娘跟我弟弟神色有些怪異，莫非他們已經懷疑我了？」

「別緊張，千萬要鎭定，」古如龍沈著嗓音說：「懷疑歸懷疑，畢竟這種事是要有眞憑實據才算數的，再說我們也根本沒動手殺他，因此你在神色擧止上必須從容鎭靜，絕不可露出做賊心虛的樣子，這一點千萬記住，只要等待謠言過去，一切都會沒事的。」

春長樂吐了一口氣，緩緩道：「這事我知道，你們別担心；我只是奇怪，這件事應該只有我們五人知道而已，外面爲何會有傳言呢？」

「不，」秦充搖搖頭說：「最起碼還有春長安、柳橫波與小黃鶯他們知道，說不定是他們藏在暗處放風聲呢。」

「他放這風聲有什麼用？」春長樂不以爲然：「你應該會想到，就算全世界的人相信也沒有用，因爲他根本就拿不出証據，就算他把小黃鶯與波斯媚藥列爲証據，你們想我爹會相信嗎？我會承認嗎？我正好反咬一口說他與小黃鶯共謀串通，設計栽贓誣陷我，他豈非更倒霉？春長安不是笨人，他聰明得很，絕不會沒想到這點，因此我認爲他絕不可能放這種風聲。」

「那麼你認爲誰會散佈這種謠言呢？」古如龍面色凝重，「你的意思是說，這件事只我們五人知道，是不是我們這五人當中有了內奸？」

春長樂沒有說話，臉色難看得像一副棺材板。

* * *

其實，古如龍說五個人是不對的，因爲春長樂本身絕不會出賣自己，因此內奸應該是他們四個。

內奸是誰？古如龍？秦充？梁不文？呂曉隆？

他們有出賣春長樂的理由嗎？

合理的判斷應該是沒有的。

因爲他們已和春長樂連成一條綫，共屬「既得利益者」，在他們之間彼此的利益未受到變動、或損害之前，是不會出現「內奸」的。

那麼，散佈謠言的人是誰呢？

春長樂已經想到。

古如龍也已經想到。

可是他却隱忍不言。

在適當的時候，你除了必須懂得在你的上司面前表現自己的才華之外，還必須懂得在適當時候隱藏你的聰明才智。

有一種人，並不喜歡你處處顯得比他強。

春長樂無疑是這種人。

因此古如龍佯裝不知問：「依你看，誰是散佈謠言的人呢？」

「莫老虎。」春長樂冷冷的說：「除了那個人渣之外，還會有誰呢？」

「莫老虎？」秦充問：「你爲何肯定是他？」

「你想，」春長樂面色陰沈：「自從去年的中秋夜，他莫名奇妙的出現，然後又莫名其妙的失踪，顯然的，那傢伙實際上只想挑起我兄弟間的猜忌、彼此傾軋、互相殘殺⋯⋯」一頓，他一字一字道：「我上他的當了！」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梁不文不明白：「這對他有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春長樂歎了一口氣：「不過有一點我已經知道了。」

「那一點？」呂曉隆問。

春長樂冷澀的說：「那就是他果然是

江湖第一殺手，他殺人根本不需用刀，只憑一句話便讓我起了殺弟之心。」

「這麼說，」古如龍低聲道：「我們錯怪了春長安？」

「錯不錯怪，這已不重要。」春長樂的臉色突然疾沉，陰鷙得可怕：「最重的是，我担心春長喜會不會錯怪我而想殺我？」

「爲什麼？」秦充睜大了眼，「我不明白的的意思。」

春長樂苦澀一笑：「照這樣看來，如果我的判斷正確的話，莫老虎顯然別有用心，雖然我不知道他的動機是什麼，不過他的目的已很明顯，顯然是極力想挑起我兄弟間互相殘殺，當然不只是挑唆我對春長安的猜忌，他也一定會挑起春長喜對我的疑忌，你不認爲他會這樣做嗎？」

「極有可能。」古如龍沈吟著說：「我想，外面的風聲一定是他放的，先讓春長喜有所耳聞，然後再找機會對他中傷你，使他相信你要對他下手，因此……」

古如龍話留一半，吞吐不言。

「因此如何？」春長樂斜著眼看他。

古如龍清了一下嗓子，「因此，很有可能春長喜已對你起了戒心，甚至有可能他爲了保護自己，反而來個先下手爲强。」

「如果是這樣，」春長樂冷冷道：「你認爲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古如龍沒有回答。

其他的人也沒有回答。

不過，從他們的神色看來，顯然他們已經知道這件事該怎麼辦？

＊　＊　＊

你認爲春長樂應該怎麼辦。

他有選擇的餘地嗎？

或許你會認爲：

——也許謠言並非莫老虎放的。

——也許莫老虎並未對春長喜中傷春長樂。

——也許春長喜並無殺春長樂之意。

——也許……

不錯，的確有很多「也許」。

可是，再多的也許也比不上一個「萬一」！

——萬一春長喜眞有殺春長樂之心呢？

與其這樣，等著別人「萬一」來殺你，何不幹脆先動手殺了他，豈非就能高枕無憂，再也沒有「萬一」？

虎本無傷人意，却怕人有傷虎心——

春長樂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發現，他不但無法回頭，而且祇能一直往前走下去，直到殺死春長喜，或是被春長喜殺死！

他發現了兩個殘酷的事實：

——權利鬥爭，就好像一團無底泥沼，只要你一踏上去，那麼你除了越陷越深之外，絕無回頭的可能，一直到你死爲止！

——權利鬥爭的世界裡，只有一種人能生存，那就是誰的心夠狠、誰的刀夠利，誰就能生存！

＊　＊　＊

春長喜。

春滿園與石琪的第三個兒子，也是他們最小的兒子。

也許是因爲「父疼長、母惜幼」、也許是因爲三兄弟當中，他長得最酷似石琪，因此石琪最偏愛的一個兒子就是春長喜。

偏愛，其實是有溺愛的意思；溺愛，往往能使被溺愛的人養成任性、依賴性高、懦弱、不夠堅强、甚至偏激與傲慢的個性。

這是不是眞的？

誰也不敢肯定。

不過如果把它印証春長喜身上，那倒是一點也不假，他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人。

這種人，往往是屬於「永遠長不大」的那種人。

當然，也絕不屬於「做大事」的那種人。

現在，春長喜的確是永遠再也無法長大，而且還是個連任何小事也做不成的人。

因爲，他現在正躺在一副上好的柳州棺木裡，而且也已被放入又冷又深的墓穴裡，一鏟鏟的黃土正往裡覆蓋……

——任何死人都無法再長大，也無法再做任何事。

春長喜也不能例外，他已是個死人。

而且還是個死得非常淒慘的人。

其實，說他死得淒慘，不如說他死得「莫名其妙」來得切確些。

大概是一個多月以前，在一個深夜裡，春長喜忽然嚎聲大叫，當春滿園與石琪忽忽趕到時，只見他披頭散髮的在地上打滾，而且不住的把身上的衣服撕爛，然後光著身子突然衝出去！

春滿園夫婦大驚失色，急忙追趕上去，却發現春長喜竟然跑到後山的猪圈裡，與那又髒又臭的猪仔同槽搶食餿汁！而且連猪糞也吞下去了！

他瘋了？

是的，春長喜瘋了！

只是發瘋的人才會光著屁股跑到猪欄裡與猪同吃餿食，而且還吃猪糞！

他爲何突然發瘋？誰也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他瘋了之後，石琪憂心如焚的把他送到她在夏天時與春滿園常前去避暑的「樂安喜別莊」靜養，然後又重金延請當今天下最有名的「鬼手神醫」施純仁前往診治。

只可惜鬼手神醫雖有起死回生之譽，竟也治不好春長喜的瘋病，而且病狀愈來愈嚴重，居然還會動手打人，到最後竟動刀欲殺人！

由於他武功不弱，因此負責看管照顧他的人誰都怕他，除非必要，否則誰也不敢接近他。

就在幾天前，衆人一個疏忽，竟讓春長喜跑離了「樂安喜別莊」，不知所向。

春滿園動員了人馬，在「樂安喜別莊」周圍百里，做地毯式的搜索，費了一天一夜的功夫，結果發現春長喜死在一處百丈深澗下！

可憐，春長喜顯然是因神志不清而墜崖身亡，只見他的屍體被發現時，除了整個腦袋因嚴重撞擊而致使腦殼破碎，面目全非、難以辨認之外，身上還有被鳥吃虫食的痕跡，以致於你根本無法分辨出那是否眞是春長喜的屍體？幸好他所穿的衣服

仍能使人相信他就是春長喜，否則眞要被視爲「無名屍」處理了。

* * *

春長喜雖然死得如此悲慘，但是他也得到了盛大的葬禮。

然而再盛大的葬禮也洗不去人們心頭的疑惑：

——他爲何會突然發瘋？

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春滿園因春長喜之死，而徹查失職人員，將服侍照顧春長喜的下人婢女等，總計六十六名，全部處死！

最令人震駭的是，春滿園在盛怒之下竟然一刀劈死「鬼手神醫」施純仁！

大夫何辜？

大夫如果治不好病便要被殺，只怕天下間的大夫早就被殺光，絕了種矣！而且再也沒有人敢當大夫了。

春滿園此擧是否殘暴了點？

他並不是個殘暴的人，至少他給人的表面形象是如此。

可是他居然做了這麼殘暴不仁的事，爲什麼？

這其間，是否隱藏著不爲外人所道的秘情？

所以，春長喜雖已魂歸黃泉、入土爲安，然而江湖角落、武林朝野，無不在竊竊私語，談論著這件充滿疑竇的命案。

然而，人們也只能因好奇心而暗中談論，誰也不敢明目張胆的議論是非，畢竟，大山幫絕不是你我任何一個人惹得起的。

可是，偏偏就是有人敢惹。

誰？

莫老虎！天下第一殺手莫老虎！

* * *

那是一個有月光的夜晚。

春滿園與石琪因喪子之痛，謝絕了一切事務應酬，兩夫妻來到「樂安喜別莊」靜住幾天。

畢竟，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件慘絕人寰的傷心事，他倆的確須要靜靜。

然而他們一到這座他們最喜愛的別莊，却無論如何也靜不下來。

因爲這座別莊是石琪爲春滿園生下第三個兒子時，春滿園特別建造送給她的，石琪有子萬事足，一高興便以三個兒子的名字「樂安喜」作爲這個別莊的命名。

但是現在，三個兒子却已一死一失踪，每當他們仰首看到「樂安喜別莊」的金字牌匾時，心中便彷彿如被針紮般的難過，因此他們只住了一天便打算明白打道回府，免得留在這裡睹物傷情，更添痛苦。

莫老虎就是在他們唏噓傷痛、轉側難眠之時來到了「樂安喜別莊」。

春滿園對莫老虎的出現全無驚訝之色，他只是冷冷的瞪著他，然後又冷冷的說：「你來了！」

「是的，我來了。」莫老虎大大方方的坐在他對面，淡淡道：「你已暗中下令大山幫南北七十二個分舵全力捉拿我，我莫老虎縱有通天本事也絕逃不過你的手掌心，所以我就來了。」他微微一笑，又說：「我非來不可，不是嗎？」

「是的，你非來不可；如果你被抓來，只怕不能像現在這麼輕鬆的坐有這裡了。」春滿園臉上沒有笑容：「你的確是聰明人。」

「我承認，」莫老虎微笑依然：「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是個聰明人的話，我只怕早已死過十萬八千次了，畢竟，現在的世界，現在的江湖，光憑武功高强，已是十分落後的事了，你說是不？」

微微一頓，他接著說：「而你，當然也是個聰明人，而且是個特別聰明的人，否則你就不會是天下第一幫大山幫的幫主了，所以我知道你遲早會查出這件事是我搞的鬼，而且遲早會抓得到我。」

「因此你就乾脆前來找我？」春滿園接下他的話：「好，很好，你不但聰明，而且爽快，我最喜歡跟這種人打交道。」

一頓，目光凌厲：「不錯，我已暗中查出是你引起我三個兒子互相猜忌、彼此傾軋；你做得很好，殺人不用刀，果然是江湖第一殺手。但是，我不明白你爲何要這樣做？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動機、理由告訴我？」

「我莫老虎跟大山幫河水井水各不相犯，你一定會認爲有人收買了我，是不？」

「是的，你一向就是靠殺人爲生的，不是嗎？」

「不，你心裡其實不這樣認爲，你知道我莫老虎雖爲錢殺人，但也不致於爲了錢而不要命。」莫老虎微笑：「當今天下，誰也不敢爲了錢而惹上大山幫，我何獨能例外？」

冷漠的臉色有幾絲迷惘，春滿園瞪著他：「可是你却偏偏惹上了，惹得這麼高明、惹得這麼深入、惹得我三個兒子一死一失踪，爲什麼？」

春滿園說到末後時，眼中滑過一絲深切的殺機。

坐在他身旁一直不曾開口，但臉上濛漾著一股深切的悲痛、與濃深仇恨的石琪，終於忍不住挫牙道：「莫老虎，你這個人渣，如果你再不說是誰指使你做的，我保証立刻將你的肉一片片剮下來餵給狗吃！」

「春夫人，妳別急，」莫老虎淡淡的掃了她一眼，眼中有不屑與譏誚：「我既然來了，自然就會給妳一個滿意的答覆。」

目光望住春滿園，緩緩道：「如果說，我做這件事完全是出於我自己的本意，你可相信？」

「你爲何要這樣做？」春滿園盯住他，彷佛是要穿透他的心裡：「我們之間有仇恨嗎？」

「沒有，我說過沒有。」莫老虎停了一下，然後又說：「我只是看不過眼，想替一個人出一口氣。」

「誰？」

「花常好。」

室內突然靜了下來。

春滿園臉色蒼白。

石琪臉色陰沈。

莫老虎面無表情。

誰也沒有說話。

好像大家忽然都變成了啞巴。

過了很久，春滿園長長吐了一口氣，聲音低啞：「你跟他有交情？」

「沒有，」莫老虎搖搖頭：「像我這種

人，誰肯跟我建立交情？」

「那麼你爲何替他出氣？」春滿園的面色極爲難看：「你出的什麼氣？」

莫老虎不笑的時候，臉色也格外難看：「有一件事你大概不知道，當我還是個小伙子時，當我還不是個成名的殺手時，當我還是個落魄得連鬼看到我都怕時，他曾經給過我一文錢……」

「一文錢？就因爲他給過你一文錢，所以你就替他賣命？」

「是的，一文錢。」莫老虎的聲音很冷：「你一定知道，在他還沒有和春滿園一起打天下之時，他也是個徹頭徹尾的窮鬼，廿幾年前的他，那時候的一文錢，實際上就是他全部所有的財產。」

春滿園閉下了眼睛，他彷彿記起了他第一次與花常好見面的情景，那時候的花常好，的確是身上一文不名、面帶菜色的潦倒落魄鬼……

莫老虎的聲音繼續在他耳邊響起：「他不但是個窮鬼，顯然還是個很有經驗的餓鬼，所以當他看到我像野狗般的蜷縮在別人的屋簷下時，一眼就能看出我即使沒有三天，最少也有兩天沒吃東西了。

「他停下腳步，兩手在身上摸了半天，終於掏出一個銅板，然後很高興的對我說：『朋友，我實在不知道這個銅板對你有什麼幫助，不過它的確是我僅有的了。』」

莫老虎的臉上有光：「他那個銅板的確對我沒什麼幫助，至少塡不飽我飢餓的肚子，但是它却溫暖了我冰冷的心，也給我生存下去的勇氣，讓我瞭解到世界雖冷酷，畢竟仍有溫情。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對自己發誓，不論世道如何艱難，我都要想辦法賺錢，去幫助那些像我當年那麼窮困潦倒的人。」

春滿園歎了一口氣：「怪不得你雖已是最有名的殺手，其實賺的錢已夠多，仍不肯收山，原來是在幫助窮苦人家，這麼說，你還是個有情有義的殺手囉。」

莫老虎苦澀一笑：「只可惜我賺的是血腥錢，世人給我的眼光，我只不過是人渣吧了。」

春滿園望住他：「也因爲這樣，你從來都不找花常好，因此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有你這個朋友。」

「等我成名時，他也已是大山幫的四幫主，他的成就無疑要比我强多了，我不過是惡名昭彰的殺手，我怎有臉見他？」

莫老虎苦笑：「其實就算我找他，他也一定不認得我了，當時他給了我那個銅板之後，誰也沒再見面，連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他一定早就把我忘了。」

一頓，臉上那層光又漾起：「但是，我却忘不了他，無論如何，他是我這一生中第一個把身上所有的錢給我的人，雖然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文錢，對我來說，我當時的感覺，那一文錢等於給了我希望，給了我生命，所以，這輩子就算我死了，我也絕不忘了他。」

「因此當你聽到他突然離開大山幫，隱逝於江湖時，你就全力找他？」春滿園心中又浮起了那個下雨天的傍晚，花常好滿面悲痛，脚步蹌踉的離開大山幫的情景。

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春滿園以爲這輩子再也不會記住這件事；可是，就在這刹那間，他不但很清楚的想起花常好掉入自己和羅香綺所佈下的圈套，同時還想起了秋水藍死在石琪手裡，還有夏詩仁，當然也想起了羅香綺的慘死……

往事如昨，歷歷在目。

石琪握住春滿園的手時，發現冷得像冰，忍不住向莫老虎瞋目叱道：「你不要再說了！」

「不，」春滿園揮揮手：「讓他說下去。」

「八年，整整八年：」莫老虎瞇著眼：「套句老話：走遍天涯海角、皇天不負苦心人，我花了八年的功夫，總算找到了他……」

「他現在在那裡？」春滿園那本是凝沉嚴肅的神情，湧上了一抹激動：「他現在過得可好？」

莫老虎冷冷的瞪著他，撇了一下唇角，撇下了一撮濃深的鄙夷：「如果你是他，你想，你會過得好麼？」

春滿園垂下眼簾……

「你絕對想不到當年跟著你春滿園出生入死的花常好，他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

莫老虎突然目射精光，直逼春滿園：「他現在只會做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喝酒，狂喝！喝得爛醉！然後就是對天狂笑、再來便是伏地狂哭！最後便緊唸著你春滿園的名字：『大哥，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夏詩仁、秋水藍、羅香綺、花常好，他們都是你最親近的人，爲什麼？爲什麼大哥你要這樣做……』。」

春滿園突然捂住臉孔，語音悲切而痛苦，彷彿在哀求莫老虎：「你，不要說了……不要再說了……」

石琪攬住春滿園，狠狠的瞪視著莫老虎：「你若再敢說下去，老娘立刻叫你這個人渣變成肉醬！」

莫老虎倏然仰首狂笑：「不錯，我的確是個人渣，你們呢？你們是什麼？」

——世上有很多「人渣」；世人也有很多連「人渣」都不如的人。可笑的是，這種人我們往往不易發現；更可悲的是，他們也許就是我們每天歌頌，每日景仰的「大人物」呢！

春滿園就是受盡世人歌頌景仰的「大人物」，然而他與「人渣」莫老虎比較起來，你認爲誰才是眞正的人渣呢？就如同我們在盛讚偉大傑出唐皇帝李世民時，在心底深處，我們是否該對「醜陋的人性」，重新給於更深一層的認識與批判呢？

* * *

石琪仍沒有殺莫老虎，春滿園也沒有，因爲莫老虎的話就像一把尖利的鋼刀刺進了他們的心臟，他說：「人類一生下來便有雄心慾念，雄心超過某個極限便成了野心；野心的極限，實際上便成了不擇手段。你們不擇手段的取得了獨攬大權的機會，可是今天，也因爲你們手中赫赫的權勢，造成了你們的下一代彼此猜忌爭奪，一直到鮮血流盡爲止。」

「你這話什麼意思？」石琪面色蒼白。

「你們心裡有數，」莫老虎面無表情：「春長安固然心存忠厚，爲了避免手足相

殘，因而偕同柳橫波、小黃鶯遁隱天涯，然而他們能隱避多久？就算春長樂不再追殺他們，他們眞能過著一輩子不能見人的日子麼？他們或許眞的能，但是一旦他們有了孩子之後，他們的想法是否會改變？他們願意自己的孩子也過著這種藏躲如賊的日子麼？你們不認爲他們一定會重返大山幫與春長樂一決勝負嗎？」

春滿園的臉色更加難看。

石琪面頰也更加蒼白。

莫老虎的話還沒說完，後面這些話更令他們嚇一大跳：「你們的確夠聰明，爲了避免春長樂與春長喜互相殘殺，因而想出了讓春長喜假瘋，然後再假裝失足跌死，其實你們是偷偷的把他藏匿起來……」

石琪怒叱，語音却也微微發抖：「你，你胡說！春長喜明明死了，大家都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只是一具穿著春長喜的衣服，但却面目皆非，無法辨認的假屍體吧了。」莫老虎淡淡一笑，接著說：「你們眞以爲這種瞞天過海的方法很聰明嗎？你們能瞞到幾時？春長喜願意被你們藏匿到幾時？十年？二十年？或是一輩子？難道你們不認爲一俟春長喜長得夠大、夠壯時，也一定會和春長樂拚命？」

春滿園與石琪兩人像是忽然中了魔似的，呆坐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到時，」莫老虎這句話令他們夫婦恨不得立刻死去：「如果你們還活著的話，你們究竟幫那一個？春長樂？春長安？或是春長喜？他們都是你們的親生兒子，不是嗎？無論誰是權利鬥爭的失敗者，對你們來說，死的都是你們的親生骨肉！」

「最重要的是，可以預見到，只要他們三兄弟展開奪權廝殺，勢必更加血腥殘酷，而且也一定更加明朗化，到時你們這張臉擺到那裡去？豈非將受盡天下人恥笑謾罵？你們辛苦建立的一世英名，當然也就付諸東流……」莫老虎的咀角浮起了一絲微笑，一絲極其鄙夷，極其譏諷的微笑：「那時候，只怕你們連『人渣』兩字都不配稱了！」

「莫老虎！你！」

春滿園似乎受不了他的諷辱，倏然睜目，陡地刀出鞘！

一抹冷絕的刀光，像閃電般的飛到了莫老虎的頸間！

莫老虎沒有動。他甚至還微笑。

「你果然料事如神，即使連還未發生的事都讓你說中了。」春滿園那把斑爛燦奪目的寶刀並未劈下去，只是冷冷的架在莫老虎粗壯的脖子上：「你難道沒想到當你走入這扇門時，就絕對再也不能活著走出去嗎？」

「這已經不重要了，」莫老虎的微笑更濃：「重要的是，就算你殺死我，也已經挽不回大山幫的崩潰，你能嗎？」

春滿園握刀的手在震抖著……

「你爲什麼還不殺我？」

「你不怕死？」

「怕；但是我死得快樂，畢竟我這個被稱爲人渣的人還肯爲朋友出一口氣而死。」莫老虎眼中的譏諷始終沒有褪却：「你呢？你雖然被稱爲豪傑，却爲了權勢不惜殘害你最親近的人，現在，你的下一代馬上就要步上你的後塵，歷史勢必重演；你，活得快樂嗎？」

* * *

月光依然那般美麗。

莫老虎踩在月光下的脚步輕靈快捷。

——因爲，他活得快樂。

* * *

「你爲什麼不殺他？」石琪輕撫著春滿園蒼白的臉頰。

「太遲了，」春滿園的笑容比哭還難看，聲音也沙啞難聽：「正如他所說的，殺了他也無法挽回大山幫的崩潰敗亡……旣然如此，何不留下他照顧花常好？畢竟他的確曾經是我的好兄弟，不是嗎？」

他仰着臉，雙眼空洞的望著窗外，眉宇間湧上一抹悔恨：「我終於知道：權力，就像是一把兩頭尖利的刀。當我們擁有它時，固然可以隨心所欲的傷害我們想傷害的人，可是，它也隨時可以回過頭來傷害我們，甚至傷害我們的子子孫孫！」

石琪低下頭，一顆淚珠緩緩自她眉梢墜下……

她也終於知道：——權力，其實也是一把世上「最醜陋的刀」！

你呢？你認爲是嗎？

或許有人認爲不是。

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動輒人頭千萬落地的權力鬥爭！

這麼一把鋒利的刀，如果砍在你身上，你敢說它不是世上最醜陋的刀？

（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六

智取生辰綱（二）

高石・編繪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着，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43　二人來到岸邊，阮小二解了一隻小船，扶着吳用下船。



44　小船正向湖泊裏蕩去，阮小二招招手，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上面正是阮小七。



45　兩隻船划到阮小五住的地方，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屋。阮小二一問，一個老婆婆出來，說小五又到鎮上賭錢去了。



46　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說他也老是輸。吳用料知：他們都因爲受官家的科差和魚行的欺詐，日子不好過，所以喝酒賭錢解悶。



47　兩隻船向石碣村鎮上划來，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拿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正是阮小五。



48　三隻船划到水閣下荷花蕩中纜了，阮小五扶吳用上岸。



49　四人進了酒店，在水閣裏揀了一副桌櫈。阮小二叫酒保打一桶酒，切幾斤黃牛肉來。



50　弟兄三個輪流給吳用斟酒，喝了一回，吳用尋思在酒店裏不好說正事，就只說特來要十幾尾十四五斤重的大魚。阮家三兄弟都說這樣大的魚現在很難辦到。



51　天色漸晚，阮小二邀吳用到他家宿一宵。這正合吳用心意，他邀小五小七同到小二家去。吳用取出一両銀子，向酒店裏沽了一大瓶酒，買了些生熟牛肉，一對大鷄。四人離了酒店。



52　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家小，小五、小七都不曾婚娶。四個人到了阮小二家，在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鷄，叫阿嫂在廚下安排。



53　四人重新喝着，阮小二這才告訴吳用：十幾斤重大魚只有梁山泊有，如今梁山泊讓王倫、杜遷、宋萬、林冲和朱貴他們集了六七百人把住了，所以不好去打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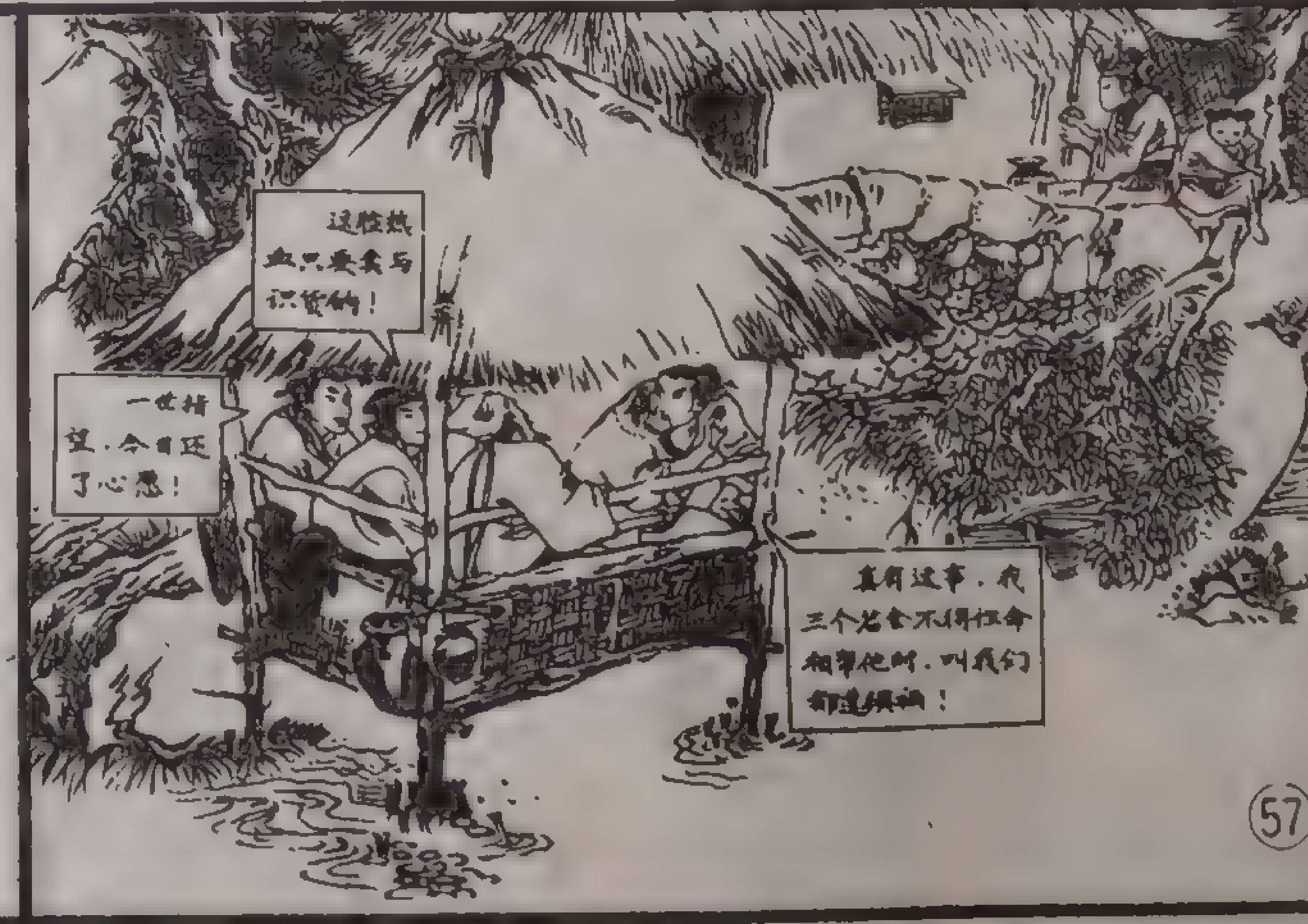
54　阮小二說雖然因此打不了大魚，但是官家不敢差人下鄉來，漁民倒省了許多科差。吳用先說梁山泊好漢倒也逍遙自在，阮小五就把心裏的話也說了出來。



55　吳用又故意說，這些人幹的勾當，要是被官家拿住了，可就是自作自受。阮小七一聽，氣忿地大罵起官家來。



56　吳用試探地問他們爲什麼不上梁山。阮小二說，他們原也商量過幾次，要去入伙，只因聽說王倫心地狹窄，容不得人，才有點灰心。



57　吳用知道三人早已有心反抗官家，想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才把來意一五一十說了出來，要他們去同晁蓋一起商量劫取生辰綱。三人聽了大喜。



58　四人商量定了，次日起來吃了早飯，三弟兄就跟着吳用，離了石碣村，投東溪村來。



59　行了一日，早望見東溪村。只見遠遠的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二人，正在那裏等候。



60　晁蓋和阮氏兄弟見了，好生歡喜。六人進庄，到後堂坐下，當晚吃了些酒飯，直談到半夜。



61　次日天明，後堂列了香花燈燭，擺了猪羊，六人對天立了誓言。



62　六個好漢正在飲酒，只見莊客來報說，門前來了個道士，給他錢米都不要，只求見晁蓋一面。莊客攔他，他竟動手打倒了十來個莊客。



63　晁蓋連忙出來，到莊門前一看；只見那個道士還在一頭打、一頭罵。



64　那道士見了晁蓋，哈哈大笑，說他不為投齋化緣而來。晁蓋見他氣宇不凡，就請他進莊問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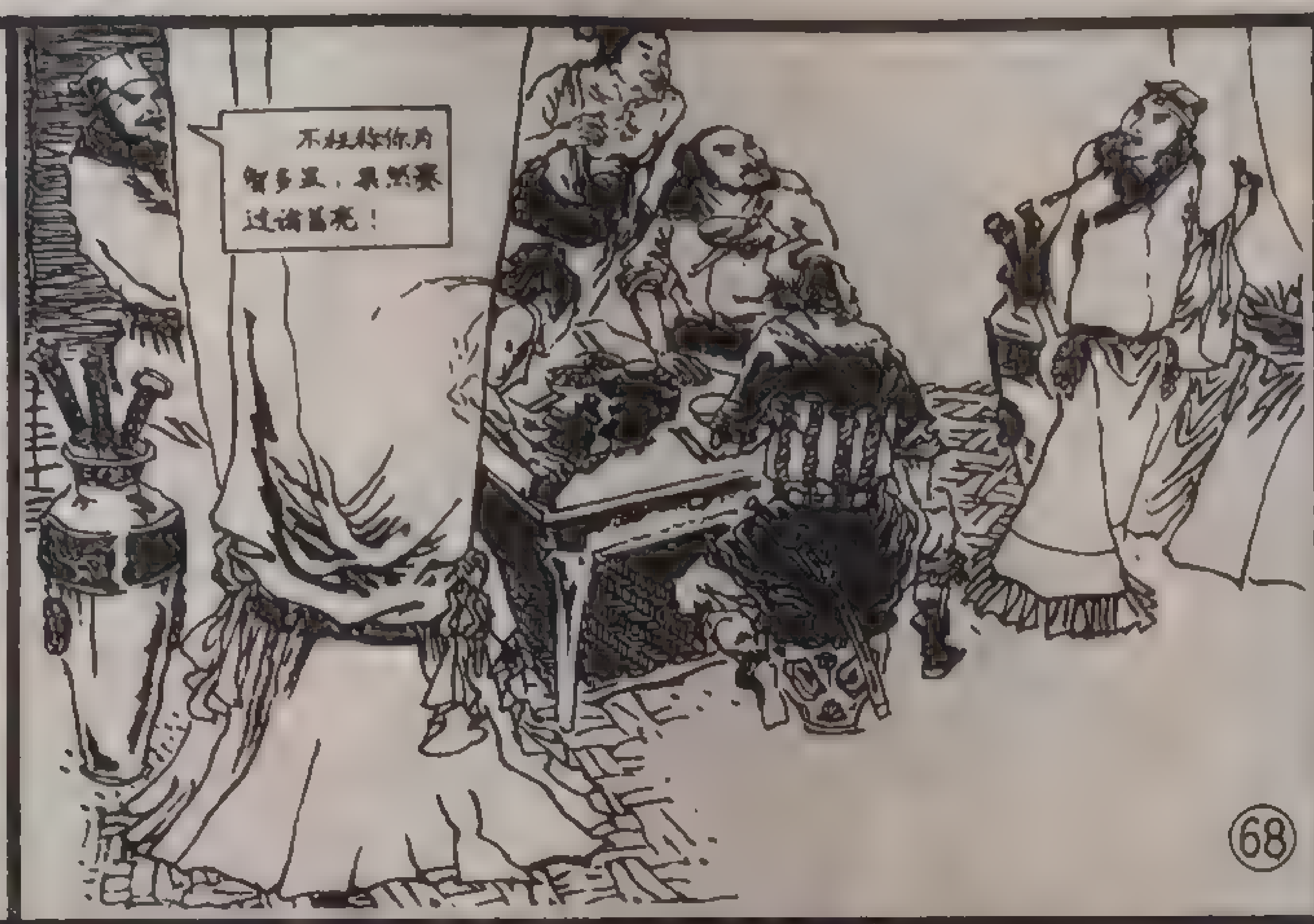
65　道士到後堂吃過茶，又要晁蓋帶他到內廳；晁蓋便邀他到一處小閣兒內坐定。這道士才說出來，他叫公孫勝，久聞晁蓋大名，現有十萬貫金珠寶貝，要送與他作見面之禮。



66　晁蓋見公孫勝也是為劫取生辰綱來找他商量的，就把吳用、劉唐、三阮請出來一齊相見。公孫勝說他已打聽到送生辰綱的路徑。



67　晁蓋聽說生辰綱從黃泥岡大路上來，就說黃泥岡東安樂村，有個閒漢，叫白日鼠白勝，曾來投奔，接濟過他銀兩。黃泥岡行事時正好到他那裏安身。



68　晁蓋問吳用："生辰綱來時，是軟取，還是硬取？"吳用早想好一條計策，當下說與衆人聽了，衆人都說好計，決定依計行事。



69　再說大名府內，早已把十担價值十萬貫的金珠寶貝備齊。梁中書和他的妻子蔡氏商議，決定派楊志押送前去。



70　蔡氏也有一小担禮物，另送給蔡京家中女眷，所以又教奶公謝都管和兩個虞侯跟了楊志同去。楊志怕謝都管路上不聽支使，梁中書又當面吩咐，老都管一一答應了。



71　楊志把十一担禮物都裝做普通貨担模樣，十一個挑担的禁軍裝做脚夫；楊志自己和謝都管打扮做商人，兩個虞侯扮做隨行的伴當。一行十五個人，帶着禮單離了大名府。



72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炎熱。楊志一心要趕上六月十五蔡京生辰，路上不敢停留；頭幾天叫大家起五更，趁涼快趕路，日中熱時便歇。



73 幾天後走的是人烟稀少的山路了，楊志怕出事，就要他們專揀日中大熱時候趕路。那十一個禁軍各挑着百多斤重担子，見着樹林便要去歇脚，楊志不依，輕則斥罵，重則用藤條抽打。



74 兩個虞侯雖只背些包褒行李，也氣喘吁吁地跟不上，楊志對他們一樣喝罵。



75 禁軍和虞侯都向謝都管訴苦。謝都管口頭上敎他們忍耐，心裏也惱恨楊志管得太凶。



76 這樣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有一個不怨恨楊志。這日是六月初四，天空一輪紅日，沒半點雲彩，走的又都是崎嶇小徑，爬山過嶺，把軍人們累得好苦。



77 到了一個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剛上岡，那十一個禁軍歇下担子，都去松林樹下躺倒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剛打起這個，那個又躺倒，楊志奈何他們不得。



78 兩個虞侯和老都管爬到松樹下，坐下喘氣。老都管見楊志又打禁軍，就勸他且讓他們歇一會；楊志說道裏是黃泥岡，萬萬不好歇脚。



79　老都管和楊志正在爭論，只見對面松林裏有一個人探頭探腦地張望。



80　楊志見了，趕緊撇下藤條，拿了朴刀，奔到對面松林中去。



81　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車子，六個人在那裏乘凉。剛才在松樹後邊往外張望的那人，鬢邊老大一搭朱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過來，就迎了上去。



82　那六個人都跳起來，裝作生怕楊志搶他們似的，告訴楊志，說他們是販棗子到東京去的客商。



83　楊志見他們不過是普通小販，這才放心，轉身回去。



84　老都管聽說不是歹人，就嘲笑楊志；楊志把朴刀插在地上，也去一邊樹下坐了歇凉。　（待續）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　飛・圖

浪人浪事

錢大來賴婚約　小滑溜戲欽

㊍㊍㊍㊍㊍㊍㊍

上文提要：朝廷一品侍衛丁大山幾經辛苦擊回的裕金葉，原來是假哈王妃，且很快就被皇上所識穿，丁大山犯了欺君之罪不勝驚惶，誓要找回眞王妃不可……迴避大內鷹犬追緝的「千里伽藍」伍鳳樓和「大力神」雍和二供奉，途中遇上死對頭阿輝和小滑溜等人，滿以爲可報被騙受辱之仇，並搶到那幅震盪江湖的扶桑名畫，豈知……

㊍㊍㊍㊍㊍㊍㊍

紅棗相距兩步，已看到錦盒內璀璨奪目，五顏六色的胸飾，紅棗自幼也不是生在富貴之家，沒見過世面，其實也不過是一些寶石而已。

她自然並不知道這是胸飾，却大爲驚羨不已。

「這東西很適合妳這個小美人！」霍芙蓉提起錦盒中胸飾往紅棗胸前一比量，突然出手逾電，扣住了她的脈門。紅棗此刻當然會上當的。薑是老的辣，一點不錯。

要賺三小，非這種方式不可。

阿輝和小滑溜同時一驚，他們可是很少吃這種虧的。

對君子，可以「欺以方」，這大概正是這方式了吧？

阿輝道：「這是幹什麼？」

「幹什麼？小子你那麼健忘？忘了在太陽山莊中的事了？」

她指的當然是弄她的金蓮給雷恨天犯嗅的事。

阿輝道：「這和紅棗無關。」

霍芙蓉道：「她和你們在一起，都是一樣的貨色。」

阿輝道：「雷大叔怎麼說？」

雷恨天自然好些，道：「芙蓉，剛才他們看在丹兒面上，曾幫過我們，算了！放了她吧！」

「不成，這些小崽子太不成話了！」

阿輝道：「妳要怎麼樣？」

霍芙蓉道：「我也不難爲你們，但只要你們說出那幅畫和向島的下落，我就放了她。」

阿輝道：「雷大叔，你能作保。」

雷恨天道：「作什麼保？」

阿輝道：「保証晚輩說了畫與向島的下落之後，霍芙蓉不再控制我的朋友紅棗……」

雷恨天道：「我敢保証。」

小滑溜道：「請發誓！」

雷恨天道：「雷某一言九鼎，何必發誓。」

小滑溜道：「那可不一定，剛才你叫她放人，她就不聽你的。」

雷恨天道：「好，我發誓。如你們說出秘密之後我們不放人，我就是個王八旦！」

霍芙蓉白他一眼道：「誰叫你發這種誓來？」

雷恨天也以爲不大妥當，但話已出口，不能更改。

小滑溜道：「其實也無所謂，只要霍芙蓉正正經經地不找別的男人，你永遠也不會是王八旦！」

雷恨天勃然大怒，道：「小子，你的嘴皮子太刻薄。」

阿輝道：「大叔別和他一般見識，他這人嘴皮子不饒人，但心地却很好。」

雷恨天道：「看在你的面上，饒他這一次，你就快說吧！」

阿輝道：「此事最好不要被別人聽到。」

「對。」雷恨天道：「不然的話，可能天下大亂。」

雷、霍二人走近二人。小滑溜和阿輝交換一個眼色。

然後阿輝的嘴唇嗡動了幾下，紅棗微

微點頭。

阿輝道：「這幅畫本來已到了我們手中了。」

「現在呢？」雷、霍二人一齊問。

阿輝道：「現在已落入別人手中了！」

「誰？」

小滑溜搶着道：「二位應該聽說過『人販子』錢大來這個認錢不認人的江湖無賴角色吧？」

雷恨天一驚，道：「落在他的手中？」

阿輝沒想到小滑溜會栽在錢大來頭上。

小滑溜以為，錢大來不認同父異母的兄弟，又蓄意殺你金阿姨，這個人沒有心肝，嫁禍給他應不為過，讓江湖中對畫有興趣的人都找他。

阿輝不以為然。但小滑溜既然說了就不便更正。

小滑溜道：「是的，而且他差點殺死我。」

霍芙蓉道：「向島良弓呢？」

小滑溜道：「在伍鳳樓及雍和手中。」

「他們？」雷、霍二人顯然不信，雷恨天道：「向島在他們手中，他們還搶什麼？」

小滑溜道：「有向島沒有畫和有畫沒有向島都是一樣。」

霍芙蓉這女人很精，看出兩小交換眼色，冷笑道：「恨天，別聽他們胡扯！」

雷恨天道：「怎見得他們在胡扯？」

「第一，錢大來雖然了得，他的斤兩還不大夠。再說如果東西在他手中，早就匿起來練功了，怎麼會到處晃來晃去地！」

小滑溜道：「他有了畫也要找向島呀！」

霍芙蓉道：「他們擠眉弄眼，八成又在胡扯——」

就在霍芙蓉向雷恨天說話分神時，小滑溜左手一揚，擲出三塊石頭，霍向右邊一閃，小滑溜右手一揚，撒出一把東西。

而霍芙蓉又低估了他，正是向左邊閃。

這一把東西正好擲在霍芙蓉的臉上及脖子。

這東西涼涼、軟軟地，而且還蠕蠕爬動。

女人那有不怕蚯蚓的？這正是五七條大蚯蚓。

剛才小滑溜翻開一塊大石，下面泥土潮濕，有六七條大蚯蚓，他立刻抓起納入袋中。他知道可以派上用場。

霍芙蓉尖叫着用手去抓頸上的蚯蚓。

這麼一來，扣住紅棗的那隻手自然也被放開了。

紅棗恨她太詐，扭身一下子抱住了她的後腰。

這一手自然是阿輝教給她的。

雖然她這「乾坤一抱」是初學乍練，還不具火候，霍芙蓉却也一籌莫展。

現在，霍芙蓉頸上的蚯蚓是不存在了。雷恨天却不由驚愕在當地，他簡直無法表露內心的感受。

對方的花樣，噱頭之多之奇，他不能不佩服。

當然，他也十分不快。

無論如何，霍芙蓉是他的女人。

小滑溜在拍手，霍芙蓉粉面脹紅。

不久之前，伍鳳樓被阿輝抱住，他們還諷刺過他呢。

如今她被一個小孩子抱住，也一籌莫展。

「放開，放開！」雷恨天道：「不要開玩笑！」

小滑溜道：「怎麼？你以為這是開玩笑？」

雷恨天道：「好歹她也是你們的長輩，這成何體統？」

小滑溜道：「我們幫過你們，你們却恩將仇報，什麼長輩不長輩的？你們年紀雖大，人格却並不高尚。」

雷恨天突然向阿輝撲去，「刷刷刷」砍出三刀。

阿輝已非昔日的阿輝，閃過一刀，格開兩刀。

這格刀的膂力也不含糊，雷恨天暗暗吃驚。

這小傢伙的武功有點像是見風就長似的，每次見面都不一樣，他們學了幾十年武功，進步却很慢。

十來招下來，阿輝並未太落下風。

紅棗大聲道：「雷恨天，你再不住手，我就立刻咬斷這女人左邊頸上的大血管！你是信不信？」

雷恨天立刻停手。

他成名數十年，提起「太陽山莊」莊主的「太陽刀」雷恨天，眞是無人不知，但這次出門却遇上了三個小鬼。

在這三個小鬼手中連續栽了幾次觔斗。

小滑溜道：「雷恨天，我們本以為你和霍芙蓉不同。」

雷恨天道：「不同又如何？」

小滑溜道：「原來你和她沒有什麼分別，忘恩負義。」

雷恨天狠聲道：「你們太不像話！」

小滑溜道：「你有沒有檢討一下？最早是誰不像話？向島本是我們的人，你們二人却檢了便宜帶回莊去。我們到太陽山莊去把他弄出來，有什麼不對？」

雷恨天厲聲道：「我說的不是那件事。」

小滑溜道：「你說的是哪一件事？」

雷恨天大聲道：「是戲弄芙蓉的事。」

「噢！原來是指這件事。」小滑溜道：「那怎麼能算是戲弄？我們進莊找向島沒有找到，只有去聽你們談話，也許能得到一點消息，而我們藏在你們床下，我不小心露出一腳被你發現，在那緊急關頭，幸虧阿輝及時抱住你的後腰，為了不使霍芙蓉發現你已被制，且能繼續聽你們交談，我只好握住她的臭脚給你嗅！怎麼？你以為我佔了她的便宜？告訴你，當時我很好奇，以為男人都愛撫弄蓮足且愛犯嗅，必然是香得像古龍水一樣。那知一嗅之下，差點吐了出來……」

「大胆小賊……」雷恨天掄刀向小滑溜掃來，阿輝急忙迎上，又惡鬥了起來。

紅棗厲聲道：「雷恨天，我可要咬哩！」

雷恨天立刻收手，因為霍芙蓉是他的寶。

他發現抱住霍芙蓉後腰的紅棗果然張口欲咬。

人類左頸上有條大動脉，咬破即流出鮮血，不久即流光。

雷恨天氣得發抖，道：「你們要怎麼樣？」

小滑溜道：「雷恨天，你忘恩負義，過橋抽板，理應懲罰你。」

雷恨天恨得牙根癢癢地却也沒有辦法。

萬一有同道在此經過看到被小輩戲弄，也丟不起這個人。

雷恨天道：「說吧，怎麼個罰法？」

小滑溜道：「過來，嗅嗅你女人的脚！」

此言一出，紅棗不由大笑，雷恨天暴怒。

但正因為紅棗一笑洩了一口眞氣，霍立刻脫身。

現在，二人像兩個生氣的大蛤蟆，雷恨天道：「芙蓉，這三個小賊欺人太甚，不殺三小賊此氣難平，我來對付兩個男的，妳對付女的。」

「好！」霍芙蓉道：「就這麼辦！」

阿輝道：「小滑溜固然太謔，但你們也應該虛心檢討，却只是怪罪別人。你們以為我們就怕了你們？」

雷恨天立刻施展開一百零八式「太陽刀法」。

幾十年的刀法，各方面都已成熟，如今含忿出手，威力無邊，阿輝不敢大意。

小滑溜却在游鬥。

因為小滑溜的底子差，游鬥才能發揮作用。

抽空攻出一劍，攻完就退，甚至丟石頭砸他的脚。

惹得雷恨天暴跳如雷。

那邊紅棗獨戰霍芙蓉，也知道她雙鉤厲害，自是十分小心，若論劍法，霍芙蓉還要遜她。

五個人打了個把時辰，難分高下。

雷恨天越打越窩囊，居然制服不了兩個小崽子。

霍芙蓉也是暗暗磨牙，她希望把這個抱她後腰使她出醜的丫頭戳個透明窟窿。但一時又辦不到。

就在這時山坳中馳來五六騎。

阿輝的目力過人，老遠就看出是朝廷中的侍衛。

這些人三五成羣地出宮，自然是捉拿欽犯的。

待這六人馳近慢下來，阿輝突然收劍大聲道：「幾位大人可是京裏來的？」

為首之人道：「正是。」

阿輝道：「幾位大人可是出京緝捕欽犯的？」

為首之人道：「不錯。你又是何人？」

阿輝避重就輕道：「幾位欽差大人，這二人一個是『太陽山莊』莊主『太陽刀』雷恨天，另一個是他的女人『步金蓮』霍芙蓉。他們曾接待欽犯，也就是三大供奉包笑天、伍鳳樓和雍和三人。雖說交情並不太深，但他們既認識，我相信他們一定知道包、伍、雍三人的去處？」

為首之人也是個一品侍衛，名叫何宗元，道：「奇怪！你小小年紀又怎知他們三人是欽犯？」

阿輝道：「京中的侍衛大人們紛紛南下捉拏欽犯，武林中那個不知道？怎會猜不出來呢？」

「嘿……」何宗元道：「不錯，小兄弟，多謝了！」

阿輝道：「大人何必客氣？您該問問他們二位了。不過我也知道，他們二人和三大供奉並無深交，而雷恨天這人也頗慷慨，莊上經常有數十個食客，相信他和三大供奉也只是食客和主人的關係而已。」

「好好！我會問個明白的。」何宗元轉身對雷恨天一抱拳道：「雷大俠，久仰！」

雷恨天還在喘，不是累的而是氣得猛喘。他也抱拳道：「不知這位上差如何稱呼？」

何宗元道：「小可何宗元，忝為御前一品侍衛。」

雷恨天雖托大，却也知道御前一品侍衛由於太接近皇上，往往會拏着雞毛當令箭，生殺予奪。

因此，他也不敢得罪，況且和欽犯扯上關係總是不好的。

雷恨天抱拳道：「原來是聖上身邊的。在下失敬了……」

何宗元道：「雷莊主和伍鳳樓等人認識？」

「是的。」雷恨天道：「雷某好結交，凡是肯賞面到敝莊作客之人，一概招待，這三人也不過是淸客而已，根本談不上交情。」

何宗元道：「不知二位為何與三個小孩子在此動手？」

霍芙蓉忍不住道：「幾位欽差大人有所不知……」

她忽然發現三少已不見了，立刻色變。

原來此處附近林密草深，二人的注意力在六名欽差侍衛身上，稍一疏忽，三少又溜了。

霍芙蓉大聲道：「三個小子溜了！」

何宗元道：「溜掉算了！何必緊張。」

霍芙蓉道：「幾位上差知不知道這幾個小崽子是什麼來頭？」

何宗元道：「他們會是什麼人？」

霍芙蓉道：「那個為首叫的阿輝，最近登上了賭王之王寶座，據說他曾擁有一幅扶桑名畫，而且扶桑人向島艮弓也曾一度在他們三人手中。」

何宗元為之一驚，這些事也正是他們出京的主要任務，道：「不知剛才二位為何與他們動手？」

雷恨天道：「那小子拐走了在下的女兒。」

霍芙蓉加油加醬地道：「武林中都叫這幾個小崽子是小蓋仙，無惡不作，狡滑無比，很多成名人物被他們騙過！」

何宗元抱拳道：「多謝二位指點，弟兄們這就分道去追。」

此刻三少已在五七里之外，忽聞奔馬聲隱隱傳來，猜想必是幾個欽差追了來，立刻藏在草中。

果然是何宗元率二人馳過。大概另一撥追向相反方向去了。

小滑溜道：「八成雷、霍二人把咱們的底細都告訴了何宗元。」

阿輝道：「那是必然的。」

紅囊道：「他們二人爲了脫罪，必然把一切罪名推在伍鳳樓等人身上，說是和他們只是認識而已。剛才阿輝就在語言之間爲他們開脫過。」

阿輝道：「還不是爲了雷丹，他總是雷丹之父。」

小滑溜道：「以後的日子可不好過了，四面八方都有人抓我們。」

紅囊道：「我們眞要小心點，落入任何一撥人手中都要遭殃。」

* * *

錢大來的樣子永遠是落拓的。

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他落落寡歡的眞正原因。

他以「人販子」的身份弄的造孽錢不少，却不知花在什麼地方？

現在，他進入了一家妓院。

他剛進去，一個二十四五歲的俊美華服少年也跟了進去。

龜公立刻在二門口伸手招客，且扯着嗓門道：「五號金菊花見客哩……」

由此可見，錢大來這兒有熟姑娘，還是一位老嫖客哩。

他一直往後走，這是獨立小院落。

在這家勾欄院來說，能獨佔一院，必是紅姑娘。

紅姑娘照例不出屋迎客。

只不過金菊花却站在院門內接待。

由此可見錢大來在此還吃香喝辣的呢。

金菊花二十左右，雖不是本院的花魁，也是僅次於花魁的二號紅姑娘。但在錢大來的心目中，她就是花魁。

「阿來，這次有一個月了吧？人家好想你……」

金菊花往上一貼，兩人正擁着進入屋內。

隨後，那個俊美華服少年人也冷哼了一聲溜入院中。

稍後，錢大來在金菊花的侍候下吃喝起來。

那華服少年在後窗外窺伺，暗暗咬牙不已。

金菊花道：「阿來，你怎麼老是不樂？」

錢大來道：「我就是這個樣子。」

金菊花道：「我才不信，你一定有什麼重大的心事。」

錢大來不出聲，乾了一杯酒。

金菊花道：「是不是交情不夠，你不便說出來？」

錢大來嘆了口氣，道：「金菊花，對妳說也沒有什麼用，妳是不會懂的。」

金菊花道：「好歹我也能爲你分憂，或者出個主意。」

錢大來微微搖頭，道：「沒有人能爲我分憂。」

金菊花道：「還是交淺言深，不說就算了。」

錢大來連乾兩杯酒道：「金菊花，妳我的命都差不多。」

金菊花道：「爺，我的命那有你好？」

「我的命好？」

「是啊！看你出手闊綽，三五百兩銀子根本不看在眼裏，一擲千金，面不改色，一定是家存萬貫的大少！」

錢大來揮手阻止她說下去。

金菊花道：「不是當家大少，必是一位大老闆。」

錢大來仍然搖頭，且灌着酒。

金菊花道：「那你到底是……」

「我是一個無賴，在武林中到處敲詐勒索……」

金菊花愕了一下，道：「你開什麼玩笑？」

錢大來道：「我從未對任何人說這些話，對妳說了，妳又說我是開玩笑，做人眞難噢……」

金菊花道：「就算如此，你敲詐的也必是壞人。」

錢大來又搖搖頭，道：「也不一定。」

金菊花道：「你爲什麼要這樣？爲了錢？」

「錢當然是重要原因之一。」錢大來道：「可是也不盡然。」

金菊花道：「到底是爲了什麼？」

「老實告訴妳，我內心苦悶，忍不住要去闖些禍，製造一點麻煩，使我有機會和別人打架，而忘却苦悶。」

金菊花茫然地望着他，似乎不信或者無法瞭解他。

「妳是想不通的。」錢大來道：「其實連我自己也想不通。」

金菊花搖着頭，她的確想不通，只是她也不會因爲錢大來的行爲而輕視他，他們的交情很深。

「我能想得通！」後窗外忽然有人開了腔、

金菊花一驚，道：「誰呀？誰在後窗外？」

後窗外的聲音嫩嫩的，一聽就知道是年輕女人，這年輕女人道：「妳問這位大嫖客，他一定知道。」

錢大來居然坐着未動，也不出聲。

金菊花道：「阿來，你認識這個人？」

錢大來又灌了一杯酒，道：「認識。」

金菊花道：「聽口音是位姑娘，是朋友？」

「高攀不上！」錢大來道：「咱們倆個湊合湊合還差不多。」

金菊花道：「阿來，我配不上你。」

錢大來道：「配得上，我哪一點也不比妳高尚。」

「對了！」窗外的少女道：「不但你不比金菊花高尚，甚至比她還低下，至少金菊花只是出賣色相皮肉，却絕對不是個棄兒……」

錢大來勃然色變，道：「夏露，把剛才的話收回去。」

「門兒也沒有。」夏露道：「你本來就是個棄兒，甚至還是個私生子。你爹不要你，你娘也……」

嘶吼一聲，錢大來已經自座上拔起，推窗射出，但夏露已不在窗外，已站在風火墻上大笑。

金菊花雖知他是武林中人，却從未見過他炫露，不由驚愕在當地。稍後到後院一看，那還有人影？

夏露在郊外疏林中停了下來。

她大約二十二、三光景，不算很美，但頓有福相，身上插着奇型雙斧，但重疊

一定很輕。

她就是終南「八臂吳剛」夏光祖的獨生女。

夏光祖的身份，也和黑珍珠、雷恨天以及伍鳳樓等人齊名，以兩柄練斧馳名武林高手。

夏露道：「錢大來，原來你是個色鬼！」

錢大來冷冷地道：「妳今天才知道？」

夏露跺脚道：「你下流，交你這朋友倒了血楣！」

錢大來道：「我沒有勉强妳交我這個朋友對不？」

夏露道：「錢大來，你想賴皮。」

「我什麼地方賴皮了？」

「你答應過我爹……」

「我答應過什麼了……」

夏露怒道：「怎麼？你想裝糊塗不認帳？」

「笑話！」錢大來道：「我雖不是正人君子，說的話還不會不認帳。妳最好把話說明白些！」

夏露吶吶道：「我爹和你有默契，要你娶我。」

儘管她很大方，還是搭拉下脖子。

錢大來冷冷地道：「妳爹確曾提過此事，但我當時曾表示過會攷慮這件事，却並非定局。」

「怎麼？你很了不起！我們夏家有豬頭送不上廟門？」

「那倒不是。」錢大來道：「是私生子不配！」

夏露道：「你本來就是私生子，只是我不在乎。」

錢大來道：「妳不在乎我在乎。」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錢大來冷冷地道：「妳是不是私生女？」

「你放屁！我才不是。」

錢大來一字字地道：「如果妳也是私生女還有可能。」說完掉頭就走。夏露一個「雲裏翻」迎頭攔住。

錢大來道：「妳最好別撩撥我！」

夏露道：「說明白點，剛才的話是什麼意思？」

「龍配龍，鳳配鳳。我是私生子，我的妻子最好也是私生女，那樣才不會自卑，而妳却不是。」

夏露道：「我不在乎你的出身哪！」

「我說過我在乎——」錢大來又要走，夏露雙手在腰上一閃，兩道寒芒閃電襲到，快得連呼吸都來不及。

錢大來一閃，以帶鞘劍一格。

這兩道寒芒正是夏露的「兩儀錬斧」，以一根鋼錬連在一起，可以當流星用，也可以當三節棍以及九節鞭用等等。

這一格，雖已格開一斧，另一斧又由後側飛到。

錢大來不拔劍還眞不成，「嗆」地一聲拔劍在手。

斧芒流瀉，有如天上的流星雨爆開，在月光下奪目生寒，錢大來的劍氣也絲毫未見收斂。

但六七十招之後，夏露已落下風。

也許錢大來多少會手下留情，但夏露却不領情，在八十多招時，一劍盪開一斧，挑破了她的肩衣，疾退三步。

夏露自知輸得沒有活說，收起錬斧道：「錢大來，我必須鄭重聲明，我說的是實話。」

「什麼實話？」

「你是棄兒，也是私生子——」掉頭疾馳而去。

錢大來本要去追，又打消這主意，他似乎也知道自己是私生子。

他佇立在夜風中，很久沒有動一下。

他的行爲荒腔走板，主要是自暴自棄心理作祟。

也忽然悲嘯一聲，一劍把一棵樹一切爲二。

就在這時，附近傳來了聲音。他一回頭，不由愕然，來人竟是阿輝等三小，居然未能擺脫他們。

錢大來此刻的心情實在惡劣到極點，正好找到了出氣的對象，他冷森森地道：「來得好！」

小滑溜道：「我們也有此同感。」

紅棗說道：「原來你是個私生子！眞想不到。」

小滑溜道：「各位，這件事可先要弄清楚，如果他眞是禿頂老人之子，也就是說他是阿輝同父異母的兄弟，就應該不是私生子，極其量只是個棄兒。」

紅棗道：「對呀！如果是私生子，一定是指他不是阿輝同父所生，而是另有父親。」

小滑溜道：「阿輝，你對這看法如何？」

阿輝沒出聲。

紅棗道：「剛才夏露說出此話，你並未嚴厲糾正，可見你早知道自己是私生子了，所以才會行爲失檢，自餒自卑，這自然是自暴自棄的現象。」

錢大來的身子微微顫抖。

任何一個人被人指稱是私生子，內心也會怨恨難過的。

小滑溜道：「夏露是良家婦女，對妳情有獨鍾，而且又是武林大豪的掌珠，你居然不屑一顧。」

紅棗道：「這當然又是自卑心理作祟。」

「不要說了！」錢大來嘶吼着。

小滑溜道：「我們高興說，你又能怎樣了？」

紅棗道：「怕人家說也沒有用啊！」

錢大來握劍的手上青筋崩起。

阿輝揮揮手，道：「別談這些了，我是來爲金阿姨找回那一掌之仇的。我不是喜歡記仇的人，但是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你非傷金阿姨不可！」

錢大來冷冷地道：「沒有理由，我只是不喜歡她。」

「不對，一定有理由！」阿輝道：「說！是什麼理由？」

錢大來道：「我不但要傷她，再有機會我還會殺她。」

阿輝道：「錢大來你傷任何人，我都不會太重視，只有傷我的恩人金阿姨，我就找你沒有完！」

「沒有完又能怎樣？」

「你如果不跪在阿姨面前懺悔，我永遠不放過你。」

「哈……」錢大來狂笑一陣道：「永遠不可能有那一天！」

阿輝道：「我說過的話永遠不會更改，金阿姨等於我的慈母，傷我慈母之仇不報，枉爲人子。」

「嗆」地一聲，撤劍在手，道：「誰也不准幫我。」

錢大來心喜，他以爲二人只要不插手，他就有把握。兩人都不會留情，而且都有着他們的理由。

阿輝一直在勤練「太乙劍法」和輕功。

他發現狄不平教他深一層的「乾坤一抱」也和「太乙劍法」有密切關連。所以練劍也好，練「乾坤一抱」也好，對所有的功夫(包括輕功在內)都有好處。

錢大來心頭暗驚，他發現阿輝進步太快了。

本來他們的差距很大。

他甚至以爲他們之間的差距五七年也無法趕得上。

現在他知道這想法錯了，幾乎還不到半年。

在目前，他即使全力搏殺，要勝也要一百五十招以上。

這當然是他個人的片面看法。

阿輝却另有想法，他不以爲錢大來不能擊敗。

他已建立了信心，但絕不自負托大。

信心是一切事業的支柱，有信心才能產生力量。

兩小在一邊驚心動魄，因爲有時劍光閃爍，看上去正是砍向一個人的脖子，如果砍中，人頭落地。

就這樣在不斷的危機出現又消失之後，他們已交換了百招之多，倒退三個月前，阿輝絕對接不下五十招。

錢大來自然可以猜到，他又遇上名師。

阿輝道：「錢大來，向我金阿姨道歉，並保証以後不再發生那種事，我們可以不敵對！」

「那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事……」

一百五十招過去，二人都出了一身大汗，這工夫，錢大來一招奇學施出，阿輝稍慢了那麼一點，左袖被挑破。

但不出五七招阿輝也掃了他一腿。

快到兩百招時，小滑溜道：「紅棗，上！」

「誰也別上……」阿輝喘着阻止。

現在阿輝是顯著地落了下風，畢竟他才十七歲。而且初學不久，就算他是天才，和這個出道已久的殺手比，總是差些。

紅棗道：「阿輝你別傻，爲報金阿姨之仇，犯不着和他講什麼武林規矩，我可要上了！」

「不可以——」阿輝說話，左腰臀之間被對方掃了一劍，衣破血流，但只是皮肉之傷。

兩小一齊發出驚呼。

但是，就在阿輝一個跟蹌，錢大來却很得意時，忽見他一旋，到了錢大來後側，緊緊的抱住他的後腰。

錢大來眞怕了他的「乾坤一抱」。

因爲這一手很怪異也不易破解。

他盡力向左前方一閃，「刷」地一聲，他兩腋下的衣衫都被阿輝抓破，留下十道血痕。

雖未抱牢，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錢大來從未對任何敵人退讓過。今夜他却不想再戰，長身疾掠而去，阿輝厲聲道：「錢大來，你若不跪在我阿姨面前道歉！就永遠沒完！」

紅棗道：「阿輝，你眞的還要去追錢大來？」

阿輝道：「怎麼？妳以爲我說謊？」

紅棗道：「算了，他已經怕了你哩！」

「他不會怕我，主要是怕三人聯手對付他。」

小滑溜道：「不，老大，他眞正怕的還是你的『乾坤一抱』。」

紅棗道：「不錯，任何人都怕纏，錢大來也不例外。」

小滑溜道：「錢大來是私生子之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他和老大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又怎會是私生子？」

紅棗道：「八成他娘和另外一個男人生了他。」

小滑溜道：「是誰？」

「我怎麼知道？」紅棗道：「你該去問錢大來的母親。」

小滑溜道：「夏露怎會知道這件事？」

紅棗道：「八成是聽她的老子夏光祖說的。」

紅棗道：「阿輝，不管怎樣，你眞是練武天才。」

阿輝道：「怎見得？」

紅棗道：「錢大來已列頂尖高手之列，你能和他打成平手，使他很忌憚你，這不是天才是什麼？」

小滑溜道：「老大不但是練武天才，也是繪畫天才！」

阿輝道：「那是不傷大雅的東西。」

小滑溜道：「不，能幾筆勾勒出一個裸體美女來，而身體深深地吸引到任伍鳳樓那老色狠，這就不簡單。」

這時紅棗在阿輝耳邊低聲道：「我知道你畫的是誰？」

阿輝微微一震，道：「誰？」

「我！」紅棗道：「我的身體我當然能看出來。」

阿輝點點頭。道：「妳眞厲害！」

紅棗低聲道：「因爲你抓住了重點勾勒出來，你只是在那洞中烤衣衫時看到我的胴體一次，怎麼能……」

阿輝道：「由於印象深刻，雖僅一次也永不會忘。」

紅棗內心十分激動，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來。

她眞慶幸，以前害他多次沒有把他害死。

＊　＊　＊

紅棗對阿輝窮追錢大來這件事不以爲然。

但阿輝對金阿姨的這份情感太執着，不能讓錢大來在阿姨面前懺悔，永不罷休，兩小眞服了他。

一路追下來，相信錢大來就在附近二三百里以內。

這天刮着狂風，天色近晚，他們入鎮準備宿店。

近來生活奢侈，開銷很大，銀子快花光。

三人進入一家酒樓，阿輝叫了菜。小滑溜離座而去，他打聽一下，找到一家很大的賭場。

場主是個矮胖的中年人，小滑溜說明了來意。

「嘿！賭王之王到了，眞是失敬！」場主道：「小可白玉祥，是這裡的主持人，賭王有什麼貴幹？」

小滑溜道：「手頭不大方便，白兄先週轉一下……」

白玉祥打量小滑溜，黑不黑黝的，渾身沒有四兩肉，實在不像個賭王之王，內心已有數，道：「成……成！賭王能光臨敝場，也是小可的榮幸，不知賭王需要多少？」

小滑溜伸出一根指頭。

白玉祥道：「一百兩？」

「不，一千。」

那年頭一千兩白銀能買一幢相當不錯的房子，要是辦一件喜事，也會轟轟烈烈，也很少有人一年能賺一千兩銀子的。

白玉祥道：「不成問題，不過賭王蒞臨本場，無論如何要表演一手讓兄弟開開眼界。」

小滑溜什麼都成，賭却不怎麼高明。

此刻却也不能不硬着頭皮充殼子，道：「表演嘛，不敢當，玩兩手是可以的，不過小可有事，不能久耽！」

「當然，只要賭王露一兩手就成了……」

小滑溜當然也跟阿輝學過幾手。

他以爲選其中他自己拿手的表演一下，就可以敷衍過去，於是騰出一張桌子，中央一碗，碗中有骰子。

小滑溜一看，四周圍了不下於五六十人之多。

似乎有很多人都以懷疑的眼光望着他。

他不能不盤算，如何能拏到銀子脫身而去？

他抓起骰子搓着，道：「謝謝各位捧場……」

一邊搓着，一雙眼四下梭溜，似乎插翅都飛不了。

當然，他的雙眼很活，反應很快，這是他最大的特長。

他疾搓一陣，雙手一放，三顆骰子在碗中疾轉。

一圈……兩圈……三圈……。

不知道轉了多少圈，三顆骰子一直不停。

好像一個骰子在前面逃，兩顆在後面追似的。

那有這回事兒？連小滑溜自己都直了眼。

只聞四周觀衆的稱讚聲及感嘆聲不絕。

小滑溜心想：這可眞是天助，大概是過往神明看出我小滑溜有難，特別來幫助我的。

他游目四掃，突然心頭一亮。

眼見楚半俠在人叢中向他齜牙。

「是了！原來是這個老傢伙，有他在還愁脫不了身？

小滑溜對白玉祥道：「白兄，這一手如何？」

「太高明了！這簡直是神乎其技！來人哪！」

「在……」伙計們奔過來。

「馬上支一千兩紋銀讓賭王帶走！」

「是……」不久伙計用錢袋裝了一千兩放在小滑溜肩上。

而三隻骰子還在碗中追逐不停。

不知有多少隻眼睛盯住三隻骰子，似要看看轉多久才會停下來。這工夫小滑溜道：「各位朋友，老實說，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也可以說是在下的技藝中最起碼的小玩藝……」

衆人一陣騷動。

這麼神奇的技術居然還是他的最起碼小玩藝。

小滑溜道：「爲了答謝白兄濃情厚意，在下再露一手。小弟距此桌十步以外使骰子停止，而且擺出大點數，然後再使它轉十圈……」

四周爆起一陣雷掌聲，且有人大叫「賭王萬歲！」

白玉祥道：「各位，賭王獻技，百年難得一見，請大家靜一靜，也不要往前擠……」

四下的人太多，後面的看衆更就往前擠。

前面的站不穩不得不再往前移動，已到了桌邊。

小滑溜道：「在下這就要表演了……」他拔起身子，落在人牆之外道：「各位要注意了。」

當然，此刻大都數的人都在注意桌上的碗及碗中的骰子。居然還在轉動，但白玉祥却在注意小滑溜。

他是個見多識廣的人，他沒見過這種賭法。

但他總以爲這小子沒有賭王的氣派。

小滑溜貌不驚人，難怪白玉祥瞧不起他。

他進入廁所，自後牆翻出，他相信楚半俠會爲他善後。然後大搖大擺地進入酒樓。

一上樓，正要向阿輝誇耀他的辦法，忽然心頭一沈，只見那一品侍衛何宗元及另外六位二三品侍，也在樓上，正在一桌上吃喝，另外還有十來位食客。

此刻似乎雙方都沒有打招呼，也許要在三小離開此鎭之後再動手逮人。他和阿輝交換個眼色，坐在阿輝身邊。

阿輝開聲道：「你去了哪裏？我還以爲你已經落入了這些大內公差們的同路人手中呢！」

小滑溜道：「老大，銀子不多了，我去弄了點銀子。」

阿輝道：「小滑溜，你聽着！咱們不能作無本生意。」

「當然！老大放心。」小滑溜道：「是在賭場中弄的。」

「你？弄了多少？」

「一千兩！」小滑溜低聲道：「老大，我當然不成，本想去咋唬一下子弄點油水，若非楚半俠在那兒暗暗助我一臂之力，我八成無法脫身。」

「你冒充我？」

「當然！要不，這一千兩能隨便送人花用？」小滑溜道：「這些大內的狗腿子似

乎盯上了咱們。」

阿輝道：「這次很不妙。這七人加起來比任何一次(伍、雍及雷、霍等人)都凶險，要小心應付。」

小滑溜道：「老大，總有辦法可想的。」

阿輝道：「何宗元的身手不遜伍鳳樓和雍和，其中至少還有兩三名二品侍衞，餘下的爲三品，而且這些人就算誤殺了好人也可以加上一個『拒捕』或『幫助欽犯』的罪名。總之，今天只能智取。」

三人慢慢地吃喝，自然是拖時間想點子。

紅棗道：「小滑溜，看你的了！」

小滑溜道：「放心吃吧，到時候必有辦法……。」

他望着紅棗，突然靈機一動，差點笑出來。

紅棗低聲道：「是不是又有什麼餿主意了？」

小滑溜道：「主意要想管用，非餿不可，不餿就一定派不上用場。到時候可別大驚小怪地。」

這時小滑溜在阿輝耳邊說了幾句話。

阿輝一愣，道：「眞餿！這不大好吧？」

小滑溜道：「老大，今天這場面不餿絕對脫不了身的。」

紅棗道：「小滑溜，是什麼點子，能不能告訴我？」

小滑溜道：「告訴妳可就不靈了！」

由於紅棗十分動人，侍衞們頻頻回頭看她。

其他的食客也都十分欣賞她。

就在這時，紅棗突然發出了怪聲。

由於聲音很大，有很多食客聽到，甚至有的食客正在注意她，她發出這麼大的聲音，自然是聽出是她放的。

如果只是這一聲，食客們還不敢確定是她。

因爲姑娘家在大庭廣衆之下來這一手，那太不像話了。

那知就在衆人回頭觀察聲音的來源時，「蓬蓬」又是兩聲，這一次可以確定，聲音來自她的身上。

忽然有人發出了怪叫，而紅棗已羞得抬不起頭來。

以前雷丹出過這種醜，她自然心照不宣。

她自己爲什麼也會失去控制？這可是有生第一次。

男人喜歡女人當衆出醜，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於是整個樓上都鼓噪起來，甚至樓下的人也上來看熱鬧。

那知就在這時，「蓬」地一聲之後，又加上一聲「補烏——」聲音拉得極長。

人聲如此吵雜，仍能清晰聽到，可見聲音之大。

於是樓上陷入了爆笑浪潮之中。

紅棗伏在桌上哭了，她現在才體會到，上次雷丹出醜而哭泣的心情，這一次比雷丹看的人更多。

就在這時，何宗元忽然面色一變。

他的身後有個人，把雙手貼在他的腰腹之間。

何宗元道：「什麼人？」

其實他的電目一掃就猜出是什麼人了，因爲阿輝那一桌上的阿輝不見了。他後悔未信雷、霍二人的話。

霍芙蓉說了三小一大堆的壞話，何宗元只信了少許。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三個小毛頭那有這麼大的噱頭？

由於此事突然發生，加上六個二三品侍衞的弩拔弓張，躍躍欲上，樓上立刻沈靜下來。

在此同時，何宗元當然是試圖反擊，但一試眞氣就知道這小子是個大行家，如前腹部的「帶脈」「大橫」及「天樞」三大要穴以及後腰上的「命門」及「志堂」要穴也都在他的十指控制之下。

這才是陰溝裏翻船，尤其是他身爲一品侍衞。

更不堪的是在這麼多的部下及食客的面前丟人現眼。

「你是歐陽輝？」

「不錯。」

「你應該也知道我是誰吧？」

「當然，你就是大內一品侍衞何宗元！」

何宗元沉聲道：「既知我是欽差，還不放手領罪！」

樓上的食客不由色變，原來這些人是欽差。

有的人胆小，怕受到牽連，匆匆離座下樓。

阿輝道：「欽差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拿着雞毛當令箭。」

何宗元厲聲道：「小子，這可是滿門抄斬之罪？」

阿輝道笑道：「沒有什麼滿門滿窗的，全家只有我一個人，所以我一人吃飽全家都不餓。」

對這種無家無業的小流浪漢，眞是沒辦法。

何宗元道：「就算你是孑然一身，難道就不怕王法嗎？」

阿輝道：「我犯了罪當然要受王法制裁，如果沒有犯法，我才不管王法多少錢一斤哩！」

何宗元氣得面孔紅中帶紫，道：「小子，你這是往死路上走。不過我看你年輕，小不更事，只要你馬上放手，向我賠禮，我饒你這一次。」

阿輝道：「可以，只要你守信。」

何宗元道：「本座何等身份，豈能失信於你？」

「那可不一定。」阿輝道：「萬一你的部下失信呢？」

何宗元道：「他們不敢！」

阿輝道：「我對你們這些狐假虎威的官大人，沒有多大的信心，你們常常說了不算數。」他使個眼色，叫小滑溜及紅棗先離去，他們有暗號。

如無暗號，小滑溜和紅棗在鎮外哪個方向等他們呢？原來他們早有默契，眼睛向上看代表北方，下看代表南方，向左看代表東方，右看是西方。

這當然是指人向南站立的暗示方向。

正是東左西右，北上南下，巧的是外國也是如此說法，如大江東去，西出陽關，兼程北上，剋日南下等等。

兩小要去，兩個侍衛一攔。

阿輝雙臂一收緊，道：「何大人，這不夠意思，你剛剛保証過，你的部下立刻就不守信用了！」

何宗元只感眞氣被一截爲兩段，無法連貫。

他沒有聽說過這種抱人的功夫，而且不僅僅是控制他的幾個要穴，即使不制他的穴道，這一抱也十分厲害。

何宗元道：「退下，讓他們走。」

一個二品侍衛道：「統領，萬一這小子自己不守信……」

何宗元道：「應該不會的，歐陽輝，咱們談談點正事了！那幅畫到底在何人手中？」

阿輝道：「畫本來在我們手中，後被百里長風以及裕金葉搶去，據說以後又被伍鳳樓及雍和搶去。詳情不知，至於向島，聽說在一品侍衛丁大山手中！」這當然都是胡扯。

「什麼？在丁大人手中？這怎麼會？」

「怎麼不會？那幅畫和向島本人同樣重要。缺少任何一樣都練不成畫上的功夫，你以爲侍衛就不想練？」

「歐陽輝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阿輝道：「有人看到丁大山和向島在一起。」

何宗元道：「你見過柳光庭沒有。」

「沒有！」阿輝道：「何大人還有什麼話要回傳？」

「沒有了！你可以走了。」

阿輝道：「萬一我鬆了手你們又失信而向我還手呢？」

何宗元道：「何某是何等身份？」

阿輝鬆了手，六個侍衛一擁而上。

阿輝大聲道：「何宗元，你賴皮！」

何宗元冷冷地道：「何某說過本人絕不動手，但並沒有說我的部下也不動手吧。」

阿輝撤劍迎敵，這些二三品侍衛本以爲這幾個小童武功只是鬼畫符多，身手定有限。

那知三五招下來，不由大爲出奇，這小子居然身負上乘武功。

阿輝見何宗元並不出動，他大聲道：「你們退下。」

他們當然不會退下的。

阿輝道：「何宗元，他們不夠，看你還是湊合湊合！」

「我？」何宗元轉身地一笑道：「這可是你的意思。」

「當然，和他們打不過癮！你敢不敢上。」

何宗元心中大愕，要不，這豈不是失信了！「好！是你要求我出手的，何某可沒有失信了！」「嗆」地一聲撤劍在手！這工夫其餘六人紛紛退下。

何宗元持劍向前一撲，只聞「嘩啦啦」一聲中，椅子倒地，把一張桌子也拉倒在地，桌上的杯盤碗筷散落一地。

原來是阿輝制住何宗元時，趁說話時騰出一手把何宗元垂下的一段腰帶繫在他的椅子腿上，這當然是一個爲他自已製造脫身的機會。

因爲阿輝對這些朝廷走狗知之什深。這些人是不會有什麼信用的。

何宗元差點絆倒，其部下有人要去扶他，但再找阿輝那還有影子。何宗元道：「快追！我要是讓他跑了，我就不姓何——」立即追出。

阿輝想道：「那你就跟我姓吧！」

原來阿輝怕被他們追上，而且也要看看他們追向那個方向，萬一碰巧他們正好追向兩小離去的方向怎麼辦。

所以他穿出窗外，在樓下後院中樹上監視。

見他們分成兩撥，一撥往東，一撥往西，可能兩撥人再由西向北，或由東轉南，然後在此處滙合。

因此，阿輝立刻往南，和兩少狂奔數十里。

在這期間，紅棗扳著臉一言不發。

大約奔出三四十里之外，天已二更，在山坡上小徑旁坐下來休息時，那知紅棗突然一脚把小滑溜踢了個觔斗。

小滑溜嚷嚷道：「紅棗，妳這是幹什麼？」

紅棗一言不發，拳打脚踢。

小滑溜當然不是她的敵手，爬起來立刻又被打倒，倒下來還未爬起，又被踢翻，已是鼻破血出。

阿輝道：「紅棗，別打了！」

紅棗忿然道：「我要打死這個壞胚子。」

小滑溜道：「爲什麼？妳欺負人！」

紅棗還在打，道：「你這壞蛋要我當衆放屁出醜，我不打死你我不姓紅——」

小滑溜大聲道：「紅棗，這固然是我的錯，但也是爲了吸引何宗元的注意力而給老大制住他，妳只是爲大家犧牲，再說，放幾個屁也算不了什麼，難道女人就不放屁？」

紅棗越想越氣，硬是不停止揍人。

小滑溜厲聲道：「我是不該捉弄妳，但妳有沒有檢討一下。」

「我檢討什麼？」

「我是跟妳學的，『順氣散』也是自妳身上偷來的，上次雷丹當衆放屁出醜，我就猜出是妳弄鬼。因爲妳妬忌她，想把她氣走，因此，我暗中觀察，看到妳弄那『順氣散』，在她的杯中——」

紅棗停止了打人，阿輝的臉色已不大好看。

她把阿輝視爲已有，雷丹橫一聲「阿輝哥」豎一聲「阿輝哥」，她聽了十分刺耳，她容不了雷丹。

她有一種「順氣散」藥粉，胃腸不好，服些會打噎，氣一順就會舒服些，這本是好藥。

有一次她的師兄黑中梟告訴她，只要在這藥散中加上另一味藥，氣就向下走，也就是說不會打噎，而是大聲放屁。

而且因加入的藥量多少，而能決定放屁多少及聲音之大小。

紅棗要氣走雷丹，她以爲這辦法很妙。

沒有一個淑女會在人前經常放屁的。

也沒有一個男人會喜歡一個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會猛放屁，而且聲音太大，其臭無比的女人。

就算是個大美人也不例外。

小滑溜得理不讓人，大聲道：「我發

現你害雷丹，心中實在不舒服，決定也要妳嘗嘗在人前亂放屁的滋味，而今天正好派上用場。我把那些藥散偷偷撒在妳的酒杯中。一來是報復妳整雷丹的惡作劇，二來也好爲老大趁機對付何宗元。」

紅棗雖已認錯，但口中還在咀咒不已。

小滑溜道：「如果不是雷丹去洛陽照料金阿姨，仍然在這的話，可能已被妳整得七葷八素，說不定會自殺也未可知！」

阿輝道：「紅棗，妳太過份了！」

紅棗沒有話說，只恨小滑溜揭她的底。

＊　＊　＊

錢大來近來更加頹喪，而且終日酗酒。

現在，他又在一個距村鎮甚遠的茅棚野店中喝酒，他已付了帳離去，發現身邊站着二人。

竟是「太陽刀」雷恨天和霍芙蓉二人。

這是因爲小滑溜對二人說，畫在錢大來手中。

小滑溜還說向島在伍、雍二人手中。

雷、霍二人就盯上了錢大來；三小希望他們亂打一通。

「錢大來，東西在你手中？」

「什麼東西？」

「畫！」

錢大來心灰意冷，現在就是知道那幅畫放在何處要他去拿，他可能也沒有興趣。他變成了行屍走肉。

雷恨天道：「錢大來，我們不會強搶豪奪，檢你的便宜！你開個價錢出來吧！」

「沒有！」

「錢大來，你是個聰明人，有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以你的身手是保不住此畫的。」

「沒有——」他厲呼着。

霍芙蓉道：「錢大來，你要聰明點，如今武林中人紛紛出動，還有大內高手，都在找這東西。」

錢大來煩透了，道：「東西就在我身上，老子就是不賣，你們又能把老子怎麼樣？嗯？」

聽那幅畫在他的身上，而且十分不客氣，雷、霍二人立刻就撤出兵刃動上手，其實錢大來說的是氣話。

他身上那有什麼畫？

錢大來以一對二，五七十招內有攻有守，但加上霍芙蓉的「步金蓮」就吃力了，百招左右錢大來猛攻三劍，把桌子踢向二人，側射而出，論輕功，也可能要比雷恨天略爲好！

由於霍芙蓉是蓮足，奔掠起來，還是吃虧些，不久就落後，而雷恨天也不放心，只好暫時放棄追趕。

「恨天，如無我這累贅，你會追上他的。」

「也不見得，這小子的輕功不弱。」

霍芙蓉道：「恨天，目前搶畫的人太多！」

雷恨天道：「不錯，但大多數人不知畫在何人手中，不過是跟著別人起鬨，我們却知道。」

霍芙蓉道：「是否眞的在他手中？」

「錯不了的。」雷恨天道：「剛才他還承認過。」

錢大來奔出二十來里，來到一小溪邊，掬著水大喝特喝，喝完忽然發現水中有三個影子。

仔細一看，如同見鬼，又見了三小。

錢大來磨牙切齒，道：「你們眞的以爲我怕你們？」

阿輝道：「不怕就別跑！」

小滑溜道：「錢大來，我看你還是答應我們老大，向金阿姨跪下賠罪吧，其實金阿姨絕不會怪你的。」

錢大來一字字地道：「作夢！」

阿輝撤劍攻上，錢大來叱叫中力砸三劍。

這是含忿出手，力大勁猛，阿輝被震退兩步。

但是，雙方被震開之後，誰也奈何不了誰。

在目前，錢大來的確已無信心穩勝阿輝了。

況且，連番吃虧，又不能不提防他弄鬼。

他不能不隨時提防他的「乾坤一抱」。

因爲，要提防這一手，劍招上就不免礙手礙脚了。

小滑溜道：「老大，差不多了，該抱一抱了吧。」

錢大來心頭一驚，更加小心翼翼地應付著。

小滑溜繞著二人移動，一邊還說風涼話。

錢大來精神大受威脅。

他也知道，小滑溜的壞點子比阿輝還多。

這時小滑溜在上風頭上「蓬」地一聲放了一個屁。

錢大來的精神稍一分散，阿輝反應奇快，又一舉上前一把抱住錢大來的後腰，錢大來全力一掙，「嗤」地一聲，褲腰竟被撕裂。

他提起褲子，狂竄而去。

在目前他見到三小，眞像見了鬼一樣。而且怎麼擺脫都辦不到，幾乎是走投無路了。

剛才小滑溜爲了誘錢大來分散精神，就服了少許「順氣散」，如果是蹲著放，褲子蹦緊的話，很可能把褲子崩破。

錢大來心頭大恨，竄出里許，覓繞到三小後面。

他要偷聽三小交談，弄清金燕的住處然後去殺人。

他非殺金燕不可，正如他也不會放過「八臂吳剛」夏光祖父母一樣。凡是知道他是私生子的人，他就要殺死。

一連跟了幾天，僅聽到三小談及金燕在洛陽。

洛陽地方很大，不知確實地址到那裏去找。

但錢大來還是來到洛陽。

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這話眞是一點不錯。錢大來相信是住在較幽靜之處，於是他就往靜的街道去找。

未出三天就被他找到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在聽雨樓內，柳花花、白霜霜、獨孤美、司馬如虹、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等六人，研究着姬重生飲酒中毒身亡案件疑點，衆人看法有異，豈知姬重生飲酒所用的酒杯曾經兩次被人調換，而且滲有劇毒之物在內，而毒害姬重生的眞正兇手又是誰呢？原來……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

賭坊熟客　揮金如土

這種話誰都會受不了的，何況是一個大男人在女人面前，如何也丟不起這個臉的，他當然是勃然大怒，用力一拍桌子：「妳這個臭娘們，難道我這個幹車伕的，就不能喝武夷茶、吃蘇州蜜餞？媽的，老子有錢，愛幹什麼就幹什麼，愛吃什麼就吃什麼，妳管得著嗎？告訴妳，只要老子我高興，像妳這種賤女人，我可以買一打來餵狗，妳相信不相信？」

他說著，從懷中掏出一錠亮澄澄的銀子，叭的一聲用力放在桌上，拉開喉嚨叫道：「伙計，不用找了。」

說著，轉身便要走。

「慢著。」忽然一個人擋在他前面。

他抬眼一看，幾乎涼了半截。

那個人簡直就像一座山似的，足足高出他有兩個頭，一身橫肉，滿臉煞氣，腰間還插著一對判官筆；他瞪著一雙如銅鈴大的大眼，冷冷說了一聲：「坐下。」

那敢不坐，車伕乖乖的坐回位置上，大氣也不敢哼一聲，苦著臉望著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仍在喝著茶，她沒事似的朝他笑笑：「看不出你火氣這麼大，我只是告訴你，一個人不管是做事、穿衣、吃飯、那怕你說的玩女人，如果玩得超出了他的身份，那總是一件令人懷疑的事，你說是嗎？」

她輕輕笑起來，笑得胸前那兩堆東西一陣亂顫，可是車伕一點也不覺得迷人，他認爲眼前的女人不是神經病便是吃錯藥的，好端端的找我車伕幹甚麼？

他突然想起車上的客人，糟糕，如果不快點上路，只怕天黑以前趕不到八太子山；如果趕不上，他這筆生意就有痲煩了。

他不禁心急起來，正想拿個機會溜走，却見那兇神似的大漢，像山般的立在他身旁，他只好苦著臉哀求道：「算了，妳看得起我也吧，看不起也吧，求求妳讓我走，我還得趕路呢，我車上的客人要在天黑以前趕到八太子山，如果不這樣，只怕我的車資會有問題了。」

「你現在那裡也去不成了。」那女人淡淡的說了一聲，接著又說：「我現在可以簡單告訴你，我叫朱媚，大漢鏢局的總鏢頭朱魯東便是我爹，昨天夜裡，我們被劫走了一車鏢銀……」

車伕睜大著眼，忍不住打斷她的話：「我只是個趕車的，這關我什麼事？」

朱媚冷冷道：「關不關你的事，自然要查過才知道。」

車伕大聲道：「那麼多人妳不查，爲何偏偏查我？」

朱媚冷笑道：「一個車伕竟能吃名貴的東西，而且還這麼大方請不認識的人一起吃，我不查你查誰？」

車伕呆住了，竟也答不上話來。

半晌，他跌足道：「我劉三怎麼這般倒霉，好不容易有筆好生意上門，却偏偏碰見這檔鬼事。」

他頓了一頓，急道：「反正事情不是我做的，妳要查便查，只是不要耽誤了我趕路。」

朱媚冷哼道：「查一個人那有這麼簡單？自然要帶你回鏢局裡去了。」

劉三傻住，大驚道：「那我生意甭做了？」

「放心，」朱媚嗤了聲道：「如果你是清白的，我們自會加倍賠償你的損失，決不會叫你吃一點虧。」

「那就好，」劉三放下心來，他忽然又道：「那我應該趕快通知我的客人換車，否則他天黑到不了八太子山的。」

說著，就要起身。

「坐下，」朱媚冷冷的叱了一聲，「既然要查你，自然連跟你一起的人也要查，誰知道他是你的客人，還是你的同謀？」

劉三只好乖乖坐下。

停了一下，他忍不住問：「既然要帶我們回妳鏢局去，為何還坐在這裡？」

「從現在開始，不該你問的，一句也別多問。」

朱媚的臉整個沈下來，聲音也奇冷無比。

劉三噤若寒蟬。

* * *

劉三雖然是個車伕，但經常在外頭奔跑，不免聽說過一些江湖事，自然聽過大漢鏢局的名聲，它好像和濟南的四海鏢局以及東南的中原鏢局，共稱武林三大鏢局。

這樣的一個鏢局，只怕不是他得罪得起的，所以他只好乖乖的坐在那裏喝茶，眼睛再也不敢對朱媚亂瞄亂看的。

過不了多久，門外進來了十幾個人。

當先的一個，雖年紀五六旬，但錦衣玉袍，腰懸一口崁珠寶刀，面目虎虎生威，一副氣派不凡；當他踏著八字步走進來的時候，朱媚連忙朝他喚道：「爹，我在這；您那邊如何了？」

朱媚的爹，自然就是大漢鏢局的總鏢頭朱魯東；他在朱媚身邊坐下來，臉上的氣色相當沈鬱，聲音也很低沈：「沒有發現，妳這裡呢？」

「我想帶他回局裡查查，還有他那部車。」朱媚溜了劉三一眼說。

朱魯東打量了一下劉三，神情冷漠；隨即起身道：「既然如此，我們走吧。」

劉三低著頭跟著他們走出茶寮，他才發現門口外還有十幾個人，而且正包圍著他的馬車。

朱魯東先上馬，其他的人也跟著翻上馬鞍，動作整齊俐落。

「牛八，你押著這部馬車。」朱媚躍上馬背的時候，轉首朝那個像山一樣高大的漢子命令著。

牛八應了一聲，上前打開車門，一個跨步，便登上車門。

可是，他卻沒有進入馬車，不但如此，他反而一頭栽了下來！

大家都嚇了一跳，正不知怎麼一回事的時候，牛八已滿臉通紅的爬起來，他狂吼著衝上馬車：「媽的，你竟敢暗算大爺！」

他人雖像山那般大，動作卻像風那般靈活，話聲中他已攀上車門。

令人洩氣的是，他仍然像上次一樣，不，比上次更慘，他那偌大的身子，忽像斷線風箏般的狂飛而出！

朱魯東臉色微變，可是他卻也是個反應極快的人，他一聲冷哼，人已像箭般一樣射起。

他算得好準，在半空中，他單手一托，正好頂住牛八的腰間，藉著這一頂，牛八正好平衡了身子降落地面；而朱魯東卻藉反彈之力，身形一轉，竟滴溜溜的躍回馬鞍之上！

彷彿，他壓根兒就沒有離開過馬背，他臉上的表情好像全沒發生過任何事的樣子。

四週本已擠滿看熱鬧的人，顯然都被他這一手震懾住；可是他們更佩服車裡的人，因為要把一個像山大的人，如繡球般的拋出來，說實在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車裡面的人是誰？

大家都想知道。

大漢鏢局的人更想知道。

除了朱魯東與朱媚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翻身下馬，而且每個人都已刀出鞘、劍在手。

毫無疑問，他們都有極為豐富的臨敵經驗。

牛八也早就拔出了腰間的判官筆，他那張四方臉上一陣羞怒，大叫一聲，就要第三度衝上馬車。

他不過剛跨出一個步子，朱媚已冷冷的哼了一聲：「站住！」

牛八乖乖站住。

一個人，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有這麼多次機會的。第一次，或許可以說不小心；第二次，自然就是真功夫，勝敗已是極為明顯之事；如果還要第三次，無疑是不自量力了。

朱媚，這個在江湖上有「飛燕子」之稱的大漢鏢局的少東主，一向就是最討厭不自量力的人；她冷冷的瞪了牛八一眼，牛八竟也低下頭去，一句話也不敢哼。

她沒有說話，也沒有動。

其他的人也沒有說話，也沒有動。

他們自然是在等馬車中的人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通常馬車中的人都會出來的。

只可惜，馬車中的人是柳花花。

他是個懶出名的人。

誰都知道，他懶起來的時候，比一條死蛇還懶。

所以，老半天過去，非但不見他人影，反而傳來他陣陣酣睡聲。

孰可忍？孰不可忍？

只怕再好性子的人也忍不住，朱媚那張俏臉上已漾起一股被侮辱的憤怒，她忽然怒叱一聲，人已像激光電石般的撲向車門！

去勢之疾，比之牛八不知要快了多少倍。

只可惜她也和牛八一樣，不僅上不了車門，而且還像個大元寶般的倒翻而出！

不過她還好，正好坐回自己的馬背上，無論如何要比摔在地上好多了。

可是，朱魯東的臉色變了。

因為他知道，雖然他女兒的武功不是頂尖，但是要在一個照面便把她擺平，好像這樣的人他還沒見過。

現在，他見到了。

可是卻不曉得那人是誰。

他的臉色怎能不變？

然而當他看清車中那人走下來的時候，他却笑了。

* * *

「花花大少，久違了。」

朱魯東大笑一聲，翻身下馬。

所有的人，包括四週看熱鬧的人，全都起了一陣騷動。

因為他們想不到，眼前之人竟然是名滿天下的柳花花！

柳花花一副午睡剛起的樣子，他臉上有一絲不高興；一個人在午睡時被吵醒，大概沒有人會高興的。

「朱總鏢頭，我好像欠你的酒債已經還了吧？」柳花花見到朱魯東，臉上那絲不高興換上淡淡的微笑。

「那次不算，」朱魯東大步走到他面前，用力拍了他一下肩：「我說過，一定要你到我家去喝才算數；好像不止兩年了吧，我們在太行山相識的時候，你就說過一定要來我家，你好像不是一個守信用的人？」

所有的人的眼睛，全部都投向柳花花。

有的人很興奮，他果然有一股與衆不同的氣質。

有的人很失望，他看來和普通人並沒有兩樣。

朱媚仍坐在馬鞍上，她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柳花花；她說不出心中此刻的感覺，她怎麼看柳花花都和一般人一樣，既不多人一隻手，或高人一個腦袋，但是他剛才露的那一手，連她自己都搞不清楚，糊裡糊塗的便被「請」出馬車，這決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她搖搖頭，輕輕歎息著：「你，就是那個名字像女人的柳花花？」

柳花花瞥了她一眼，淡淡道：「妳，就是個性像男人的飛燕子？」

朱魯東大笑著，正想說話，却見人羣中走出一人來，朝著柳花花上下看了看，冷冷道：「你，就是天下聞名的花花大少柳花花？」

「你是誰？」

柳花花沒有開腔，他悠閒的抬頭望去，他不認識那人，雖然那人長得一表人材，儀表出衆。

朱魯東顯然有點不高興，他自然不喜歡這時候有人竟如此不禮貌的闖進來。

「我是個無名小卒。」那人年紀很輕，說話的態度却極為冷靜：「不過我知道，如果能打贏了花花大少，只怕不出一天，我王豪的名字便無人不曉、無人不知。」

朱魯東勃然大怒，柳花花却攔住他道：「這種情形，我通常都會給人機會的，不幸我現在趕著赴一個約會，也許我要讓你失望了。」

他轉頭朝站著發呆的劉三微笑道：「你為什麼還不上車？我好像記得跟你說過，我在天黑以前一定要到達我想去的地方？」

「是，是，大少，」劉三冒出一身冷汗，趕緊躍上車座，解開韁繩，連聲說道：「都是我不好出了這個差錯，我保証，除非是馬兒累死，否則我一定準時把您送到目的地。」

「很好，你開車吧。」柳花花攀上車門，朝朱魯東微微一笑：「朱總鏢頭，你大概也知道，我這個人一向有個毛病，那就是：請我未必到，不請我，我却一定會來。我們下次見吧。」

話中聲，劉三已精神抖擻的吆喝一聲，馬車已像箭般的急射而出。

「慢著！」

柳花花半個人還露在門外的時候，那個叫王豪的青年人陡地大叫一聲：「你如果眞是花花大少，為何不敢接我一劍？」

劍字脫口的時候，他手中果眞多了一把亮森森的長劍，而且隨著他急射的身形，已直指柳花花的背後！

似乎，誰也想不到王豪會露這麼一手。

柳花花好像也沒想到，他整個人已翻轉過去，只剩背後露出門外；任何人的背後都沒長眼睛，柳花花也不例外，所以他根本就看不見有一把劍正向他背後刺來。

很多人已驚叫出聲。

朱媚的臉上也露出了驚駭之色。

顯然，所有的人都認為柳花花難逃那一劍。

雖然，王豪或許是個無名小卒；可是，他那一劍却是名家手法。

無論是速度或角度，那一劍絕對是算得上辛辣而詭異的一劍。

連大漢鏢局的總鏢頭朱魯東也不得不承認，那一劍，只怕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也未必能刺出這一劍。

如果說，王豪這一劍能得手，他決不是僥倖的，也許這一劍已耗盡了他十年的寒暑；他如果成功，一夜成名也是應該的。

遺憾的是，他失敗了。

因為他找的對手是天下獨一無二的柳花花，如果柳花花這麼輕易的便被他刺死，他又怎稱得上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呢？

就在那柄劍尖即將刺入柳花花背心的時候，柳花花突然整個人沒入車廂裡，而且車門叭的一聲被關上……

那柄劍已毫無選擇的刺向車門上。

可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那扇車門是木頭做的，而劍是鉄鑄的，無論是誰也都相信，那把劍一定會刺穿那扇木門。

如果木門被刺穿，只怕在木門後面的柳花花仍難逃被挨上一劍的命運。

問題是，木門忽然變成了鉄門一樣，王豪不僅未能刺穿它，手中的劍却突然一震，竟折成兩斷！

他呆住了。

他中風般的立在地上，呆呆的望著馬車絕塵而去……

車馬聲已遠去，但他却聽到了身後滿地的嘲笑聲。

「那個叫王豪的小子，這回眞是大大有名啦，連一扇木門也刺不穿，却叫手中的寶劍成了廢鉄。」

「誰不好找，他却偏偏找上了花花大少，我看他下輩子吧；這輩子只怕他絕對成不了名，如果我是他，乾脆回家抱老婆生孩子算了。」

一個人成不了名，那活著有什麼意思？

除非他願意默默的過一世人。

王豪當然不願意，否則他就不會找上

柳花花當他的墊腳石了。

可是，他已經失敗了。

敗得非常慘。

對方連手都沒有回，他手中的劍却已短了半截。

他是否應該回去抱老婆生孩子？

只怕老婆孩子知道他曾這樣慘敗過，是否也會嘲笑他？

既然如此，爲何不下輩子再來？

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很多人都這樣說的。

王豪發白的唇角上，牽起一絲苦笑，他並沒有回去看身後的人，他突然想起項羽自刎烏江時所說的一句話：無顏見江東父老。他想，他現在應該是最瞭解西楚霸王項羽的人了，因爲他也和他一樣，用自己的劍刎上自己的脖子！

鮮血瑰麗得像彩虹般的噴了滿地。

他的人却像鉄塔般的傲立著……

大家驚住了。

有人不以爲然……

無論如何，江湖中的人都會知道有一個好漢叫做王豪。

朱魯東歎了一聲：「牛八，帶兩個人把他屍體運回去，如果沒有人來認屍，你負責把他好好厚葬，畢竟他是一條漢子。」

牛八洪諾一聲，領著兩個人，運走了王豪的屍體。

朱魯東飄身上馬，一策馬韁，急馳而去。

一行二十幾人，也紛紛上馬……

「爹，」朱媚跟上朱魯東，「柳花花這個人不是很喜歡幫忙人的嗎？鏢局這件事，爲何不請他幫忙？」

朱魯東笑笑，沒有說話。

「難道，」朱媚又開口：「你們之間交情不夠？」

朱魯東笑了一聲：「柳花花這個人向來幫人家是不看交情的，妳難道不知道他管閒事是出了名的？」

朱媚接道：「既然如此方才你爲何不開口？」

朱魯東搖搖頭：「妳應不會忘記，不多久以前，冷星堡主姬重生是死在飛鷹堡那件事吧？」

「是了，」朱媚點點頭：「他現在一定爲這件事搞得焦頭爛額，自然沒功夫幫我們了，」

「爹，」朱媚又說：「你說他會不會到咱家來喝酒？我是說他事情辦完的話。」

朱魯東轉過頭來：「妳爲什麼突然對他這麼有興趣？」

朱媚噘起了小咀：「江湖中傳說他是個花花公子，很多女人喜歡他；我是女人，自然也想見識見識了。」

朱魯東大笑：「既然知道他是花花公子，聰明的女人就應該跟這種男人保持距離，妳幾時變得這麼笨了？」

* * *

天剛剛要黑，劉三總算把柳花花送到了八太子山，只是他和那兩匹馬已累得幾乎站不住脚。

不過他却高興得要死，不只是因爲柳花花給的車資比原定的還要多，而是他竟能爲這個大家所常談的英雄人物服務，無論如何，他覺得這是一件值得他向同僚親友炫耀的大事。

柳花花一覺醒來，精神顯得特別好，他很容易便向荷鋤歸家的農夫問到了土地廟的地點。

土地廟就在山脚邊，他不費事的便找到了。

可是土地廟裡却空無一人。

除了石頭做的土地公公與土地婆婆之外。

是不是來得晚了？

柳花花不禁有點後悔，早知道就在聽雨樓再呆上一天，好歹他還可以和白霜霜再溫馨一晚；要不就住在大漢鏢局，朱魯東那傢伙雖然不太討人喜歡，不過他那火辣辣的女兒，却叫人從心底看得窩心……

柳花花正踟躕著，却見一些人緩緩走來。

那些人都是當地的農人，有男有女，手中俱提著一個竹籃；有的籃子破舊而無蓋子，可以看到裡面放著魚呀肉的，還有一束香、一疊金紙什麼的。

原來他們是來拜土地公。

土地廟原本就不大，柳花花又不拜神，只好走出廟外；當那些人走過他身旁時，都不禁好奇的看了他一眼，其中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太婆親切地朝他打著招呼：「這位小哥，你也是來拜土地公公的嗎？」

柳花花趕忙陪笑道：「婆婆，我是來找人的。」

老太婆很熱心，她停下來，其他的人也跟著停下來，其中另外一位老伯接著問：「你找的可是我們村子裡的人？」

柳花花心中很感激，到底鄉村的人比較純樸而又有人情味，他想，他如果現在是站在城市的鬧區中，只怕他站斷了腿，也不會有一個人上前來問他想幹什麼。

無論如何，柳花花對鄉野之人總是有一份親切感，他顯得溫文而儒雅的說道：「不滿老伯您說，在下不知道我那位朋友是否就住在這村子裡，他只是約在下在這裡相候……」

「什麼名字來著，」老太婆打斷他的話說，露出了一個缺口門牙：「你說說看，只要是村子裡的人，我們全都認識的。」

「他叫慈悲劍客夏無情。」柳花花恭謹的說了一聲。

「什麼？劍客？」老伯驚訝道：「我說老弟，你大概找錯了地方吧，我們村子全是山野村夫，那來的劍客？」

「是呀，」老太婆笑著說：「劍客是絕對沒有的，我們村子有慈悲菩薩，而且都是有情的人，你怎麼會找一個無情的人？」

柳花花啞然失笑，他只好向他們深深揖禮，站到廟旁的榕樹下。

那些人便進入廟裡拜土地公。

他們拜得很虔誠，有的磕頭，有的跪地，有的上香，有的問卦……

廟裡一片熱鬧。

柳花花出神的看着他們。

他不禁露出羨慕的表情，他覺得做一個鄉下人好過做城市人。他們純樸而熱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彷彿人世間的名與利、煩與憂跟他們並無太大的關係；他們不求錦衣玉食，只求那一份溫飽，便覺

心滿意足了。

人，如果沒有野心，是否就會太平多了呢？

柳花花想著，竟不覺有人擦身而過。那人步履輕盈，等柳花花轉首望去的時候，他已經進入了廟裡。

廟裡的人立刻親切的招呼著：「阿旺仔，你也來拜土地公公嗎。」

「阿旺，你老婆怎沒來？」

「聽說你家那頭母豬今兒生下了十幾頭小豬仔，可是眞的？」

柳花花覺得很好玩，鄉下人就是那麼有意思，那怕是你放了一個响屁，大家都會爭相問長候短的；如果是城市人，只怕你家死了人，屍體臭爛掉都沒人來問你一聲。

同樣的人，爲何差別這麼大？

柳花花歎了一聲，他是個道地的城市人，有時候，他眞想過過鄉下的日子，嚐嚐那種日子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滋味；不過，他知道會過不慣的，因爲他這個人無論如何不喜歡關心人家的母豬，或是人家的老婆的。

天已經黑了。

農村裡已亮起了稀疏的燈光。

拜神的人都走了。

廟裡一燈如豆。

「媽的，夏無情，莫非你叫夏無聊，拿我窮開心？」

柳花花不禁罵出聲，他想想，正欲舉步離去……

「柳花花，你爲什麼還不進來？」

忽然，廟裡有人向柳花花叫道。

柳花花一怔，不禁反身入廟，却見廟裡頭竟還有一個人，他見著那人的背影，那不就是阿旺嗎？

柳花花正奇怪他怎麼認識自己，阿旺却已轉過身來。

柳花花又是一怔，那裡是什麼阿旺阿衰的？明明就是慈悲劍客夏無情嘛。

柳花花差點笑出來。

因爲眼前之人，你絕不會相信他就是大名頂頂，名噪江湖的一流劍客；只見他髮髻蓬鬆、臉上還沾有幾點田裡的泥漿，一身粗布灰衣不說，連褲管都捲得一高一低，竟還光著一雙大脚板，脚下沾著已乾了的泥漬……

這樣一個人，誰相信他會是一個劍客？怪不得柳花花看到他進入土地廟的時候，根本想不到他就是慈悲劍客夏無情。

夏無情在籤筒旁的一張長板櫈坐下，翹著一隻脚，另一隻脚輕輕搖盪著，那模樣簡直就是一個非常悠閒的莊稼漢哪。他朝柳花花露出一個古怪的微笑：「你好像不認識我了？」

柳花花在門口的圓櫈子坐下，歎了一口氣，道：「你知不知道我現在想說那一句話？」

夏無情望著他微笑不語。

柳花花搖搖頭，緩緩道：「我不如你。」

夏無情笑了起來：「你在恭維我？」

「爲什麼不是？」柳花花很認眞的說：「孔老夫子當年就說過吾不如老農這句話；你這副模樣，只怕比老農還要老，我怎能及得上你？」

夏無情又笑了起來，他此刻和以前不僅判若兩人，連笑也不一樣了，通常在江湖上看到的他，絕少有笑容，現在却笑容滿面：「你怎麼這麼快就來了？難道你根本就沒有受傷？」

柳花花苦笑道：「當年在江湖上打滾的人，如果受了點傷，就好像住在海邊捕魚的人，偶而一定會掉進海裡嗆一兩口水的，不是嗎？」

頓了一頓，柳花花好奇道：「我好像記得，剛才那些人都叫你阿旺？」

夏無情微笑著，淡淡道：「阿旺也吧，慈悲劍客也吧，夏無情也吧，不都一樣是名字嗎？」

「好像不一樣，」柳花花搖搖頭：「方才我提你的名字，就是沒有一個人認識你。」

「那是一定的，」夏無情笑道：「這種地方怎麼會有劍客？」

柳花花不禁深沉的注視著他。他忽然對夏無情感到好奇，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他所知道的他，年紀和自己差不多，成名却比柳花花早，可是江湖中沒有人知道他的師承來歷；只知道他是一個既無朋友也無敵人的獨行劍客。多年前，柳花花曾在華山天池大會上，看過他連挫數名用劍高手；他好像沒聽過他曾經敗過，也沒聽說過他曾經殺人，所以江湖中人都稱他是一位慈悲的劍客。

可是他却自稱自己是一個無情之人，所以他在江湖上從不有任何朋友。

這樣的一個人，本來就是一個奇怪的人，現在却又是一個十足的農夫模樣，豈非更奇怪？

柳花花是一個相當有耐性的人，而且也很尊重別人的隱私，他從來不會主動去追問別人不想說的事情。

所以，他也翹起了二郎腿，他看來比夏無情還要悠閒、還要輕鬆……

夏無情望了望爐上已燒了過半的香柱，起身說道：「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已經吃飽了，該我們吃啦。」

說著，拿起一張放在竹籃裡的油紙布鋪在地下，把桌上的貢品一一搬下來；一隻又肥又大的油鷄被他撕成兩半，還有一塊五花肉，幾個煮蛋，一條河魚，以及一壺酒……

夏無情把原本放在土地公香爐前的小酒杯也放到地下，一面提著酒壺，一面說道：「你大概不會相信，在這種地方竟還能喝到白霜霜的桃紅酒。」

一陣酒香撲鼻，柳花花這才發覺他早已飢腸轆轆；他大笑一聲，不顧地下多髒，竟學夏無情盤膝坐地，大聲道：「白霜霜雖然不是小氣之人，可是她的酒却從來不送給討厭的人；她既然送酒給你，可見你不是個令人討厭的人。」

夏無情剝了一個蛋，沾了一點鹽，一口放進咀裡，不過嚼了三兩下，咕的一聲便吞下肚裡；那副樣子，十足莊稼人吃相。柳花花覺得很好玩，不禁食指大動，竟也學他模樣，不料蛋沒吞進肚裡，却卡在喉嚨上，嗆得他連忙喝了兩杯酒。

夏無情大笑：「人家說花花大少挑起來的時候，非王孫公侯之山珍玉食不飽，

放起來的時候，那怕是叫化子的隔夜食也照吃不誤，你果然是這樣的一個人。」

柳花花的吃相很兇，三兩下已幹完那半隻鷄，他鼓著兩腮，一邊嚼一邊說：「人家說慈悲劍客劍慈悲人無情，我看你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否則你怎會請我吃這麼好的東西？」

「你一定弄錯了，」夏無情用手扒開一塊五花肉，「這裡沒有劍客請你吃飯，劍客只會請人吃劍，怎會請人吃飯？只有阿旺這個農夫才會請你吃飯。」

柳花花舔著油膩膩的手指，「不管你是誰，我保証你這些東西我全吃光。」

果然，沒幾下子，那些貢品，竟然全落在兩人的肚子裡，一塊肉、一滴酒也不剩。

柳花花翹起一隻脚，半蹲坐在櫈上，學著夏無情用手指剔著牙縫：「阿旺哥，我吃飽了；你現在是不是可以告訴我，你爲什麼請我吃飯？」

夏無情坐在他對面，他彷彿很欣賞柳花花那副樣子；夏無情打了一個飽呃：「阿旺是個老實人，他請人吃飯從來沒有理由的。」

他微微一頓，緩緩接著道：「不過阿旺有個習慣，他喜歡在客人吃飽的時候說故事；現在，我阿旺也想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　＊　＊

「阿旺」果然是一個會說故事的人。

他說的故事並不長。

可是柳花花却凝神專注，聽得目瞪口呆。

「阿旺」並沒有留宿柳花花，他連家裡都沒有讓柳花花踏進一步。

柳花花並沒有怪他，他反而覺得像自己這種人，實在不宜到他家裡做客。

因爲他不願破壞「阿旺」那份寧靜。

他終於知道慈悲劍客夏無情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眞正聰明人。

他離開土地廟的時候，時辰還很早，如果在城市裡，只怕夜生活還沒開始，但這山脚下的村子却全都睡了。

天上只有幾顆不太亮的星星，沒有月光。

這種地方，自然無車可僱，他只好沿路而走。

換過別的時候，他一定會施展出他那睥睨江湖的絕世輕功。

可是他現在却只想走路。

因爲剛才「阿旺」那頓飯，到現在他還覺得撐。

他想不到自己竟能吃下那麼多東西。

他已經很久沒有吃過這樣簡單而又好吃的東西了。

山村野味畢竟不同。

所以他現在想藉走路來消化肚子裡的食物。

而且，他還想藉這個時候，把「阿旺」所說的故事重頭再想一遍。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只想了一下，就想不下去了。

因爲他竟然聽到有馬車聲。

有馬車聲並不是奇怪的事。

可是這種地方，這種時候，如果出現馬車無疑是一件奇怪的事。

那輛馬車跑得相當快，原本在路的盡頭，一下子就跑到他前頭來了。

馬車擦身而過。

忽然又停下。

柳花花不禁好奇的回過頭。

「這位老哥，前頭可就是八太子山？」

車上的車伕很有禮貌的問著。

柳花花點點頭：「是的。」

車伕又問：「你可知道土地廟在那裡？」

柳花花不禁一怔，天下有這麼巧的事，八太子山這麼大，而他唯一知道的地方，大概就是那座破土地廟了；他不禁笑起來，一面走上前去，一面說道：「你運氣眞好，你如果問別的地方我一定不知道，但是你問土地廟，我却偏偏知道。」

車窗裡忽然冒出一張臉來，口中說道：「我這個人向來運氣就很好，不但我要找的地方一定找得到，就是我要找的人也一定找得到。」

當柳花花看清楚那張臉孔時，不禁呆住……

＊　＊　＊

「是妳？獨孤美。」

半晌，柳花花才滿臉驚異的吐了一聲。

車中之人果然是獨孤美，她臉上那絲笑容笑得好甜、好美，她嬌聲說著：「你運氣也眞好，這個時候還是有車讓你坐。」

柳花花大笑著上車。

馬車自然不再往八太子山了，它已經調頭往城裡走。

車中的燈光雖然不很亮，但是柳花花却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獨孤美一臉疲憊之色，他不禁有點心疼的說道：「妳怎麼累成這樣子？」

獨孤美顯得很開心：「我沒你那個本事，我不習慣在車上睡覺。」

柳花花歎了一聲：「妳長這麼大，大概從來沒有單獨坐過車跑這麼遠路，自然妳不習慣了。」

獨孤美唇角上的笑容始終沒有消失，她彷彿看到柳花花是一件極爲開心的事，「你大概想不到我會來找你吧？」

「做夢也想不到。」柳花花搖搖頭：「我也想不到他們怎麼會讓妳一個人出來？難道他們不知道妳連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

「我是偷偷跑出來的，他們自然不知道了。」獨孤美很興奮的說著：「我雖然搞不清東南西北，但是我知道只要我有錢，這個世界上只怕沒有我不能到的地方。」

柳花花忍不住又搖頭：「他們一定急死了，碰到妳這個頑皮的大孩子，眞是拿妳沒辦法。」

「你爲什麼說我是大孩子？」獨孤美很不高興。

「難道妳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柳花花好笑。

「你不認爲我是個可愛的大姑娘？」獨孤美睨著他。

「大姑娘不興這樣亂跑的。」柳花花也睨著他。

獨孤美瞪著他，不說話。

「你討厭我?」獨孤美忍不住問，眼睛忽然有點紅紅的。

柳花花搖搖頭，「我怕妳了。」

獨孤美噗的一聲笑了出來：「我會吃人?」

「妳不會吃人，」柳花花也笑出來，「妳却會整人。」

頓了一下，柳花花問道：「妳算準我一定會先來這裡?」

「是的，」獨孤美微笑道：「一個從來沒有朋友也沒有仇人的人竟登門找你，決不會無事找你的。」

「妳認爲會有什麼事?」

「如果我猜得不錯，好像跟姬重生的事有關。」

柳花花怔住，「妳憑什麼這樣肯定?」

獨孤美轉著眸子，「記得你跟我說過，出事那天早上，他曾經找司馬如虹；出事後又來找你，這不是跟姬重生事件有關，難道還會有其他的事?」

柳花花歎息了一聲，沈默不語。

「你爲什麼不說話?」

「我在想，如果妳運氣不好，找不到我怎麼辦?」

「你認爲呢?」

柳花花想了一下，「難道妳會到東南沿海去找我?」

獨孤美微笑，「我既然知道你會去那裡，我自然要去那裡找你。」

「我的天，」柳花花叫出來：「妳爲什麼要這樣做?妳難道不知道那裏有多危險嗎?妳難道不知道妳父母會担心嗎?」

獨孤美忽然不說話，目不轉睛的注視著柳花花。

「妳怎麼不開口?」柳花花問。

獨孤美忽然啓道：「你呢?是否也担心?」

柳花花的臉色忽地沈了下來，「妳以爲很好玩?」

獨孤美一接他嚴厲的眼光，不禁低下頭去，低聲道：「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我想，或許我能幫點你什麼。」

柳花花似覺不忍，他不太習慣對女人板著臉孔，無論如何獨孤美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他只好輕輕一嘆，蹦緊的音調也緩了下來：「其實妳已經幫了我一個大忙，要不是妳提醒我倭奴人來此的時間問題，我大概還在走寃枉路哩。」

他見獨孤美仍低著頭，只好把聲音放得更溫柔：「妳算準我一定會到東南海邊去找倭奴人，可是妳却少算了一點……」

「那一點?」獨孤美驚異的抬起頭。

柳花花朝她溫柔一笑：「妳應該知道，在路上狙殺我的伊賀忍者，決不可能是單獨一個人來的。」

「不錯，他自然是聽命行事的。」獨孤美望著柳花花，腦中急速的思索著，「這一點我有想到。」

柳花花緩緩道：「妳如果想到這點，就應該想到我或許不會到東南海邊去。」

「爲什麼?」獨孤美輕聲問。

「因爲，」柳花花揉了揉鼻尖，「那個命令伊賀忍者的人一定就在中原，而且就在附近。」

獨孤美烏黑的眸子轉了轉，突然失聲笑起來，「我怎麼沒想到這點?如果那個人遠在東南海邊，在時間上，他決不可能來得及命令忍者殺你的；所以，他應該就在附近，如果是這樣，你自然就不需要跑一趟東南海邊。」

柳花花瞪著她，「妳如果去了，豈不白跑一趟?」

獨孤美微張著咀，竟也說不上話來。

「可是，」停了一下，獨孤美說：「誰叫你不聲不響的就走了?」

柳花花一怔，「妳認爲我應該怎麼走?」

獨孤美翹著咀唇皮，「至少你應該跟我說一聲再見。」

柳花花又是一怔，「爲什麼?」

獨孤美也是一怔，她似乎想不到柳花花有此一問，竟然呆望著柳花花說不上話來……

柳花花灼灼的望著獨孤美，他彷彿想看穿她的心底；良久，他歎了一聲，喃喃道：「獨孤美，一個聰明的人是不應該做蠢事的。」

獨孤美迎著他的目光，「我已經做了。」

柳花花打開車窗，晚風迎面撲來，却抖不落他心頭的苦澀……

他突然發覺，和獨孤美距離太近是件危險的事，他沈默的望著窗外的星星……

獨孤美凝視著他。

她突然覺得他好陌生，他並不是一個很容易讓人瞭解的人。

她的心扉輕抖著，抖落了無數的迷茫；她緩緩打破了這片沈寞。「我們好像應該換個話題。」

獨孤美那張美得出奇的臉孔浮上了天眞的笑容，「柳花花，那人既在中原，他爲何不找你?」

「他本該找我的，否則他就不會派人來殺我了。」柳花花轉過頭來，臉上也漾著笑容，只不過是短短的時間，他彷彿又變成了另一個人。「我想，他一定是知道我受傷在聽雨樓療養的消息，所以他才沒出現。」

「現在，你怎麼辦?」

「他不出現，自然是我找他了。」

「你認識他?」

「不認識。」

「那你如何找?」獨孤美覺得奇怪。

「很簡單，」柳花花淡淡道：「妳如果想找一個人，是不是應該到他常去的地方找他?」

「你的意思，」獨孤美眨著眼珠，「那個人會在你常去的地方等你?」

「我正是這個意思。」柳花花點點頭。

獨孤美很覺有趣的又問：「那些地方是你常去的?」

柳花花含笑道：「妳說呢?」

獨孤美沒有說。

因爲她不知道。

* * *

這是一個古老的城市。

美麗而繁華。

誰都會喜歡這個城市。

柳花花不住在這個城市，可是這却是他最喜歡的城市，所以他經常都會在這裡出現。

當他和獨孤美到達時，時候還很早。

城裡的人不過剛吃過飯，綺麗而迷人的夜生活還沒開始哩。

街道整潔而寬大，樓坊櫛次比鱗，滿城燈火輝煌，人潮熙攘，車水馬龍……

這一切，對獨孤美來說，不僅新奇，而且誘人。

她開心極了。

她開心的樣子美極了。

柳花花看得有點痴呆。

馬車在「四海客棧」門前停住。

四海客棧，誰都知道它就是這個美麗的城市中最大、最豪華的一家客棧。

當柳花花挽著獨孤美走入的時候，櫃枱裡那個帶著老花眼鏡的掌櫃先生，已急步趨前，朝著柳花花急聲道：「大少，分舵主剛剛才走，他剛接到堡裡的最火急飛鴿傳書，說如果見著您大少，一定要告訴您知道，天毒子的女兒獨孤美不見了。」

獨孤美呆住了。

柳花花却淡淡一笑：「蘇掌櫃，妳放心，她不就在這裡嗎？」

「我馬上派人道知分舵主。」蘇掌櫃說了一聲，笑著又問：「大少，您是先吃飯，還是先沐浴？」

「我們先吃飯，」柳花花拍著蘇掌櫃的肩膀，「因為獨孤姑娘沒有換洗的衣服。」

「好的，」蘇掌櫃朝獨孤美親切問道：「不知獨孤姑娘喜歡何種款式、何種顏色的衣服？」

獨孤美吃驚的望向柳花花，却見柳花花大笑道：「這還用說嗎？像她這樣的女人，衣服自然越醜越好。」

柳花花笑著拉住獨孤美的手，在樓下靠邊角的座位坐下；裡頭的人顯然都認識柳花花，每人都很親切的朝他打招呼。

酒菜很快上桌，柳花花其實已吃過了，只不過是獨孤美還沒吃而已；獨孤美望著滿桌的酒菜，瞪了瞪柳花花道：「既然你已吃過了，幹嘛還叫這麼多菜？難道你想撐死我？」

「這件事和我無關，」柳花花喝著花雕，「妳吃的是司馬老鬼的酒菜，他就有這個毛病，就是喜歡撐死人。」

獨孤美嘆了一聲：「他的事業究竟有多大？」

「事業太大只怕不好，」柳花花微笑著道：「妳難道不知道他差點連兒子都保不住？」

獨孤美扒了一口飯，「像他這種人，心裡一定很寂寞。」

她忽然放下碗筷，不吃了。

也不說話，只是瞪著柳花花看。

柳花花放下酒杯，「妳怎麼了？」

獨孤美的表情很古怪，「你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

柳花花詫異的望著她。

獨孤美緩緩道：「你是不是要送我回飛鷹堡？」

柳花花搖搖頭：「不是我要妳回去，是他們，也許是妳爹娘要妳回去。」

「你明明知道他們會找我，却偏偏帶我來這個地方，」獨孤美說：「你怎麼解釋？」

柳花花點點頭：「我是希望妳回去。」

獨孤美盯著他，「你不喜歡我跟你在一起？」

這時店裡的生意正上市，萬頭鑽動，人聲吵雜，柳花花似乎聽不清楚她說什麼，兩手抱胸，垂眸不語。

「你答不答應？」獨孤美提高了聲音，一臉期望之色：「就算是我求你。」

柳花花歎了一聲，緩緩道：「妳應該知道，有妳在我旁邊，我做任何事都不方便的。」

「我知道，」獨孤美點點頭，「可是我還是希望你答應我，別送我回去。」

柳花花苦笑：「如果我不答應呢？」

獨孤美微微一笑，溫柔的望着柳花花，幽幽道：「那我只好聽你的話，回去了。」

柳花花似乎想不到她會這樣回答，竟微怔著說不出話來。

獨孤美的眼光好溫柔，溫柔得令柳花花心神一顫；她此刻就像是溫馴的波斯貓，柳花花竟不忍心拂逆她，他輕歎一聲，搖搖頭道：「妳不但會整人，而且還會纏人，妳為什麼總能抓住我的弱點？」

獨孤美那雙眸子突然亮起來，她高興得握住柳花花的手，大叫著說：「我就知道你一定會答應我！」

聲音之大，引來四座好奇的眼光。

獨孤美紅著臉放開柳花花的手，連忙端起飯碗低頭扒飯……

一碗飯扒完，她竟然連一箸菜也沒挾。

柳花花不禁笑了出來。

獨孤美的臉更紅。

也更美。

柳花花不禁看得痴呆……

* * *

獨孤美並不知道柳花花常常去那些地方。

現在她已經知道一個。

因為柳花花攙扶她跨下馬車的時候，抬頭正好看到一塊金字招牌上的斗大四個字：財神賭坊。

「這也是飛鷹堡旗下的事業？」獨孤美好奇問。

「這家不是，」柳花花微笑道：「吃與住，我都在四海客棧，可是賭錢我却不在司馬老鬼那家四海賭坊。」

「為什麼？」獨孤美不明白。

「妳難道沒聽說過，朋友之間越賭越薄、越喝越厚？」柳花花笑著道：「我從不贏朋友的錢，也從不把錢輸給朋友。」

這家賭坊外表看來沒什麼，可是一進裡面，却是極盡富麗堂皇。

柳花花是這家賭坊的熟客，他一進門的時候，早就有人親切的招呼著：「大少，總算你來啦，今天吹的是什麼風？」

一身打扮得珠光寶氣，長得極為豐滿而冶艷的女人挨近柳花花，嗲笑說著：「聽說你受傷了，是不是真的？」

柳花花在她大腿上擰了一下，輕浮得像個紈袴子弟，一臉色瞇瞇的樣子，聲音也陰陽怪氣的：「陶大姐，妳怎一見面就不說好話，妳看我像個受傷的人嗎？」

「我就知道江湖上的傳言往往不真實的，」陶大姐扭著柔若無骨的腰肢，兩隻雪白的臂膀水蛇般的摟住柳花花的頸子，胸前那兩座高聳如峯的東西，竟在柳花花懷中輕輕廝磨著：「我早就說過，你這個

花花公子是世界上最强壯的男人，誰能使你受傷才眞是怪事。」

獨孤美在一旁見了眞要昏過去。

她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種事。

她幾乎忍不住想罵出來。

可是她沒有，因爲她決不能讓柳花花感到不方便。

所以她微笑著，她看來是個比誰都還老練的老江湖。

「哎唷，對不起，我沒見著你還帶著這麼一位漂亮的姑娘。」

陶大姐似乎才發現柳花花身旁還有一個人，她朝著獨孤美招呼道：「這位美人兒，我以前好像不曾見過妳？」

「陶大姐，」獨孤美微笑著說：「我叫獨孤美。」

「美，美，果然是美。」陶大姐拉起獨孤美的手，聲音仍然是嗲聲嗲氣的：「看來妳一定能替那個花心蘿蔔帶來好手氣的。」

獨孤美覺得噁心，却又不敢抽回手，幸好柳花花把陶大姐拉開，他捏了一下她那胭脂塗得好厚的粉頰，怪笑道：「妳還不拿賭碼來，大少我的手已經癢啦。」

進入第二道門才是賭場。

獨孤美只覺眼花撩亂，但見人影紛擾、烏煙瘴氣，一片吆喝之聲……

賭客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似乎都認得柳花花，好多人都朝他打招呼。

獨孤美起初好不習慣，旱管煙把空氣染得汚濁而嗆人，濃烈的酒味熏得她直皺眉；最令她難以忍受的是，幾乎每個男人的眼光都是色瞇瞇的往她身上瞧……

她眞有點受不住。

這時有兩個人迎上柳花花，笑著招呼道：「大少，好久不見你，小的給您請安。」

柳花花拍著他們的肩：「手氣怎樣？」

一人苦著臉道：「壞透了，正好輸光。」

另外一人滿臉通紅，猛搔耳根，「連褲子都輸掉啦。」

「拿去翻本吧。」柳花花拿了一疊賭碼給他們。

「謝謝大少。」兩人歡天喜地的又去賭了。

獨孤美捂著鼻子，她已要透不過氣來，幸好柳花花領著她走入第三道門。

這裡就好多了。

空氣好，人也比較少，只有四、五桌賭客。

而且賭的人好像比較斯文，不像外面的人大吼亂叫的。所以這裏也清靜多了。

獨孤美舒了一口氣。

這裏的人，柳花花好像多半也認識；獨孤美看他們的裝扮衣飾，顯然也要比外面的人高級。

陶大姐已爲他們空出兩個位置，並且爲他們端上了兩杯竹葉青。

柳花花已經開始賭。

獨孤美一竅不通。

幸好陶大姐在旁邊替她解說。

原來那就是牌九。

柳花花的手氣好像很不好，他的賭碼已經輸光，陶大姐再拿一疊給他。

他仍然沒有起色。

一大堆賭碼又去了一半。

獨孤美不免替他心急。

柳花花却面色不改。

輪到柳花花推莊，獨孤美忍不住說道：「讓我來試試。」

柳花花一怔，「妳會玩？」

獨孤美笑著說：「這種東西，好像任何人一學就會。」

她說得不錯，賭如果太難學的話，只怕天下就沒有這麼多賭徒了。

獨孤美起先有些緊張，但她很快就習慣了。

她現在的樣子，誰都會說她是個老賭徒。

好像有人說過，通常第一次賭錢的人，十個有九個會贏。

因爲人如果第一次賭錢便贏，嘗到了甜頭，便自然會沈迷下去；如果第一次賭錢便輸，嘗到了苦頭，好像就興趣缺缺了。

這是因爲「賭鬼」在作祟的關係。

這個說法準不準？

誰也不敢說。

不過對獨孤美來說，好像奇準無比。

因爲她桌前的賭碼已堆得像座山。

她的手氣好得不得了。

已經有幾個人輸光了。

剩下的人幾乎是面紅耳赤兼滿頭大汗。

一般賭徒都有不信邪的個性，所以又輪到獨孤美作莊的時候，他們都把注下得很大。

在賭桌上，好像十次有九次，都是不信邪的人輸得最慘。

獨孤美幾乎每把牌都在八點以上。

殺得他們哇哇叫。

終於，有一個人好像受不了，他擦著額頭上的汗珠，朝柳花花揶揄道：「大少，像這樣的女人，你好像應該多搞幾個才對。」

「說得是，」坐在他旁邊另外一個人，一看自己的牌又是「鱉十」氣得把牌往桌上一丟，歎了一口氣道：「爲什麼我孔如明一輩子就搞不到這種女人？」

剛才說話那個人又開口：「大少，咱們也是老朋友了，不如這樣，你出個價錢，把這個妞兒讓給我如何？」

「屠大樹，誰不曉得你是個見了老婆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你敢玩這個妞？」孔如明瞪了那人一眼，色瞇瞇的望著獨孤美：「大少如果要讓，一定會先讓給我，怎麼會輪到你屠大樹？」

獨孤美氣得臉色發白。

這簡直是侮辱。

可是她忍下來了。

她沒事般的在看牌。

柳花花端著酒杯，望著獨孤美微笑道：「妳怎麼不生氣？」

「天槓！」獨孤美按開牌，大叫一聲通殺，瞥了一下柳花花淡淡道：「我說過，我在你身邊決不讓你覺得不方便，我爲什麼要生氣？」

「可是，我已經生氣了。」柳花花歎了一聲，忽然瞪著那兩人冷冷道：「我好像不太喜歡你們兩人剛才那個玩笑。」

（未完・八）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先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任老太爺的屍身和棺材已轉到義莊，因爲屍體未化，九叔見墳地上的祭品、香燭有怪異，拿回義莊在燈下檢視，燒成是催命香，便知有凶兆，吩咐文才、秋生用木匠的墨斗在棺上彈了一道墨斗網，墨汁混有生鷄血，以鷄頭作筆在黃紙上畫了一道血符焚化，目的防止棺材的殭屍作怪害人，但仍然未能防止殭屍會出來活動，但文才和秋生無意中亦碰到一些着鬼迷的事情，可惜九叔仍未發覺，只管計劃如何爲任老太爺找山地遷葬，帶文才、秋生到任老爺家中去，對他說已找到山地，雖然不算好，也算很不錯，任老爺帶他入內堂商量……

殭屍作祟　九叔被捕

「難了。」文才插口道：「十年才一升，以我所知，佐校尉才是從九品，就算他現在已經是佐校尉，也要一百八十年之後才升到正一品建威將軍，有沒有這樣長命啊。」

這一次他如數家珍的，這麽複雜的數字也居然算得出來。

秋生接一句：「千萬別受騙。」

文才以爲是說他，馬上說一句：「秋生——」

秋生也變得聰明起來，立即知道他誤會，一聲：「我是叫婷婷別聽他胡說八道的。」

婷婷聽說不禁一笑，轉身走向內堂。

武時威瞪一眼文才秋生，急追向婷婷。

「表妹，你到那兒去？」

婷婷回過頭來。「進去聽聽九叔怎樣說，這可是我們任家的家事。」

秋生立時幫上口：「也是叫你別進去騷擾。」

他與文才連隨擋在武時威面前，婷婷那邊同時已轉到布幔後面。

武時威心頭冒火，戟指文才秋生。「我警告你們。」

「說吧。」

「滾過一旁。」武時威一揮手。

「這倒是什麽意思？」文才接問。

「你們沒有資格跟我站在一起。」

文才秋生聽着互望一眼，索性翹起雙手，左看看右看看，只當作沒有聽到。

「你們是不肯滾開的？」武時威語氣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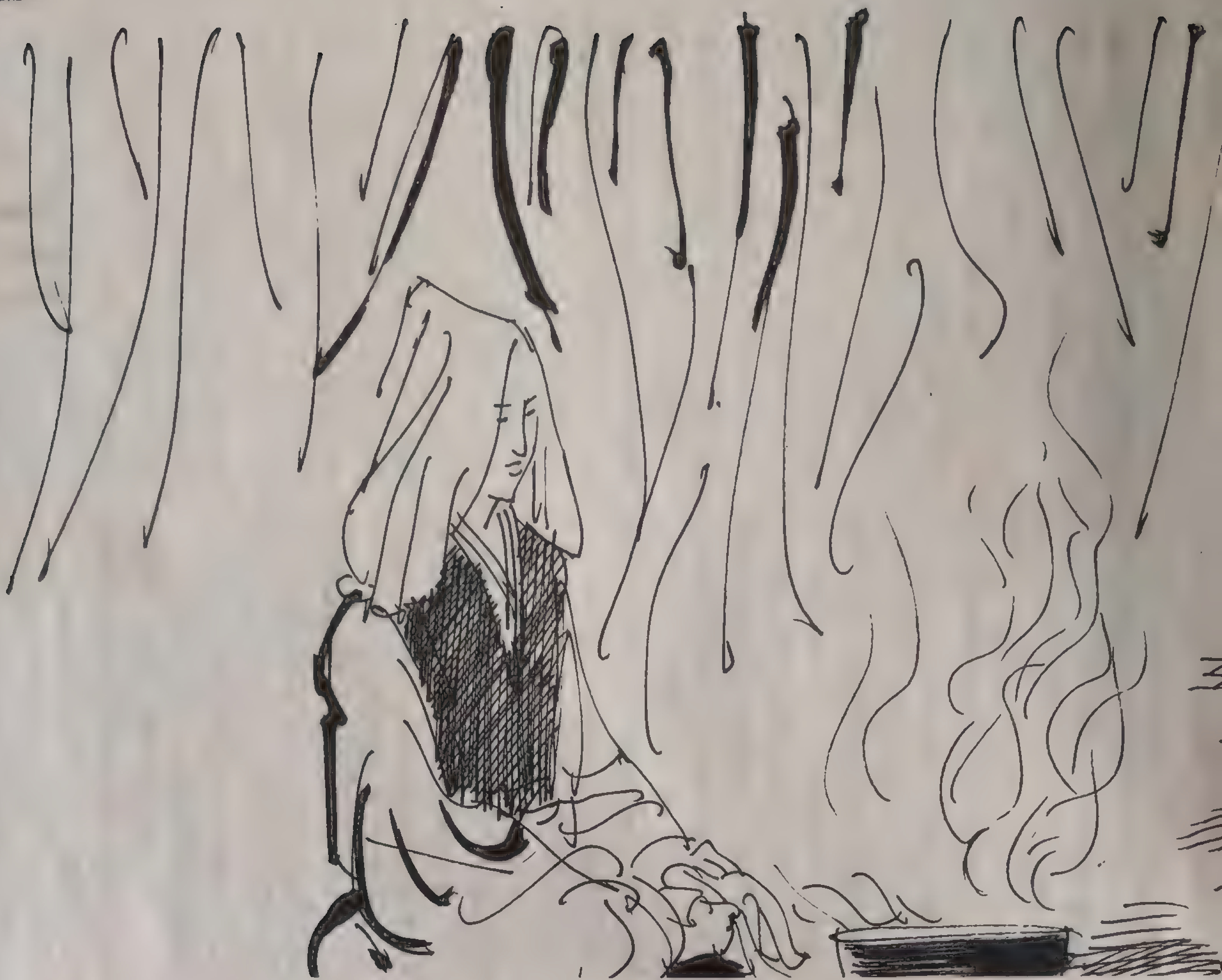
文才秋無一無反應。

「好，我走開，」武時威脚步移動，走到遠遠的坐下，背着身子，看也不看文才秋生。

秋生看着心頭一動。「這個小子氣焰迫人，我們看如何作弄他。」

文才尚未有反應，婷婷已在柱子後探頭出來。「好啊——」

武時威即時聽到什麽的回過頭來，文才秋生及時身子一靠，擋在婷婷身前、



「哼——」武時威回過頭去。

秋生想想，問文才。「你可知道他的生辰八字。」

文才一呆。「我跟他非親非故，如何知道？」

婷婷立即接上。「我知道。」

「好，這件事我已經解決了三份一。」秋生轉望武時威。「我現在去解決另外三份一。」

他隨即移步上前，好像欣賞什麽的東張西望，却是走向武時威，轉身同時，手裏已多了一柄小刀，不停轉動。

婷婷一見大驚失色。「他要幹什麽，要殺人？」

文才大搖其頭。「他三代單傳，怎會這種冒險的事？」接從隨身在袋中拿出一張黃符。「剩下的三份一，由我來完成好了。」

這時候秋生已走到武時威身後，武時威一無所覺，秋生刀一起揮刀便要割武時威辮尾的頭髮。

武時威搖頭擺腦的，也不知在想着什麽，辮尾也隨着蕩來蕩去，秋生一刀在手，實在不知如何下手難得辮子一停，正要一刀割去，武時威突然頭一搖，辮子往前一抽，探手正好抄住，有型有款。

秋生怔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回頭一望文才。

文才那管那許多，伸手作刀狀，作勢一割。

秋生把心一橫，便要往武時威頭上一刀割去，正好此際，武時威把手一揮，辮子飛回，正好落在旁邊几子上。

秋生把握機會，刀一落，割去幾條頭髮，一把抄住，回身走向原地。

文才已將武時威的生辰也字寫在黃符上。

秋生將頭髮，以符裹好，往燈火上燒去。

武時威終於嗅到燒焦東西的氣味，鼻子一抽，回頭望去，道：「你們在幹什麽。」

秋生即時一巴掌拍在文才頭上。「眞笨，這也會被燈火燒着頭髮的、」

武時威立時一聲冷笑。「人笨就笨。」回過頭去。

秋生馬上將頭髮符灰撥進茶杯內，以指攪動。「現在只剩下最後三份一的了，你吃虧一些成不成？」

文才一呆，手指鼻。「我？」

婷婷正好探頭出來。「他方才說最後三份一由他負責的。」

文才又是一呆，看一看婷婷，沒有作聲。

秋生將茶杯遞前。「喝下去。」

文才接杯在手。「話說在前面，只是吃虧一些。」再看婷婷，免爲其難的將符水喝下，立時一陣不知如何的反應，眼睛往上不住的翻動。」

武時威同時作出同樣反應。

秋生看看武時威，看看文才。「摑自已一下。」

文才又看看婷婷，無可奈何的舉起手來，往自己臉上輕輕的摑一下。

武時威同時做着同樣動作，一打之下，有些奇怪的看看自己的手，搖搖頭。

秋生看着，亦搖頭。「叫你玩耍，重一些。」

文才應聲用力的舉起右掌，狠狠的摑向面頰，但到了面頰，又變成了輕輕的一拍。

秋生不耐煩的伸手。「我來。」

文才嚇一跳。「你要公報私仇啊！」

秋生歎氣。「那你是要浪費我們一番心血，不想替婷婷出一口氣的了。」

文才不由望一眼婷婷。

「是不是打你就是打他？」婷婷多少巳有些明白。

文才立即應：「這是小茅山，很有趣的。」

「那你痛不痛？」婷婷接問。

文才立即說：「你打一定不痛的。」

婷婷隨即用力的巴掌打去，將文才打得飛起來，摔向地上。

武時威同時飛起，摔在地上，掩面呼痛，婷婷一見不由拍手。「好玩啊。」一笑接摔手。「好痛啊。」

文才應聲一彈而起，正好立在婷婷面前。「我不痛。」

他的一邊面巳紅起來，但因爲是婷婷打的，當然不能夠叫痛、

秋生即時拿起婷婷的手。「好痛啊，我都說，該我來的了。」語聲一落。回身一巴掌，將文才打得飛摔過去。

武時威同樣反應。

文才才從地上爬起來，秋生的手又打到，一下接一下的。

文才武時威齊都仆來仆去，婷婷看着開心，不由拍手。「好玩啊好玩啊，看你以後是否還敢到來。」

文才已被秋生打得心頭冒火，但看見婷婷開口，亦只有強笑。

秋生繼續打下去，越打越興奮，拳打腳踢，分明公報私仇的樣子，衝口而出，一句：「看你以後是否還敢到來」

文才終於發覺，也終於反臉，跟秋生打做一團，武時威那邊的動作與文才也一樣。

婷婷越看越覺得不妙，要阻止秋生文才却不知如何阻止。

九叔這時候巳聽到打鬥的聲音急急與任老爺跑出來，任老爺看着奇怪，九叔左看看右看看，立即明白是什麽囘事。上前先擋開文才秋生，一掌將秋生打翻地上，再一掌將文才打翻。

武時威與之同時翻倒地上。

九叔嘴唇一陣嗡動，劍指畫符，手掌猛一揮，食中無名三指上冒出三股火焰，向文才與武時威當中一劃。

那三股火焰立即暴長，兩股分向文才武時威燒去，一燒便消失，文才武時威同時一陣灼痛的反應，一齊叫起來。

武時威這時馬上清醒，也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一雙手只顧往身上痛的地方揉去。

文才一下子跳起來，揮拳便又要打秋生，秋生亦隨時準備還手的了。

九叔立即喝一聲：「文才秋生！」

兩人這才如夢初覺，一望師父，忙縮到一旁，一聲：「師父——」接指向對方：「他——」

然後他們才發覺對方的都是口青面腫，衣衫破爛，不由都笑起來。

「還笑！」九叔再喝。

文才秋生垂下頭，偷眼一看武時威，樣子更狼狽，不由又偷笑。

任老爺目光轉到武時威。「時威，你這樣成何體統？」

武時威大夢方覺，發現衣不蔽體，不知所措。

九叔連隨向任老爺道歉，道：「任老爺，兩小伙子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沒規沒矩的。」

「不要緊。」任老爺再向武時威搖頭。「時威，你也是，爲人父母官，應該以身作則，怎能夠惹事生非。」

「我，我……」武時威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麽，只想到可能被秋生文才二人作弄，不由瞪眼望去。

任老爺接說一句：「還不回去換過衣服？」

「是——」武時威無可奈何的，急急離開，眼睛不忘瞪着文才秋生。

文才秋生不由又笑，無意對望一眼，笑容一斂，又有動手的意思。

九叔目光一掃，回到任老爺面上。「好了，明天我一早到來，跟你打點一下上山遷葬的東西。」

「好的，那先父的棺材……」

「午時正由義莊出發。」

「辛苦你了，請請——」

「不用送了。」九叔再看文才秋生。「還不跑。」

文才秋生跟在九叔身後，偷眼一看婷婷，暗暗揮手。

婷婷不由又笑了。

任老爺對他們沒有在意，轉向老太爺的遺像。「爹，孩兒一定要你老人家入土爲安。」

老太爺的畫像當然一無反應。

× × ×

夜漸涼。

義莊內那具棺材「格格」的又再起來，一再落下再升起，突然四分五裂，「轟」地爆碎。

棺材中的殭屍直挺挺的一彈而起，雙手伸直。

殭屍雖然沒有思想，多少還有些靈性，知道墨斗網接觸不得，便換過另一種方法。

木碎塵土飛揚，殭屍一躍，便落在地上。

殭屍的面色灰白，肌肉巳由豐滿而乾癟，指甲長及半尺，口一張，一股白烟冒出來。

月光從窗外透入，照在屍面上。

殭屍乾叫再躍，穿窗而出。

天際這時候正一輪明月，狼叫聲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

月圓之夜，據說也就是殭屍出動最好的時候。

× × ×

文才九叔終於回到義莊。

九叔看來仍然精神奕奕，文才却是疲倦不堪的，走着忍不住打一個呵欠。「今天眞是要命，現在總算回到家，可以好好的歇息一下了。」

他把門一推，一步便要跨進去，九叔

喝住：「慢着——」

「要做的全做了還不能睡覺嗎？」

「先過去那邊看看棺材，不是有什麼不妥。」

「你去我去還不是一樣？」

「文才——」九叔一喝。

「師父——」

「你還記得我是師父便成了，去！」

「是——」文才無可奈何的走向義莊停屍那邊。

九叔看看，搖搖頭，伸一個懶腰。「眞累——」舉步走進去。

文才來到停屍的地方門前，一面雙手推門，一面雙眼已累得垂下，大大的打一個呵欠。

九叔的聲音那邊又傳來道：「屍體怎樣？」

「很好——」文才雙手將門拉上，轉身便走，根本沒有看到義莊裏頭的情形。

× × ×

吃過飯，任老爺吩咐了家人明天準備的東西，回到內堂，走到老太爺的遺像前，燒了三炷香，插在香案的香爐上，一拜再拜三拜。

婷婷跟着，亦燒香三拜，有些奇怪的問：「爹爹，爺爺這麼年輕，到底是怎樣死的？」

「你這麼大了也不怕告訴你，是見財化水，活活氣死的，那年他知道鹽價會高漲，跟鹽商買了三百担，還一次將錢付清，那知道那個鹽商隨便叫人運來，什麼防備也沒有，半途遇上大雨，三百担鹽便這樣沒有了，他回去找那個鹽商理論，卻被氣得要命。」

「那個鹽商怎麼這樣壞？」

「俗語也有說過，奸商奸商，無奸不成商，你爺爺也是的，生意到底是不熟不做。」

「原來是活活氣死的，難怪當日開棺，面上肌肉都繃着，那麼難看。」

「別胡亂說話，很晚了，去睡吧。」

「爹也早睡，明天事多着呢。」婷婷雀躍着離開。

任老爺看着一笑，回頭再望老太爺遺像，突然發覺香案香爐上所插的三支香兩支已熄去，另外一支卻急速的在燒短。

他看着奇怪，突然一陣急風，燈火搖曳，一陣奇怪的脚步跳動聲從身後傳來。

他回頭，便看見了老太爺那具殭屍，最後一跳立在他面前，雙手伸直。

「爹——」任老爺又驚又喜。

殭屍一口白烟噴出，躍前，雙手抓向任老爺。

× × ×

天亮不久，九叔便帶着文才秋生來到任家門前，只見門外人頭湧湧，聚着不少人。

文才奇怪。「這麼多人在任家門外幹什麼？」

秋生接一句：「遷葬這麼大的一件事當然要來看看熱鬧了。」

「這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再說是任老爺家裏，有什麼好看？」文才突然叫出來。「難道出了事？」

九叔應聲一驚，上前分開人羣走進去，文才秋生也不敢怠慢，急跟在後面。

× × ×

任老爺的屍體也就放在堂前，蓋着白布，鄉紳父老全都來了。

九叔分開人羣進來，老遠一看，便知道出了事，急忙上前。

婷婷伏在堂內的桌上哭過不停，武時威只顧勸解，其他的事都忘了。

「表妹放心，很快我便會找到綫索，將兇手抓起來。」他這話才說完，一個捕快便上前來。「頭兒，那些鄉紳父老在等候你答覆。」

武時威揮手。「你以爲我是神仙，這麼快便查出事情的來龍去脈？」

「隨便說幾句好了，否則他們不肯散去，也是麻煩。」

「現在已經夠麻煩的了。」武時威沉吟着走過去。

九叔正好將白布揭起來，一看，眉頭打結。

任老爺的屍身上也不知開了多少個血洞，看着令人心寒。

武時威目光及處，大喝：「你是什麼東西，還不將布放回去。」

九叔放下白布，看看武時威。

「你可知隨便移動現場的物證該當何罪？」

「任老爺是死在這裏的？」九叔接問道。

「不是這裏是那裏？你說——」武時威喝問。

「這裏便這裏了。」九叔一聳肩膀。

武時威目光一掃，轉向衆人。「現在任老爺，也就是我的表姨丈被人殺死了，在公在私我都要查清楚這件事，在還未找到兇手之前，任何人也有嫌疑。」

「你也不例外啊。」文才插口一句。

武時威目光一轉。「什麼？」

「沒什麼。」文才秋生齊應。

九叔立即喝住：「文才秋生——」

「是，師父——」

九叔隨即低聲吩咐。「你們馬上趕回義莊去看看。」

文才搖頭道：「我要留在這兒安慰婷婷。」

「我也是。」秋生當然不肯吃虧。

「立即去！」九叔沉下臉。

「有什麼好看的。」

「看看老太爺的屍體，是否還在棺材內？」

文才嘟喃，「不在棺材內是在什麼地方。」

秋生突然省起了什麼似的，道：「莫非——」

九叔喝住：「未肯定之前不要胡說八道，快去！」

文才秋生相顧一眼，不敢怠慢，急步離開。

武時威這時候繞着任老爺屍體不停踱步，嘟喃着：「以我的推測，以我的推測啊——」

衆人的眼睛一直跟着他轉動，他看在眼內，知道不交待幾句不成，硬着頭皮再開口：「是了，我絕對可以肯定任老爺是昨夜死的。」

九叔忍不住應。「當然了，昨天晚上我們還在一起商量山地遷葬的事。」

武時威冷看一眼九叔。「根據僕人阿保阿勝的口供，一聲也沒有，不用說當然是死於意外，也就是說一定是被人暗算的。」

九叔忍不住問：「這麼多傷口又怎樣解釋？」

「這個兇手不是狂人便是瘋子，拿着刀子不住的往死者身上刺。」

九叔一揭白布。「這不像是刀傷。」

「那就是暗器。」

「你看清楚再說。」九叔仍拿着白布說。

「放下——」武時威手往九叔抓着白布的手拍去。

九叔連忙放手，武林威接問：「那你說，傷口是什麼東西弄出來的？」

九叔道：「看清楚你便知道是手指洞和指甲洞。」

「也是說兇手是練鐵指功的了？」

九叔不由搖頭歎息。「練鐵指功就不可能長着長指甲。」

「有道理。」

「你再想想，有什麼人會長着長指甲，又會拿長指甲插人的。」九叔蹲身又想揭開白布。

這一次武時威終於留意到九叔的雙手留着長長的指甲，喜極而呼。「我現在明白了。」

九叔站起來。「你還算聰明。」

武時威突然一把抓着九叔的手。「你的指甲也留得不短啊。」

九叔一怔，武時威接問：「留來幹什麼的？」

這實在難以解釋，武時威也不給他時間考慮，冷笑着：「無從解釋了，看看尺寸對不對。」

他說着一手揭開白布，一手抓着九叔的手往白布下探進去，九叔下意識要掙扎縮手。

「害怕了。」武時威連連隨吩咐。「抓着他，把他帶回衙門去。」

左右立即有捕快上前來抓着九叔的肩膀，九叔忙叫：「你不要冤枉好人。」

武時威又一聲冷笑。「以我的經驗，每一個兇手被發現嫌疑都是這樣說的。」

「你可有證據？」

「要是有證據我還會跟你這許多廢話，我現在只是懷疑，對任何有嫌疑的人都有權拿他回去協助調查的。」

九叔悶哼一聲。「你這樣說我無話可說了。」

「暫時你也無須說什麼，不過，你最好就是合作一些。」

九叔又一聲悶哼，武時威轉身再吩咐，說道：「我表姨丈的屍體你們也搬到衙門去。」

婷婷應聲抬起頭來。「表哥——」

武時威看看婷婷，又看看眾人，說道：「我這個人一向公私分明，屍體上面說不定還有什麼綫索留下，要仵工詳細檢驗清楚。」

眾人立時一陣讚揚的反應。

× × ×

文才秋生看見九叔的時候，九叔正被捕快押着從任家走出來，雙手藏着木桎鎖鍊。

看見文才秋生氣急敗壞的起來，九叔亦知道不出所料，一聲叫道：「真的不在了？」

文才應一聲。「棺材全碎了，你說多厲害。」

秋生卻留意到九叔的情形，抓起鐵鍊子。「師父，你幹什麼？」

武時威一旁插進來，說道：「你師父有殺人嫌疑，我現在帶他回去衙門，協助調查。」

文才焦急問道：「師父，你殺了那一個？」

武時威一聲：「任老爺！」

秋生衝口而出。「怎可能？你可是弄錯了？」

武時威冷笑。「目前我不能夠答覆你這個問題。」

文才接上口：「師父昨天晚上整晚都沒有離開義莊。」

「是真的。」捕頭陰惻惻地追問。

文才一呆，考慮了一下。「我睡到死人一樣，其實也不太清楚。」

武時威接問秋生：「你怎樣？」

「我昨夜留在寶香齋。」

武時威拈鬚微笑。「你兩個總算是聰明人。」

九叔搖頭一喝：「文才、秋生。」

文才應聲說道：「師父，我們自身難保。」

「是啊，要是師父清白，一定會水落石出的。」秋生話說得動聽一些。

九叔搖搖頭，說道：「我吩咐你們一些事。」

文才秋生還未有反應，武時威已截住。「好了，這個是犯人，不能夠說這許多的。」

文才央求。「說多兩句可以吧？」

「不可以！」武時威怪神氣的。

秋生突然問文才。「你是否還記得這個人的生辰八字？」

武時威一怔，文才倒也醒目，一聲：「記得很清楚。」

秋生歎一口氣。「這一次我吃虧一些，你手腳千萬不要留情。」

文才一聲：「好——」袖子一捋，秋生那邊亦前弓後箭，紮好馬步。

武時威連忙上前。「你們只是談兩句吧。」

「怎樣？」

「法理不外乎人情，算了。」武時威把手一擺，與一眾捕快退過一旁。

九叔這才問：「你們可有搜查清楚，那東西是否還在義莊內？」

文才看看秋生，道：「搜查是搜查過了。」

秋生接一句：「就是不見。」

九叔歎息一聲：「看今夜怎樣？」

文才秋生急問：「怎樣？」

「走運的，就是一條殭屍出現。」

「倒霉呢？」

「加上任老爺一條。」九叔苦笑。「他們父子兩個這一次夠威風的了。」

「那怎麼辦？」

「看你們兩個了。」

「我們？」秋生文才懷疑的對望了一眼。

「今夜你們千萬不要偷懶，帮齊治殭屍的東西一個偷進衙門燒掉任老爺的屍體，一個到任家去保護婷婷，那個老太爺說不定找她的。」

「怎樣保護呢？」

「殭屍一忌墨斗、二怕火燒。」九叔沉着聲。

三師徒的頭不由聚在一起，武時威看着奇怪，亦探頭過來，到他要聽的時候，當然聽不明白了。

秋生接問：「要是他接近怎麼辦？」

「停止呼吸便成了，殭屍追的是人的呼吸，挨得到天亮……」

文才秋生齊叫了一聲：「便可以脫身了。」

九叔想想道：「還有一樣東西可以隔絕……」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武時威已走近來。「還未說完啊，不是說只說兩句？」

文才接口：「還未說到那兩句呢？」

秋生亦接上一句：「現在差不多說到了。」

九叔即時一聲：「記着，糯米！」

武時威冷笑。「這時候你還要揀飲揀食？」

「你知道什麼？」九叔回一聲冷笑。

文才亦冷笑，說道：「師父，你不用害怕。」

九叔歎息。「總之你們要當心。」

秋生點頭。「放心，我們知道怎樣做的了。」

武時威插口問道：「要不要還多說兩句？」

秋生目光一轉，「跟你這種冥頑不靈的人說多也沒用。」

武時威一板臉龐，文才已伸手一拖秋生。「走吧——」

「總有一天你們落在我手上。」武時威看着二人遠去，牙齒咬得「格格」作响，兩個拳頭也握的「格格」作响。

× × ×

入夜，任家的大堂，已經變成靈堂，婷婷一身孝服，摺着紙錢燒着，神情甚悽慼。

文才秋生走進來，各揹着一大袋的東西。

秋生遠遠一見婷婷，便低聲建議，道：「我們包、剪、捶決定那一個陪伴婷婷好不好。」

文才馬上搖頭：「十次有九次都是你得勝的。」

「即抽簽好了。」

文才又搖頭：「我運氣一向都沒有你的好。」

「既然是這樣，你也無須跟我爭，一於這樣，我留在這裏保護婷婷。」

「不成。」文才突然眼前一亮，「有了！」他是看見婷婷在摺紙錢。

秋生目光一轉亦明白。「你笨手笨脚，如何是我的對手？」

「我們走着瞧。」

兩人來到婷婷面前，先向任老爺的靈位三鞠躬。

婷婷一面回禮，一面說：「你們有心了。」

秋生笑笑。「只是我一個，他快要走的了。」

「那有這麼快決定？」文才馬上反駁道。

婷婷奇怪的望着兩人，秋生目光再轉，亦奇怪。「怎麼，只得你一個留下？」

「人人都害怕，入夜全都跑光了。」

「阿保阿勝呢？」

「也跑了。」

「他們可是吃任家的，住任家的。」

「要跑讓他們跑吧。」婷婷無可奈何的。

「不用怕，有我伴着你。」文才聲大大的。

「還有我——」秋生一面坐下一面拿起一叠紙錢。「一五、一十、你的，一五、一十，這十張是我的。」

秋生將十張紙錢，推到文才面前，兩人隨即將錢紙，放在最近手、最有利的位置。

婷婷有些奇怪。「你們在幹什麼？」

「摺紙鶴。」秋生應一聲。

「紙鶴？」

「是摺給世伯的，你應該聽說過，騎鶴上揚州。」文才解釋。

秋生手往文才頭上一拍。「胡說八道，騎鶴是做生意的意思。」

「在陰間地府一樣可以做生意的。」文才反辯。

秋生搖頭，又往文才頭上一拍，道：「你記着，弔喪古時又叫做鶴弔，我們做弔客的摺紙鶴來說，乃是表示對死人的尊敬。」

文才立時又裝模作樣的。「我省起來了，還有一段故事的。」

「那個有空聽你說故事，來吧——」

兩人隨即陰聲細氣的齊叫：「一、二、三——」隨即急急地摺起紙鶴來。

文才意外的竟然搶在秋生的前面，摺好了十隻，秋生還差半隻才摺好。

他樂極忘形，叫起來。「我成了！」

婷婷應聲回頭。「什麼？」

文才省覺失態，忙又裝作垂頭喪氣的，一面解釋。「沒事，只是據說摺得越快，越表示尊敬。」

秋生亦垂頭喪氣，要放棄摺下去，文才已推他一把，「快，要有些賭徒精神才是。」

秋生無可奈何的將紙鶴摺完。文才揮手。「你現在可以走了。」

婷婷接問：「在那兒？」

「燒屍——」秋生衝口而出。

婷婷聽得不清楚，奇怪地追問：「燒什麼？」

秋生自知失言，連忙解釋，道：「師父喜歡吃燒豬肉，我現在去買給他老人家吃。」

「店子這時候還未關門？」

「也許，碰碰運氣。」秋生沒精打采的說。

文才接揮手。「祝你好運。」

秋生無可奈何的揹起布袋往外走，文才看着由心笑出來，轉向婷婷。「現在我先燒摺好的紙鶴，表示一下我對世伯的尊敬。」

一面說他一面將紙鶴拋進火盆。

（未完・四）



上文提要‧‧ 任雲秋等果然在雙板橋遇上謝公愚、金贊廷、沈同三莊主，掌劍一絕麻一怪執意要把江翠烟拏回黑衣教，麻一怪和任雲秋以掌、劍過招分勝負，兩場比試江雲秋均佔優獲勝，麻一怪羞慚離去……分別喬扮莊稼漢和花布衫少女的任雲秋與江翠烟，在娘娘廟會見衡山派旁支陸浩川夫婦，且與之聯手對付已勾結黑衣教的臨川寺澄通方丈，任雲秋欲生擒澄通，作爲營救和交換春中君和陳康和二莊主的人質，這時候……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臨川寺遇勁敵　蒙面人挽危局

任雲秋笑道：「老丈誇獎，在下也只是碰巧罷了。」

陸大娘道：「少俠輕輕年紀，就練成了佛門『接引神功』，眞教老婆子開了眼界。」

任雲秋道：「在下使的只是『斗換星移』的手法，不是『接引神功』。」

陸浩川笑道：「紅蓮白藕，三教同源，『斗換星移』和『接引神功』，名稱雖異，功效相同，少俠人中之龍鳳，老朽練了幾十年武功，如今看來，眞是白練了。」

遊龍沈同道：「好了，時間不早，雲秋，咱們該走了。」

澄通師徒早已被點經穴，和先前那個灰衣和尚放在一起，大家走出茅屋，陸大娘回身掩上木門，就一路朝臨川寺而來。

大家早已在茅屋中商量好了任務，由沈同和任雲秋二人進入寺去，陸浩川夫婦和江翠烟在寺左一片松林間等候，作爲接應，入寺之後，由沈同進入地窖救人，任雲秋在上面擔任接應。

本來任雲秋爭着要下地窖去的，沈同認爲進入地窖救人，並無多大困難，萬一被人發現，對方武功高强，或者人手衆多，一下堵住出口，豈非救人不成，還出不來了？因此才決定由沈同救人，任雲秋擔任警戒。

臨川寺相距極近，不消多時，便已到了寺前，此時夜雖未深，但臨川寺已經一片黝黑，不見燈光。

陸浩川夫婦和江翠烟很快就閃入左首松林中去。

任雲秋和沈同二人，趁着夜色悄悄掩近山門。

任雲秋悄聲道：「沈大叔，看來他們防範不嚴，你老在此等候，小侄先進去瞧瞧。」

沈同也悄聲道：「如果春華兄被他們囚在地窖之中，防範絕不會鬆懈，越是故示鬆懈，就越要小心才好。」

任雲秋點點頭道：「小侄省得。」

身形一弓，一道人影疾如飛鳥，一下越牆而入，他因大殿神龕後面，通向第二進的門口的神龕，就是進入地窖的入口，因此毋須再縱身上屋，只要從大殿進去就好。

地窖囚禁着人，大殿上必有人守護，任雲秋藝高膽大，飛落圍牆，足尖一點，身如箭射，輕輕落到階上抱柱側面，藉着抱柱掩護，凝目看去，大殿左首兩條板櫈上，坐着兩個灰衣僧人，正在悄聲說話。

任雲秋手中早已握着幾顆細小石子，這就抬手打出兩顆石子，點了兩人穴道，立即飛身退出，和遊龍沈同打了個手勢，兩人先後閃入大殿。

任雲秋悄悄從神龕左首繞了過去，探首望去，韋陀神龕前面，通向第二道的門口，也有兩個灰衣僧人，倚門而立，當下那還怠慢，抬手之間，又打出兩顆石子，點了兩人穴道，就回身退出。

沈同問道：「情形如何？」

任雲秋說道：「第三進門口，只有兩個黑衣僧人，已被小侄制住了穴道。」

沈同道：「那就快些走。」

兩人來至大殿後面，依照那灰衣和尚所說，輕輕移開供奉韋陀的神龕，果然露



出一個黑越越的入口。

沈同不待多說，一手仗劍，從石級走了下去。

任雲秋就站在入口處，擔任警戒，目光不住的朝四處轉動，防備着有人過來。

這樣等了一刻工夫，只見沈同從地窖中回了出來，他身後跟着兩個神情憔悴的灰衣和尚，一同走上。任雲秋忍不住問道：「沈大叔，表叔不在這裏嗎？」

沈同微微搖頭：「囚在地窖中的這二位師父，是臨川寺老方丈法濟上人門下，澄通害死了老方丈，把他們囚禁在地窖中，並無春華兄的蹤影。」

那兩個和尚朝沈同和任雲秋兩人合十一禮，就急匆匆往殿外走去。

任雲秋把韋陀神龕復了原，一面悄聲道：「沈大叔，黑衣教的人如在寺中，怎會一個不見的呢？」

沈同道：「黑衣教的人，可能住在後進，咱們救不了人，只要到後進闖闖看了，只是逮到一、二個黑衣教地位較高的人，就不難問出春華兄的下落來了。」

任雲秋道：「沈大叔說得是，咱們就進去找找！」

兩人跨出門口，穿過一座大天井，跨上第二進大殿，依然黑越越不見人影，再由神龕左首繞到後面，那是通往第三進的門戶。

兩人跨出門口，剛跨上天井，走沒兩步，突見黑暗之中一下竄出四個手持長刀的黑衣漢子，攔住了去路。

任雲秋心中暗道：「來了，原來他們是在第三進。」

心念方動，只聽一個黑衣漢子喝道：「你們到這裏來做什麼？」

沈同拱手道：「在下二人是找澄通方丈的。」

那黑衣漢子道：「方丈住在第二進，你們快退出去。」

沈同道：「澄通方丈叫咱們初更到第三進來的，說是但副總管要見我們，那就請老哥通報一聲吧！」

那黑衣漢子聽得微一怔，說道：「但副總管要見你們，可有什麼憑證？」

沈同暗道：「聽他口氣，但無忌果然在這裏了。」

一面含笑道：「但副總管要澄通方丈傳的話，那有什麼憑證？」

黑衣漢子道：「好，你們在這裏等着，我進去稟報一聲。」

說完，轉身朝階上行去。

沈同回頭朝任雲秋使了一個眼色，任雲秋雙手閃電揮出，一下制住了三個黑衣漢子的穴道。

沈同打了個手式，兩人迅快縱起，朝階上掠起。那知兩人堪堪掠上石階，陡覺金刃劈風，幾道寒光同時分向兩人迎面劈到，出手迅疾無儔！

同時也有人大聲喝道：「有奸細。」

任雲秋抬手之間，發出嗆的一聲細長龍吟，一道青芒橫掃出去。

遊龍沈同也不待慢，長劍出匣，「噹」的一聲架開了劈來的一刀。

他這裏堪堪架開一刀，任雲秋一劍掃出，却削斷了對方兩柄長刀，那兩人閃避不及，發出兩聲驚叫，疾退開去，黑暗之

中血雨飛洒，那兩人至少有一個被削斷了執刀右臂。

回頭看去，沈同正和另外兩個黑衣漢子動上了手，此時時間寶貴，那能纏鬥？任雲秋倏地橫跨一步，揮手一劍朝另一個黑衣漢子刺去。

那漢子武功相當了得，聽風辨位，回頭一刀，朝任雲秋劍上砍落，他怎知任雲秋這支細長長劍，削鐵如泥，任雲秋劍勢朝上一挑，「嗒」的一聲，那柄長刀立被齊中截斷，劍芒一閃，驚叫乍起，那漢子的一條右臂連肩被削了下來，左手振腕一指朝正和沈同動手的黑衣漢子點去。

那漢子刀勢凌厲，才劈出第二刀，突覺左肩一麻，半邊身子立時麻木不仁，右手刀勢為之一滯。沈同抖手一劍，穿心透過。

這一段話，說來還嫌時間長了，其實只是兩人撲上石階一二個照面的事，那漢子口中喊出：「有奸細」三字，四個人業已驚叫不絕，先後了帳。

這時突聽殿上有人沉喝一聲道：「什麼人敢到這裏來撒野！」

隨着喝聲，人影閃動，便有四、五個人走了出來。

任雲秋目能夜視，一瞥就已看清這五人正是湘西五怪羊東山、祁辛、沙友德、來得順、尚在周。(湘西七怪老三秦三思，老七董有田已死，只剩下五怪了)不覺朗笑一聲道：「我當是誰，原來是湘西五怪，快去叫但無忌出來。」

隨着話聲，朝殿上跨了進去。

羊東山喝道：「爾是什麼人？」

沈同笑道：「總不會是黑衣教的人就是了。」

就在此時，大殿四角忽然挑起四盞氣死風燈，這一瞬間，登時燈光大亮。

任雲秋、沈同已經大模大樣的走上大殿。

祁辛陰沉一笑道：「原來是遊龍沈大莊主，和姓任的小子，你們居然摸到這裏來了。」

任雲秋軟劍早已入鞘，依然當腰帶一般圍在腰間，回頭微哂道：「咱們不能來麼？」

尚在周怪笑道：「只怕你們來得去不得了。」

任雲秋大笑道：「若是在下和沈大叔失手成擒，咱們也要好好大吃一頓，才肯離去，絕不會像四位一樣，餓着肚子負氣上路，那豈不是和自己過不去嗎？」

沙友德聽得不由大怒，厲喝一聲道：「小子，找死！」

揮手一拳，朝任雲秋迎面擊來。

任雲秋大笑道：「你要和在下動手，還得跟你師娘再練上十年。」

身形不避不讓，左手一抬，朝他正搗過來的右腕拂去。

這一拂手勢極快，沙友德還沒擊到，任雲秋的五指已經拂上了他的右腕。

沙友德只「啊」了一聲，整個人就像觸電一般，動彈不得。

羊東山怒聲道：「二位到這裏來撒野，當眞太不自量力了。」

手中鏘的一聲掣出了七星劍。老大這一拔劍，老二祁辛也撤出了雙環，老五來得順撤出一對短叉，老六尚在周從袖管取出鐵尺，一下把兩人圍在中間。

任雲秋目光斜顧，冷笑道：「我視湘西五怪，直如狗耳！」

右手在沙友德肩上一拍，說道：「取出兵刃來，你們湘西五怪只管聯手攻來，看我接得下接不上？」一面回頭朝沈同道：「沈大叔，你不用出手，只管給小侄掠陣好了，我要在五招之內，讓他們識得厲害。」

他這麼說了，沈同只好退下，心中暗道：「年輕人總喜歡逞强，這湘西五怪各自有一身極高武功，五招之內要想勝得他們，只怕不容易呢！」

羊東山哼了一聲道：「好狂的小子，你亮劍。」

任雲秋雙手一攤，從容笑道：「你們只管出手，劍就圍在在下身上，這和在我手上一樣，隨時都可以取用。」

這是說現在還不需要取用了。

羊東山怒笑一聲道：「好，咱們就不客氣了。」刷的一劍斜刺出去。

祁辛的雙環、沙友德的單刀、來得順的一對短叉、尚在周的鐵尺，都早已蓄勢而待，老大這一出手，他們四個人六件兵刃那還客氣，同時朝任雲秋一個目標圍攻上去。

剎那之間，精芒耀目，殺氣大盛，連同羊東山的長劍，七件兵器，各出奇招，合五人之力，這一招的威力，已是相當凌厲。

尤其五人分立了五個方向，這一聯手發招，被圍在中間的人，連想後退都不知道那裏是後方，可以說連退步都沒有！

不，各人堵住了一方，幾乎已沒有絲毫空隙！

湘西五怪出手何等迅捷，一攻而上，各自勇往直前，攻擊的目標，是在中央，等到七件兵刃在中央會齊，差點互相撞上，站在中間的任雲秋忽然不知去向。

五人一招落空，急急往後躍退，定睛看去，任雲秋正背負着雙手，笑嘻嘻的站在原處，一動未動，含笑道：「你們怎麼一會事？在下還沒出手，你們就紛紛躍退了？」

原來任雲秋在他們攻到之時，施展「九轉分身法」，從他們身邊閃出，等他們躍退之時，又閃到了原來之處。

須知武功一道，有不得一着高低，任雲秋此一身法，出自九疑老人，以湘西五怪這點能耐，自然看不清了。

湘西五怪也只當自己退得太快，沒有看清對方人在那裏，聽了任雲秋的調侃，五人心頭不禁大怒，口中吆喝一聲，五道人影一退即上，劍、環、刀、叉、尺七件兵刃同時出手，各自覷定任雲秋的要害，猛攻過去。

這回大家都看得清楚，任雲秋確實站着沒動，那知兵刃攻到他身前，人影宛如一縷輕烟，又突然消失不見，七件兵刃又幾乎撞在一起，趕緊收手，但這回五怪却並未往後躍退，只是把他攻出去的兵刃及時撤下，凝目看去，五人合圍之中，那有任雲秋的影子？

只聽任雲秋在羊東山身後笑道：「五位又是這樣，連在下人在那裏都沒有看清

，舉手在他肩頭推了一把，向判官依然木立如故，一動不動。

但無忌覺得奇怪，再用手在他肩頭又揉又拍，却是無法解得開向判官的穴道，一張臉孔不禁脹得通紅，嚅嚅的道：「這就奇了！」

他怎知任雲秋使的「截經手法」，並非點穴，他使的是解點穴的手法，如何解得開經穴？

晏天機看在眼裏，冷冷的道：「退下。」

但無忌訕訕的退了下去。

晏天機緩步跨上，目光一注任雲秋，徐徐說道：「你使的是拂脈手法？點穴拂脈，功同法異，各家都有獨特的手法，閣下也毋須逞強，先請替他解了經穴再說。」

「好！」任雲秋舉步走上，左手朝他肩頭輕輕一拂，向判官穴道立解。

要知向判官縱橫江湖，幾曾遇上過這樣丟人出醜的事，心頭怒火迸發，經穴一解，口中大吼一聲，雙手化爪，朝任雲秋直撲過來。

任雲秋冷笑一聲：「在下已經饒你不死，你還要找死？」

左手凝聚「九陽神功」，迎着來勢，當胸拍去。

向判官縱有一身極好武功，但豈能擋得住任雲秋掌上含蘊了「九陽神功」的一擊？一道人影堪堪撲到，就口發悶哼，往後直飛出去，砰然一聲，撞上合抱石柱，一個人就緩緩倒下去。

這下直把黑衣教的人看得聳然動容，誰都想不到任雲秋輕輕年紀，居然會有如此雄渾的掌力！

晏天機沉嘿一聲道：「好掌力！」

他目注任雲秋腰際，緩緩說道：「你這柄輕霜劍是那裏來的？」

任雲秋根本不知道這柄軟劍叫做輕霜，冷然道：「你管我那裏來的？」

晏天機沉哼道：「你不願說算了。」

任雲秋道：「我表叔春申君可是你劫來了？」

晏天機道：「是又如何？」

任雲秋道：「我要你們立刻把我表叔釋放出來。」

晏天機道：「如果不釋放呢？」

任雲秋道：「這姓向的就是榜樣，不釋放我表叔，我會把你們這些人劍劍誅絕。」

晏天機冷哂道：「口氣倒是不小！」

任雲秋道：「你可以試試！」

晏天機道：「晏某正要試試你的掌力如何，這樣吧，你只要接得住晏某三掌，我就立時要他們釋放春申君，你敢不敢答應？」

沈同叫道：「任老弟……」

任雲秋不加思索的道：「好，在下同意，接你三掌，有何不敢？」

晏天機目露殺機，沉笑一聲道：「那你接着了！」揮手一掌拍了過來。

任雲秋早已運起「九陽神功」，右掌豎立，迎了出去。

雙掌交擊，響起蓬然一聲輕響。任雲秋但覺對方掌力相當凝重，但自己有「九陽神功」護體，自然並不十分吃力，就接了下來。兩人各自後退了半步。

晏天機不容任雲秋有喘息的機會，身形不退反進，右手甫交，左手又是一掌迎面擊到。

任雲秋豈肯示弱，同樣左掌一立，向前推出。

這一掌晏天機發出的掌力，比起第一掌已增強了許多，雙掌乍接，又是蓬然一聲，晏天機凝立不動，任雲秋却身不由己後退了一步半，才算站住。

就在此時，突然左首傳來一陣又尖又急的竹哨之聲，晏天機臉色微變，左手大袖往後一揮，韓自元喝了聲：「快走！」率同矮路神、湘西五怪匆匆退出大殿，朝左首奔去。

任雲秋耳中聽到有人低喝一聲：「快退。」

晏天機看他接下自己第二掌，已經有些勉强，心頭暗喜，口中沉喝道：「這是第三掌了。」

右手又是一掌直劈過去。

任雲秋道：「第三掌就第三掌。」立即右掌一推，朝前硬接。

那知晏天機劈出的右手才到中途，突然收了回去，由左手接替，疾快的朝前印來。

對方臨時換了一隻手，任雲秋却並未更換，仍然是右手迎擊過去。

雙方掌勢乍發，只聽殿外有人喝了聲：「任少俠速退，接不得……」

但出聲已經遲了半步，任雲秋豎立的手掌已經推出，豈會聞聲收回？何況先前兩掌，已經試出晏天機內力雖然極强，但自己並未接不下來。

這原是電光火石般事，兩隻手掌一來一往，何等迅速，但聽「拍」的一聲，兩個掌心乍然一接，任雲秋立時感覺不對，對方這一掌上，掌力之强，比一、二掌差不多加强了數倍力道，一股無與倫比的震力，直壓過來，自己縱有「九陽神功」護體，也幾乎被這股震力震散。

剎那之間，全身百脈震動，兩眼一黑，一個人登登的連退了四、五步，一陣天旋地轉，砰然往地上跌坐下去。

沈同見狀大驚，急忙閃身搶出，但他自然沒有對面晏天機的快速，口中發出一陣懾人的陰笑，身發如風，一欺而上，右手又是一掌，朝任雲秋當頭擊下。

此刻搶出的沈同還沒有來得及搶救，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突聽一陣清叱，一道亮如明月的刀光，比閃電還快，直向欺來的晏天機激射過去，大殿上寒鋒逼人，來勢奇强！

晏天機來不及傷人，急急向旁掠出，目光一瞥，只見來人是一個蒙面青衣人，他一刀逼退晏天機，雙手迅速抱起任雲秋，轉身朝沈同低喝一聲：「快走。」

雙足一點，朝殿外穿射出去。

沈同連拔劍都來不及，眼看任雲秋被人救走，也立即跟踪殿外掠去。

晏天機大喝一聲：「那裏走！」

縱身急撲出去，但無忌同時掣劍在手，跟了出去。

那蒙面青衣人從大殿退出，落到天井之中，雙足再點，便已撲上牆頭，他手上抱着一個人，行動之速，猶勝過沈同，沈

，舉手在他肩頭推了一把，向判官依然木立如故，一動不動。

但無忌覺得奇怪，再用手在他肩頭又揉又拍，却是無法解得開向判官的穴道，一張臉孔不禁脹得通紅，囁嚅的道：「這就奇了！」

他怎知任雲秋使的「截經手法」，並非點穴，他使的是解點穴的手法，如何解得開經穴？

晏天機看在眼裏，冷冷的道：「退下。」

但無忌訕訕的退了下去。

晏天機緩步跨上，目光一注任雲秋，徐徐說道：「你使的是拂脈手法？點穴拂脈，功同法異，各家都有獨特的手法，閣下也毋須逞強，先請替他解了經穴再說。」

「好！」任雲秋舉步走上，左手朝他肩頭輕輕一拂，向判官穴道立解。

要知向判官縱橫江湖，幾曾遇上過這樣丟人出醜的事，心頭怒火迸發，經穴一解，口中大吼一聲，雙手化爪，朝任雲秋直撲過來。

任雲秋冷笑一聲：「在下已經饒你不死，你還要找死？」

左手凝聚「九陽神功」，迎着來勢，當胸拍去。

向判官縱有一身極好武功，但豈能擋得住任雲秋掌上含蘊了「九陽神功」的一擊？一道人影堪堪撲到，就口發悶哼，往後直飛出去，砰然一聲，撞上合抱石柱，一個人就緩緩倒下去。

這下直把黑衣教的人看得聳然動容，誰都想不到任雲秋輕輕年紀，居然會有如此雄渾的掌力！

晏天機沉嘿一聲道：「好掌力！」

他目注任雲秋腰際，緩緩說道：「你這柄輕霜劍是那裏來的？」

任雲秋根本不知道這柄軟劍叫做輕霜，冷然道：「你管我那裏來的？」

晏天機沉哼道：「你不願說算了。」

任雲秋道：「我表叔春申君可是你劫來了？」

晏天機道：「是又如何？」

任雲秋道：「我要你們立刻把我表叔釋放出來。」

晏天機道：「如果不釋放呢？」

任雲秋道：「這姓向的就是榜樣，不釋放我表叔，我會把你們這些人劍劍誅絕。」

晏天機冷哂道：「口氣倒是不小！」

任雲秋道：「你可以試試！」

晏天機道：「晏某正要試試你的掌力如何，這樣吧，你只要接得住晏某三掌，我就立時要他們釋放春申君，你敢不敢答應？」

沈同叫道：「任老弟……」

任雲秋不加思索的道：「好，在下同意，接你三掌，有何不敢？」

晏天機目露殺機，沉笑一聲道：「那你接着了！」揮手一掌拍了過來。

任雲秋早已運起「九陽神功」，右掌豎立，迎了出去。

雙掌交擊，響起蓬然一聲輕響。任雲秋但覺對方掌力相當凝重，但自己有「九陽神功」護體，自然並不十分吃力，就接了下來。兩人各自後退了半步。

晏天機不容任雲秋有喘息的機會，身形不退反進，右手甫交，左手又是一掌迎面擊到。

任雲秋豈肯示弱，同樣左掌一立，向前推出。

這一掌晏天機發出的掌力，比起第一掌已增強了許多，雙掌乍接，又是蓬然一聲，晏天機凝立不動，任雲秋却身不由己後退了一步半，才算站住。

就在此時，突然左首傳來一陣又尖又急的竹哨之聲，晏天機臉色微變，左手大袖往後一揮，韓自元喝了聲：「快走！」率同矮路神、湘西五怪匆匆退出大殿，朝左首奔去。

任雲秋耳中聽到有人低喝一聲：「快退。」

晏天機看他接下自己第二掌，已經有些勉强，心頭暗喜，口中沉喝道：「這是第三掌了。」

右手又是一掌直劈過去。

任雲秋道：「第三掌就第三掌。」立即右掌一推，朝前硬接。

那知晏天機劈出的右手才到中途，突然收了回去，由左手接替，疾快的朝前印來。

對方臨時換了一隻手，任雲秋却並未更換，仍然是右手迎擊過去。

雙方掌勢乍發，只聽殿外有人喝了聲：「任少俠速退，接不得……」

但出聲已經遲了半步，任雲秋豎立的手掌已經推出，豈會聞聲收回？何況先前兩掌，已經試出晏天機內力雖然極強，但自己並未接不下來。

這原是電光火石般事，兩隻手掌一來一往，何等迅速，但聽「拍」的一聲，兩個掌心乍然一接，任雲秋立時感覺不對，對方這一掌上，掌力之强，比一、二掌差不多加强了數倍力道，一股無與倫比的震力，直壓過來，自己縱有「九陽神功」護體，也幾乎被這股震力震散。

剎那之間，全身百脈震動，兩眼一黑，一個人登登的連退了，四、五步，一陣天旋地轉，砰然往地上跌坐下去。

沈同見狀大驚，急忙閃身搶出，但他自然沒有對面晏天機的快速，口中發出一陣懾人的陰笑，身發如風，一欺而上，右手又是一掌，朝任雲秋當頭擊下。

此刻搶出的沈同還沒有來得及搶救，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突聽一陣清叱，一道亮如明月的刀光，比閃電還快，直向欺來的晏天機激射過去，大殿上寒鋒逼人，來勢奇强！

晏天機來不及傷人，急急向旁掠出，目光一瞥，只見來人是一個蒙面青衣人，他一刀逼退晏天機，雙手迅速抱起任雲秋，轉身朝沈同低喝一聲：「快走。」

雙足一點，朝殿外穿射出去。

沈同連拔劍都來不及，眼看任雲秋被人救走，也立即跟蹤殿外掠去。

晏天機大喝一聲：「那裏走！」

縱身急撲出去，但無忌同時掣劍在手，跟了出去。

那蒙面青衣人從大殿退出，落到天井之中，雙足再點，便已撲上牆頭，他手上抱着一個人，行動之速，猶勝過沈同，沈

同急起直追，跟着越出圍牆。

青衣人已在牆外等候，轉身道：「沈大俠快把他抱過去，我來斷後。」

沈同堪堪接過任雲秋，牆上人影閃動，晏天機、但無忌相繼躍出。

晏天機大喝一聲：「你們誰都休想逃走。」

他此時手中又多了一支長劍，正待出手。

突聽牆上又是嘶嘶兩聲，兩道人影飛身落地。

韓自元大聲道：「副座莫讓他們逃脫，春申君已被他們同黨救走了。」

青衣人手中長刀一橫，回頭道：「沈大俠只管走。」

沈同眼看任雲秋雙目緊閉，臉如白紙，心頭大急，依言朝外奔去。

晏天機一揮手喝道：「你們去把沈同截住，此人自有本座對付。」

韓自元、但無忌、矮路神令狐宣三人各持兵刃，立即飛身撲起。

青衣人長刀嘶的一聲朝三人橫掃過去，但見青虹橫捲，一道刀光宛如橫瀾千里，劃在三人身前，就像一道滾滾巨浪，捲了過去，逼得三人後退不迭！

晏天機左手一掌凌空拍出。

青衣人冷哼一聲，刀光矯若神龍，朝掌風迎劈過去，但聽「嗤」的一聲，青虹劈開掌風，一道尋丈青光，朝晏天機當頭射落。

晏天機大吃一驚，趕緊吸氣疾退。

青衣人橫刀凜立，冷笑道：「你們有誰還敢過來？」

韓自元、但無忌自知接不下他的刀招，腳下趦趄，那敢逼過去。

青衣人冷冷一哼，轉身疾縱而去。

晏天機神情凝重，徐徐說道：「此人刀法凌厲無比，不可輕敵，由他去罷！」

* * *

再說沈同抱着任雲秋，急急退走，來至林前，陸浩川、陸大娘、江翠烟三人迎着問道：「沈大俠，人救出來了麼？」

沈同道：「是任老弟負了傷。」

江翠烟急急問道：「大哥怎麼了？」

沈同道：「任老弟和姓晏的老賊連對三掌，可能受了老賊的暗算，幸差危急之際，有一蒙面俠士相救，咱們快些走吧！」

江翠烟道：「沈大叔，你把大哥交給我吧！」

沈同道：「不要緊，臨川寺中高手不在少數，目前正由那位蒙面俠士替咱們擋住了，此刻先離開此地再說。」

三人聽他這麼說，只得任他抱着走在前面，陸浩川夫婦和江翠烟跟在他身後保護。

一路奔行了里許光景，沈同腳下稍停，回頭道：「那蒙面俠士怎麼還沒退出來呢，莫要被他們圍住了，無法脫身？」

陸浩川道：「咱們要不要趕回去支援他呢？」

陸大娘道：「不錯，人家救了任少俠，咱們總不能讓他落入賊黨之手。這樣吧，江姑娘抱着任少俠先回去，咱們三個趕去臨川寺瞧瞧。」

沈同道：「二位說得極是，江姑娘，妳抱着任老弟回去，咱們這就走……」

話聲甫落，只聽有人接口道：「你們不用去了。」

陸浩川喝道：「什麼人？」

只見人影一閃，四人面前多了一個蒙面青衣人。

沈同喜道：「方才就是這位俠士救了任老弟，不知這位俠士尊姓大名如何稱呼？」

蒙面青衣人道：「晏天機只是暫時被在下唬住，此人城府極深，咱們此刻還不是寒暄的時候，幾位請隨在下來。」

說完，展開脚程，走在前面引路。

沈同抱着任雲秋、和陸浩川夫婦、江翠烟四人也同樣展開輕功，一路跟蒙面青衣人朝山麓間一座大莊院奔去，到得門前，也不叩門，回頭說了句：「幾位請跟我進去。」雙足一點，越牆而入。

沈同、陸浩川四人只得跟他越過圍牆，飛身落地，那是莊院的第二進。

蒙面青衣人領着四人，穿行迴廊，來到一間有燈光透出的廂房之中，才腳下一停，說道：「任少俠傷勢不輕，急需救治，沈大俠把他交給在下吧。」

沈同只得雙手抱着任雲秋，交給蒙面青衣人。

蒙面青衣人雙手托着任雲秋，說道：「四位請坐，在下先把任少俠送進去，再來奉陪。」

江翠烟道：「我隨這位俠士進去，也可伺候大哥。」

蒙面青衣人道：「姑娘請在這裏稍候，進去實有不便，不用進去了。」

沈同雖覺蒙面青衣人舉止有些詭異，但在危急之時，是他仗義出手，救了任雲秋，又把自己幾個人帶到他家裏來，自然不致有什麼惡意，這就朝江翠烟道：「這位俠士既然說進去實有不便，江姑娘就不用進去了。」

蒙面青衣人抱着任雲秋，轉身自去。

江翠烟心中暗暗犯疑，忖道：「這人仗義相救，自是一番好心，爲什麼不讓我進去呢？再說他臉上蒙着黑布，說話聲音，聽來也甚爲生澀，似是故意裝出來的，他爲什麼要裝得如此神秘呢？」

但這話却只是心裏想想，不好說出來。

這時門口走進一個青衣使女，手托銀盤，端着四盅香茗走入，放到桌上，說道：「四位請用茶。」

沈同想起方才任雲秋和晏天機動手之時，響起的一陣竹哨之聲，後來韓自元追了出來，曾說春申君已被自己同黨救走，不知是不是真的救出來了？心念一動，忍不住朝那青衣使女問道：「請問姑娘，春申君莊主是否也在這裏？」

話聲甫落，只聽門口有人大笑一聲道：「兄弟已經來了。」

隨着話聲，春申君已經跨進門來，連連拱手道：「爲了營救兄弟一人，累了沈兄幾位了。」

目光一動，看到陸浩川夫婦兩人，不覺一怔，忙道：「二位是……」

沈同含笑道：「這位是陸浩川陸老哥，這位是陸老嫂子。」一面又朝陸浩川夫婦笑道：「這位就是春申君春華兄。」

春申君和陸浩川拉着手，連說：「幸會。」

四人一齊落了坐。沈同問道：「春華兄，咱們這兩天來到處奔波，却仍沒有把你救出來，不知是那一位俠士把你救出來的？」

春申君道：「這個兄弟也不大清楚，今晚救兄弟的是一位武功極高蒙面俠士，兄弟請問他姓名，他只說日後自知，剛才把兄弟領到這裏來之後，就飄然走了。」

沈同道：「剛才領咱們來的也是一位蒙面俠士，他也不肯多說。」

江翠烟道：「我看這兩位蒙面俠士，把我們領到這裏來，大概是這座莊院的主人了。」

春申君看到江翠烟，忽然問道：「謝兄、金兄和雲秋都沒有來麼？」

沈同道：「謝兄、金兄留在雙板橋附近一處茅屋之中，兄弟和任老弟、江姑娘是跟蹤兩個賊黨來的，剛才找去臨川寺，任老弟傷在晏天機掌下，是一位蒙面俠士抱着任老弟到後面療傷去了。」

正說之間，那青衣使女端着一盞茶進來，說道：「敝主人要小婢轉告陳莊主幾位，任少俠傷勢已無大碍，時間不早，幾位也可以休息了，小婢已經收拾好幾間客房，就在後面，陳莊主幾位請隨小婢進去看看，還缺些什麼，只管吩咐小婢好了。」

她話聲一落，轉身走在前面引路。

從這間客廳進去，後面是一個小天井，長廊左首，有着一排六間房間。

青衣使女逐一打開房門，說道：「陳莊主幾位的房間就在這裏了，只是敝主人要小婢轉告諸位，除了前面客室，和這裏之外，其他的地方，諸位最好不要出去，敝主人有不得已的苦衷，務請諸位原諒。」

春申君只覺這莊院主人好像很神秘，但至少自己是他救出來的，這就含笑道：「姑娘請覆上貴主人，咱們不會隨便走動的。」

青衣使女道：「有陳莊主這句話就好。」

幾人看過客房，正好每人一間，依然退出客室，青衣使女也欠身一禮退了出去。

沈同笑道：「這裏主人，也有些奇怪，既然把咱們領來了，還掩掩藏藏的不肯和咱們相見。」

江翠烟道：「是啊，連我想跟他進去看看大哥的傷勢，他都不讓我進去呢！」

春申君道：「江湖上的事兒，各有各的秘密，不願人知，咱們也不用多問了。」

陸浩川道：「也許這裏主人，確有什麼困難，否則不會如此的。」

春申君剛端起茶盞，喝了一口。

只見那青衣使女匆匆走入，說道：「陳莊主，黑衣教的人，很可能對咱們莊上起了懷疑，有人跟了下來，在遠處徘徊，敝主人當然不會怕了他們，但為了諸位安全起見，最好請各自回房休息，早些熄了燈火……」

陸大娘哼道：「黑衣教又不是生了三頭六臂，誰還怕他們來了？貴主人雖是一番好意，但却似咱們怕了黑衣教了。」

青衣使女欠着身忙道：「老夫人千萬不可誤會，皆因敝主人不好和他們破臉，諸位是敝主人的貴客，不便之處，務請諸位多多包涵。」

陸浩川點點頭笑道：「我內子生來是火爆脾氣，姑娘不用介意。」

青衣使女躬躬身，退了出去。

沈同道：「時間委實不早，大家奔波了幾個更次，還是早些休息吧！」

＊　＊　＊

任雲秋從迷糊中醒來，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一張錦榻之上。

榻前點着一盞銀紅，一個臉蒙黑布的人側身坐在床前，從兩個眼孔中透射出來的目光，正凝視着自己，看到自己睜開眼來，不覺喜道：「任少俠醒過來了。」

這句話中，充滿着喜悅。

任雲秋不知這蒙面人是敵是友，心中暗暗覺得奇怪，要待翻身坐起，突覺胸口疼痛如裂，口中不覺「啊」了一聲。

那蒙面人急忙伸手輕輕按在他肩，說道：「任少俠，你傷勢不輕，快躺着別動。」

任雲秋一看房中擺設，生似女孩兒家的閨房，連枕頭上都可以隱隱聞到一股幽香，心中更覺奇怪，忍不住問道：「你是什麼人？」

蒙面人淡淡一笑道：「任少俠重傷初醒，要安心養息，我是什麼人，並不重要。」

任雲秋慢慢的想起自己和晏天機對掌之事，問道：「在下傷在晏天機掌下，是兄台救了在下？」

蒙面人道：「是的，你不可多說話。」

任雲秋道：「在下至少要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兄台可以告訴我麼？」

蒙面人道：「這裏離臨川寺已經很遠了。」

任雲秋又道：「沈大叔他們呢？」

蒙面人道：「你少說幾句好不？你要知道的，我都告訴你好了，沈大俠四位，也都來了，還有你表叔春申君，也救出來了，也在這裏，他們都在前院，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任雲秋聽說表叔也救出來了，心中不覺大喜，說道：「我表叔也是兄台救出來的麼？」

「才不是呢！」

蒙面人道：「那是……我……叔叔去救出來的，正好你們在前面吸引了晏天機等人的注意，所以我……叔叔很順利的就把春申君救了出來。」

「眞謝謝你們。」任雲秋感激的道：「只不知令叔叔如何稱呼？」

蒙面人輕笑道：「如果可以告訴你，我也不用蒙着臉了。」

他不待任雲秋再說，接着道：「好了，現在我都告訴你了，你還是閉起眼睛來好好養神吧。」

任雲秋道：「在下傷得很厲害麼？」

蒙面人道：「還算好，我叔叔說的，你給晏天機這一記掌力，幾乎把內腑震損，差幸你練的內功，有護身之功，因為火候尚淺，才被他震傷的，目前剛服了一顆少林寺的『大悔檀丸』，已把傷勢托住，最

快也要兩三天才能復原，所以要好好休息，好了，你快閉上眼睛吧！」

任雲秋聽他這麼說了，只得緩緩闔上眼皮，口中說道：「兄台既把在下救來，自然是友非敵，怎麼不肯告訴在下，你是什麼人呢？」

蒙面人道：「目前不能告訴你，不過任少俠日後自會知道。」

任雲秋道：「兄台既不肯把姓名見告，為什麼還要蒙着臉呢？」

蒙面人輕笑道：「蒙着臉，自然有原因的了。」

任雲秋忽然哦了一聲道：「對了，兄台一定是在下的熟人了，如果不蒙着臉，在下一下就認出來了。」

「不是的。」蒙面人道：「我們不是熟人……」

任雲秋笑道：「沒錯，兄台的聲音，聽音很熟，只是一時想不起……」

蒙面人道：「你現在養神要緊，不可胡思亂想了，我不和你說啦！」

任雲秋道：「不說話這樣躺着多無聊。」

蒙面人果然不再開口說話。

任雲秋道：「兄台眞的不再和在下說話了？」

蒙面人依然沒有開口。

任雲秋心中暗道：「他不肯多說，那是怕我聽出他的口音來了，可惜我方才沒去留意他的口音，現在要怎樣才問引得他開口呢？」

心念轉動，忽然口中「啊」了一聲。

蒙面人急忙站了起來，俯身問道：

「任少俠，你怎麼了？」

任雲秋攢着眉頭，說道：「胸口有些疼痛。」

蒙面人道：「你躺着不可動，震傷了內腑，一動自然會痛的了。」

任雲秋雖然閉着眼睛，但臉上不期綻起一點笑意。

蒙面人看他臉上有了笑意，心知上當，輕哼一聲道：「原來你也不老實，我走啦！」

說完，果然轉身往外行去。

任雲秋忙道：「兄台留步，在下……」

蒙面人道：「我是奉叔叔之命，來守着你的，你再說個不停，我只好點你睡穴了。」

任雲秋忙道：「在下不說就是了。」

任雲秋閉上眼睛，沒人和他說話，就沉沉睡去。睡意矇矓之際，忽然聽到一陣極輕的脚步聲，走了進來。

蒙面人站了起來。

進來的那人輕輕問道：「任少俠傷勢怎樣了？」

蒙面人道：「他服下『大梅檀丸』之後，傷勢好像托住了，剛才清醒過一次，後來又睡熟了。」

進來的那人道：「晏天機似乎已經懷疑到我的頭上來了，咱們莊外，居然還有人在遠處張望。」

蒙面人道：「為什麼不把他們抓起來呢？」

進來的人輕笑道：「我還會和他們客氣嗎？冉嬤嬤出去就把他們逮了來。」

蒙面人道：「他們招供了，是來踩盤子？」

進來的人笑道：「他們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承認。」

蒙面人道：「晏天機這人極工心機，我們還是提防着些的好。」

進來的人冷冷一笑道：「憑晏天機，他敢對我怎樣，如果再派人來，來一個抓一個，都給他廢了趕出去，他也只好啞巴吃黃蓮，往肚裏吞。」

蒙面人道：「陳莊主知不知道是咱們把他救出來的？」

進來的人道：「目前我還不想讓他知道，所以我想明天就離開此地……」

蒙面人道：「他傷勢……」

進來的人道：「不要緊，他傷在晏天機的『般若掌』下，差幸他內功根底好，換了普通人，只怕內腑早被震碎了。」

蒙面人吃驚道：「般若掌會有如此厲害？」

進來的人道：「般若掌名列少林七十二藝之三，這老賊我早就懷疑他……和少林寺有關，被『般若掌』震傷的人，只有少林『大梅檀丸』能治，他服了『大梅檀丸』，經過十二時辰，就該有八成痊癒了，咱們明晚起程，把他們送到雙板橋，然後由長沙去岳陽……」

蒙面人道：「只怕路上……」

「我自有道理。」

進來的人笑道：「你也該去休息一回了，叫秋兒來陪任少俠就是了。」

蒙面人道：「我不累，我這樣很好。」

進來的人笑了笑道：「也好，你既然要守在這裏，明天白天再好好睡一覺也是一樣。」說着，轉身往外行去。

任雲秋睡夢之中，依稀聽到兩人的談話，但眼皮沉重，迷迷矇矇的又睡去了。

第二天，任雲秋醒來天色已經大亮，回頭看去，本來坐在床前的蒙面人已經不在，他緩緩吸了口氣，覺得傷勢已經好了許多，正待坐起。

只見房門口人影一閃，一名青衣使女匆匆走入，叫道：「任少俠，快躺着別動，我家主人說的，任少俠的傷勢，至少十二個時辰，才能無碍，要到今天晚飯之後，方可行動，現在掙動不得，任少俠如果肚子餓了，小婢就去端稀飯來。」

任雲秋問道：「姑娘叫什麼名字？」

青衣使女粉臉微酡，說道：「小婢叫雲兒，任少俠就叫小婢雲兒好了。」

任雲秋問道：「昨晚那個臉上蒙着黑布的兄台是誰？」

雲兒嫣然一笑道：「他沒告訴任少俠，小婢可不敢說。」

任雲秋又道：「那麼妳們主人是誰，總可以說了吧？」

雲兒道：「主人小婢更不敢說了。」

任雲秋笑了笑道：「好，算我白問。」

雲兒道：「任少俠日後自會知道的了。」

說到這裏，輕哦一聲，又道：「小婢這就去端稀飯，等任少俠吃過早餐，小婢還要去請陳莊主他們進來看你呢！」

說完，轉身自去，不過一回工夫，雲兒果然端着一個紫銅小鍋進來，裝了一碗，側身坐床沿上，說道：「任少俠只管躺着別動，小婢會餵你吃的。」

（未完．十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竹蘭君和四婢、五衞帶領着黃蜂門下戰勝了頑敵的包圍，回到了黃蜂谷，修書派鷹兒送往太原，將殲滅頑敵經過說給狄飛虹知道，狄飛虹回信亦將西北邊防吃緊，韃靼數度犯關，雖經擊退，局面不穩，叫覃小蝶到太原相會，等候請天栖上人來，爲她解除被魔教束縛着雙脚的鐵板，狄飛虹見覃小蝶一到，便馬上請巡撫白多年找他遠房侄兒白淵——天栖上人的記名弟子，據說天栖上人雲遊未返，行踪不明，巡撫建議用石蒜、石鴨和藥，可以將地極鋼母鐵板軟化，隨後總督、巡撫共商大計，如何殲滅魔教勾結外敵入侵……

內奸外患　暫告平息

狄飛虹道：「我知道多年兄一片丹心，勿視安危，但請爲國珍重。」

白多年道：「大人旣如此說，下官但憑吩咐。」

狄飛虹道：「敝師妹竹蘭君，一身功力在江湖上罕有敵手，雖然她的左腿負過傷，行路之時雙脚不太平衡，此時又中人暗算，右脚上釘着一塊鐵板，但這些並不影响她的功力，日前魔教在太白山麓設伏，她曾以一柄鐵琵琶，搏殺三名一流高手。」

白多年道：「竹姑娘旣是大人的師妹，自然是一位武功絕代的俠女了。」

狄飛虹道：「我想叫她負責多年兄的安全，不知多年兄是否同意？」

白多年道：「大人的關懷，下官十分感激，只是男女有別，恐怕有些不便。」

狄飛虹道：「敝師妹麗質天生，腿部瑕疵，無損於她的美麗，我知道多年兄中饋猶虛，如果你們結成夫婦，就不會有什麽不便之處了。」

白多年道：「這個……」

狄飛虹不再理會白巡撫，抬頭向廳外招呼道：「是誰在外面？」

「稟大人！是富槐，諸葛瑜。」

「去請覃夫人，竹姑娘到這裏來。」

「遵命。」



片刻之後，覃小蝶與竹蘭君來到後廳，狄飛虹先爲白多年引見師妹，再以傳音向覃小蝶說明原委，叫她徵詢竹蘭君的意見。

白多年不算英俊，但三十出頭的年紀，就作到方面大員，應該是女孩子的理想對象，竹蘭君答允了，一切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他們先行文定，待解除竹蘭君脚上的鐵板再擧行婚禮。

當天狄飛虹就以軟轎送她隨同白多年回巡撫府，覃小蝶並贈送黃蜂弟子男女各四人，及神鷹兩隻，以免竹蘭君孤掌難鳴。

× × × ×

一個月過去了。

太原平靜一如往昔，只是密雲不雨，空氣沉悶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白家莊在太原以西約莫二十餘里，莊主白萬澈兩榜出身，以考功員外郎致仕。

白員外是白巡撫的堂叔，也是他在西北一帶惟一的長輩，在公餘之暇，他會抽空到白家莊向堂叔請安問候的。

近日由於邊防吃緊，他已有兩個多月沒有到白家莊了，估不到今天一早忽然接到堂妹翠姑的一封信函。

信中內容十分簡單，白員外身染重病，幾乎羣醫束手，却要翠姑馳函白巡撫，說有要事相託。

白巡撫是性情中人，他不能讓一個重病在床的長輩失望，因而立即吩咐書僮琪兒道：「快去套車，我要去白家莊。」

琪兒道：「是，老爺。」

待琪兒退出之後，竹蘭君詢問道：「老爺：白家莊距離咱們這兒有多少遠近？」

白多年道：「二十四里。」

竹蘭君道：「一定要去？」

白多年道：「是的，我不能讓長輩失望。」

竹蘭君道：「老爺沒有忘記我師哥說的話吧？」

白多年道：「對不起，蘭君，我記不起來了，總督大人怎麼說？」

竹蘭君道：「我爲什麼到你身邊來，你也忘記了？」

白多年啊了一聲道：「蘭君：妳是怕白家莊之行有危險？」

竹蘭君道：「有備無患，你該不會反對吧？」

白多年哈哈一笑道：「好，咱們一起去，我正想叔叔見見他未來的侄兒媳婦。」

竹蘭君道：「那你要聽我的安排了？」

白多年道：「當然，當然。」

× × × ×

一輛馬車由巡撫衙門駛去，出阜成門，逕向二十里外的白家莊馳去。

馬車形式普通，是西北道上常見的，只有一點異於尋常，駕車的竟是兩名身着鵝黃衣裙的妙齡少女，車後還有兩名同樣裝扮的女郎，護着馬車緩緩前進。

出城約莫五里，頭頂一聲鷹鳴，一隻巨鷹忽然由天而降，停歇於一名黃衣女郎的肩頭。

這名黃衣女郎名叫任芳，是單小蝶送給竹蘭君四名丫頭之一，她伸手輕撫鷹兒的羽毛，再解下牠腿部所繫的銅管，道：「稟小姐：鷹兒傳書來了。」

竹蘭君掀開車簾，接過銅管，取出管內的字條，先瞧了一眼，再遞給白多年道：「老爺，你瞧。」

白多年瞧過字條，怒哼了一聲，說道：「他們好大的胆量，竟敢攔阻狙擊當朝大員！」

竹蘭君微微一笑道：「這叫着拚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打，他們既敢勾結外寇，何在乎狙擊一個當朝大員。」

白多年道：「總督大人料事如神，不過……」

竹蘭君道：「不過怎樣？」

白多年道：「咱們勢單力孤，當時應該多些人來的。」

竹蘭君道：「放心吧，老爺，賊人只有十九個，不足為患的。」

白多年道：「蘭君：妳在說笑話吧，賊人十九個，咱們却連九個都沒有啊。」

竹蘭君說道：「誰說沒有九個？我早已派出廣陵他們四個人，潛往刺探敵情，到時候他們自然會配合咱們作戰，再說我這八名部屬，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縱然面對千軍萬馬，也會殺他們一個丟盔棄甲，的。」

白多年說道：「既然如此，咱們就走吧。」

再前進十里，是一片形勢險惡的黑松林名叫鐵傘坡，在坡前不遠之處，有一面十分陡峭的山壁，竹蘭君業已瞧出松林之內有人影閃動，她當機立斷，命令任芳將馬車趕往山壁之下，以免四面受敵。

松林內的敵人，估不到竹蘭君會洞察機先，搶佔地勢，雖然如此，他們倚仗人多勢衆，依然志在必得，他們衝出松林，分三路向馬車撲來。

賊人果然是十九個，其中還有兩名是番僧。

潛伏在附近的黃蜂弟子廣陵，郁清，洪彪，扎栗等四人已迅速歸隊，竹蘭君吩咐八名男女弟子，在馬車兩側佈成兩座天罡四絕陣，她懷抱琵琶，獨當中鋒，他們人數雖說是不多，却將馬車守護得十分嚴密。

賊人原想一舉狙擊成功的，此時已不敢輕舉妄動了，在馬車外三丈之處，他們停下脚步，其中一名年約四旬，却已白髮蒼蒼的青衣大漢，向竹蘭君瞥了一眼道：「姑娘是孤烟門的傳人竹蘭君？」

竹蘭君說道：「不錯，閣下是那位高人？」

青衣大漢道：「在下白髮仙童尹昌，姑娘必然有過耳聞。」

竹蘭君道：「久仰，但咱們河井不犯，尹大俠為什麼攔路邀擊？」

白髮仙童尹昌道：「這不干姑娘的事，咱們要找的是白多年。」

竹蘭君道：「白多年跟你們有仇？」

尹昌道：「這個姑娘就不要管了，如妳不插手，在下當領妳一份人情。」

竹蘭君道：「白多年是山西巡撫，當朝大員，莫非閣下不知道殺害朝廷命官，會是怎樣一個後果？」

尹昌哼了一聲道：「別拿官府唬我，尹某如果害怕，就不會攔截你們了，聽我的話，姑娘，現在撒手還來得及。」

竹蘭君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放手一搏了，划下道來吧，尹大俠。」

尹昌身側兩名番僧之一說道：「尹大俠，何必跟她浪費唇舌，待佛爺超渡她就是。」

尹昌道：「那就有勞大喇嘛了。」

大喇嘛，那麼兩名番僧是來自西域了，他們身着紅色僧衣，必然屬於紅教。

紅教的開山教主為印度著名學者「蓮華生上師」，當唐睿宗時，他應聘至西藏，創立紅教，並以神通力，驅除藏地之巫鬼派，使藏人洗心歸誠，奉為教主，後其勢漸衰，流於妖妄。

竹蘭君久闖江湖，身經百戰，待知道對方是紅教大喇嘛，心頭也為之一緊。

趙絳唇是四婢之一，她趨前幾步道：「小姐：讓小婢會會他。」

竹蘭君道：「番僧會邪術，妳鬥他不過的，快回去守着陣法，不要讓敵人乘虛而入。」

趙絳唇道：「小婢遵命。」

待她退回之後，竹蘭君立即暗凝「九陽神功」，使週身三尺以內罡風凝結，堅若金石，以防番僧暗施詭計，她剛剛準備妥當，番僧業已到達她身前五尺之處，雙眼一翻，冷冷道：「尹大俠給了妳天大的面子，妳却不知道好歹，佛爺可沒有那份耐心，出招吧。」

竹蘭君道了一聲「有僭」，右臂一掄，鐵琵琶挾着勁風，向番僧的肩頭砸去。

招出一半，番僧人影頓杳，一股剛猛絕倫的勁力，向她後胸擊來。

番僧果然不凡，身法之快，當得是江湖罕見，可惜他低估竹蘭君了，孤烟門輕功絕代，比身法，他豈不是班門弄斧。

再說高手過招，多半稍沾即走，絕不會將招式放盡，以便應付變化莫測的戰機，竹蘭君曾經獨闖江湖，會過不少身負絕學的高人，她怎麼會犯招式用老的錯誤？

自然，番僧這一掌不僅走空，而且鐵琵琶已挾着銳嘯，砸向他的禿頭，如非他輕功高明，這一招他絕難逃過。

他雖然逃過，這招疾雷貫頂，却已先機盡失，處於挨打的地位，看情形，這位紅教大喇嘛，只怕連五十招也很難支撐下去。

白髮仙童尹昌，及另一名大喇嘛瞧得心頭狂震，他們絕未想到，這位年紀輕輕的姑娘，竟然具有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於是，他們互相一打眼色，就雙雙撲了上來。

番僧擅長「大手印」，所以不用兵刃，白髮仙童尹昌使的是長劍，這三大高手竟然倚多為勝，聯手對付一個女娃兒。

竹蘭君雖是以一敵三，依然有攻有守，鐵琵琶橫掃直擊，打得三大高手像走馬燈似的，沒有人能攻到她三尺以內，更休想佔到她半點便宜。

只是另兩處的戰局就兇險多了，兩個天罡四絕陣都被八名強敵圍攻，受到十分強大的壓力，而且這般賊人隨時都可能突破他們的防綫，只要有一人撲上馬車，竹蘭君主僕九人就會徹底失敗。

因爲這項顧慮，使得竹蘭君的精神意志無法集中，她的眼角時時拋向馬車，放心不下坐在車上的白巡撫。

尹昌是一頭老狐狸，竹蘭君的心情他豈會猜不出來，只是這位姑娘的功力實在太高，她雖是心神不能專注，以一敵三仍然綽有餘力。

不過這是因爲白多年有驚無險，仍然安安穩穩的坐在馬車之上，如若有人衝上馬車，情況就會發生極大的變化。

白髮仙童尹昌瞧穿了這一點，因而大聲叱喝道：「你們這些笨驢，莫非忘了咱們是作什麽來的？衝上馬車呀，給姓白的三刀六眼，或是剁下他的腦袋，就算你們大功一件，快去，衝……」

尹昌這一陣叱喝，使得竹蘭君大爲緊張，她知道她這八名部屬，全是以一敵二，在人數上處於絕對不利的局面，賊人要想抽出一兩個衝上馬車並非難事，那麽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白髮仙童使的是一石二鳥的毒計，一方面要他的手下衝上馬車，另外就是擾亂竹蘭君的心神。

高手過招，不能有半點疏失，竹蘭君一旦荒腔走板，她的處境就危險了。

但這種結果似乎是必然的，那一十六名大漢，怎敢不聽尹昌的命令！

在一陣瘋狂的衝殺之後，這般賊人損失了四條生命，却有兩人衝過黃蜂弟子的攔截，向着馬車撲去。

竹蘭君以一柄鐵琵琶，力敵三名高手，眼角餘光幾沒有離開過馬車，那兩名匪徒的行動，自然逃不過他的觀察。

白髮仙童尹昌爲了配合搶登馬車匪徒的行動，也使出混身解救，與兩名番僧，向竹蘭君作全力攻擊。

尹昌攻的是正面，長劍也疾雷撼山之勢，猛刺竹蘭君的前胸，兩名番僧一在身後，一在左側，掌風虎虎，大手印叫得十足。

他們是想合三人之力，將竹蘭君摒在這裏，如能將她除去，白巡撫就是他們的掌中之物了。

但旋風驟起，竹蘭君忽然凌空躍了起來，一股怪異的勁力將尹昌向前一帶，長劍噗的一聲，插入一名番僧的胸膛，他的腦袋却迎上了那名番僧的大手印，登時鼻塌嘴歪，七竅流血，眼看是活不成了。

竹蘭君以巧勁讓他們自相殘殺，她躍起空中之際，右腿也以電光石火的速度踢了出去，左側的番僧不及閃避，被踢得胸骨盡折，倒斃於一丈以外。

她一舉搏殺三大高手，不過在指顧之間，當身形落地之後，不再瞧他們一眼，一雙焦急的眸子，却投向白多年的馬車。

這一眼瞧出，她不由吁出一口長氣，原來馬車之上還有兩名高手在保護，牠們是覃小蝶送給她的兩隻神鷹，不待匪徒登車，這兩名功力不弱的匪徒，便一起喪生在神鷹的利爪之下了。

餘下的匪徒只剩下七個，他們一聲吶喊，就亡命的向山林中逃去，廣陵等正要追殺，却被竹蘭喚住道：「窮寇莫追，讓他們去吧。」

她急急躍上馬車，是怕白巡撫嚇壞了，誰知這位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竟然面含淺笑，神色安祥無比。

竹蘭君放下一顆懸起的芳心道：「老爺，沒有嚇着你吧？」

白多年道：「沒有，當時我目不暇給，那有時間驚嚇。」

竹蘭君道：「老爺：你在說什麽？」

白多年道：「我說你們殺賊呀，這可是畢生難得一見，所以連害怕都忘了。」

竹蘭君櫻唇一噘道：「你這人……咳，眞是個書呆子，性命交關的事，你好像一點都不在乎！」

白多年道：「有你們保護我，還有什麽好在乎的？」

竹蘭君哼了一聲道：「要是咱們敵不過賊人呢？」

白多年道：「我相信總督大人，他必然會給我挑選一位出色的夫人。」

竹蘭君甜甜一笑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江湖上多的是奇材異能之士，你可不能太過自信。」

白多年雙拳一抱道：「夫人的金玉良言，下官記下了。」

竹蘭君向他投下一瞥白眼，然後高聲吩咐道：「任芳，開車。」

任芳道：「是，小姐。」馬鞭一抖，驅車逕向白家莊馳去。

× × ×

半年過去了，由於胡騎遠揚，邊關安寧無事，太原城似乎比往日更繁榮了，古詩有所謂「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犯陰山。」太原有狄飛虹這員虎將鎭守，胡騎又怎敢侵犯西北。

這是一件可喜之事，但也有些事正在困擾着他們，先說狄飛虹吧，羅蘭爲他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在有子萬事足的原則之下，他的家庭生活，應該是十分滿足的。

但視富貴如浮雲，是狄飛虹的天性，他並不是怕「鐵甲將軍夜渡關，朝臣待漏五更寒。」的辛苦，只是不願像逐臭之夫，爲名利而喪失他的清純。

他無意功名，但功名却在無意中信手拈來。

如今他手綰兵符，專閫一方，朝廷方予重寄，他那笑傲山林的素願，短期內是難以達成了。

除此之外，就是覃小蝶、竹蘭君、拂琴脚上的那塊頑鐵，總督、巡撫夫人的玉足之上，鉗着那麽兩塊鐵板，這成什麽體統！

只是派出去搜求石蒜、石鴨的回來了，他們全都交了白卷。

據說有人專門蒐集這兩樣東西，得手就走，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來龍去脈，最怪的是他們連石蒜的根也挖走，幾年下來，原先生長石蒜的地方，如今就告絕跡了。

（未完‧卅八）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糟老頭命三小迎戰鐵掌排雲林清風，並要他們交出烏劍、玉鐲及太極棍來換取解藥，三小不依，他們要的是永久的解毒之藥，糟老頭遂向三小進攻，此時正值歹命夫人、張婷婷、大理國安樂公主段菲菲及其部屬和葫蘆谷一批高手等聯袂而來，老魔頭見人多勢衆，與丁寧、賽珍珠等遁去，小魚幫等人遍搜不獲，唯有下榻於葫蘆谷……時已夜深，段菲菲體內的蠱蟲元神又在作怪，加上她對小魚兒早有愛慕之心，兩個宮女便到小魚兒房中求救，但小魚兒基於心已另有所屬，但又不能見死不救，如何是好……

追查身世　婆孫相認

千面人魔冷笑道：「怎麼不可能，每一個男人都有當爸爸的權利。」

鳳兒根本不屑一顧，面籠寒霜的道：「哼，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我不信。」

千面人魔依然卓立原地，抬頭挺胸，從容不迫，顯然未將羣豪放在眼內，聞言冷哼了一聲，說道：「不信可以問一問妳媽。」

「我媽是誰？」

「可以說是一位名人。」

「別兜圈子，姓甚名誰？」

「凌波仙子上官婉倩。」

「凌波仙子上官婉倩？」

千面人魔道：「不錯，黃山老人與黃山姥姥的親生女兒，現在的神仙谷主，也是葫蘆谷主鐵掌排雲林清風的師妹，曾是武林中的一枝花，足與穿雲堡主夫人紀香雲分庭抗禮。」

一語驚四座，此話一出，全場皆驚，林清風的臉色一變再變的道：「老賊，難不成你當眞是!？」

千面人魔冷笑，說道：「風兒是老夫的親生女兒，她娘是神仙谷主上官婉倩，老夫是誰，你應該心知肚明，何必多此一問。」

林清風對他似是懷恨極深，急怒攻心之下，顯得甚是激動，暴跳如雷的道：「你—你簡直欺人太甚，本谷主拚着葫蘆谷的這一片基業化爲灰燼，也要將你碎屍萬段，剉骨揚灰！」

親率屬下交手，如潮水般蜂擁而上。

千面人魔仍卓立如故，懼意全無的道：「林清風，你不怕老夫將神仙谷的醜事抖出來？」

這一着眞靈，林清風似是有什麼隱私或把柄落在他手裏，投鼠忌器，未敢放手去幹，立又下令屬下高手，停止圍殺。

但，這一轉瞬間，忽又變了主意，道：「老賊，事到如今，老夫也顧不了這許多，你要說便說，要抖便抖，你既然不要臉，林某也豁出去了，今夜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正欲率屬下高手，與千面人魔決一死戰，歹命夫人及時挺身而出，道：「林谷主且慢動手，在他未死之前，本夫人尚有一事必須查清楚。」

千面人魔搶先道：「老夫也有一事請教，妳可是穿雲堡主夫人紀香雲？」

歹命夫人答非所問的說道：「是本夫人在問你，我想知道你是否鐵胆魔星雷天豹？」

千面人魔道：「不是，這一點相信林清風可以證明，而且，夫人也不只問過一次了，妳累不累？」

「事關重大，本夫人不得不慎重將事，既非鐵胆魔星，那麼，是你殺死了雷天豹？」

「可以這樣說。」

「可知他身邊有無收養一個孩子？」

「老夫一無所知，妳何不到陰曹地府去問姓雷的。」

小魚兒接口說道：「糟老頭，我和阿呆的身世你不能說一概不知吧？」

千面人魔說道：「當然，老夫清楚得很。」

小魚兒道：「我是誰？我爹我娘又是何人？」

阿呆亦道：「我是誰？我爹我娘又是那個？」

千面人魔自然不肯據實相告，沉聲說道：「想要知道你們的出身來歷不難，但必須答應老夫三個條件。」

小魚兒道：「媽的，你想敲詐？可以，先說說看是什麼條件？」

「第一，你們必須重新回到我老人家身邊來。」

「哼，你想得倒美，繼續充當你的工具、打手，幫你打天下？」

「第二：立刻將烏劍、玉鐲、太極棍雙手獻上。」

「好精的如意算盤，山洞裏的金銀財寶大概數不在少？」

「第三：我們四人聯手，將葫蘆谷內所有的人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你休想，咱們既已拆夥，就不可能重歸舊好，烏劍、玉鐲、太極棍是我們搶來的東西，本來就應該歸我們所有。」

阿呆補充道：「至於聯手合擊，那更是痴人說夢，葫蘆谷就是你老小子的葬身之地。」

千面人魔獨眼之中射出一道懾人的寒芒，道：「傻小子，你可曾想到拒絕老夫的嚴重後果？」

阿呆雙肩一挑，說道：「什麼嚴重後果？」

千面人魔陰冷的聲音道：「沒有解藥你們就會毒發身亡。」

小魚兒臉一沉，道：「媽的，你少唬人，把你這個老混蛋打個半死，本幫主就不信逼不出解藥方子來！」

阿呆瞪眼道：「對！先生擒活捉，再來一頓毒打，鐵打的金剛也保證叫你變成水，變成血！」

小魚兒振臂高呼道：「上啊！打啊！殺啊！幹掉這個魔鬼就天下太平啦。」

阿呆亦接着道：「畏縮不前，貪生怕死的是不好稱，是烏龜，是天下武林的公敵！」

言語間，兩小齊一步驟，早已不要命的一馬當先攻上去。

英雄所見略同，林清風、安樂公主、歹命夫人也是這個主意，彼此互望一眼，同時彈身投入門圈。

張婷婷、宗軻將軍、乃至葫蘆谷的衆高手也沒閑着，立將包圍的圈子縮小，重重疊疊的築下無數道人牆，一則從旁掠陣，再則伺機而動，圍得滴水不漏，密不透風，看來，合該千面人魔要吃癟，插翅難飛。

全場的人都在動，掌風呼嘯，金鐵交鳴，打得天昏地暗，打得不亦樂乎。

有一個人沒有動。

是鳳兒！

剎那之間，她的心似已被撕成碎片，甚至絲絲縷縷，血肉糢糊。

現實委實太殘酷，無論如何，她不能接受自己有一個如此卑鄙、下流、冷酷、無情、陰險、狡詐而又不擇手段的爹。

面對這一場惡鬥，他眞不知道該如何自處，只覺得心頭如負千斤重担，一顆破碎的心，一個勁的下沉、下沉、下沉……

猛可間，一聲嬌叱出自段菲菲之口，抽冷子在千面人魔的背後印上一掌。

千面人魔向前疾衝，正巧迎上小魚兒的摺扇，在胸前劃了一道血口子。

禍不單行，阿呆的太極棍又打中他的鐵手，巨震聲中，鐵手立告變形。

與此同時，林清風、歹命夫人亦乘虛而入，又添了一拳一掌。

這眞是百足之蟲，死而不殭，五面夾擊，傷痕纍纍之下，千面人魔仍挺立未倒，而且還有逃生之力，乍然一式「一鶴沖天」，突破重圍，冲天而起。

「截住他！」

「宰了他！」

「幹掉他！」

「殺！」

「殺！」

「殺！」

一時殺聲四起，不論內圈外圈，無分主將副將，大家一齊騰身攔截，就好像是一隻巨大的鐵鑊，罩住了千面人魔，將他罩落回地面。

雙拳難敵四手，千面人魔的本事再大，也不是羣豪的敵手，而情勢急轉直下，隨時都有被生擒活捉，甚至喪命亡魂的可能。

孰料，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鳳兒忽然慘叫一聲，噗通！栽倒在地。

不是傷感心碎而倒，而是毒性發作。

來勢好猛，鋼牙緊咬，汗如雨下，痛得她在地上翻滾不止。

小魚兒大驚失色的，一個箭步衝過去，道：「小鳳，妳怎麼啦？」

「毒——毒——」

鳳兒已神智不清，難以盡言。

小魚兒急聲道：「阿呆，鳳兒毒性發作，快拿解藥來。」

阿呆探手入懷，取出來一個藥瓶子，可是，瓶子裏却空空如也，不禁面如死灰的說道：「慘啦，慘啦，解毒藥已經吃完啦。」

這話彷若晴天霹靂，嚇得小魚兒透體生寒，目注千面人魔道：「老賊，拿解藥

來！」

由於這一突發事件，場中的惡鬥已止，千面人魔先運了一口氣，慢吞吞的道：

「要解藥可以，但得先將條件談妥。」

阿呆破口大罵道：「混蛋王八蛋，鳳兒是你親生的女兒，也談條件，簡直六親不認，豬狗不如。」

千面人魔道：「老子是怕你們兩個魔崽子私吞，除非——」

小魚兒道：「除非怎麼樣？」

「讓老夫親自來餵她吃。」

「這辦不到！」

「為什麼？」

「誰敢保證你不會乘機奪取烏劍、玉鐲？」

「那就談談條件吧。」

「有屁快放。」

「以解毒藥換取烏劍、玉鐲、太極棍，以及老夫安然離開葫蘆谷。」

阿呆大怒道：「你做夢，砸爛你的頭照樣可以得到解藥。」

千面人魔道：「阿呆，你聽清楚，老夫臨死之前，會毀掉一切。」

「果然如此，你就是毀掉你女兒小鳳的兇手。」

「鳳兒死而無憾，至少賺一個。」

「什麼意思？」

「你們兩個也會陪她一起死！」

阿呆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話到口邊時，突覺雙眼發黑，腹中隱隱作痛，急忙改口說道：「糟啦，糟啦，我——」

話至此處，人已栽倒，在地上滾來滾去，呼疼喊痛不已。

小魚兒一見阿呆也毒發而倒，驚出一身冷汗來，聲色俱厲的吼喝道：「死老魔，臭老魔，千刀萬剮的惡魔，本幫主和你拚啦！」

扣好一把鐵葡萄，將功力叫足十成十，如瘋似狂般衝向千面人魔。

然而，僅僅跨出去三步，便仰面栽倒，毒性亦告發作，在地上滾翻如球，痛如刀絞。

毒性好猛好烈，不過是片刻的時間，鳳兒、阿呆、小魚兒三個人便先後陷入昏迷狀態，不省人事。

× × ×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發現仍然在紅樓後方的現場。

千面人魔、歹命夫人、鐵掌排雲林清風等人早已不知去向，只有安樂公主段菲菲那一夥人，仍然守在阿呆、小魚兒的身旁。

阿呆一躍而起，傻呼呼的道：「奶娘的，我阿呆先生好像沒有死吔？」

安樂公主喜不自勝的道：「兩位幫主本來就沒有死嘛。」

小魚兒拍打一下身上的塵土，道：「是誰救的？」

段菲菲道：「自然是服下了千面人魔的解毒藥。」

「是老魔自願給的？」

「這樣他就不是千面人魔了。」

「那是談判的結果？」

「不錯。」

「我們付出多少代價？」

「保證他安全離開葫蘆谷。」

「他又交出多少解藥來？」

「全部。」

言畢，取出一個藥瓶來，裏面還有大半瓶藥，交給阿呆。

阿呆道：「糟老頭已經離開了？」

段菲菲道：「嗯，交出解藥後，拔腿就走。」

「這樣豈不是太便宜了那老匹夫？」

段菲菲道：「為了三位的性命，我們別無選擇。」

「老賊肯降低了條件，倒也算頗不尋常。」

「他也同樣無路可走，不答應就只有死。」

「林谷主和歹命夫人他們呢？」

「已咬着老魔的尾巴追下去。」

小魚兒說道：「其實，公主妳也應該儘速離開，『天王之星』對大理國無比重要。」

宮女甲道：「我們公主是特意留下來照顧公子的。」

小魚兒道：「這我知道，公主的隆情厚意，我小魚兒會永誌不忘。」

想到自己已是殘花敗柳之身，安樂公主滿腹辛酸，痛不欲生，幽幽一歎道：「公子請勿客氣，只要你的心眼兒裏還有我段菲菲的影子，本宮就感激不盡了。」

光顧着說話，這時候才發現少了一個人，小魚兒道：「咦，怎麼沒見鳳兒？」

安樂公主道：「她毒發在先，解藥也服得早，清醒之後便不告而別。」

「不告而別？公主的意思是說，根本不知鳳兒去向何方？」

「是的，這種打擊太大，任何人都承受不起，誰會願意有一個魔鬼老子。」

「公主為何不將她攔下來，或者問一下她的行止去向？」

「真對不起，當本宮想到這些的時候，鳳兒姑娘已遠去不見，不過，時間相隔不久，此時追趕應該還來得及。」

「不知公主作何打算？」

「不論天涯海角，本宮非要追到千面人魔，將『天王之星』奪回來不可。」

「也請兩位幫主保重。」

「再見！」

「再見！」

阿呆和小魚兒拱手一揖而別，發足狂奔，一轉眼的工夫，便已奔離葫蘆谷。

「小魚兒，人海茫茫，也不知鳳兒到那裏去啦？」

「去黃山。」

「黃山？她去黃山幹嘛？」

「找她娘！」

「找到了神仙谷主凌波仙子上官婉倩，也沒有辦法抹殺千面人魔是她生父的事實。」

「起碼她可以證實自己的身世，得到一個確切的答案。」

× × ×

小魚兒料事如神，鳳兒踏着月色，當真是朝黃山的方向奔去。

她的心已經碎了，碎得片片斷斷，絲絲縷縷。

她感覺得出，自己的心在滴血，一點點，一滴滴，無休無止。

眼淚乾了再流，流了再乾，已欲流無淚。

不知道哭了多久，哭了多少次，此刻已欲哭無聲。

好不容易弄明白了自己的身世，母親出身名門，何等風光，却偏偏有一個魔鬼爸爸。

「不！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我寧願永遠做一個孤女，也不要一個魔鬼爸爸。」

「我寧可魂遊地府，命歸九幽，也不願做一個被人恥笑的人。」

「我怨！我怨！我怨——」

「我恨！我恨！我恨——」

怨滿腦海，恨滿心頭，鳳兒一面胡思亂想，一面放步疾行，不知不覺間已一口氣奔出去十數里地。

霍然，金風貫耳，鳳兒好快的反應，猛一個急轉身，玉手雙擧，奇準無比的接住了兩支竹葉飛刀。

迅速朝四下裏一掃，竟空蕩蕩的沒見一人。

鳳兒一揚柳眉兒，冷聲嬌叱道：「什麽人，有種就站到明處來，別幹偷襲暗算的勾當。」

餘音未落，異事陡生，身後一棵大樹上黑忽忽的瀉下來一條人影，以泰山壓頂之勢墜擊而下。

好快，眨眼就到，暴風般的掌力更廣及三丈方圓以內，就算鳳兒脚底抹油，也逃不出對方的威力圈外。

情急事危之下，頓生拚命之心，不退反進，彈身疾迎而上。

一下一上之間，快如電光石火，說時遲，雙方的暗力已撞在一起，人影一觸即分，鳳兒疾飄出一丈五六，落地後嬌軀仍自搖搖欲墜。

對方則僅退後丈許，脚踏實地，氣定神閑。

顯而易見，對方的功力較鳳兒略勝一籌。

定目處，鳳兒看得清清楚楚，對方的臉上蒙着一方黑巾，僅僅露出一雙精光閃閃的眸子來，口鼻莫辨，根本不知道是何方神聖。

鳳兒沉聲喝問道：「你是誰？」

旣然黑巾蒙面，必是不願暴露身份，蒙面人聽如不聞，兀自放步行來。

鳳兒又道：「我們有仇？」

蒙面人終於開口了，說：「可以這樣說。」

「何仇？何恨？」

「妳毁了老夫一生的幸福。」

鳳兒道：「我毁了你一生的幸福？此話怎講？」

「妳娘會告訴妳的。」

「我要你自己說。」

「老夫羞於啓齒。」

「你到底是什麽人。」

「娃兒不必知道，納命來！」

距離已近，刷！一聲亮出來一把刀，倏地化作萬道光影，「乘風破浪」，「捕風捉影」，「流星趕月」，一下子就是三招快攻，分襲鳳兒上，中，下三盤要害。

够狠够毒，也够威猛迅捷，一霎時，尖銳的刀風業已撞上鳳兒的身來，由此也越發顯示來人絕非等閑人物。

「找死！」

烏影一閃，劍光如墨，鳳兒已將烏劍掣出，不多不少，立即反擊三劍。

驀聞「鏘鏘鏘」的一聲響，刀劍相撞，火花四射，好厲害的烏劍，蒙面人的刀立告一斷爲二。

功在烏劍神威，實際上鳳兒並未佔得上風，蒙面人猛地突出奇招，將斷刀抖手擲出，指向鳳兒的心窩，空出來的兩隻手好似穿花蝴蝶，長驅直入，企圖將烏劍奪下。

鳳兒睹狀大駭，道：「原來你是爲烏劍，玉鐲而來？」

蒙面人毫不避諱的道：「也是爲妳的小命而來！」

「你休想！」

「妳認命吧！」

「媽的，天下間那來這麽多不要臉的人。」

「媽的，不要臉再加不要命，大概是不想活啦。」

後面的兩句話並非出自鳳兒或蒙面人之口，而是阿呆和小魚兒說的，話甫落地，人亦電奔而至。

而且，一照面就動上手，小魚兒的摺扇快如浮光掠影，猛攻蒙面人的頸項咽喉，阿呆的太極棍則照準他的頭顱砸下去。

事出突然，蒙面人嚇得心胆俱裂，急切間，二話不說，撤掌就退。

他身手不凡，退勢又快，生命是保住了。

可是，蒙面的黑巾却被小魚兒的摺扇挑飛。

終於露出了廬山眞面目，直看得三小目瞪口呆，一臉迷惘。

鳳兒疑雲滿面的說道：「怎麽會是你呢？」

阿呆臭罵，道：「林清風，你乃一谷之主，還領袖武林，居然自甘下流，也幹起偷鷄摸狗的勾當來，還想不想在江湖上混？」

小魚兒威風八面的道：「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今日之事，你必須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則，休怪小魚帮要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你！」

鐵掌排雲林清風面籠寒霜，沉吟一下後道：「這純粹是我們黃山派的家務事，希望兩位少俠切勿插手。」

阿呆道：「可是，鳳兒與我們從小一起長大，她能算是黃山派的人？」

林清風振振有詞的說道：「假如千面人魔之言不差，鳳兒自然是黃山派的子弟了。」

小魚兒眉頭一皺，道：「神仙谷主凌波仙子上官婉倩有一個女兒？」

林清風道：「這是鐵的事實。」

「這個女孩失踪啦？」

「完全正確。」

「失踪的時間有多久？」

「約莫十二三年。」

「你也是認爲鳳兒確是上官谷主的骨肉。」

「旣是出自千面人魔之口中說，應可採信。」

「誰是千面人魔？」

「小魚帮主應該去問他自己。」

「你和鳳兒有關係嗎？」

「可以說毫無關係，也可以說關係密切。」

「本帮主聽不懂。」

「以後你會懂的，最好永遠不懂。」

「我想瞭解你爲什麽要加害鳳兒？」

一提到這件事，林清風似有錐心之痛，憤恨異常，緊咬着牙關，話是從牙縫裏擠出來的：「她毀了老夫的一切！」

阿呆滿頭霧水的道：「媽的，別說空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說清楚，鳳兒究竟毀了你的什麽？」

林清風恨聲道：「多如牛毛，一切的一切，包括前途，事業，名譽，利益，婚姻等等。」

小魚兒冷笑一聲，道：「一個與你毫無關係的人，會有這麽大的影響？」

林清風道：「老夫說過，從某一個角度來看，老夫與她關係密切。」

阿呆怒道：「奶奶的，你怎麽老是喜歡打哈哈，不交代明白，小心你今夜會吃大虧。」

林清風堅持了己見，毫不退讓，說道：「這是黃山派的內部私事，你們無權過問。」

小魚兒挑眉瞪眼的道：「你又有什麽資格來管？」

林清風道：「老夫乃黃山老人的嫡傳弟子，自然有資格來管。」

「本帮主是鳳兒姑娘的男朋友，也有插手的資格。」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只爲強出頭，希望兩位多加考慮，勿自尋煩惱。」

「如果本帮主喜歡煩惱呢？」

「那就連你們兩個一起殺！」

此話一出，馬上激起了阿呆，小魚兒的萬丈怒火，互望一眼，心意已通，一片殺機，飛上眉梢。

阿呆道：「他媽的，你算老幾，幹掉你咱們就可以取而代之。」

小魚兒道：「他媽的，給臉不要臉，殺掉你林清風小魚帮就可以領袖武林！」

鳳兒亦道：「一切咎由自取，死後做鬼也只能怪你自己太貪太毒太陰險！」

「殺！」

「殺！」

「殺！」

三個人，三聲殺，摺扇、烏劍、太極棍攻守有序，鐵葡萄，鳳尾刺，麻將牌交織成網，三小好似吃了炸藥，發了瘋，如得神助，如虎添翼，一鼓作氣，一路猛攻，打！打！打！殺！殺！殺！打得林清風稀哩嘩啦的，只有招架的工夫，沒有還手的力氣，殺得鐵掌排雲張惶失措，顧此失彼。

饒他林清風乃是江湖巨擘，武林翹楚，單打獨鬥，固然略勝一籌，三人聯手，則不免屈居下風，勉強支撐三十個回合，便顧不得顏面，落荒而逃。

阿呆高興的跳了起來，道：「哎唷！打跨了林清風，咱們現在就可以領袖武林了。」

小魚兒也興高采烈的道：「好棒啊，從此刻起，咱們便可以號令天下，無敵武林！」

見鳳兒始終愁眉苦臉，一言不發，阿呆道：「小鳳，妳怎麽啦？」

鳳兒未語淚先流，淚眼模糊的望着小魚兒，悽悽楚楚的道：「小龍哥，我問你一句話，假如我眞的是千面人魔的女兒，你們會不會跟我絕交，甚至反目成仇？」

小魚兒道：「這是不可能的，妳這麽善良美麗，不會有一個魔鬼爸爸。」

阿呆道：「是嘛，歹竹出好筍的機會少之又少。」

鳳兒道：「我是說假如。」

小魚兒一本正經的道：「就算是眞的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妳是妳，他是他，我們永遠是好朋友，將來我一定會娶妳做老婆。」

爲了表明心跡，還特意在鳳兒的額頭上親了一下。

吻得鳳兒熱淚滾滾的道：「你不是在騙我吧？」

小魚兒道：「騙妳不得好死。」

阿呆道：「小魚兒要是說話不算話，妳就嫁給我好啦，保證叫妳吃香的，喝辣的，快樂又逍遙。」

一句玩笑話，逗得鳳兒破涕爲笑道：「死阿呆，人家心裏難過得要死，你還好意思開玩笑。」

小魚兒睹狀，緊繃的心弦也放開來，親手幫她擦乾眼淚，又在她的面頰上親吻一下，道：「妳打算到那裏去？也不等我們一起走，眞急死人，須知沒有解毒藥，妳準會死在半路上。」

鳳兒像依人小鳥般，偎在小魚兒的懷裏，柔聲道：「當時我難過得不得了，一心只想到神仙谷去把事情問清楚，也一心認爲你們會和我絕交，再也不理我啦，所以才不告而別。」

一想到自己有一個魔鬼爸爸，就痛徹心脾，說着說着，禁不住一陣傷感襲來，又已泣不成聲。

阿呆大吼了一聲，說道：「好啦，好啦，過去的已經過去，這件事就到此爲止，誰要是再提起，就是王八、烏龜，加混蛋！」

爲了消除鳳兒心裏的陰霾，阿呆用心良苦，領頭唱起歌來。

唱沒幾句，鳳兒和小魚兒也跟着合唱起來：

小兒郎
小小兒郎不簡單
不論黑白兩道
無分大盜大俠
拳打腳踢
口誅筆伐
威震四方
無敵天下
小魚兒
小魚兒
小小魚兒不簡單
不論海鯨海鯊
無分大魚大蝦
生吞活嚥
連皮帶骨
翻江倒海
豪情萬丈

唱出了歡樂，唱走了煩惱，又恢復了以前的模樣，生龍活虎，豪情萬丈。

連太陽都唱出來了，在前面的鎮上用過早餐，爲了趕時間，還特別買了三匹馬，當即放馬絕塵而去。

× × ×

黃山。

神仙谷。

谷口本來就不大，正當中，還建有一個亭子，上書：「下馬亭」三個斗大的金字。

亭子兩旁又設有拒馬，入口處僅可容一人通過，馬兒根本過不去。

當三小到達現場，看到這般情形時，阿呆立即在馬上大聲吆喝道：「喂，神仙谷內有人在嗎？」

谷內有一小屋，屋內走出一位兩鬢飛霜的老嫗來，臉色陰沉沉的道：「娃兒們有何見教？」

鳳兒客客氣氣的道：「老婆婆，我們想入谷去，可否請將拒馬移開？」

婦人雖已老邁，兩隻眸子却清澈如電，冷冷的掃了三小一眼，說道：「有事情嗎？」

小魚兒道：「是找人。」

老嫗道：「找那位？」

阿呆道：「神仙谷主凌波仙子上官婉倩。」

老嫗聞言臉色大變，抬起一張滿是皺紋的老臉來，語冷如冰的道：「我們谷主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武林，目前正在閉關潛修，不見客。」

鳳兒聽得一呆，道：「見見黃山姥姥也可以。」

老嫗盤問道：「有什麼事？」

小魚兒道：「機密大事，只能跟黃山姥姥或上官谷主當面談。」

老嫗遲疑一下，道：「且先報上名來，容老身通報進去，姥姥見不見你們就看你們自己的造化了。」

三小報上名來，老嫗立命一位青衣女子入內稟報。

不一時青衣女子去而復返，在老嫗耳畔輕語數言。

老嫗道：「你們可以入谷，但必須照本谷的規矩行事。」

小魚兒道：「什麼規矩？」

老嫗指着「下馬亭」三字道：「請下馬步行。」

阿呆道：「有馬代步，省時又省力，這規矩太落伍啦，早該淘汰。」

老嫗肅穆莊重的道：「這規矩並非黃山派所訂，『下馬亭』亦非神仙谷自己建造，而是武林同道想當年爲了尊重黃山老人捐資興建的，江湖各派，不論何人，至此皆必須下馬步行。」

阿呆道：「難不成神仙谷主親生的女兒也要受此約束？」

老嫗並沒有弄懂他的言外之意，道：「連谷主本人亦不得例外，普天之下只有姥姥一人可以騎馬乘轎而過。」

小魚兒想了想，道：「好吧，馬馬虎虎，青青菜菜，小魚帮入境隨俗，就給黃山派一個面子吧。」

三人翻身下馬，猛一拍馬屁股，經由馬兒自己去找草吃，鳳兒，阿呆、小魚兒則魚貫入谷，沿着山路向前走。

行行復行行，不久便遠遠看到，半山腰上有一座巍峨壯麗的建築物。

可是，通路却被另一個小亭子擋住。

「解劍亭」三字，有目共睹，亭前階下，一字兒排開，共站着七名綺年少女，個個花容月貌，清麗脫俗，分著紅、黃、橙、綠、藍、靛、紫七種顏色的衣服，亮麗而又醒目。

阿呆色瞇瞇的瞄了七名少女一眼，嘻嘻笑臉的說道：「好漂亮的妞兒，神仙谷的女人，簡直跟仙女一樣的美，沒有男人嗎？」

紅衣少女笑盈盈的道：「沒有。」

阿呆左顧右盼，手舞足蹈的道：「好啊，好啊，我阿呆先生決定長住神仙谷，不想走啦，準備落地生根。」

黃衣少女冷然一哂，道：「對不起，神仙谷並不歡迎男人。」

小魚兒一怔，道：「你們不正是來歡迎小魚帮的嗎？」

橙衣少女道：「我們是奉命來執行本谷的規矩的。」

鳳兒道：「又有那種規矩？」

綠衣少女指着亭子道：「這是解劍亭，請依規行事。」

阿呆笑呵呵的道：「我們並沒有帶劍，這一關可以免啦。」

藍衣少女指着他的太極棍道：「劍只是概括而言，應該包括所有的兵刃暗器在內。」

鳳兒道：「妳是說這些東西皆必須在解劍亭內，不准帶到裏面去？」

靛衣少女點點頭，道：「尚請三位小友惠予合作。」

阿呆道：「這個臭規矩是誰訂的？」

領路的青衣少女道：「也是天下英雄的意思。」

小魚兒道：「可是怕有人行刺？」

紫衣少女道：「當年立此規矩的原意是，爲了表示對黃山老人，黃老姥姥的尊敬。」

阿呆舞動一下手中的太極棍，說道：「東西交給你們，萬一不小心弄丟了怎麽辦？」

紅衣少女插言道：「本谷自當負責賠償。」

「哼，只怕有些東西，你們根本賠不起。」

「神仙谷冠蓋武林，沒有賠不起的東西。」

「有！」

「什麽？」

「烏劍、玉鐲、太極棍！」

「你的意思是說——」

「不錯，這些東西就在本帮手中。」

「這——！」

紅衣少女支吾其詞，不知如何作答。

小魚兒道：「爲了大家方便，我看就不必解劍啦。」

黃衣少女却堅持不肯退讓：「不行，這是行之多年的老規矩，例不可破。」

小魚兒道：「本帮主是爲你們設想，怕神仙谷賠不起，貽笑武林。」

「神仙谷願負責到底。」

「假如小魚帮不肯接受呢？」

「三位可以請回，本谷絕不強人所難的。」

「抱歉，小魚帮非入神仙谷不可。」

「那你們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一條路？」

「硬闖！」

「硬闖？」

紅衣少女玉面一寒，道：「不錯，硬闖，只要小魚帮能闖得過我們七個人的封鎖，通過『解劍亭』神仙谷同樣以禮相待的。」

小魚帮劍眉一揚，道：「好主意，七位大姐請留神啦，稍待可別怪我小魚兒不懂得憐香惜玉。」

阿呆喜上眉梢的道：「既然可以武力解決，何不早說，害得阿呆先生磨了半天的牙，好不累人呀也乎！」

鳳兒的話最簡潔有力，只有一個字：「闖！」

烏光一閃，化作漫天劍影，一招「橫掃千軍」，從紅衣到紫衣，七仙女一個不剩，每人皆遭到攻擊，金鐵相撞，聲如鐘鳴，七支劍全部斷去二三寸長的一截。

鳳兒的攻勢出奇的快，快到毫巔，七仙瞪目結舌，仍自驚魂未定，阿呆的太極棍又已乘風破浪而到。

「殺！」

專打七仙女吃飯的腦袋，驚得象鶯燕花容大變，毛骨悚然，一齊將頭低下來。

「殺！」

小魚兒的摺扇又及時攻到，掠胸而過，在每人的胸衣上劃出一條七八寸長的口子來。

胸衣一破，雙峯半隱半現，像饅頭，像仙桃，有的嬌小玲瓏，有的碩大無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阿呆道：「哎唷！好多大饅頭，摸一摸該有多爽。」

小魚兒啐道：「別色啦，闖關要緊，以後機會還多得很！」

雙臂一抖，人已越過七仙女，穿亭而出。

鳳兒早在亭外，阿呆也接踵而到，七仙女也羞得滿面通紅，雙手捧胸。這一切來得太快，好似暴雨狂風，當他們想到截殺時，已經慢了半步。

紅衣少女潑婦似的大罵道：「你們簡直是大騙子，卑鄙！下流！」

阿呆以牙還牙的罵道：「你們是特大號的大笨蛋，低能！無用！」

小魚兒道：「阿呆，放莊重點，別破壞了咱們小魚帮的清純形象，須知這是神仙谷，可能是鳳兒的家，別讓部屬們笑說，少谷主交上了壞朋友。」

面前是一道長階，台階的頂端便是神仙谷的大莊院，三小邁開大步，拾級登階而上。

台階好高好長，足有百十餘級，好不容易走完最後一級，通過一段半坦的石地，正準備跨步入門，忽見一位雲髻高挽，白髮蒼蒼，但却面如冠玉，雙目炯炯有神的老太太當門而立，阻住去路。

阿呆道：「好狗不擋道，能不能讓一步路？」

老太婆臉色一沉，道：「放肆，小子有本事自己來闖。」

小魚兒道：「聽說憑本事闖入神仙谷，貴谷同樣以禮相待，這可是你們的待客之道？」

老太婆聲若洪鐘的道：「未入此門，仍不能算是進入神仙谷。」

「妳是要咱們闖？」

「只怕娃兒們不敢。」

「笑話，不敢就不會來了！」

「那你們就闖闖看！」

「哼，闖就闖，誰怕誰呀。」

話一落地，招亦出手，三人齊一行動，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攻上去。

原以為三人是憑拳脚功夫，強行硬闖，孰料，攻至丈許以內時乍然變了樣兒。

「看打！」

「照打！」

「小心在老臉上留下記號！」

冷不防改變戰術，以暗器出擊，鳳尾刺、鐵葡萄、麻將牌、天九牌，交織成了一道火網，焦點全部集中在白髮老婦的頭上。

白髮老婦好矯健的身手，儘管出其不意，猝不及防，仍然未見慌亂，衣袖一抖，就像是捕魚捉蜂的網兒，將暗器掃數兜住。

可是，就這麽一瞬間的躭擱，鳳兒和阿呆已作了漏網之魚，溜進大門去。

砰！鐵葡萄也漏掉一枚，就在白髮老婦面前爆開，被她一掌劈成細末碎粉，接着人隨掌進，以一箭穿心之勢，猛攻小魚兒。

小魚兒胆子好大，硬往上衝，口中虎吼道：「妳想以老欺小，門兒也沒有，本帮主專門以小吃大！」

誇大天大的海口，用的則是聲東擊西，虛張聲勢的戰法，這倒並非是他們畏懼神仙谷，而是因為鳳兒可能是神仙谷上官婉倩的女兒，故而手下留情，免得大家尷尬不愉快。

於是之故，小魚兒快攻之掌，隨即借力倒縱，凌空一個急轉身，已越牆而過，瀉入院內，當白髮老婦發覺中計時，已經來不及攔阻。

名門正派，果然言而有信，既未再戰，亦未刁難，白髮老婦親自將三小迎至一間花廳，待鳳兒等人先後落坐，有人獻上香茗後，老太太始開口說道：「不知那一位是小魚兒帮主？」

小魚兒欠一下身子，道：「正是區區在下我。」

白髮老婦望了阿呆和鳳兒一眼，道：「那麽，這一位小英雄想必一定是阿呆二帮主，那一位女俠是鳳兒三帮主，自古英雄出少年，正好在三位帮主的身上得到印證，無論胆識機智，俱屬一流，老身十分欽佩。」

阿呆的臉上熱辣辣的道：「客氣，客氣，老太太這樣說我們就不好意思啦。」

老婦的臉色一整，言歸正傳道：「三位此來神仙谷，不知有何貴幹？」

小魚兒說道：「我們想見一見上官谷主。」

老婦微微一怔道：「婉倩正在閉關潛修，不見客。」

鳳兒道：「請黃山姥姥出面一見也可以。」

老婦微笑，道：「我老人家正是黃山姥姥。」

小魚兒暗吃一驚，道：「失敬，失敬，神功蓋世，果然名不虛傳。」

黃山姥姥笑道：「娃兒們別客套，有什麼事但請直說無妨。」

小魚兒以試探的語氣，問道：「我們是想請教一件事，上官谷主是否有一個女兒？」

黃山姥姥的臉色一變再變，眉宇之間也籠上一片愁雲，沉聲道：「我老人家是有一個外孫女。」

鳳兒的神色一緊，追問道：「今年多大？」

黃山姥姥戚然，言道：「該有十五了吧。」

阿呆道：「可否請出來一見？」

「這——」黃山姥姥欲言又止，未接下文。

小魚兒又問道：「姥姥可是有什麼不便？」

黃山姥姥歎了一口氣，道：「實不相瞞，這個孩子失踪已久。」

鳳兒和小魚兒互換一道眼神，同聲道：「在什麼地方失踪的？」

黃山姥姥道：「就在神仙谷內。」

小魚兒道：「可是被人拐走啦？」

「我們也是這樣想。」

「是被誰拐走的？」

「查無實據，無從論斷。」

「總會有一些綫索吧？」

「綫索當然是有的。」

「是誰？」

黃山姥姥又是一聲長歎，面色凝重的道：「此乃家醜，恕老身不便盡言。」

小魚兒見時機已到，振振有詞的道：「姥姥，我們也是爲此事而來，並不是想要探聽別人的隱私，有人在葫蘆谷內指出，鳳兒姑娘就是妳老人家失踪的外孫女，特來貴谷查證。」

黃山姥姥已年逾七旬，什麼大風浪沒有見過，她一聞此言，仍然驚得她站了起來，拉住鳳兒的雙手，上上下下，仔仔細細的打量了一遍，喃喃自語，說道：「身材臉形，尤其是眼神，確與婉倩有幾分神似。」

詢問了鳳兒幾句話，黃山姥姥肅容滿面的道：「鳳兒，能否將妳左手的袖子捲起來，讓我老人家瞧一瞧？」

鳳兒道：「好啊。」立即將左手的袖子高高捲起。

大家有目共睹，雲白的藕臂上，手肘上方，外側，有一顆黃豆大的珠砂痣。

黃山姥姥一見珠砂痣，馬上將鳳兒緊緊的摟在懷裏，老淚滂沱的說道：「孩子，是妳，當眞是妳，外婆想妳想得好苦啊。」

鳳兒也陪着老人滾下來兩行珠淚，雙膝一軟，人已跪在黃山姥姥的脚前，道：「姥姥，這是眞的嗎？」

黃山姥姥以肯定的語氣道：「錯不了，絕對錯不了，這一顆珠砂痣外婆記憶深刻，不會看錯的。」

強將鳳兒拉起來，又將她摟在懷裏，祖孫二人，喜極而泣。

阿呆的淚綫很發達，早已淚流滿面，哭聲道：「鳳兒，恭喜妳了，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家，可是，我與小魚兒呢，人海茫茫，尚不知何處是我的家，唉唉，嗚嗚，哇哇——」

說至最後，卒告嗚嗚咽咽的放聲大哭起來。

一想到自己撲朔迷離的身世，小魚兒也不禁黯然神傷起來，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一時間却如梗在喉，難以出聲。

還是黃山姥姥先止住哭泣，拉着鳳兒坐在自己身邊，慈祥可親的道：「孩子，這件事是誰告訴妳的？」

鳳兒據實說道：「是千面人魔。」

黃山姥姥一楞，說道：「誰是千面人魔？」

阿呆將有關千面人魔的事，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最後正容說道：「總而言之，言而總之，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魔鬼，而且，還揚言，他是鳳兒親生的爹。」

驟然之間，黃山姥姥臉色大變，聽得呆住了，驚「哦」一聲，自言自語道：「是他，一定是他。」

鳳兒急急追問，說道：「是誰呀？外婆。」

黃山姥姥神色怪異，一言不答，像是跌進痛苦的深淵裏，又像是陷入往事的回憶中。

小魚兒道：「姥姥，還有一件事，更加莫名其妙。」

姥姥追問道：「是什麼事？」

小魚兒道：「葫蘆谷主鐵掌排雲林清風恣意亂來，曾偷襲鳳兒，企圖殺人。」

半晌，姥姥始幽幽長歎一聲，道：「清風這孩子的心胸也未免太狹窄了，事隔多年，仍記恨在心，孽！孽！孽！這一段寃孽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全化解。」

毫無疑問，黃山姥姥之言的背後，必有一段不足爲外人道內幕秘辛，鳳兒小心翼翼的道：「外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生身父親究竟是誰？可否請妳老人家明示一言？」

沉吟一會兒，姥姥唉聲歎氣的道：「丟人啊，這是神仙谷的家醜，而且說來話長。」

小魚兒道：「姥姥不妨長話短說。」

姥姥整理一下紊亂的思緒，字斟句酌的道：「老身與黃山老人膝下僅生一女，就是鳳兒的母親婉倩，另外還收了兩個徒弟，大弟子叫賀天雄，在劍法上造詣甚深，後來贏得聖劍無影的雅號，二弟子叫林清風，掌法上的修爲有獨到之處，人稱鐵掌排雲，也就是現在的葫蘆谷主。」

阿呆道：「姥姥，林清風既是黃山派的弟子，怎會跑出去自立門戶，另創葫蘆谷？那聖劍無影賀天雄又到那裏去了？」

黃山姥姥慢條斯理的道：「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娃兒，也會慢慢長大，尤其是男孩女孩，隨着年齡的增長，自然亦問題叢生。」

小魚兒道：「他們談戀愛啦？」

姥姥頷首道：「男歡女悅，並不是一件壞事。」

「是誰愛上了上官婉倩前輩？」

「是天雄，也是清風。」

「哦，他們哥兒倆同時也愛上了小師妹。」

（未完・十三）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爲了救萬紫琴和紀露露，喬裝扮成梅友竹到老烏龜康八家和他少妻珮珮假鳳虛凰，得珮珮協助盜走老王八的「墨玉誅心球」得手後離開中條山逍遙谷……現在又由老叫化爲他化裝易容扮成「紫面金剛」柳鶴圖，到石臼湖中一小島，正是柳鶴圖的老家，趁他外出潛入，行動雖然騙過他的老妻而得到「接骨丹」，但烏金絲尚未到手，正在徬徨，被柳鶴圖的殘廢雙腿的女兒柳夢絲揭穿了底，只好承認救人出此下策，夢絲同情他的義舉，將纏在廢腿的烏金絲奉獻，岳家宇離開島後遇到柳鶴圖糾纏，老叫化制服柳鶴圖，叫他協助去燒紅雲寺……

火燒紅雲寺　水淹祝家莊

這白猿洞前有一株古松，松下有一塊巨石，狀似巨猿，此洞因石而得名，其實此洞並不太大。僅有五六丈深。

二人進入洞中，隱隱聞到一種獸油的臭味，原來洞內放置了十餘個大木桶，粗約一圍，高約二尺半。

揭開桶蓋，裏面裝滿濃厚的油漬，不知是何種獸類之油脂。

岳家宇心中一動，冷笑道：「原來老怪物都已準備好了放火之物，只要我前來動手，哼！我就是要燒，也要先到寺中看看，是否値得？設若寺中確是安份守己的出家人，寧願二女不治身死，也不能殘害數十個出家人！」

他沉聲道：「柳鶴圖，咱們先去寺中探一下再說。」

柳鶴圖一路上完全聽他指揮，最初雙方都不太習慣，數日之後就習以爲常了，這老賊能如此馴服，實在出乎岳家宇的意料。

二人出了白猿洞，可以看到紅雲寺的背面，佔地甚大，四周林木扶疏，十分幽靜。

約一箭之地，一會就到了廟後，岳家宇低聲道：「我們只是到廟中去看看，非萬不得已，不可暴露身形，更不可與人動手！」

柳鶴圖冷然點點頭，二人同時飛身上了牆頭，掠入後園之中。

這後園中花木甚密，寂然無聲，向前望去，是一座大殿，但却不是正殿。」

岳家宇向柳鶴圖打個手勢，穿花拂柳，向前走去，然後上了後殿屋脊，向前面望去。

此刻已近四更，廟中僧侶似已入睡，只有鐘樓上洩出微弱的燈光，岳家宇騰身斜掠，兩個起落，已飛上鐘樓屋頂。柳鶴圖不由暗暗點頭，深深佩服岳家宇，如此年輕，竟有這等高絕的輕功，立即跟了一上去。

鐘樓內隱隱傳來談話之聲，旣細又小，二人只得以「珠簾倒掛」之式，以足尖

掛在簷頭上，舔開窗紙，向內望去。

兩個年輕的和尚，對面而坐，生得十分俊秀。正在挑燈對酌。一壺美酒，四色菜餚，都是出家人所忌的葷腥。

岳家宇不以爲怪，因爲這小和尚太年輕，六根不淨，五蘊未空，要他們強守清規，非一年半載所能做到，像這樣的事，可能任何寺院中都會發生。

他正要縮身上屋，突見左邊那個小和尚舉杯一照，露齒一笑，道：「師妹，師父和師姊們，都有和尚侍候，只有咱們小姊妹十餘人没有份……」

岳家宇心頭一震，大力睜睜眼睛望去，不錯，正是兩個小和尚，身披灰色袈裟，頭上剃得光禿禿的。

只聞另一個道：「師姊，我才不稀罕哪！叫一些野和尚貼身侍候，那該多麽難爲情！可是……」她那細眉皺了一下，一臉茫然之色，道：「可是師姊們……似乎樂此不疲……我眞奇怪！她們到底……」

對面那個美目一轉，媚笑一下，低聲道：「飲食男女，人之大慾，連師父都不能例外，遑論師姊，師妹妳年紀太輕，對男女間之事知之甚少，自也難怪，若再停一兩年恐怕妳……」

「不！」那個小和尚正色道：「師妹永遠不會那樣，我總覺得那是一種罪過，尤其是引誘那些出家人，糟塌佛門淨地……」

「妳呀！還是没有嘗到甜頭呢？」那年紀較大的媚騷地一笑，道：「待會我帶妳去看一幕好戲，包妳以後會有志一同，樂此不疲！」

岳家宇大爲驚怒，這才看出是兩個西貝和尚，而且隱隱猜出，此寺的和尚已被這些假和尚的師父降服，自願破戒，甘趨下流。

因此，他想起老叫化交待的話，不禁十分欽佩。也深信他的話「武林中事，恐怕没有我不知道的。」

他側頭看看柳鶴圖，見他毫無表情，好像已對這種事司空見慣。

岳家宇說道：「柳鶴圖，這是怎麽回事。」

「看嘛！一會就明白了。」

「莫非這些和尚都是女的？」

柳鶴圖道：「要是都是女的，還有什麽戲好看？」

他們又來到另一院落，在窗外一看，岳家宇不由熱血上沖，原內室內一個妖冶的少女，和宋象乾正在調情。

動手動脚地，極盡下流之能事。

岳家宇心想，眞想不到，宋象乾竟是這麽一個角色。

他看看柳鶴圖，似乎司空見慣，根本不當一回事。心想，我眞是少見多怪了。

這少女似乎迫不及待，主動上了床，作出一些挑逗的動作。

宋象乾嬉皮笑臉，只是動口，却不動手。

宋象乾搖頭晃腦地道：「時候不早了！我要睡一下，明天再陪妳如何？」

「不行！」那蕩女斬釘截鐵地道：「本姑娘一生別無所好，只喜歡這個調調，我能看上你，也是前世有緣！你別不知好歹，而且今夜不能熄燈！」

宋象乾皺皺眉頭道：「男女相悅，貴在有所節制，像妳這等殺鷄取卵，竭澤而漁的行爲，實在……」

「你也有資格批評我？」蕩女柳眉微挑，冷冷一哼，道：「在本姊妹當中，我已經算是最好的一個了，設若你落到大師姊手中，哼……」

宋象乾微微一哂，道：「怎麽？她會吃人？」

蕩女冷峻地道：「比吃人還厲害點，她練得『寶鼎神功』乃是一種『採戰之術』的精華，像你這等身手之人，到了她的手裏，不會超過半月，必定精血乾枯而死。」

她說着下了床，坐在宋象乾的大腿上，摟着他的脖子道：「雖然如此，我還是不忍加害你……」尾音發自鼻腔，有如野貓叫春。

宋象乾輕輕一推，不耐地道：「這等事必須兩情相悅才有意思，強人所難，那算什麽……」

蕩女突然閃身躍落地上，宋象乾却仰身側臥上床，雙目中射出驚駭光芒。

「活該！」岳家宇狠狠地道：「一個淫棍的下場理應如此！」

只見蕩女冷厲一笑，兩手叉腰，陰聲道：「姓宋的，你以爲自己很聰明也很清高，是不是？」她輕蔑地一哂，沉聲道：「只是一點小聰明而已，本姑娘被你騙了一個多月，最近才有點懷疑，你我日夜顚鳳倒鸞，若非練過『採戰之術』必定日漸消瘦，形銷骨立，精神萎靡。然而，你却没有絲毫萎靡之態，這是我發現的第一點疑問，其次，你表面自稱武功極差，暗中却對師父及大師姊的行動十分留意，分明是在刺探本門的秘密，綜此二點，我知道上了你的大當，所以準備在不熄燈之下，考驗你一下，果然不出所料，你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岳家宇大感迷惘，心道：「莫非宋象乾旨在刺探秘密？然而，他爲什麽不敢在燈光下與她苟合？」

此刻宋象乾似已知道凶多吉少，閉上雙目等待噩運降臨。

蕩女冷峻地道：「禿賊你還不滾出來麽。」

屋中一片死寂，岳家宇若有所悟，只見蕩女向宋象乾的床下厲聲道：「禿賊，你雖是受人指使騙於我，但我們畢竟有夫婦之實，乖乖地出來，我不會爲難你……」

床下發出「悉悉嗦嗦」之聲，果然爬出一個雙目深陷，皮包骨頭的年輕和尚，眼圈烏黑，正是酒色過度的現象，看樣子光長骨頭不長肉，見風就倒。

蕩女掩口退了三步，似乎十分厭惡，她上下打量一陣，突然「格格」蕩笑道：「你是本寺的和尚？」

「是……是的……」那和尚有些顫慄道。

「你叫什麽名字？」

「貧僧了普……」

「你是本寺第幾代弟子？」

「第三代。」

「本姑娘每次與宋象乾追歡取樂，當熄了燈之後，你就代替他，事後你再藏到

床下，他則上床，是不是這樣？」

「是……是的。」

蕩女「格格」笑道：「這件事是你的自願，還是他強迫你幹的？」

那和尚一雙深陷的眸子，凝視着蕩女，他知道這句話就可以決定自已的命運，良久才吶吶地道：「一半自願……一半被迫……」

「噢？」蕩女微微一哼，道：「你倒是會說話，說說看，爲什麼只是一半自願？難道你不喜歡我？」

那和尚想了半天，才囁嚅着道：「貧僧當然喜歡姑娘……但貧僧知道……姑娘不會喜歡我這種人……也知道姑娘很厲害……所以又喜歡又害……」

蕩女沉聲說道：「你不是說一半被迫麼？」

那和尚默然不答，顯然那是說謊。

岳家宇長長吁了口氣，心道：「我差點錯怪了義哥，原來他與蕩女乃是假鳳虛凰！由此看來，義哥非但一絲不苟，而且在那蕩女的引誘之下，竟能始終如一，這一點實是難能可貴。」

蕩女突然臉色一寒，陰聲的說道：「本姑娘雖然面首萬千，却都是人品出衆或武林有名之士，像你這種貌不驚人，技不壓衆的的禿驢，也敢想入非非，眞是不知死活……」

她伸手一招，那和尚的身子本是虛飄飄的，向前一栽，被她捏住了脖子，只聞喀地一聲，那和尚的舌頭和深陷的眼珠立即突了出來。

蕩女臉上笑容未斂，和尚早已斷了氣，信手一甩，「卜嗤」一聲，禿頭摜在牆上，像摔破了一個大西瓜。

岳家宇對這蕩女的歹毒十分驚駭，只見她冷冷地看了宋象乾一眼，喃喃地道：「有些人覬覦本姑娘的美色，雖晝思暮想而不可得，你却不屑一顧，這是使我無法忍受之事！」

她冷峻地道：「設若有人傷了我的身體，我不會怪他，設若傷了我的自尊，我絕不饒他……」

她走到床邊，挾起宋象乾，開門走出精舍，這時岳家宇和柳鶴圖早已上了屋頂，立即又暗暗跟着，來到一個有門無窗的石室之前。

其實這間石屋並非無窗，只是窗子太小，而且很高，閉起來很難看到。至於那石門也僅有三尺來高。

蕩女掏出一把奇大的鑰匙，往孔中一伸一扭，石門緩緩向旁移去，裏面漆黑一片。

她把宋象乾往裏一丢，順手解了他的穴道，帶上石門。這時岳家宇一閃而至，伸手奪下巨鑰，抵在她的背門穴上，拉開石門，把她也推了進去，然後把門鎖上。

因爲這時附近突然傳來女人說話的聲音，聲音不大，中氣極足。所以他無暇救出宋象乾，只得暫避一下。

步履聲越來越近，十分輕靈，只見燈光一閃，兩個黃衣小和尚，各挑着一盞八角風燈，在前引路，後面是一位中年和尚，極爲俊逸。再後面是兩個紅衣年輕的和尚。

現在岳家宇不必細看，已知這五個和尚都是女的。看這氣派，這中年假和尚，可能就是她們的師父。

中年和尚站在石牢門前，道：「這裏面押了幾個人？」

後面兩個年輕和尚虔容道：「昨天押入兩個以身殉戒的和尚，大概這刻已經完了……」

中年和尚哂然，道：「又是本寺的長老？」

「不是！」兩個年輕和尚同聲道：「是兩個年青的，大約廿七八歲！」

「哦？紅雲寺的和尚果然不同凡俗，這已經是第十五個自求速死，却不願破色戒的和尚了。」

岳家宇大爲欽佩，也極忿怒不知這些假和尚是何路數？本寺住持爲何不起而反抗？

奇怪的是這中年和尚眉如春山，目似秋水，瓊鼻瑤口，儀態嫻雅，看不出一絲放浪淫蕩之色。

「難道這樣正派的人，會是一個淫毒狠辣的女魔？如果她是一個好人，會有石牢中那樣下流的弟子？」

岳家宇正自孤疑不定，只聞中年和尚道：「回去吧！傳令下去，各守崗位，不可疏忽，近來可能有人前來騷擾。」

突然，石牢中一聲尖呼，道：「師父……師父……我是徒兒姚添香！快救救我些……」

中年和尚突然止步，對兩個年輕的和尚沉聲道：「妳們不是說裏面的人快完了麼？」

兩個年輕和尚不由一窒，同聲道：「好像是師妹的口音，奇怪！她怎會關在石牢中？」

「師姊……快救救我……我是姚添香啊！」

中年和尚冷冷地道：「開門！」

其中一個和尚立即掏出了一支巨鑰，開了石門，這時，岳家宇突然以傳音入密對宋象乾說道：「義哥快出來，我是岳家宇……」

這工夫石牢中的姚添香和宋象乾都向外衝來，但姚添香未想到外面有人和宋象乾通話，她深信就是讓他衝出來，也跑不掉，因此她並沒有攔阻。

就在門外幾個和尚一齊注視石牢內時，岳家宇疾掠而至，人未到掌力先到，兩道奇大掌勁，一道湧向那中年和尚背後，另一道推向兩個年輕和尚。

他並不想在背後傷人，只是想把她們震入石牢之中。

這中年和尚雖然了得，却因注意力在石牢之內的徒兒和宋象乾的身上，所以警覺較遲，要閃已不及，立被震入了石牢之中。

那知就在這時，中年和尚趁前栽之勢，把宋象乾震回，而站在岳家宇後面的柳鶴圖，却起了毒念，全力向岳家宇背後推出一掌，把他也震入石牢之中，「蓬」地一聲把石門拉上。

這石門只要大力拉上，即行上鎖，開時才用巨鑰，門外只剩下兩個挑燈的小和尚，不由大喝一聲，向柳鶴圖撲去。

柳鶴圖獰笑一聲，不避不閃，誠心想速戰速决，以免被其他和尚發現，一出手

就是看家本領，全力劈出七掌，將兩個小和尚震退四五步。

兩個小和尚還未站穩，他又是三掌力拍而至，「蓬蓬」兩聲，同時倒地，一個被擊碎了天靈，一個胸骨已塌陷，立即死去。

柳鶴圖挾起閃到石牢之後，那裏有個巨大的泥爐，爐旁有個烟囱，通到石牢上部一個圓型小窗之內。

他掀開爐蓋，把兩個小和尚的屍體攢入爐中，然後在一個巨筐中拾了幾塊煤塊，丟入爐內，陰陰一笑，喃喃地道：「老化子既然下令放火燒此寺，而且要片瓦無存，這也是天意！他就是大羅神仙，也不知道這小子死在老夫手中……」

說畢，掠出寺院，向白猿洞掠去。

此刻石牢之中六人，却在死亡邊沿掙扎，原來此牢爲三尺多厚的大理石砌成，紋風不透，後面那個圓孔之中，却向內冒着青烟。

這就是可以致人於死的煤氣，人類對於大自然所產生的萬物，首先是利用其壞的一途，用以殺人，然後才有人研究，利用自然資源造福人羣，像她們利用煤氣殺人，不過是偶然機會中，發現在煤氣中時間過久，足以窒息，至於爲何會使人死亡，她們當然不知道。

這正是和鴉片被用以麻醉人性是一樣的道理，其另有醫藥上的價值，却被人忽略了。

最初，他們開始咳嗽，逐漸感到呼吸困難。岳家宇不知厲害，對那中年假和尚厲聲問道：「女魔頭，本寺原來的住持人呢？」

那假和尚冷冷地道：「小子，你現在自身難保，管他作甚？剛才是你把老身推進來的麼？」

「不錯！」岳家宇厲聲道：「像妳這種人妖，我恨不得活劈了妳！」

那中年假和尚對剛剛進來的兩個年輕和尚道：「先把他制住，再設法出去。」

那兩個和尚皺皺眉，連連咳嗽，道：「師父，在這種煤氣之下動手，必定會加速死亡；我看還是設法先出去，然後再收拾他們不遲……」

那中年和尚面色一寒，道：「妳們敢違背師父的話？」

兩個假和尚不敢再說話，轉身向岳家宇及宋象乾各推出一掌。

岳、宋二人也抱着先下手爲強的主意，必須先除去障碍。才能思謀脫身之策，也各以八成眞力拍出一掌。

「蓬」地一聲，石牢內氣流激盪，其餘之人都不禁大聲咳嗽起來，兩個年輕假和尚被震退三大步，再次猛撲而上。

岳、宋二人身形一轉，狂飈乍起，兩聲悶哼，兩個年輕和尚被震退到牆邊，倒地而死。

那中年和尚見兩個大徒死去，連眉頭也未皺一下，却對姚添香冷冷地道：「現在輪到妳了！」

姚添香面色大變，道：「師父……現在何必……」

「妳聽見沒有？」她那高雅的韻緻突然變得十分陰冷，沒有一點人味，使姚添香顫慄不已。

岳、宋二人突然心有所悟，知道這陰險的女魔頭居心不善，想犧牲自己的徒弟，排除異已，然後她自己再設法脫困。

宋象乾揑揑岳家宇的手，低聲說道：「儘量減少呼吸量能在動手之時閉住呼吸更好！下手不必留情，最好一下子就斃了她……」

岳家宇說道：「我知道！這女魔頭是誰？」

宋象乾道：「武林人賜號『冷血武則天』而不名……」

這時姚添香自知必死，狠狠地看了師父一眼，抽冷子向宋象乾撲去，宋象乾閃出一步，立掌如刀，「叭」地一聲切在她的肩上，在此同時，岳家宇飛起一腿，踢在她的胯骨上，這蕩貨死得倒也痛快，立刻伸腿瞪眼了。

現在只剩了三個人，在氤氳濛濛的煤氣中互相獰視著。他們都在盡量減少呼吸量，但煤氣越來越濃，被嗆出了眼淚，喉頭好像起了火。

「冷血武后」這時蹲在地上，以有恃無恐的神色，凝視着岳、宋二人。

岳家宇恨極了這個冷酷的年青女魔，同時對這位義哥也產生抱愧的心情，在這生死關頭，他只想以殘餘的生命，與女魔同歸於盡，助義哥設法脫困。

濛濛青烟中夾雜着人肉焦臭的氣味，雙方相距三四步，幾乎看不清對方面部輪廓。

宋象乾扯了岳家宇一下，要他蹲下來，因爲他發現距地面三尺之內，青烟較薄。也猜出「冷血武后」蹲下來的用意。

二人蹲下來，果然感覺好過些，岳家宇低聲道：「義哥，讓我斃了這個女人，然後設法出去……」

宋象乾低低聲說道：「不，還是讓我來……」

他們都有犧牲自己，成全對方之意，竟不約而同地向「冷血武后」推出一掌，他們都知道，此刻要用內力實是不智，但現在已管不了那麼多了。

「冷血武后」突然向旁邊一滾，讓過兩道罡風，石牢內有如一聲悶雷，震耳欲聾。岳、宋二人突然感覺呼吸更加困難，不由吃了一驚。

而這時「冷血武后」躺在一丈之外，並未爬起來，宋象乾不由心中一動，對岳家宇道：「家宇，你快躺下來，現在口鼻越近地面，受害越輕，咱們這半天受害程度比對方多……」

岳家宇側伏在地上，那知宋象乾仍然蹲着，雙掌交互推出，掌風雷動向「冷血武后」湧去。

「冷血武后」始終不爬起來，就地翻滾，閃避着奇大的掌勁，雖然未能擊中她，但這石牢不過三五丈方圓，掌力擊在石壁上，反震回來，力道也很驚人，加之宋象乾不停地發掌，方向不定，誠心想和她同歸於盡，因而，她的身子被震得幾乎失去自制。

那知二十餘掌下來，「冷血武后」雖是頭昏眼花，狼狽不堪，但宋象乾却因要用眞力，吸入大量的煤氣，張口苦喘，氣息迫促游離，十分痛苦。

岳家宇大吃一驚，急忙爬到他的身邊

，道：「你歇一會，讓我來收拾她……」

「不要！義弟……你身負重任……血仇未報……絕不能因小失大……還是讓我……」

岳家宇激動地拍拍他的肩胛，道：「要求生存，就必須先除下此魔。奇怪的是，煤烟之中，怎會有人肉焦臭氣味？」

「義弟……你聽我說……設若你也死於此牢……我……我死也不能瞑目……你快退下來。」

岳家宇瞪着血紅的眸子，緩緩向前爬行，却將力道提於雙掌之上，準備隨時發掌。

淚水不停地流淌，嗓中乾得出了烟，且感覺呼吸越來越短，僅能到達喉頭。

「冷血武后」伏地不動，却以冷電似的目光凝視着他，他們都像負傷的猛虎，準備作最後一搏。

近了，雙方僅距兩步左右，但岳家宇絕不先發掌，設若對方也不先動手，他準備和她肉搏。

岳家宇爬行的速度更慢了，他們一瞬不瞬，死盯着對方的眼睛，好像兩隻大壁虎，作勢欲撲。

現在，他們相距已不足一步了，設若雙方伸出手臂，就可以接實。但他們的心意不同。一個想力搏，一個想取巧。

岳家宇望着她那冷艷聖潔的面孔，仍有些迷惘，光憑視覺，怎能判斷一個人的善與惡？設若今夜未發現她殘酷的行爲，誰會相信她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就在這時，「冷血武后」突然微微一笑。這一笑有如百花齊綻，冰河解凍。能使人發生一種幻覺，這世界上不會有兇殺鬬狠之事。

岳家宇微微一怔，「冷血武后」突然向他輕輕撩出一掌。

這種出掌姿勢，不像是有意傷人，好像趕走一隻討厭的蒼蠅一樣，輕飄飄的迎面拂到。

但岳家宇乃是一個大行家，知道這是一種極陰毒的掌風，先柔後剛，遇上阻碍之時才會發生極大的潛力。急忙向旁邊一滾。

但對方早已成竹在胸，一掌不中，再擊一掌，岳家宇已落下風，只得全力掃出一掌。

「蓬」地一聲，頓覺胸頭熱血沸騰，「哇」！吐出一口鮮血，身子滾到宋象乾身邊。

而「冷血武后」也不輕鬆，岳家宇剛才一掌乃是以「一元罡」掃出，非同小可，她的身子被震到壁上，又彈了回來，昏了過去。

岳家宇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見對方昏死過去，正要爬過去宰了她，突然發現宋象乾伏在地上寂然不動不由猛吃一驚。

他自已受了重傷，嘴角血漬斑然，但他毫不在意，連忙低聲道：「象乾……義哥……你……你還好吧？」

宋象乾仍是寂然不動，岳家宇心中一酸，熱淚盈眶，內疚之情，無法言喻。

「設若我在姚添香送他來此途中把他救下來，他豈不免於此難？這等於我殺了他……」

他輕輕按住他的靈台穴，發覺他的心仍在跳動，不由大喜。深知他功力極深，若能及時脫困，仍然有救。

就在這時，外面隱隱傳來喧嘩之聲，似乎有很多人在尖銳慘嗥。

「莫非此寺來了大敵？」岳家宇凝神聽了一會，無法確定外面發生了何事？

他急忙爬到牆上圓孔之下，心想，這外面定是一個煤爐，以烟囱通到石牢中，我若能把此孔震大些，或者把外面的烟囱震碎，煤烟就不會繼續增加，而且能冒出牢外。

那圓孔在一丈高之處，輕輕躍起就可以够上部位，他閉氣一竄，對準圓孔，推出一道罡勁、

「嘩啦」一聲，外面的烟囱似已破碎，立即傳來「嗯嗯」及慘嗥之聲，比先前清楚多了。

他伏在地上，覺得自己不能再用力了，若時間太久，一個也活不成。

「火！」岳家宇突然感覺石牢牆壁逐漸加熱，牢內的熱度不斷加高，但濛濛煤氣却越來越薄。

他突然吃了一驚，想起柳鶴圖把他推進石牢，必定利用白猿洞的獸油，燒燬紅雲寺。

他又得了一次經驗，但這次能否生還？希望太渺茫了，老叫化雖是一份善意，却無意中害了他和宋象乾。

天乾物燥，外面火勢蔓延極快，在那小圓孔中，可以隱隱看到火光閃爍。有時濃烟也鑽了進來。

但這種濃烟，只能使人咳嗆，却不會使人窒息。

「我必須設法破壁而出！」他再納足內力一躍而起，向圓孔邊沿上力推一掌。

「蓬」然大震，石屑激濺，他的身子收勢不住，摔在「冷血武后」身邊。

但那牆壁，乃是大理石砌成，堅硬無比，雖然被震碎少許，要想鑽出去，至少要再擊三五十掌。

以他現在的情況，不要說再全力發數十掌，恐怕十掌之內，就會力竭而亡，況且石牢中的煤氣仍然未盡。

但他不計自身利害，只想救出宋象乾。再次躍起，猛擊一掌。

這次摔得更重，差點昏過去。

「完了！」他爬向宋象乾，再試一下，仍有微弱的呼吸。只是不言不動，令人心焦如焚。

石牢中有如火爐，人體好像火爐中的肉餅，他開始流汗，張着嘴喘氣，而這時「冷血武后」也醒了過來。

現在他們已無暇殺死對方，必須應付當前的危機，設若熱度繼續昇高，死亡已成定局。

突然上面小圓孔中發出「沙沙」的聲音，好像有人抓着石壁、石屑紛紛落下。

二人同時驚駭地望去，却看不到什麼東西。

他們心裏清楚，若是「冷血武后」方面之人，絕對無此功力，至於岳家宇，他更認爲此刻不會有人來救他。

他知道這大火是柳鶴圖點燃的，老叫化現在不會前來，除了他之外，似乎沒有一個高手能抓破大理石。

石屑繼續洒落，圓孔越來越大，有時

可以看到一隻枯手，在抓着圓孔，比鋼鈎還要鋒利，毫無疑問地，外面有人來救他們，但這人是正是邪？他們兩人都不敢確定，因此不得不納足功力，準備一戰。

抓壁之聲停止，只聞有人冷冷地道：「小子，你還不出來？」

岳家宇大喜過望，聽出是老叫化的口音，心中暗忖：「這位前輩當眞是神人也……」

他忙抱起宋象乾，躍起來丟向圓孔中。而他却扯住了宋象乾的雙足，那知「冷血武后」也抓住了他的足踝。

老叫化在外面一拉，三人應手而出，摔在地上。發現四周一片火海，烤得睜不開眼睛來。

而老叫化的頭髮和破衫也被燒燬幾處了。

老叫化突然一怔，沉聲道：「妳……妳也在這石牢之中？」

「冷血武后」一手放在岳家宇靈台穴上，冷冷地道：「不錯！這也是三十老娘倒綳孩兒，老身差點作法自斃！」

老叫化厲聲道：「老化子救了妳一命，妳還不鬆手？」

「冷血武后」冷冷一笑道：「我且問你，這場大火可是你放的？」

「不是！但是，却是我老化子叫別人放的！」

「你想燒死老身？」

「不錯！還包括妳的寶貝徒兒！」

「冷血武后」哂然一笑，說：「那些至死不屈的老和尚呢？也燒死了？」

「當然不會！」老叫化冷冷地道：「老化子早已把他們救了出去。妳若是當眞看上他們，老化子就作次大媒，爲妳撮合一番！」

「呸！」「冷血武后」啐了一口，說道：「臭要飯的！現在我已知道你和這兩個年輕人有點淵源，想要活的，就必須保證不向老身下手，到了火場之外，我再放人！」

「好，好！」老化子伸手一讓，道：「請吧！東面火勢較弱，必須趕快離開！」

「冷血武后」冷峻地道：「我那些徒兒呢？都被燒死了？」

老化子冷冷地道：「那些賤貨死有餘辜！就是燒成骨灰，也是騷氣沖天。只有十幾個清水貨，老化子不忍，把她們救了出去。」

「好！我們走！」「冷血武后」沉聲道：「要飯的在前面開路！」

老化子冲向岳家宇眨眼，挾起宋象乾，立即向東方奔去，穿掠於火勢較弱的空隙，出了火場。

只見白猿洞外站着十二個小和尚，柳鶴圖躺在地上，已被制住穴道。這工夫洞中聯袂走出三個老和尚。

爲首一位，年約六旬，長髯拂胸，白眉朗目，身披紫色袈裟，後面兩個約四旬左右，披着黃色袈裟。

老和尚雙手合什，向老化子肅然問詢，宏聲道：「施主富甲天下，爲何如此打扮？活命之德，老僧謹代表本寺，向施主致謝！」

老化子冷笑道：「百了老禿，咱們也不必轉彎抹角！乾脆開門見山好了！化子救了你們，可不能自救，希望能答應化子兩個條件！」

百了大師朗頌一聲佛號，宏聲道：「施主但講無妨，別說只有兩個條件，就是二十個老衲也……」

老叫化嘻嘻一笑，舔舔乾燥的嘴唇，道：「好極了！好極了！老禿你且聽着，第一，你必須蓄髮還俗，討她爲妻！」他指指「冷血武后」，續道：「第二……」

百了大師猝然色變，沉聲道：「老衲久聞施主正直無私，肝胆照人，是以雖然身陷魔障，猶能堅持不變！主要是堅信正義仍在人間，爲正義而獻身之士，也大有人在，想不到施主竟能說出這種話來！老衲實是痛心。」

「哈……」老化子狂笑一陣，說：「百了，咱們都是過來人了，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你老禿和她是什麼關係，心照不宣，別人不清楚，老化子却……」

「施主……」百了大師沉聲道：「老衲並未說出施主的身份，至於老衲，也等於昨日死今日生，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希勿重提舊事……」

岳家宇大爲震驚，看看百了大師的臉色，再看看「冷血武后」毫不在乎的表情，心道：「難道百了大師昔年和這女魔頭有一段交情？」

老化子大步走到百了大師身邊，貼在他耳邊說了一陣，百了大師面色變化不定，終於微微點頭。

只聞老化子大聲道：「從今以後，百了已經還俗，與蕭偉芳重修舊好，携手合作。」

「冷血武后」蕭偉芳冷冷地說道：「要飯的，你憑什麼爲我們作主？你到底是誰？」

百了大師宏聲道：「偉芳應該知道武林中有位富可敵國的奇士……」

蕭偉芳突然道：「原來你是……」

老化子連連搖手道：「好啦！改天吃你們的喜酒，咱們先辦正事。」他走到柳鶴圖身邊，「叭」地踢了一脚，柳鶴圖立即躍起，一臉尷尬之色。

老化子沉聲道：「按你的心性，要飯的本想宰了你，但現在我道中人，身負重任，人手奇缺，况念你成名不易，暫貸一命，下次再向自己人下手，嘿……」

別看他向以遊戲風塵，嬉皮笑臉的，一旦動了眞火，煞氣懾人，使人深信他的話沒有一絲姑息成份。

岳家宇不由驚異不止，像百了大師這等世外高人，竟在老化子三言兩語之下，蓄髮還俗，而且和這個女魔頭重修舊好，對於人亡寺燬這件事竟未放在心上。

柳鶴圖看看百了大師和「冷血武后」等人，也對老化子十分尊敬，雖有滿腔毒念，也不敢表現出來。

老化子對岳家宇大聲道：「小子，柳鶴圖仍由你指揮，立刻去完成第二件任務！不能有誤！」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之事，晚輩一定全力以赴。但萬、紀二位姑娘不知情況如何？是否已著手治療？」

老化子淡然道：「遲早都是一樣，反正都是五成活命機會，你小子放心好。」

岳家宇肅然，道：「但願前輩別當兒戲，若是只有五成活命機會，晚輩怎能放心？」

老化子大聲道：「告訴你吧！她們絕對死不了，可是她們好了之後，你也是白忙一場！那豈不等於死了一樣？」

岳家宇肅然搖頭道：「那也未必！人死不能復生，至於將來是不是晚輩之人，現在晚輩並不計較！」

「好小子！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將來可別後悔！」老化子轉身就走，大聲說：「百了，蕭偉芳，咱們走了……」

百了大師看了蕭偉芳一眼，帶着十餘個小和尚及他的師弟，疾馳而去。剩下岳家宇、宋象乾等三人，望着紅雲寺的烈火濃烟，悵立在夜風之中。

宋象乾只是由於煤氣中毒，傷勢不重，早已恢復，立即問道：「家宇，老化子是誰？他要你做什麼？」

岳家宇慨然道：「他到底是誰，連我也不清楚，却相信必是一位絕世高人，至於他叫我做什麼，一會便知！」

他掏出另一個黑紙包揭開一看，上面寫道：「速到魯境東平湖西岸。水淹祝家莊。」

宋象乾茫然道：「這是幹什麼？不說理由，光是叫人家去惹禍。」

岳家宇搖搖頭道：「象乾，我過去為他做了幾件事，最初也曾抱怨過。現在才知道，他是一位既怪又奇，而且無所不知的人，我深信他不會叫我們去做壞事！」

岳家宇立即把近來之事細說一遍。

宋象乾道：「設若你此番不進廟中察看，豈不是連小兄及百了大師等人都燒死了？」

「絕不！」岳家宇道：「我深信他早已斷定我會先探察一次，然後才能放火燒寺，反之，老化子就不會來救我們；所以我認為，他是在考驗我，而且他的武功簡直匪夷所思！」

× × ×

東平湖位於魯境黃河南岸，僅有魯蘇交界處的微山湖三分之一大。

五天後，三人來到湖西一個大水壩之上，向下望去，一片極大的莊院在此壩下方的山坳之中。

岳家宇肅然道：「此壩地勢頗高，而那山壩中莊院又極低，我猜想那一定是祝家莊了！設若我等開了此壩，湖水下灌，那莊院必被淹沒。」

宋象乾道：「老化子的身份極為神秘，我等雖說他是位奇俠異士，在放水之先，仍須到莊中去看看，到底是……」

柳鶴圖冷冷地道：「既然相信他，就不必多此一舉。」

宋象乾冷笑道：「虧你是一位知名高手，竟能如此盲從，設若淹了無辜，於心何忍？」

柳鶴圖厲聲道：「你等要去自管去，老夫絕不奉陪！」

岳家宇冷峻地道：「不去算了，你在這裏等候，可別溜掉，須知老化子的手段並不太慈……」

柳鶴圖轉過身去，不予理睬。岳家宇和宋象乾立即向山坳中馳去。到了附近一看，不由同時一怔，原來這祝家莊中，並非高樓大廈，而是一些草坭築成的小屋，上面是茅草屋面。由於暮色蒼茫，所以在遠處未看清楚。

「這分明是貧民窩！」宋象乾沉聲道：「不能救濟他們，已是吾輩中人的恥辱，若沖毀了他們的僅有財產，那眞是百身莫贖了。」

岳家宇茫然道：「按老化子過去的行為，絕不會叫我們去做壞事，這件事有點奇怪，好在我們並未聽信柳鶴圖的話，擅自放水，下去一看便知。」

這莊子四周圍了一圈土牆，僅有人頭多高，所謂莊門，也只是一個缺口，向內望去，男女老幼，無不是衣衫襤褸，一臉菜色。

「哼！」宋象乾冷冷地道：「他雖叫你做了十件好事，只要做這一件壞事，也必將遺憾終生。現在不必看了，這是一些三餐不繼的苦命之人……」

岳家宇道：「咱們既然來了，好歹要進去看看，如有貧病交迫之人，也好帮帮他們。」

二人進入圍牆，那些窮人都像避蛇蝎似的，進入茅屋中掩上柴扉。

岳家宇慨然道：「咱們並未招搖自炫，他們為何紛紛走避？」

宋象乾肅然道：「貧窮之人，自卑感極重，他們的舉動並非仇視咱們，而是不願被別人看到他們的寒愴相！」

「噹噹噹……」有人敲着響器，不像是鑼，似是破銅器的聲音。一連敲了廿一下。

岳家宇用力嗅了一陣，低聲道：「象乾，你聞到沒有？這一家正在酥炸活鯉，而且是用香油（蔴油）。」

宋象乾嗅了一下，點點頭道：「你的嗅覺不錯嘛，確是用的蔴油，但怎知是鯉魚？而且還是活的？」

岳家宇道：「這不過是根據一道名菜而猜測的，其實用鯽魚也行，聽那入鍋的重量，似乎在半斤以上，一般來說，鯽魚沒有那麼大。」

宋象乾奇道：「不錯！但是怎知是活鯉呢？」

「活魚下鍋，必定蹦跳一陣才能死去，這理由非常簡單。」

「喂！」宋象乾道：「你嗅嗅這一家做的是什麼菜？」

岳家宇嗅了一陣，道：「這個菜更是油膩，好像是水晶蹄膀。」

岳家宇皺皺眉頭，再急步走過幾家門前，發覺每一家都在做極為名貴之菜，這不像三餐不繼的人家所有的現象。況且今夜既不是年，也不是節，不由聳聳肩，道：「象乾，我以為有點怪！」

宋象乾正色道：「俗語說：『只道窮人餓煞，窮人自有辦法。』我們不能因為他們偶爾吃個好菜，就……」

他突然走向一個晒衣架旁，用指甲一刮，面色大變，低聲道：「快看！」

岳家宇一看，那晒衣架由四根鴨卵粗的杆子結成，架上橫放三根綠色杆子，若不仔細看，定以為是剛砍來的竹子。

然而，任何竹子都有節，這些杆子却沒有，宋象乾刮過之處，竟露出黃澄澄的顏色。

「黃金！」二人目瞪口呆，刮過幾根之後，證明都是純金，這十來根金杆，其重量絕不在三五百斤之下，就是蓋一座高樓大廈，也綽綽有餘。這眞是捧着金飯碗要飯了。

非僅此也，這些金杆乃是一些兵刄，有齊眉棍、長槍、戟柄和斧柄等。

「怎樣？」岳家宇肅然道：「老化子又對了！這些窮人該是世上最奢華的窮人了！」

宋象乾點點頭道：「不錯！由此發現，再和那些名菜相印證，這些窮人大有來歷！」

突然，遠處傳來「嘩嘩」之聲，有如海嘯，動人心魄。

岳家宇沉聲道：「象乾，會不會是柳鶴圖那老賊開了水壩，又想把我們一網打盡了？」

宋象乾還來不及答話，翻江倒海之聲已經到了土圍牆之外，二人心頭大震，已看到此莊院後面濁浪滾滾，有如天河倒瀉，排空而來。

二人同時叫聲「快走」，剛挺起身形，排天濁浪已經淹沒了後面的茅屋，浪濤中挾着連總拔起的大樹，猛壓而來。

「晚了……」二人身子落地，再次挺起，巨浪已自脚下滾過。一個個茅草屋頂，翻翻滾滾，隨流而下。土圍之中已是茫茫一片濁浪。

二人輕功再高，也不能不落下來，以他們的身手，本可以點踏水面上的浮木奔掠到安全地帶。

然而，那水壩太高，山坳太窪，水勢太急，二人「卜通卜通」跳落水，順流而下。

「家宇……家宇……」宋象乾大聲疾呼，道：「在你左前方有一株合把大樹，諒不會倒，快點抱住……」

岳家宇湧身一竄，抱住了樹幹，這時宋象乾也上了另一株大樹，二人向上望去，滾滾濁水，有如來自天上，激湍下瀉，人若浮沉。瞬息不見。

岳家宇大聲說道：「也許這水又放錯了！設若那些窮人大有來歷，怎會被水流走？」

宋象乾搖搖頭，大聲說道：「現在難以判斷，不過那些人都關在茅屋中，洪水突然壓倒了茅屋，不被淹死也必被房子壓死。」

這時，連他們棲身的大樹，也向南傾斜了，時間一久，也會連根拔起來，可見人們把「洪水猛獸」連在一起譬喩，大有見地。

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下瀉之水，逐漸緩慢，終於停止，露出了滿目瘡痍的地面。二人向土圍內望去，土圍早巳不見，那些茅屋的茅草屋頂及草泥牆壁，也無影無踪冲走了，却留下一些房屋骨架，巍然聳立。

雖然有些屋架巳經倒在地上，却未被水流走，這眞是一件奇怪的事。

二人踏着地上的泥漿，走到倒地的屋架之旁，不由又是一震，宋象乾拿起一根，却差點沒有抓牢而掉落地上。

「又是純金的！」二人異口同聲，這些房架，並未塗上油漆，全是黃澄澄地，只因剛才洪水帶來泥漿，使人無法看清。

而且這些屋架都是以黃金鑄造的刀槍劍戟等十八般兵刄結紮而成，所以洪流雖急，却未冲走。

岳家宇冷冷一哼道：「象乾，咱們應該先去捉那柳鶴圖，然後再回來處理這些金子！」

宋象乾道：「不必了！柳老賊不是傻子，他放水之後，絕不會等在那裏，現在恐怕巳在數十里之外了。」

岳家宇苦笑道：「老化子的用意到底是什麽？僅是要我們淹死那些窮人？抑是爲了這些金子？」

宋象乾道：「也許這兩個目的都有，我們應該怎麽辦？這些金子如何處理？」

岳家宇道：「僱車拉走，放在隱秘之處，然後報告老化子……」

「不必了！老夫守候在此巳逾二十年，肥水豈能落入外人之田……」

二人悚然回頭，只見一個面目陰沉的老人，站在三丈之外。

這老人中等身材，皓首白眉，眼角下斜，顯得陰森森的。岳、宋二人竟不知他來自何方？

岳家宇抱拳道：「請問前輩與此莊中人是何關係？所謂在此等候了二十餘年，是在此莊之內抑或是莊外附近？」

老人冷漠地道：「老夫與此莊中人當然是有極深之關係，只是你等不配與聞！至於老夫的住所，就在這東平湖中。」

宋象乾沉聲道：「前輩的『肥水不落外人田』那句話是什麽意思？」

老人面色一寒，陰惻惻地道：「小輩，你乃是出家之人，竟敢如此無禮！」

宋象乾冷笑道：「禮者理也，當禮不禮謂不尊，不當禮而禮謂之諂。聖人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正是這個道理，你老賊旣然隱居東平湖達二十餘載，却不採取行動，等人家到手，竟想得那漁人之利……」

「小禿找死……」老人兩袖交拂，罡風撤地而起，泥漿暴濺。力道之渾，像剛才的洪水一樣。壓向岳、宋二人。

岳、宋二人仍不知這老人的眞正身份，如今那些神秘窮人竟一個不見，可能全被淹死，在沒有證明他們罪有應得之前，內心愧疚在所難免，所以不便向這老人下煞手。

二人身形一分，並未還手，向兩旁閃去。「蓬」地一聲，兩道罡風擊在地上，泥漿飛瀉激濺，避不勝避，兩少被弄得一身泥漿。

老人以爲兩少功力有限，不敢硬接，不禁仰天獰笑一陣，道：「就憑這點道行，也配與老夫……」

岳家宇不由大怒，冷峻地道：「老賊，你以爲這一手了不起是不是？」

老人斜着眼睨了他一下，不屑地道：「依老夫看來，放水那個老的，可能還有一套，你們兩個小狗……」

岳家宇提足「一元罡」，挫身出掌，力推而出。

老人嘴角上的哂意未斂，單掌一擦，掌力甫出，突然面色微變，忙不迭再出另一掌，暗加了三成力道。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出外偵查，張小屏獨自留在屋中，却被兩名大漢抓去，但巨人在暗處注視着，當司馬洛回來後，巨人便帶他一起去找張小屏，兩名大漢被巨人制服，供說是林偉叫他們這樣做的，司馬洛又去找林偉，林偉表現合作，但他否認……司馬洛又找到林偉的安保主任雪球，經過一番的查問，司馬洛發覺，可能另有他人從中搗亂，而司馬洛也在不覺中上當……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可飛・圖

虎鬚

雪櫃藏屍　眞相大白

「林偉現在是不會醒過來的吧？」張小屏問。

「他要明天才會醒過來。」司馬洛說：「明天才能夠問，不過也可以問雪球。」

「為什麼不問賈裕光呢？」張小屏問。

「我認為最好是先問其他的人。」司馬洛說：「我雖然沒有見過賈裕光，我還是不喜歡他和不信任他。」

「祇是因為他把你弄進那療養院的病房？」張小屏問道。

「這也是原因之一。」司馬洛說：「你認為我在搗亂，所以也贊成這樣做。我想他的目的則是不同，他是為了我可能揭穿賈美珍的事情，假如賈美珍不是逃了出來，也許他會永遠把我關在那裡面，而也不會通知你。」

「這個……」張小屏說：「我不能不同意你的講法，他這樣做是未免太辣手一些了。」

「是呀！」司馬洛說：「同樣的道理，這個女人叫我為她找賈小明，也許亦是要揭發一些有關賈小明的秘密，也許這亦是賈裕光知道而不告訴我們的秘密。假如我們去問賈裕光，他即使認得這個女人也未必肯承認，而他却會暗中找人去對付她了。」

張小屏也是不能夠反對司馬洛這個講法，因為看情形的確是如此的。賈裕光本來是司馬洛的敵人，現在逼於無奈，祇有與司馬洛和好，但他也祇是利用司馬洛而已，他仍然是未必喜歡司馬洛，仍然是敵人。

反而林偉與雪球却不是敵人，假如林偉與雪球說的是眞話，那他們就不是敵對的人。他們已經沒有了敵對的理由。賈裕光則還是不高興司馬洛知道了他妹妹這個秘密，他連張小屏都瞞住，更不想讓司馬洛知道，現在則是無可奈何吧了。

張小屏說：「我們找雪球吧。」

＊　＊　＊

雪球在十五分鐘之後就找上門來了。司馬洛打電話找雪球，雪球不在家，那是因為司馬洛已叫巨人把雪球那兩個手下放掉了……就是那兩個捉去張小屏的手下。雪球去了與這兩個人談話。司馬洛要利用傳呼機找雪球，雪球覆電話來，他說上來。

雪球說：「我也是有一件事情要找你們。不過，你們先說吧！找我有什麼事呢？」

張小屏把那張畫交給他看。

司馬洛問道：「她是誰呢？」

張小屏說：「我們是想問你。」

「這個就是金婉清。」雪球說。

「金婉清是誰？」司馬洛問。

雪球皺起眉頭道：「她是林老板的朋友。」

「那麼，」司馬洛說：「你就不能說林偉跟這件事情沒有關係了，一切都是由她而起的。」

「什麼一切？」雪球問。

司馬洛暫不解釋，說道：「我猜也是金婉清把賈美珍的事告訴林偉的？」

「應該是的。」雪球說：「林老板沒有對我說，不過他也是認識金婉清。」

司馬洛說：「那麼，金婉清是不是林

偉與賈裕光的共同朋友？」

「這個……又不可以這樣說。」雪球說：「他們……應該可以說是情敵。」

「你是說……」張小屏大表詫異地說：「賈裕光也會追求女人嗎？」

「這有什麼出奇呢？」雪球說：「賈裕光也是男人，男人對女人都是有興趣的。但也許你不明白。」

「我許多事情都明白！」張小屏大不服氣地說。

司馬洛說：「他們是情敵？那即是說兩個人都是在追求金婉清嗎？」

雪球說：「兩個人都不是。以前是賈裕光的情婦，後來賈裕光不要她了，她跟林老板好，現在又已分手。」

「又是林偉不要她了？」司馬洛問。

「不是，」雪球說：「是她自己離開了林老板。我猜她是爲了刺激賈裕光而跟林老板在一起的。」

「她究竟是幹什麼的呢？」司馬洛問。

「她並不是如你所想的是一個……一個掘金的女人！」雪球說：「她是開地產公司的。兩個人跟她都有交易。」

「那麼這個人是不難找到的了？」司馬洛說。

「是不難找到！」雪球說：「不過目前又不容易找，因爲她去了美國已經兩個月。」

「又是去了美國！」司馬洛說：「我剛剛見過的人，又說是去了美國！」

雪球說：「你剛剛見過她？」

在司馬洛未能回答雪球這個問題之前，張小屏則問雪球：「你對這個女人的行踪怎麼會知道得這樣詳細？你的老板已經跟她分了手的。」

雪球說：「我剛才才打過一個電話給她。」

「她去了美國，你却打電話給她？」司馬洛說。

「我打過電話給她，所以知道她是去了美國！」雪球說：「她的女助手告訴我的。我認識她，我與她沒有什麼過不去。」

「爲什麼打電話給她呢？」張小屏問。

「我是要問問那間屋子是誰的。」雪球說：「你給捉了起來關進去的那間屋子，你們並沒有調查這間屋子是誰的。」

「我們當然以爲這是林偉的產業。」張小屏說：「或者是屬於他的朋友的之類。」

「這屋子是賈裕光的。」雪球說：「這就是我想來告訴你們的事情。」

「是嗎？」張小屏訝異地說：「你怎麼知道？」

雪球說：「是金婉清的助手告訴我的。」

張小屏說：「半夜三更，她都能夠查出這個？」

雪球說：「她是做地產生意的，她雖然不一定能夠查出，但是她知道得不少，而這屋子她就知道，因爲是經由她的公司賣給賈裕光的。那裡整條街都是賈裕光買下來的。賈裕光對地產最感興趣，買下了很多地皮作將來發展之用。」

張小屏與司馬洛愕愕地面面相覷，他們知道這一定是眞的，雪球對他們講這些謊話並沒有用處。這事在天亮之後，政府的田土部門開始辦公之後一查就可以查出眞僞了。

「但是爲什麼呢？」張小屏問。

雪球說：「你相信我所說的嗎？」

張小屏說：「現在我假定你講的是眞的。」

雪球說：「屋子是賈裕光的，那麼這就應該是賈裕光做的事情了。別人難道會用他的屋子？他也相當清楚我與林老板的關係，假如他打這樣一個電話到傳呼台處去留話……」

司馬洛說：「這個金婉清，她也可以這樣做的。」

「爲什麼她要這樣做呢？」雪球問他是還未知道金婉清的事情。

這時，司馬洛就把經過情形大致告訴雪球。很奇怪，現在他們反而認爲雪球是可以商量的人。

雪球聽完了之後皺起了眉頭。

張小屏說：「金婉清既然痛恨賈裕光，她不是很有理由這樣做嗎？」

「但她已經去了美國——」

「賈美珍也是去了美國，她又在此地！」司馬洛說：「而且金婉清也可以眞是去了美國，却馬上又回來；她起程時告訴人，回來時不出聲。」

雪球想了一陣之後說：「我卻不認爲她會這樣做的，她這樣做，首先祇會嫁禍給林老板，她不知道你們會查出屋子是屬於誰的。事實上也是我查出，而不是你們查出的。但她沒有必要嫁禍給林老板。我卻認爲這是賈裕光做的事，他用他自己的屋子，有事也安全些。」

「是呀！」司馬洛說：「這有點道理。」

「我們得快些找到金婉清！」雪球說：「起碼……我要打個電話給她的女助手，讓她知道你已經認出她了。」

「爲什麼呢？」張小屏問。

雪球說：「她冒充賈美珍，祇能瞞得一時而已，不能永遠瞞下去，當你見到賈美珍本人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上當，那時你就會找她。」

「那又如何呢？」司馬洛說。

「她不想你找到她，不想你知道是她……」雪球說：「假如你死掉了，就不會穿出來。但假如你讓她知道這秘密已經穿了，那你死掉也是守不住了。」

張小屏說：「你即是說假如通知了她，她就不會派人來殺司馬洛？」

雪球聳聳肩：「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張小屏說：「你認爲她做得到買兇殺人的事？」

「我不是她，」雪球說：「我不能代她回答。尤其她是女人，女人我更不能夠肯定！」

司馬洛說：「假如我死了，就沒有人替她搞風搞雨了，我不認爲她會殺我。而且，即使我找到她又如何呢？她又不是犯了什麼罪，她祇是跟我開了一個大玩笑。她一定很了解我才會利用我，她一定也知道我這個人到了這個地步是不肯收手的。」

「這也有道理。」雪球說。

「不過你還是應該讓她知道。」司馬洛說：「也許她會告訴我賈小明現時在什麼地方。」

「很好。」雪球說。

他就拿起電話打給金婉清的女助手，在電話中爭辯了一番，不過，總之他要傳遞的訊息是已傳過去了。

雪球放下電話說：「她仍堅持金婉清不在此地。」

「她演過了那一場戲之後是大可以避到美國去的！」司馬洛說：「但我希望她是回來了。」

雪球說：「假如她回來了的話，她一定會給我們……那是說給你一些暗示。她既然是利用你，那她當然是不想你沒有進展了，現在你就是沒有進展。你鬧了一場，都是沒有進展。」

「我倒爲賈小明担心起來了。」張小屏說。

雪球說：「假如你們不介意，可以聽我來作一些分析吧！」

「你講吧。」張小屏說。

「首先我們應該分析一下敵人是誰？」雪球說：「這件事情是由金婉清開始的，她知道一些賈裕光的秘密，就利用司馬洛先生去搞。她是賈裕光的敵人，而不是你們兩位的敵人。也因此她不會是打電話冒充林老板叫我派人去捉張小姐的人。捉到了張小姐，打個電話告訴你司馬洛先生不要再管，你可能眞不會管，這對金婉清沒有什麼好處。即使她料得到你會找回張小姐，而去找林老板的痲煩，這也是不符她的原意。她的原意是要揭發賈裕光的秘密，而不是要挑撥你們與林老板作對，你們與林老板作對，就更沒有時間揭發賈裕光的秘密了。另一方面，這些事情也不是林老板做的，而你們也已經相信了，事實上還是你們告訴我這事並不是林老板下令的。而依我所知，林老板也的確是不應該會下這樣一個命令的。」

司馬洛說：「你的意思就是，祇有一個人有理由用那麼多方法制止我去調查，那就是賈裕光。」

「對了！」雪球說：「當然，你們到底是賈裕光那邊的人，你們也許不會追究他！」

「追究他倒不重要！」張小屏說：「現在重要的就是把賈美珍和賈小明找回來。」

雪球又說：「假如你們不介意，我也是想發表一個意見，那就是，似乎賈裕光祇想你們找到賈美珍，而不想你們找到賈小明。賈美珍逃走了，他把你放出來，但是你卻查到了賈小明的身上去，他又要制止了，所以他就捉了張小姐，威脅你不要動手。」

「但是，」張小屏說：「把我捉住的卻是你的手下，這個秘密不是永遠可以保住的！」

「也許這個秘密並不是打算保守到天亮之後，」雪球說：「也許會有另一些賈裕光的人把你『救』出去，收藏到另一個地方去，也許他會設法通知司馬洛先生來救，那樣你們又會忙於與我及林老板作對，沒有空找賈小明了。無論如何，他都是瘋的。但是他也計算不到你們會跟林老板和我談得這樣好——這是我也料不到的。」

司馬洛與張小屏都是不出聲，他們不能夠否認，雪球是說得很有道理的。

雪球又說：「我這是很客觀的分析，而不是中傷。現在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那就是，爲什麼賈裕光要制止你們找尋賈小明呢？」

張小屏說：「因爲他知道賈小明遭遇了什麼。他不要我們去發現，也不想我們發現。」

「這是你說的，」雪球說：「也正是我要講的。」

「看來，」張小屏說：「我們還是找賈裕光談談好些！」

賈裕光當然就是住在賈氏山上。他是主持賈家一切的人，賈家的人應該住在那裡，不是住在那裡就是叛逆者，他自己當然是以身作則。

張小屏一個人開着車子回到賈氏山。她在路口也給保安人員的車子截住了。

那個保安人員說：「哦，張小姐！」

張小屏說：「賈先生有沒有回來？」賈先生就是賈裕光，其他姓賈的人就要講名字。

「已經回來了。」那個保安人員說。

張小屏說：「沒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那保安人員堆着笑臉說：「有什麼問題呢？」

張小屏說：「我也很累了，我要回家睡覺！」

她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個保安人員。

賈氏山是很大的，裡面風景其佳，當然樹林也是特別多的。他們離開了保安人員，尤其是正在行車的時候，就可以放心談話了。

張小屏說：「賈裕光一定對我有些懷疑，通常我開車回來是不會給人截住的！」

她要提高聲音說話，因爲車廂內祇有她一個人。

司馬洛的聲音從車尾廂中傳來，那因爲他是屈在行李廂中躲着的。他說：「我實在很辛苦，你可以放我出來嗎？」

「不能！」張小屏說：「你知道他爲什麼把我截住嗎？就是要看看我有沒有把你帶回來。」

司馬洛說：「難道你不准帶男人回家的嗎？」

「當然是准的，」張小屏說：「他祇是想看看我有沒有把你帶回來。」

「眞奇怪！」司馬洛說。

好在她是開車的，因此她很快就到了賈美珍與她共住的屋子裡。她把車子開進了車房，就能夠把司馬洛從車尾廂中放出來了。

司馬洛呻吟着伸展着四肢。他的身裁高大，而她開的却是一部小型車，他在裡面眞是困得很辛苦。

她說：「現在我們到賈裕光那裡去！」

她不要先打電話，就是怕賈裕光避她。開車去，亦是會遠遠就看見。他們步行而去，賈裕光就措手不及了。

由於有保安人員在路口守候，閒人不能隨便進入，所以這裡的路很清靜，亦沒有人巡邏。而沿路都有樹，他們就走在樹蔭下。

轉了幾個彎，他們就看見了賈裕光的

屋子。

這裡的屋子大致都是差不多樣子，祇有賈裕光的屋子是特別大的。到底賈裕光是賈家權力最大的人。

張小屏說：「通過了路口那一關就不難了，我們可以直走進去。」

寧靜的夜晚，在優美的環境下，司馬洛挽住她的手臂，顯得甚爲羅曼蒂克的。她却無心於此，她到底是一個很有幹勁，事業心重的人。她正在做一件事情，她就決心先把這件事情做好。

也就在這時，他們却看見有一部豪華大房車從花園門口駛出來，飛馳而去。這車子有茶色玻璃，看不見車中有什麼人，但是不難猜到。

張小屏跺着脚說：「他逃了！」

「逃了？」司馬洛說。

「他不想見我，」張小屏說：「路口的守衛一定通知了他。我回來了，他就走！」

他們是步行着，又沒有車子，是追之不及的。

司馬洛說：「但是他也逃不到什麼地方去呀！」

張小屏恨恨地咬着牙道：「他是很多地方可以逃的，他在外面有那麼多屋子，又有那麼多公司，他不要見一個人的話，這個人就永遠找不到他！」

「你也找不到？」司馬洛問。

「也不是沒有辦法，」張小屏說：「不過今天晚上就難一些了，起碼今天晚上他不必辦公，明天白天他要處理公事，後天他又要演講。難道他演講時也不出現？」

「祇是怕遲一些，」司馬洛說：「不過看來今天晚上也的確是沒有辦法了。我沒有想到他會逃走，否則的話，我叫巨人他們在山下監視着，就可以知道他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現在我們回家吧。」張小屏說。

「回到你家還是我家？」司馬洛問。

「這裡的家吧，」張小屏說：「總是要先回去的。」

* * *

她與司馬洛步行回到賈美珍在這裡的屋子。僕人已經睡了，所以也不知道她帶回來了一個男人。當然，即使是知道了，亦是不會干涉她的。

她把他帶上樓去，到她的房間。

她說：「我們試試在這裡。在你那個地方，令人太不放心，好像隨時都會有人來捉人似的。這裡就不會。」

他們就在這房間裡溫存起來，她到底是個女人，她又拿她被赤裸裸地捉去的事作藉口而撒嬌，司馬洛要好好地安慰她。

事後，休息了一陣之後，她說：「呀！對了，你還沒有見過賈美珍，我給你看看她的照片！」

她在床頭几抽屜中找出一張兩人合拍的照片給他看。

司馬洛一看就跳了起來，叫道：「就是她！」

「你又說沒有見過她？」張小屏說。

「就是她！」司馬洛說：「就是……在愛廸和莎莎家裡那個……」

「什麼那個？」張小屏問。

司馬洛到愛廸和莎莎家裡調查，向這兩個青年問話的時候曾有一個美麗的女郎推門進過來，這個女郎原來就是賈美珍。這件事情當時他並不認爲是那麼重要，所以也沒有告訴張小屏。他以爲那個女郎神態有異是受了藥物的影响，現在就知道不是了。她是賈美珍，她根本就是精神不妥，所以神態有異。

他把這事對張小屏講淸楚。

張小屏說：「老天！我早該給你看她的照片，我一直以爲你是認識她的。」

司馬洛說：「愛廸和莎莎也會以爲我是認識她的，但是我見到了她却不認得，他們就會以爲我的一切都是說謊的了，他們收留了賈美珍。」

「這眞糟！」張小屏說。

* * *

張小屏的車子在幾分鐘之後就飛馳着離開賈氏山。這次司馬洛不是躲在車尾的行李箱裡面，而是坐在她的身邊了。那些保安人員也許是看得見的，不過他們通常不會把離開的車子截停，即使看見也截不住。而車子離開了賈氏山的範圍，他們也就沒有權力去追了。

這車子一直開到愛廸與莎莎的家。那裡則是沒有保安人員，仍然門戶大開，沒有人制止他們下車入屋。

她由司馬洛領路入那間房裡，愛廸和莎莎也在，永是正在看錄映帶，但這次看的却是卡通片。

卡通片！司馬洛眞是不明白他們的心態怎樣的，忽然之間看遠超他們年齡的影片，忽然又看遠低於他們年齡的影片。這眞是莫名其妙。

他們兄妹一看見司馬洛，便顯得渾身不自然起來。看見張小屏則是甚感好奇。

張小屏上前自我介紹，司馬洛也讓她去講。她是律師，她是有她的一套口才的。

她花了一番唇舌，把愛廸和莎莎說服了。

她說：「現在，你們可以叫賈美珍出來嗎？」

愛廸說：「她已經走了，她在這位司馬洛先生來過之後就走了。她最初來時說要在我們家裡躲起來，因爲有人要追她，對她不利。醫院的事情我們不知道。」

「是怎樣走的？」張小屏問：「不會又是有人來把她押走的吧？」

「不是，」愛廸說：「她說她不能在這裡逗留下去，追她的人可能已經知道她在這裡，她就自己離開了。」

張小屏說：「你相信我說的話嗎？」

「我看……這有點根據！」愛廸說：「她是不吸烟不服葯的，但是她却常常像——總之是很不正常的。」

「醫院不是一個好地方，」張小屏說：「但她是應該進醫院的。」

愛廸說：「但她已經走了！我們不知道她是到了什麼地方去。」

「你們能不能猜嗎？」司馬洛問。

「我們跟她其實也不很熟！」愛廸說：「我們祇是跟她的弟弟熟，她有時會到這裡來找她的弟弟。」

莎莎說：「她說過——不過可能是亂說的。」

司馬洛說：「總之說過的就有參考價

值。你講出來吧。」

他們說賈美珍講過許多話，而有許多話連他們也不相信。她說全世界的人都是在害她，有時她亦會說懷疑他們兩人也是在害她。

她也不時表示担心她的弟弟賈小明，她的確是最關心賈小明的。她常說賈小明一定已經被人殺掉了，而殺賈小明的人就是「那些人」。

「什麼那些人？」張小屛問。

「她很多次問我們把賈小明捉走的人是什麼樣子的。」莎莎說：「我說不知道，她就說我們說謊，我們騙她幹什麼呢？她說一定是那些人！」

「什麼那些人？」張小屛追問。

「她說什麼大力水手！」莎莎說：「大力水手就在這裡。」

「在這裡？」張小屛吃驚地說。

莎莎指指電視機。電視機中的卡通片就是正在放映着大力水手的故事。

張小屛為之氣結。

但是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外號，就像雪球。你聽過有一個叫大力水手的人嗎？」

「沒有。」張小屛說。

「也許巨人或者聽過，」司馬洛說：「我們去問他們！」

他們離開了愛迪和莎莎家裏，臨行時叮囑假如賈美珍又出現，就設法留住她，而打電話通知他們。

他們開車離開屋子，就在路口與巨人的車子會合。巨人仍然是在做接應工作，假如他們在屋中時賈美珍偷偷離開，巨人就會看到。但巨人並沒有看見有人離開。

巨人的拍檔仍然留下來守着，以防萬一賈美珍出現，因為仍然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賈美珍仍躲在這屋中，他們又不能夠進去搜查，祇好用這辦法。他們來過，賈美珍知道了，就極可能會匆匆離開。

* * *

就是這樣，司馬洛與張小屛及巨人又與雪球會合。他們是再打電話找雪球出來，雪球也並沒有被吵醒，他還是正在做調查工作，要把這件事查清楚，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到金婉清。

雪球則是知道大力水手是誰。

他皺着眉頭說：「我想我有一個不大好的消息要告訴你們了。大力水手是為賈裕光做事的，他是賈裕光的手下。一如我是林老板的手下，祇不過沒有我那麼公開。」

司馬洛與張小屛都面面相覷。

雖然賈美珍所說的話未必完全可靠，不過他們仍然是要找大力水手一談的。

張小屛說：「你可以找到大力水手嗎？」

「這應該是不難的！」雪球說：「即使找不到大力水手，也可以找到他的副手。我打幾個電話，找幾個人就可以知道了。」

* * *

雪球找不到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似乎神秘失踪了，最近一星期都沒有人見過他，這就使他更顯得可疑了。

但正如雪球所說，即使找不到大力水手，也找得到他的副手。他們就是找到了大力水手的副手。這個人就叫做金魚，他叫金魚就是因為他有一雙很凸出的眼睛，好像有些金魚那樣。金魚的優美姿態則是沒有。

金魚找到了，可能還好過找到大力水手本人，因為大力水手不肯說的話，也許金魚是肯說的。

金魚此時也是處於一個較容易對付的處境中，那就是，他已頗有酒意。這時天已經快亮了，金魚即使是在午夜之後才開始，現在也已經喝了很多。

金魚此時正在一個人回家，酒後駕車，車子不穩，甚為危險，不過總算他的車子開得並不快，而天亮之前的街上，交通是並不繁忙的。

他的車子就在一個僻靜的地方被截住了。

截住他的就是司馬洛一個人開的車子。

在昏暗之中，司馬洛下車走向他。

金魚定着眼睛看着司馬洛走過來，首先懷疑是警探的車子，因為他車子的行走路綫不穩定，警察要過來要索閱他的牌照。這個他倒是不怕的，因為他有賈裕光作為後台。在這裡，這種小事賈裕光是應該可以為他解決的，除非他是傷了人之類就比較難些。

司馬洛走到他的旁邊，却是先走到駕駛座位後一些的地方。這舉動是很聰明的，假如金魚手中有槍，那他要扭轉身才能發射，很不方便。

他此時才低下頭來說：「朋友，讓我看看你的駕駛執照，你好像是喝了酒！」

司馬洛還是第一次看見金魚，金魚則顯然已不是第一次看見司馬洛，他是認得司馬洛的。他咒罵一聲，立即推開車門跳出來。

這樣，他就處於下風了。司馬洛緊貼在車身上，伸出一隻脚把他絆了一絆。他是出來了，不過却是仆出來的，仆在地上。

他還未有機會爬得起身，司馬洛又在他的脚上掃了一脚，使他又仆回地上。

司馬洛在他的腰後踏了一脚，使他一時痲痺了，失去反抗能力。然後搜他的身子。他的身上並沒有武器。

這時張小屛與巨人也來了。

金魚顯然也認得巨人與張小屛，所以就一聲不响，祇是眼睛更加凸出。

巨人毫不費力地把他提了起來，放進車子的後座，自己也坐了上去。他對金魚說：「你相信我能把你的骨頭一根一根拆下拔出來嗎？」

「我相信！」金魚說：「你不需要証明！」他雖然是酒已喝了不少，醉意却是不那麼濃，仍然清醒，而酒意並不會使他強逞英雄。這倒也是一件好事。

巨人說：「我的朋友們想問你一些問題，你有什麼異議嗎？」

「沒有，」金魚說：「你問吧。」

司馬洛說：「你的朋友大力水手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金魚說：「他說他去了渡假。」

「你的口氣像是不相信！」司馬洛說：

「你也難望我們相信了。」

「我也是不相信！」金魚說：「不過我也不知道他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假如你們找得到他，那你們也不必找我了。」

「好！」司馬洛說：「那麼你又再告訴我，你們把賈小明捉到什麼地方去了？」

金魚是一個不大有表情的人，不過他的眼睛又突了一突。顯然司馬洛是說中了，他不出聲。

巨人又發揮他的作用，輕輕攪着金魚的肩，說道：「我的朋友問了你一個問題。」

金魚說：「我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

司馬洛說：「我問的是你們把他捉到什麼地方去了。」

金魚說了一個地方。

司馬洛說：「他現在還在那裡嗎？」

「我不知道。」金魚說：「我沒有再去。」

司馬洛說：「你們是爲什麼要捉他呢？」

金魚說：「你們爲什麼逼我呢？你們不都是替賈先生工作的嗎？」

「我？」巨人說：「我替他工作？」

金魚說：「是大力水手出錢叫你去做事的。」

司馬洛說：「你是指割破我車輪那件事？」

「是的，」金魚說：「其實我們都是自己人！」

「我不是。」巨人說：「我當時不知道是誰叫我做這事的，而且我收了錢之後亦已經做了，我就不是爲什麼人工作了。」

金魚說：「但現在我們不是自己人了嗎？」

巨人的手在他的肩上再用力一些；本來已經是很用力了，現在更用力一些，就使金魚恐懼他的骨頭會被弄斷。

巨人說：「回答問題。不是問問題。」

「我們是把他捉去，困在那裡戒毒。」金魚說：「這是一件好事。」

「你們有專家嗎？」司馬洛問。

金魚說：「祇要把他困住，不讓他得到毒品，一段時間之後，他就可以戒掉了。」

司馬洛忽然有汗毛直豎之感。他說：「我們去看看！」

金魚又遲疑起來。

張小屏說：「我不想你打電話去告密。」

「好吧。」金魚說。

他們開動車子。這一車是巨人與金魚坐在後座，司馬洛與張小屏坐在前座，用金魚的車，司馬洛的車則是由巨人的一個拍檔駕駛。

司馬洛說：「你們認爲是有把握爲他戒毒？」

金魚聳聳肩道：「這不是我的主意。」

「這是賈先生的主意？」司馬洛問。

「應該是了！」金魚說：「你知道的，賈先生現正在競選，他不想這個弟弟鬧事，影响他的名譽。」

司馬洛說：「戒得成績如何呢？」

司馬洛說：「我不知道，我不在那裡。我在那裡一天之後就走了；第二天，大力水手叫我不必再去。」

司馬洛說：「看你的樣子卻像很担心似的，心裡很不舒服嗎？所以你要喝許多酒。」

金魚說：「我向來都是喜歡喝酒的。」

司馬洛不出聲。

張小屏說：「假如眞是在戒毒，那我們就不需要去了，他是安全的。」

金魚卻不出聲附和，雖然這對他來說應該是一個好主意，可以解決他的一切困難。

司馬洛則堅持道：「我一定要看看，沒有看過，我怎麼知道他所說眞的？」

「好吧。」張小屏說。

張小屏並不明白司馬洛的担心。司馬洛是一個有經驗的人，他知道這並不是一個戒毒的好方法。

這也就是爲什麼司馬洛要去看清楚了。

爲什麼賈裕光這樣落力制止呢？既然祇是爲賈小明戒毒，那是一件好事，而賈小明這事又不是沒有人知道的，反而賈美珍的事是甚少人知道，但是賈裕光卻似乎認爲制止他發現賈小明的事情，反而還重要過把賈美珍找回來，這就是甚不尋常了。

而且，金婉清也似乎是很想他們找到賈小明。找到了賈小明可有什麼好處呢？

這就是爲什麼司馬洛堅持要看清楚了。也許他仍然是受着金婉清的利用，但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金婉清是正在行使詭計，但她卻是成功的。

車子行走着，最緊張的還是司馬洛與金魚。他們雖然不出聲，但是他們都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不是停在目的地的屋子前，而是停在較遠的地方，可以遠望這間屋子。

這是一間獨立在郊外的花園別墅，沒有鄰居。一間屋子要作這種用途，就應該是在這種地方了，如此，屋中人在幹什麼，就不會有鄰居聽見或看見。

他們用望遠鏡望向這屋子，望了好一陣。

司馬洛說：「看這屋中像沒有人！」

「也許是搬到了別的地方去。」金魚說。

「你以爲會搬到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我看……」金魚說：「很多地方都是可能的。」

「是呀！」司馬洛說：「但是搬卻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們要去看看。」

金魚可不出聲了。

司馬洛說：「我和你一起去。你的車子，有你，是應該沒有危險的。」

金魚說：「好吧。」

於是就由金魚開車，開到那屋子去。

車子停在花園的大鐵門外，這大鐵門雖然也是用鐵條製成的，但裡面鑲了鋼板，就看不透，不知道裡面有沒有人。金魚下車去按門鈴。

久久都沒有人應門。

金魚走回車子旁邊說：「看來沒有人在，他們一定搬走了。」

司馬洛說：「但我們還是要進去看看，你說是不是呢？」

金魚點點頭，也有同感，隨即就仰頭望望上面的牆頭。他是要看看爬進去有沒有困難。

司馬洛說：「不必爬了。讓我開門。」

他從袋裡掏出一副開鎖的工具，祇是幾條鋼綫。

這是他很會做的事情。這大鐵門上的鎖並不是那麼複雜堅固的，他祇要一弄就可以打開了。

他果然很快就弄開了。

金魚說：「你倒是眞了不起的。」

「這是小事吧了。」司馬洛說。

他們進入了花園內，屋子的門當然亦是擋不住他們的。

張小屏他們在遠處等着，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鐘，才看見司馬洛與金魚再出現。

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們可以來了。

他們進屋，首先就是看到廳中的傢俬很亂，東西打破了不少。

張小屏說：「你們打架？」

司馬洛與金魚都是神色凝重。

司馬洛祇是搖搖頭。

張小屏說：「這屋子卻像是被旋風吹襲過似的。」

司馬洛說：「一個毒癮很深的人，不一定這樣關着就可以戒得掉的。他沒有了毒品，就會發狂起來，平時沒有的氣力也出來了，即使一個彪形大漢也是不能夠把他控制住。」他指指周圍那些打破了的傢俬。

張小屏說：「這裡不能關着他，所以就把他搬到別處去了？」

「控制不住，還可以把他搬走？」司馬洛說。

張小屏的臉色也開始變得蒼白起來。她說：「人呢？」

司馬洛說：「在這裡，你們跟我來吧！」

他走入裡面，大家都跟着他，祇是金魚仍留在這裏頹喪地坐着。

司馬洛到了廚房，那裡有一間大個的冰箱。

他把冰箱門拉開來，張小屏就立即叫了起來。

因爲這裡面有一大一小兩個人在裡面，眼睛睜着，一動也不動，兩個人都是屈曲着的。

這兩個人當然是已經死了。

其中一人就是賈小明，小的一個。

張小屏不停地尖叫，司馬洛把冰箱的門關上，擁着她。

她好一陣才鎮靜下來，他把她扶回到廳中，讓她在沙發上坐下來。

金魚仍是凸着眼睛坐在那裡。

巨人對金魚說：「我看你早猜到了，但希望不是眞的，所以你一直在喝酒！」

金魚還是不出聲。看來，巨人所猜是對的。

他們在這屋子裡找不到酒，連熱茶都沒一杯，所以張小屏就要靠司馬洛安撫她了。

她終於安靜了下來而說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金魚說：「另一個死的就是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也給人殺掉了？」張小屏問。

「是呀！」金魚說：「怪不得我找不到大力水手，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張小屏說：「是誰殺死他們呢？爲什麼會把屍體收藏在冰箱裡呢？不可以毀滅掉嗎？」

司馬洛說：「金魚，你說吧。」

金魚嘆口氣道：「大力水手沒有消息，我就知道一定是有些事情發生了。祇是，我以爲祇賈小明死了而已，沒有想到……」

目前他們當然還不能夠肯定冰箱內兩個人的死因，不過看情形則是賈小明沒有了毒品，就發起狂來。他有那麼深的毒癮，發起狂來難以收拾，所以屋中的傢俬也打破成這樣。大力水手是一個高大的人，所以有這混號，而他也眞是一個大力的人，但是他雖然力大，也是應付不來。司馬洛已經看過冰箱中的兩個死者了，兩個人都是頭部撞破而死去了的，可能是頭部被硬物打破，但最可能就是掙扎的時候撞破了的。

大力水手也死了，賈小明也死了，所以金魚就不必來，餘下的人也不想金魚知道這件事情。

司馬洛說：「賈裕光把賈小明帶到這裡來戒毒是好意的，也許他是爲了他自己的名譽，不想賈小明出事而影响自己的名譽，但他卻把事情弄壞了。」

「爲何放在冰箱裡？」張小屏說。

「這個原因，」司馬洛說：「你是做律師的，你也應該懂得的呀！」

「是的，」張小屏說：「賈裕光打算把屍體收藏到他的選擧過去了之後。怪不得他要制止我們！」

「這可有什麼不好呢？」金魚說：「反正人是已經死掉了，放得久一些也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這——這是不人道的！」張小屏憤怒地說：「人死掉了，就要下葬！」

金魚看着司馬洛，說道：「這是你們的事情，你們來決定吧！」

司馬洛一時也難以決定。賈裕光這樣做，又不能夠說全是惡意的，祇不過……

張小屏說：「我們發現了屍體，就不能夠知情不報，我認爲應該報警！」

司馬洛也是不出聲。

張小屏說：「你反對嗎？你反對我也是要做的。」

司馬洛說：「你有想過賈美珍嗎？」

「她反正遲早都會知道的了。」張小屏說：「也許她已經猜到了。我並不認爲她會感到意外。」

司馬洛說：「你一定有辦法間接通知賈裕光的吧？你通知他們發現了這件事情，讓他來主持。」

金魚說：「賈裕光不知道這件事。唯一能夠指證是由賈裕光主持的人就是大力水手，然而，大力水手已經死了。」

「你呢？」司馬洛問。

「我是奉大力水手之命這樣做的！」金魚說：「我也祇知道這麼多，我說的話沒有力量。」

司馬洛與張小屏面面相覷。

這件事情，當然沒有辦法可以把賈裕

光牽涉在內的。

司馬洛說：「我們現在並不是要對付賈裕光，我們是要找賈小明，現在已經找到了。」

賈裕光可以說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是他的手下自作主張而這樣做吧了。這可不是謀殺案，而他說話是比別人有力得多的。

「對！」張小屏說：「我們不要理會賈裕光怎樣，我們祇是通知他就夠了。假如他不理，那是他的事。」

* * *

張小屏沒有辦法找到賈裕光本人，但是她知道如何可以打電話向賈裕光傳訊。他是日夜都有一些人能與他聯絡的，為他留意美國的股市金市，有什麼急劇的變動，就有辦法通知他。

張小屏就是用屋中的電話打給這個人。

她祇是說他們發現了兩具屍體，要通知賈裕光，她留下了這屋子的電話號碼。

賈裕光在十五分鐘之後就回電話來了。張小屏接聽，司馬洛也在旁邊聽着。

賈裕光說：「張小姐，你聽着，這件事不能報警。」

「太遲了。」張小屏說：「我已經打了電話報警。」

賈裕光沉默了一陣，然後說：「好吧，我馬上就來！」

賈裕光在二十分鐘之後就來到了，他是比警察來得遲了一些，但是與他一起來的是好幾個高級警務人員。他果然是在「上層」有不少朋友的。

司馬洛他們像犯人似的被盤問，這個始作俑者的賈裕光却反而冷眼旁觀。

他有沉痛的表情，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好在張小屏是律師，辭令犀利，他們也不敢拿他們怎辦。而且顯然賈裕光亦是早有示意，叫他們不要問得太多，因為問得太多的話，就會把賈美珍的事情也問出來了。

張小屏他們亦是避免說出賈美珍的事。

結果就是警方把金魚帶走了。

此外也通緝另一個人，那個人就是與金魚一起把賈小明捉到這裡來的，也是這人通知金魚不必再到這屋子來的，這人對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定知道得更清楚。

張小屏及司馬洛等被勸喻暫時最好不要離開此地，隨時準備與警方合作。暫時，他們可以離開這屋子了。

賈裕光搖搖頭，嘆氣道：「真想不到，我的手下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我知道他們是忠於我的，他們也是好意的，但是……」

主持問話的警官說：「賈先生，我們也很同情你。我們已經沒有讓記者來採訪了，不過，這件事情恐怕不能遮掩得住。因有人死了。」

「我明白，」賈裕光說：「報界的方面，我是會用我的辦法，叫他們不要張揚得太過份的。」

他把張小屏等送出門口，到了其他人聽不到他說話的地方時，他才開口道：「你們不留下來嗎？」

「那是你的弟弟，不是我的！」張小屏說：「你自己去搞吧。」

司馬洛則索性不睬他。司馬洛對賈裕光這個人仍然是全無好感，現在祇是覺得他可憐吧了。

賈裕光說：「但是現在，我很急於把美珍找回來。你知道的，以她目前的情況……」

張小屏說：「我們會替你把她找回來的。」

「你有把握嗎？」賈裕光說：「司馬洛先生，你有把握嗎？你是這種事情的專家，我應該問你！」

「別問我。」司馬洛說：「我並不是替你工作的。」

「我也不是。」張小屏說。

「你們可以正式為我工作，」賈裕光說：「錢的方面，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張小屏與司馬洛一齊說：「我對你的錢都不感興趣。」

賈裕光嘆一口氣道：「我很抱歉，但是，我也不認為我是做錯了什麼，這祇是不幸。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你們又會做什麼呢？」

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張小屏與司馬洛也沒有回答。

張小屏說：「我告訴你，你現在應該做什麼，這個死了的是你的弟弟，雖然不是同母親生的，你也要好好為他舉行葬禮，不能夠把他當垃圾埋掉就算了。」

賈裕光說：「我會好好地為他舉行葬禮。他是姓賈的，我們姓賈的人，都不能當垃圾！」

* * *

司馬洛與張小屏回到車子，開走了。

巨人與他拍檔們亦回到車子開走了。

在車行中，司馬洛說：「奇怪！他並沒有要求我們查出是誰在作怪。要有人作怪，事情才會弄到這個地步的呀！」

他們一直都沒有提起金婉清，也沒有提起林偉。他們明知不是林偉在作怪，便也不提了。金婉清也是不容易証明的，所以不提。而且假如提起金婉清的話，就同時也要提起賈美珍了。

「他知道，」張小屏說：「他知道是誰在作怪。他知道，但制止金婉清沒有用，祇好制止你了。」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也許正是這樣。金婉清祇是打開了獸籠，讓野獸亂逃。」

「我們不是野獸！」張小屏說。

「意思就是差不多的，」司馬洛說：「她是打開獸籠的人，但是她不會捉野獸，你把她捉住也沒有用，她能打開獸籠並不就等於說她是能夠把野獸捉回來的人。」

* * *

賈小明的葬禮在一個星期之後舉行。

這件事情，賈裕光是無法保守秘密的，他就亦不保守秘密了，反而利用作為宣傳，是他的手下關心他，而把他的弟弟捉去戒毒。這件事情他非常難過，十分遺憾，假如由他做主意，他就會正正式式地做了。但是他們不懂，亂來，就造成了悲劇。（金魚與另一個大力水手的手下都承

認是自作主張，若他們說是奉賈裕光之命也沒有用，沒有証明。）也因此，顯見青少年吸毒及服食葯物的問題是多麼嚴重，任何人都可能受害。

他却沒有出現在賈小明的葬禮，雖然這葬禮是用了很多錢的。

這是習俗，白頭人不宜送黑頭人，長輩不適宜送後輩的殯。也因此賈家的其他人都沒有來。賈小明是最小的一個，下面再沒有兄弟姊妹了。賈裕光的兒女倒是有來，他的哥姊們也有些兒女來。賈小明的朋友亦來了不少，這其中也包括了愛迪和莎莎。

棺柩入土之後，金婉清就在墳場出現了。

她也在墳上放一束花。

司馬洛與張小屏走到她的面前。

司馬洛說：「我看你現在是很開心了吧？」

金婉清也是穿黑色，打扮亦很清淡，起碼這表示她是對死者尊敬的。她並不是當來赴盛會的。

她嚴肅地說：「不是我殺死他的，我並沒有殺死什麼人！」

張小屏說：「你知道這事，難道你不可以就此把眞相告訴我們，讓我們去揭發嗎？」

「我不知道得那麼清楚，」金婉清說：「我祇是知道他們把賈小明捉去了戒毒，我憑種種跡象，懷疑賈小明是已經死掉了。他是收藏在什麼地方，就要靠你司馬洛先生揭發出來了。」

「現在你成功了。」司馬洛說。

「還是不很成功，」金婉清說：「賈裕光利用這件事情來為自己作宣傳！」

張小屏說：「賈家無論如何都是死了一個人，這是一個悲劇！」

「我已經說過了，」金婉清說：「賈小明不是我弄死的，我也不想他死。談到死人，賈小明的死，有人知道，我的死人却是沒有人知道。」

「你是說，」司馬洛說：「賈裕光害死了你一個人？」

「有些人認為是應該的，」金婉清說：「但我認為這乃是謀殺。我有了賈裕光的孩子，但是打掉了。」

「但是，」張小屏說：「這種事情，假如沒有你本人同意的話……」

「就是沒有得到我的同意，」金婉清說：「他叫人把我捉進醫院，把我弄暈了，醒來的時候事情已經過去了。他能夠使醫生說我是流產，這之後他就把我拋棄了。他認為我太麻煩，不要我了！」

張小屏與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

金婉清的動機，現在又似乎是值得同情了。也許張小屏自己也是女人，就更會覺得是如此。

張小屏說：「你究竟看中了他什麼呢？」

金婉清搖頭：「世界上許多男人與女人相好，別人多數看不出男的看中女的什麼，而女的又是看中男的什麼，所以我也不想解釋。我祇可以說，我以前祇是看中了他可愛的地方，後來我才看出了他可怕的地方。」

張小屏說：「你也不是一個笨人，你實在早應該看出他可怕的地方。」

「現在你們打算怎樣呢？」金婉清問：「你們想我道歉還是想對我報復？」

張小屏看看司馬洛，司馬洛說：「我們不能代表賈裕光發言，不過我們兩個則是不想對你做什麼。我倒是想知道，你還想做什麼？」

「我也不想做什麼了，」金婉清嘆一口氣：「一個人，到了墳場來時，就會忽然之間清醒起來。人是終於要到這裡來的，生命是那麼短促，不去好好利用，却浪費在一個不值得的人身上。」

「這個看法倒是很對的。」司馬洛說。

「你們，」金婉清向另一邊點點頭：「還是過去吧。賈美珍在那邊。」

司馬洛與張小屏都愕了一愕，他們看見下面的路口有一部汽車停着。這車本來並不可疑，因為墳場是人人都可以來的。但現在他們看到車中有人。為什麼有人開車到墳場外，停車而就坐在車中呢？

司馬洛說：「不要急，我們要小心一些！」

賈美珍雖然出現，但是以她的精神狀態是很難預測她會做什麼的，假如她忽然開車逃走，那就很不妙。

在這件事情上，金婉清則是自願助他們一臂。她說：「我先行，你們跟着來好了。」

他們亦不必多講了。這個計劃，大家都是意會的。

金婉清先行回到自己的車子上，她把車子開走了，司馬洛與張小屏亦一起回到車子，張小屏還做一下戲，哭泣起來，司馬洛扶她上車。看來司馬洛與張小屏就是並不打算做什麼事了。

金婉清的車先行，司馬洛則開着車在一段路後面跟隨。

賈美珍應該是不會提防金婉清的。

這裡祇有一條路，金婉清的車子駛向賈美珍那部車，亦不是什麼出奇可疑的事情。但金婉清的車子到達，就在賈美珍的車子前面停了下來。這就使賈美珍的車子不能夠開出。

司馬洛的車子很快就到達了。

他迅速開到賈美珍的車子旁邊，與張小屏兩人匆匆跳下車，走過去。

賈美珍果然就坐在車中，臉色憔悴而蒼白。她正在發呆，又並沒有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洛與張小屏都上了車，司馬洛坐在後座，張小屏則是上了前座坐在賈美珍的旁邊，以便她能與賈美珍接近。她是賈美珍的最好朋友。

金婉清開車走了。她已經完成了任務。

張小屏擁着賈美珍，賈美珍伏在她的肩上哭起來。

賈美珍飲泣着說：「我的弟弟……眞的死了嗎？你們不是騙我嗎？」

張小屏說：「這是眞的，我有騙過你嗎？」

賈美珍祇是哭。

她哭了好久才平靜下來，說：「也許這樣也好，亦是一個結束。」

司馬洛與張小屏都不出聲，也許他們都是想講相同的話，那就是這樣結束並不

是那麼好，賈小明還是那麼年輕，壞習慣是有機會改的。

賈美珍又說：「他是處境的問題，賈家的人，最沒出息的是我們兩個，我是這樣，又使他傷心，他就自暴自棄。他沒有辦法改變，他生在賈家，就是賈家的人，即使改名換姓，他仍是不能夠忘記他是賈家的人。他是生錯了在這一個家。現在，他用不着受苦了。」

眞的不能忘記，不能改變嗎？這不是一定的事。不過現在人已經死了，就是眞的不能改變了，所以司馬洛與張小屏亦不想與她爭論了。

張小屏說：「美珍，你聽我說，我們不能留在這裡！」

「我知道，」賈美珍說：「這裡是死人的地方。我們走吧！」

張小屏不出聲，司馬洛也是不出聲，兩個人亦沒有動。

賈美珍說：「我知道，最好是由你來開車。」

張小屏說：「你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嗎？」

「醫院？」賈美珍說：「你要把我載到醫院？」

「是的，」張小屏說：「但是並不是要把你關起來。你有病，你需要治療。」

「我知道，」賈美珍說：「我不反對。」

張小屏說：「這位司馬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幫我們的，我們一起去好嗎？」

賈美珍說：「很好。」

司馬洛說：「不如你也坐到後面來吧。我也想跟你談談！」

賈美珍坐到後面來了。

司馬洛跟她談得很多，但實在又是一些無關重要的話。他的主要目的乃是使她到後面來，讓張小屏在前面開車，這樣，假如她忽然做什麼失常的事情的話，司馬洛也可以控制她，不致影响在前面開車的張小屏，引起危險。

但賈美珍並沒有做什麼失常的事情。她很溫馴，講起話來也是有條有理的。

他們順利地把她送進了醫院。

* * *

司馬洛對薛醫生那個禿頭仍是毫無好感。這已經是第二天了，司馬洛與張小屏又到醫院去探過賈美珍，出來時就去找薛醫生，問問情形。

薛醫生曾經使司馬洛在這裡受過苦，因此司馬洛是很難對他有好感的，不過總之是沒有把他當作敵人。

薛醫生說：「情形還是很差，還需要在這裡觀察一段日子。」

張小屏說：「但她不是相當正常嗎？她肯乖乖地跟我們回來，講話也是有條有理的！」

「但是她很憂鬱！」薛醫生說。

「她的弟弟死去了，」張小屏說：「一個人，有親人死了，難道應該高興嗎？」

「這是一種相當大的刺激，」薛醫生說：「問題就是在『正常』兩個字。正常應該是在中間的。現在她是由這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了。以前的極端就是非常活潑積極，連護士也被她騙倒。現在則是太憂鬱，話都不願說。」

這是司馬洛也料不到的。司馬洛也是以爲賈美珍已經有了進步，然而薛醫生所說的又很有道理。正常就是在中間，而不是走向任何一個極端；走向任何一個極端，都不算是正常。

張小屏說：「那將來的希望如何呢？」

「我早已說過。」薛醫生說：「這病是不能根治的，但是可以用葯控制。她在這裡慢慢調理，我用葯使她回復正常，就可以出院，以後繼續服葯，就沒有什麼大不了。不過以後要有人照顧她。」

「他的弟弟應該可以照顧她！」司馬洛說：「但是他却採取放棄的態度，他連自己都毀滅了！」

「他年輕不懂事！」薛醫生說：「他自己亦是很有缺點的，他也需要照顧，輪不到他來照顧別人！」

「以後我會照賈美珍！」張小屏說。

「但是你也總不能夠用你的一生去照顧她呀！」司馬洛說道。

「是的，」薛醫生說：「不過這個以後再說吧。目前你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多來看她，這很有幫助。這種事，雖然付得起最貴的醫葯費，請得起最好的醫生也是一半而已，一定要有人關懷，使她不覺得她是被遺棄在這裡。」

「我會常常來的！」張小屏說。

這個時候，又進來了一個人，乃是賈裕光。

司馬洛與張小屏都像完全沒有看到人似的。

賈裕光說：「我的妹妹情形如何？」

薛醫生說：「目前情況穩定，不過，我並不贊成你進去看她！」

「我？」賈裕光說：「我不能進去看她？爲什麼？」

薛醫生說：「因爲她對你毫無好感！」

這樣一說，司馬洛對薛醫生就忽然好感大增，亦不覺得薛醫生那個光頭是那麼討厭了。

薛醫生這話，本可以等司馬洛與張小屏走後才說，他却當着他們的面前講。他也不喜歡賈裕光。

賈裕光很生氣。他說：「但我是她的哥哥！」

薛醫生說：「你是一個極少見到她，也並不關心她的哥哥！」

賈裕光說：「我不關心她？是因爲不是我把她送進來的！」

「你祇是關心守秘密！」薛醫生說。

「別忘記！」賈裕光說：「醫葯費都是由我付的。」

「我的薪水却不是由你付！」薛醫生說：「你並不是這醫院的老板，你可以不付，我們把她送到公立醫院去，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不能去公立醫院！」賈裕光說。

「那你就繼續負担她在這裡的費用好了！」薛醫生說：「這是你最擅長的事！」

「但……但……」賈裕光脹紅着臉：「我連看看她也沒有權？」

「你也不是眞爲了看她而來！」薛醫生說：「你不過是做做樣子吧了，我不想你進去刺激她。」

一時，賈裕光也顯得冰冷了。他說：「我們賈家那麼多人，我怎有許多時間天

天關心每一個呢？」

「而且你還需要許多時間去做你的競選！」薛醫生說。

賈裕光生氣得脹紅了臉。他吶吶着說：「你……你不能對我尊敬一些嗎？」

薛醫生微笑：「即使你成爲了市長，這裡面是你管不到的範圍。你要不要她快些好轉呢？要你就聽我的話！」

「但是……」賈裕光說：「你這樣做，不是等於離間我們兄妹之間的感情嗎？」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薛醫生說：「我認爲這是一個好辦法。我把你趕走了一兩次，她也許會覺得你可憐，而對我說讓你見她！」

「我可憐？」賈裕光說：「我是賈裕光！我可憐？」

薛醫生說：「你好像有一切，其實除了錢之外，你眞正有什麼呢？」

賈裕光很生氣，說：「我明天再來！」說着就拂袖而去了。

張小屏走過去吻一下薛醫生的禿頭，說道：「你眞精靈，你應該可以做律師！」

「我也上過不少次法庭作証！」薛醫生說：「提供我的專業意見。而做精神科醫生，口才不好可不行。但是我不認爲我能做律師，我不能做到明知一個人有罪而極力說謊爲他洗脫！」

司馬洛說：「我倒沒有想到你那麼討厭賈裕光。」

「他害死了他的弟弟。」薛醫生說：「他也利用了我對付你，我難道應該愛上他嗎？」

張小屏與司馬洛聳聳肩，對於薛醫生的說話也不表示意見。

薛醫生又說：「不過我說的辦法是適合的，我是醫生，我不能夠對病人意氣用事。賈美珍對賈裕光是很不好感，我不能讓他看她，但可使她覺得賈裕光可憐，她就會心軟，她也不覺得自己是那麼可憐了。但是當然，當他見到了她的時候，他如何講話，我却很難控制，希望他不會亂講話吧。但是你們放心，我會好好地照顧她的。」

司馬洛與張小屏離開了。

* * *

他們的車子開到路口的時候，却有一部豪華大汽車駛出來截住他們的去路。

那是林偉的車子。雖然車子有茶色玻璃，看不見車中有什麼人，但他們認得是林偉的車子。林偉推開車門從車上下來。

張小屏說：「怎麼樣？要打我們一頓嗎？」

「不會！」林偉說：「我是不打人的。我祇是想邀請你們今天晚上到我的別墅來吃一頓晚飯。假如今天晚上沒有空，可以另訂日期。」

「今天晚上沒有問題！」張小屏說：「但爲什麼？」

「祇是想交個朋友。」林偉說。

張小屏看看司馬洛，司馬洛點點頭。

張小屏說：「好吧。」

「你們肯和一個競選成功機會不高的人做朋友嗎？」林偉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有些時候，落選的人反而比當選的人更好的。」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黑夜裏俞劍峯漫步林間，無意中聽到游老二與另一老者對話，約定在居安客棧議事，俞劍峯不知有詐，亦尾隨而至，怎料那老者已倒斃在客棧內，俞則被指爲殺人兇手，並遭兩個武功高強的僧人擊殺，途中俞劍峯遇上天下第一人趙鳳豪，俞向趙傾吐了自己浪跡江湖的心聲……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心存忠義　結拜金蘭

趙老爺子臉上流露出一絲隱藏的顏色，他臉上的皺紋像是舒展了一些，他望著俞劍峯，眼中忽然透出一絲凜然威風，緩緩地問道：「你怎能目睹到？」

俞劍峯不假思索地道：「晚輩湊巧在現場附近，當時只好躲藏起來偷看。」

趙老爺子冷笑一聲道：「你確定那紅袍老人下手害了五人？」

俞劍峯不知他此問何意，只好道：「不錯。」

他把自己混身其中，把挨上一劍的一段隱去，其實也不是爲了什麼，只是俞劍峯的天性，凡事他總喜先隱三分，這時只好咬定「紅袍怪人先毒倒五人」了。

趙鳳豪突然冷冷地道：「你有沒有說謊？」

俞劍峯道：「當然沒有。」

趙鳳豪雙眉一皺，思忖了一會道：「並非老夫懷疑於你，此事關係過份重大，如果你說的是實話，第一件大事，無爲道長一死，數十年前在棋盤山上與道長九日賭鬥服輸的『塔海老怪』馬上就會重入中原——是以我一定要弄個清楚……」

俞劍峯道：「塔海老怪？」

趙老爺子點首道：「橫行一世的塔海老怪，他在棋盤山上與無爲道長賭鬥九日，結果道長險勝半招，依約只要道長一日在世，那老怪就不准踏入中原半步……還有很多其他重大的影響，所以老夫必須弄個清楚……」

俞劍峯道：「事情的確是如此，晚輩怎會騙你老人家？」

他心中想的是武當道長確是已死，是以說得極是誠懇，更加他臉上一片眞實之色，任何人也無法測料他深沉的心中究竟有何所思。

趙老爺子沉思了一會，終於搖首道：「這就奇了，少風未到之前，俞一棋那紅袍老鬼怎會先下手？這就奇了……」

俞劍峯一聽這句話，登時呆住了，他耳中什麼都沒有聽進去，只有「俞一棋」三個字像是三隻巨錘重重敲在他的頭上，刹時之間，他整個人彷彿分成了四截，又像是突然觸了電火，沒由來地一個反身，拔脚就向下跑去。

仇人就是那紅袍怪人，證實了！

俞劍峯望著蒼天，天幕又高又黑，繁星點點，趙老爺子已經走了，但那蒼勁有力的聲音，彷彿還有耳側，他只覺得一會兒勇氣怒生，一會兒又莫名驚恐，在長期驚惶中，「人生」對他而言，除了「仇」外，那是沒有什麼樂趣了。

他在寒冷的冬夜，當心底的隱秘突然被揭開，一種從未有的新恐懼又襲了上來，他是世上少有極端能自制之人，但一時之間，只覺遍體寒意，正要快步趕往城裏，忽然白影一閃，一個瘦削的身形從旁竄過，閃入不遠林子裡，俞劍峯一定神忽然想起那人正是武當顏眞卿，想要追上去談話，才走前兩步，忽然林中一陣哀哀痛哭，隨風傳得老遠。

俞劍峯心中忖道：「顏眞卿年紀太輕，他恩師一旦死亡，也難怪他如此悲哀了，我且去勸勸他。」

當下走入林中，走不多遠，只見顏眞卿素衣白衫，靠在一顆樹旁哭得天昏地暗

，並未發覺俞劍峯到了旁邊。

俞劍峯等他又哭了一陣，柔聲道：「顏兄節哀，莫要哭壞了身子。」

顏眞卿驀一抬頭，只見俞劍峯親切地望著他，但覺有若地茫茫大海中找到攀附之物，眼前這文弱書生似乎是唯一可以心腹相託的人了。

顏眞卿收淚道：「俞兄今日在長安大會也瞧見了？」

俞劍峯沉重地道：「是的！」

俞劍峯又道：「令師慘遭不幸，實在令人心痛，目前復仇爲先，要節抑悲思，方能沉著定計，顏兄以爲如何？」

顏眞卿想起恩師不測，又哭了起來，俞劍峯這一生眞是飽嚐苦難，比這傷心慘痛十倍的事也經歷過，心想這姓顏的少年畢竟年紀太輕，又是嬌養已慣，是以受不了這種打擊了。

好半天顏眞卿突然雙目圓睜，瞪住俞劍峯道：「都是騙人的，那姓岑的咒咀我師父，當心不得好死！」

俞劍峯茫然不解，顏眞卿叫道：「我不相信，師父已修成不壞之身，世上那有人能害他老人家，那姓岑的爛舌根，我眞要他不得好死。」

他竭聲嘶叫，又哭又鬧，俞劍峯見他神智有些失常，心中大感同情，但却無從安慰他。

顏眞卿叫了一陣，心神俱悴，歇了歇，神智漸漸恢復，正色對俞劍峯道：「俞兄，世上難道還有人能傷得武當無爲眞人？這不是鬼話嗎？俞兄，你想想看，請你判斷一下，這事情一定是假的吧！」

他凝目而視，只希望俞劍峯點頭，俞劍峯心中一陣慘然忖道：「這孩子已近精神崩潰地步，我却先安他一下心。」

當下急忙點頭道：「顏兄所言不差，小弟也是這個想法。」

顏眞卿大喜，臉上露出如孩子般的雀躍之色，滿口讚道：「還是俞兄有見地，高明！高明！」

至於這書生怎會懂得紫陽眞人武功如何，這些事顏眞卿一時根本就想不到。

俞劍峯道：「顏兄，此時已是深夜，咱們先回城中歇一宵如何？」

顏眞卿搖頭道：「小弟還要趕路，這便去尋大師哥去。」

俞劍峯道：「那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顏兄好好的歇一夜，明日再趕路也躭擱不了事情。」

顏眞卿想了想道：「俞兄說得也是，但此處離城已遠，小弟實不願再往返費時費力，便夜宿林中如何？」

他其實不願離開俞劍峯，因爲在他身旁，這個人不相信師父受害，自己無形中也是信心大增，離開他一步，信心便會減少一分。

俞劍峯笑道：「如此甚好！」

兩人忙了一陣，將一棵合抱巨樹四周雜草剷平，一人靠著一邊，生了一堆野火，合目而眠，那火光熊熊，除去不少寒氣。

俞劍峯昏昏沉沉正要入睡，忽聞有彈指之聲，接著低聲問道：「俞兄，你睡着了嗎？」

俞劍峯答了腔，顏眞卿湊近道：「小弟想起種種情況，心中實在忐忑不安，說怎樣也不能入睡。」

俞劍峯喃喃道：「別胡思亂想，一會兒便會睡着的。」

他邊說著，心中忽然浮起一股甜密的感覺，這句話他是慣用的，此時脫口而出，竟是熟悉無比，連睡意也消了。

過了半個時辰，又聽到顏眞卿彈指聲，聲音又輕又低，似乎是怕吵醒自己，但又希望自己沒有睡着聽見，俞劍峯心中忖道：「這人眞是孩子氣。」

俞劍峯坐起身來道：「顏兄有事麼？」

顏眞卿滿臉慚色，囁嚅地道：「俞兄也沒睡着麼？咱們……咱們……小弟心裡慌得緊，咱們談，談談好麼？」

俞劍峯道：「正合小弟之意。」

顏眞卿見他眼圈發暈，但仍是極力迎合自己，顏眞卿這時感情脆弱，心中眞是又悲又喜，眼睛都紅了。

半晌顏眞卿搭訕道：「俞兄，瞧你滿腹經論，怎會對江湖之事感興趣？」

俞劍峯笑道：「小弟生性有點愛瞧熱鬧，上次聽顏兄說起長安大會，心中忍耐不住，也便混入會場之中。」

顏眞卿嘆口氣道：「江湖上兇殺詭詐，恩怨糾纏，眞令人不耐，又那有讀書人清高生活，兄台對江湖之事不管也罷。」

俞劍峯笑笑不語，半响道：「顏兄，你瞧華山那個女俠怎樣？」

顏眞卿哼了一聲：「這人小氣驕傲，被他寶貝師兄寵壞了，叫人生厭。」

俞劍峯故作神秘地道：「但她對顏兄倒是十分關心。」

顏眞卿忽然俊臉一紅，啐道：「我怎的要她關心？我懶得去理睬她！」

俞劍峯道：「我瞧那姑娘心地善良，人又生得秀麗，實在也是人中之鳳了。」

顏眞卿冷臉道：「看來俞兄是對那小妮子着迷了，哈哈！俞兄，功名未成，何以告慰親心？我瞧俞兄還是先用心讀書要緊。」

俞劍峯點頭稱是，顏眞卿忽然轉顏訕訕一笑道：「小弟知淺言深，俞兄莫怪！」

俞劍峯道：「顏兄所道是金玉良言，小弟怎會不懌？」

顏眞卿忽然又柔聲道：「小弟心中渴望俞兄高中，他日拜相拜閣，小弟……小弟也有榮焉。」

俞劍峯道：「小弟實是不能分身，不然倒願陪顏兄前去探尋眞相，雖然幫忙不上，但總有個照顧。」

顏眞卿心中大爲感動，忖道：「這人雖是一個書生，但天生俠義心腸，他他……他眞是……眞是一個好男兒……」

想著想著，心中乍喜又怒，也辨不出是什麼滋味兒。

俞劍峯又道：「時候不早，顏兄還是早點安歇的好。」

顏眞卿道：「俞兄，咱們相交一場，這一別便是經年，不知何日再會，多談些事兒，以爲他日憶舊，豈不是好？」

他輕聲說著，目光中竟流露出一絲訣別之色，俞劍峯瞧著那神色，心都幾乎要碎了，這是他生平最怕瞧到的，但臉上仍是淡然，心中却不停地道：「我不要再結識任何好朋友，我不要再擔負感情的擔子

，天啊！」

顏眞卿見他不語，柔聲道：「俞兄疲倦，小弟不該攪兄休息，你……俞兄自管請便，你讀書勞神，比不得小弟整天無所事事。」

俞劍峯微微一笑道：「顏兄言語妙趣橫生，令人忘倦，長夜竟談，小弟求之不得。」

顏眞卿心中實在想和俞劍峯聊天，以打發這漫漫長夜，和心中不安情緒，當下心中大喜道：「俞兄，你心腸熱，學識超人，他日必有大成，唉，本朝積弱已久，權宦弄國，皇帝又懦弱多疑，如果再無擎天支柱出來，只怕……只怕……唉……」

俞劍峯聽他忽然談起國家大事，批評起朝廷來，心中不禁一凜，忖道：「聽說本朝皇帝生性多疑，如果聽到這番話，便是性命交關之事，這少年推心置腹和自己談論，不知是爲什麼？」

當下沉吟片刻，顏眞卿又道：「大丈夫生於亂世，正是成功立業之時，俞劍峯以爲如何？」

俞劍峯唯唯諾諾地道：「顏兄說得是，顏兄身手非凡，文采斐然，正是國之寶玉精英，何不進身仕途，以展青雲之志？」

顏眞卿臉上一紅道：「俞兄謬讚，小弟雖有此心，但……但……敝派門人不准爲官爲仕。」

俞劍峯微笑道：「在朝在野，只要心存忠義，都是赤胆耿耿的好男兒。」

顏眞卿笑道：「好男兒麼？俞兄才是好男兒。」

俞劍峯道：「顏兄，小弟每讀古人書，於遊俠劍士所行總是有點懷疑，自與兄台交往，乃知古人誠不我欺。」

顏眞卿忽然甜甜一笑，他人本長得俊雅，那笑容又誠摯又好看，俞劍峯不由得看癡了，顏眞卿竟是大羞，掉過頭去，忽見不遠樹枝上站著一隻純白大鳥，神態極是可愛。

顏眞卿驀地雙袖一揚，身子一縱而起，俞劍峯見他身形落地，右手掌中多了一隻大鸚鵡，作勢欲飛，但頻頻展翼，却乏力飛起。

顏眞卿笑道：「想不到此處竟有這好看鳥兒棲息，艮禽擇木而棲，那棵樹只怕有幾百年了吧！」

俞劍峯見那大鸚鵡立在他掌中，似乎受了一股吸力吸住，再怎樣也飛不起，心中暗暗佩服他內力造詣不凡，顏眞卿看著那鸚鵡一雙紅睛閃閃放光，神俊異常，心中眞是愛極，他是少年生性，心中想道：「我要趕長路，這鳥兒只怕難以飼養，便請這姓俞的大哥代餵，他日相逢，也好作爲一個信物！」

但轉念一想，又覺羞澀難當，正在心中相商，那白鸚鵡忽然高聲叫道：「快放走我！快放走我！」

顏眞卿看鸚鵡竟會說話，心中更是喜悅，那白鸚鵡又叫道：「快放走我！婷婷仙子就要來了！」

顏眞卿心中一驚，那白鸚鵡忽然展翼飛走了，顏眞卿口中喃喃地道：「婷婷仙子！這鳥兒原來是婷婷仙子養的，難怪如此通靈聰慧。」

當下連忙對俞劍峯道：「俞兄，咱們走開去，我可不願碰到婷婷仙子。」

俞劍峯將包裹收拾好了，兩人往林中右邊走去，走了半個時辰，兩人不約而同在棵巨樹前停下，顏眞卿道：「俞兄，你道那婷婷仙子是何許人？」

俞劍峯搖頭不語，顏眞卿道：「小弟並非怕那婷婷仙子，只是此人和家師頗有淵源，小弟不便與她對手。」

俞劍峯道：「見見面也不一定要動手。」

顏眞卿道：「俞兄，你不知此人脾氣有多壞，她年齡比小弟還輕，但刁蠻古怪，眞是到處惹事，只要她一到一個地方，哼，那地方可就熱鬧了，大家鬧得不可開交，她却一走了之，又到別的地方胡鬧，武林中人對她眞是頭痛，又沒辦法對付她，只好讓她鬧到底了。」

俞劍峯問道：「這婷婷仙子武功高得很麼？」

顏眞卿道：「武功是不錯的，但最重要的是她身懷家師的金劍令信，別人再怎樣也得瞧瞧家師的面子，那自然不好意思爲難她了。」

俞劍峯道：「令師對她行爲難道不知？」

顏眞卿道：「家師爲人嚴肅，但却任此人縱容，她每年上武當來好幾次，多半是被人逼得緊了，便來找靠山，更奇怪是她每次離去，家師都是鬱鬱數日，這事大師兄也不明白。」

他說到此，想起師父生死未卜，又是悲從中來，眼圈一紅，不再說話了。

兩人默然相對，天色漸漸明了，林中露重，寒氣凜烈，顏眞卿忽然柔聲道：「俞兄你冷麼？」

俞劍峯搖搖頭，顏眞卿嘆口氣：「馬上天就要亮，時間過得眞快。」

俞劍峯聽他聲音中有著濃厚的傷感之意，心念一動，那顏眞卿又道：「俞兄，你我一見如故，小弟顏眞卿有個請求，我年幼請以兄長稱俞兄可否？」俞劍峯微遲疑，俊臉有些不懌之色，連忙道：「只怕辱沒了賢弟。」

顏眞卿喜叫道：「俞大哥，小弟這廂有禮。」

當下恭恭敬敬同俞劍峯作了三揖，俞劍峯連忙回禮，顏眞卿道：「俞大哥，你多了我這不成器的弟弟，日後麻煩的事可多著哩！」

俞劍峯見他說得誠懇，心中也是一暢，哈哈笑道：「只要爲兄能夠擔負得起，賢弟只管惹事生非，但就怕我這文弱兄長，還要偏勞賢弟保護哩！」

顏眞卿道：「大哥家中可有兄弟姊妹，有暇替我引見引見。」

俞劍峯道：「爲兄孑然一身。」

顏眞卿心中又驚又喜，口中道：「小弟失言，引起大哥不快，大哥您瞧，天色已大亮了。」

俞劍峯站起身來道：「賢弟，大哥送你一程。」

顏眞卿心中歡喜，也不推辭，兩人相偕走出樹林，只見遠處炊煙四起，四周却是一片寧靜，只聞鳥語清脆，朝陽漸漸上昇了，天際晨曦漫爛。

走了半個時辰，前面一處大鎮，俞劍峯道：「來，咱們喝杯酒去，大哥替你餞行。」

顏眞卿笑道：「作兄弟的沒有大哥那好酒量。」

兩人登上酒樓，此時時間尙早，樓上零零落落只有幾個人，俞劍峯叫了幾樣點心和幾盤鹵菜，舉杯道：「賢弟乾一杯，以祝你我訂交。」

顏眞卿也學著俞劍峯的樣子，豪爽地舉起杯來，湊到唇邊，只覺酒氣酗冽，却鼓足勇氣一飲而盡，猶自強嘴道：「好酒！好酒！」

俞劍峯暗自好笑，他知顏眞卿量淺，便不再勸飲，顏眞卿又自倒滿了一杯酒道：「大哥，原來飲酒有這等樂趣，小弟素來不知，實在枉自爲人。」

俞劍峯見它面色酡紅，更增俊秀，怕他眞個吃醉誤事，正要勸阻，忽然一個蒼老的聲音吟詞道：「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坐衣衫似雪，正壯士悲歌未澈！」

那聲音極是寂寞淒涼，便如年暮的將軍，騎著齒長的瘦馬，西風中沙啞的唱著戰歌，感人至深，顏眞卿聽著聽著，心中泛起無限悲涼，酒也不喝了。

俞劍峯循聲望去，只見樓角坐著一個五旬左右清癯老者，雙眉斜飛入鬢，堂堂一個國字臉，不怒自威，但眉間似有重憂，一杯杯酒直灌下口。

顏眞卿輕聲道：「這人相貌堂堂，分明是極有身份之人，怎會到這小店來買醉？」

俞劍峯凝目望去，那老者不斷灌酒，一杯又一杯，那店夥湊近俞、顏兩人道：「這位爺台自昨夜一直飲到今朝，只怕飲了二十多斤白乾了，眞是怪人！」

那老者忽然雙目一睜，向俞劍峯這邊瞧來，俞劍峯只覺他目光凜然，威儀不可逼視，不由自主低下頭去，那老者嘴邊洒然冷笑，口中喃喃道：「衆人皆醉兮獨醒何爲？知其不可爲兮胡不歸？」

說著說著，站起身來正要離座，忽然樓下一陣疾響，飛快走上三個壯漢來。

那三個壯漢相貌都是威猛堂堂，滿臉正氣，走上樓一列站在那老者面前，翻身便拜。

那老者神色一驚，隨即淡然道：「大壽、橫斌、百元，你們在此幹麼？」

其中一個壯漢道：「稟大帥，前方軍急，小將……」

那老者一揮手，以目示意，那壯漢滿臉悲容，忍不住道：「大帥不出，賴蒼生何？」

那老者搖搖頭道：「你三人不在前方，都跑來中原，豈不更落御史口實了？天下事，唉……」

他低聲說著，但每個字都似有無比重量，顏眞卿運神而聽，忽聽到俞劍峯低聲道：「咱們下樓去。」

顏眞卿不解地望著俞劍峯，只見俞劍峯右手微指樓下，顏眞卿一瞧，樓下站著三個漢子，面貌極熟，他心中正在沉吟，只聽見另一個壯漢又低聲道：「大帥不回，我等跟大帥走吧！」

那老者臉有怒容，那起先說話的壯漢忽然從背後刷的拔出一把寶劍，那老者臉上神色一刻之間連變數次，最後嘆氣道：「好！這寶劍你也帶來了，我就用這劍去斬那目無法紀的賊子。」

那壯漢歡呼道：「大帥說得是，上方寶劍，專斬那些不忠不義之人。」

他歡喜之下，宏聲若雷，那大帥不住以目示意，俞劍峯低聲道：「賢弟，我這便下去瞧瞧，你看看這些人是何路數。」

顏眞卿點點頭，只見那三個壯漢恭然立在一旁，那老者道：「你三個兼程趕來，吃了飯再走。」壯漢見大帥如此說，便叫了幾斤熟牛肉，每人啃了幾個大餅，吃得狼吞虎嚥。

不一會俞劍峯垂手上樓，顏眞卿忽然想起一事，對俞劍峯緊張地道：「那下面三人，不是百毒教的麼？」

俞劍峯哦了一聲道：「我一下樓，那些人不見了。」

顏眞卿向窗外望去，果然不見那幾人影子，那幾個壯漢吃完了，其中一個恭然道：「大帥，羅參將在城西，小將這就過去通知他先出發替大帥開道。」

那「大帥」連連搓手道：「大壽！你眞是胡鬧，這親兵隊也跟來了，如被御史告一狀，又是痲煩不了之局。」

那被稱爲「大壽」的壯漢道：「大帥是國之干城，一路上盜賊多如牛毛，萬一有個差錯，小將等擔當不起。」

「大帥」嘆口氣道：「老夫本欲歸隱，總是修爲不夠，捨不下前方枕戈待旦數十萬弟兄，又得再作馮婦，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袁崇煥受國深恩，只有一死以報了！」

他感慨言道，聲音極是低沉，但顏、俞兩人却聽得清清楚楚，心中都是一震，那顏眞卿只道俞劍峯沒有聽見，使用手指蘸酒在桌上寫了一行字：「松遼督師袁大帥。」

俞劍峯點頭，只見袁大帥引先而行，三名大漢魚貫下樓跟在身後，待四人走得遠了，顏眞卿滿臉敬佩地道：「此人便是屢敗女眞的袁督師，中原能夠有今日局面，實是袁帥之功。」

俞劍峯沉重地點點頭，顏眞卿道：「聞道袁大帥文經武略，我朝自熊廷弼大帥而後，能禦女眞者唯此一人。」

俞劍峯道：「但適才觀他神色似有重憂，不知爲了什麼？」

顏眞卿嘆口氣道：「滿朝小人，袁大帥在外孤忠禦敵，這般小人反而處處掣肘，難怪英雄氣短了，恨就恨在皇帝又天性多疑，任人不專，唉！」

俞劍峯向他連施眼色，顏眞卿住口不說了，兩人又飲了幾杯酒，那顏眞卿酒意上湧，臉色紅噴噴的，他本皮膚細嫩姣美如若女子，此番更是惹人愛憐。

俞劍峯不敢再勸他飲酒，默默相對，顏眞卿心中有千言萬語想說，但却不知如何開口。

過了一會，酒肆漸漸熱鬧起來，顏眞卿心中想：「和這姓俞的兄弟多處一刻，心中便自安然甜美增一分，但我畢竟要去找師哥，再多逗留，上午又趕不成路了。」

當下站起身來，仗著酒意用力一拍俞

劍峯肩膀，豪邁地道：「兪大哥，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做兄弟的這便走了。」

兪劍峯道：「待我考完，他日定上武當找兄弟歡敍。」

顏眞卿哈哈笑道：「大哥是多情人，小弟事畢這就返回武當，日夕引頸佇望大哥駕臨。」

他放聲大笑，豪邁說著，但總和他那俊雅面貌風彩不相配合，瞧起來只覺太不得體，顯得不倫不類，兪劍峯心中想道：「這酒之爲患，實在驚人，我這小兄弟平日溫文爾雅，幾杯酒下肚，便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兪劍峯見顏眞卿滿臉期待之色，便道：「賢弟放心，大哥從不失信。」

顏眞卿連聲叫好，步履微跚，下得樓來，晨風一吹，只覺頭冒金星，但他生性好強，豈能在一個文弱書生面前示弱了！道聲珍重，大步向前。

兪劍峯不放心目送他走了好遠，忽見他回頭招手，兪劍峯走上前去道：「賢弟有何吩咐？」

顏眞卿忽然豪氣盡斂，低著頭說不出話來，兪劍峯只道他不忍分離，一種友愛的情感通過他的心中，他緊緊握住顏眞卿的雙手道：「我再送你半程。」

顏眞卿搖著頭急叫道：「不行！不行！」

兪劍峯一怔，只覺顏眞卿甜然一笑：「大哥，關於……關於……我本人……的事情，你……日後……日後碰到大師……兄太平道長，你便明白了！」

兪劍峯仍是不解，但他不好發問，微微一笑，顏眞卿又道：「我大師哥一定會將一切都告訴你的。」

兪劍峯順著他道：「好！好！我一定向太平道長請敎！」

顏眞卿似乎心事已了，輕快地踏著步子走了，但才走了幾步，又回頭對兪劍峯笑道：「華山那驕傲的小姐正在等大哥哩！」

兪劍峯笑道：「賢弟別口是心非，作大哥的代兄弟留意那女俠便是了。」

顏眞卿心中一動，忖道：「我這忠厚的大哥，如果眞和邵女俠混在一起，那……那可……可有點不妙，那……她不是長得頂美的麼？」

但話已出口，無法挽回，心中一煩，用力踢着路上的小石子，身形消失在鎭外郊野中。

兪劍峯長吁了一口氣，心中又是溫暖又是感喟，他不停的忖道：「誰道我沒有親人，短短幾天，我有了一個漂亮的妹妹，又有了一個漂亮的弟弟。」

轉念又道：「這世上還有溫暖，兪劍峯啊！兪劍峯，你那懷疑世上每個人的心思，應該有所改變了吧！」

一種深沉的天性漸漸地激發起來，他想了很多，又想了很久，一個人默然走到鎭外，那林子旁的溪流，水聲潺潺，他坐下來又沉於習慣性的沉思中。

忽然林中一個清朗的聲音道：「姚天王，你瞧是誰下的手？」

另一個沉重的聲音道：「這打穴手法極似以米粒，認穴如此之準，這人功力只怕……公孫兄，你道如何？」

那清朗的聲音又道：「世上還有妳姚天王認不出的武功門派，這倒奇了。」

原來這「姚天王」見識極廣，天下各宗各門武功，他都是一目了然，那「姚天王」又道：「此人多數便是前幾天與公孫兄對過一掌的中年漢子。」

那「公孫」兄道：「小弟也是如此揣度，但此人來路如何，咱們却一點不知，實在可怕。」

林外兪劍峯心中忖道：「百毒敎的公孫軍師和姚天王都來了，倒要聽聽他們有何陰謀。」

他坐在溪旁大石後，是以林中兩人並未發覺，那姚天王道：「那中年漢子的功力已達深不可測的地步，咱們先設法對付此人爲上。」

公孫軍師沉吟半刻道：「好，咱們去報告敎主去！」

那姚天王想了想道：「上次公孫兄和那中年漢子對掌，小弟琢磨數天，那人出掌與一人頗相似之處，只是此事萬萬不可能？」

公孫軍師問道：「姚天王有何高見？」

姚天王沉聲道道：「那中年漢子掌勢頗似昔年武林至尊趙鳳豪。」

他此言一出，那公孫軍師驚惶道：「姓趙的不是與武林七賢火拼同歸於盡了麼？姓趙的生平並未收弟子，此事絕不可能！」

姚天王道：「小弟也覺如此，那中年壯漢所施，分明是趙家獨覇武林的覇拳十三式？」

公孫軍師喃喃地道：「覇拳？拳覇，難度天下無人能擋其鋒的覇拳又重臨武林？」

姚天王肯定地道：「覇拳！便是施出佛門金剛大降魔掌，也至多能落個兩敗之局。」

石後兪劍峯心中猛跳忖道：「那姓岑的與趙老爺子有關係？覇拳？那不是世上唯我獨尊的剛猛武功？」

又聽到姚天王道：「那三人怎麼辦？」

公孫軍師道：「如果十二個時辰內穴道不解，只怕要成殘廢。」

姚天王道：「本敎五大香主除黃衣香主外，都死的死，傷的傷，咱們如何向敎主交待。」

公孫軍師道：「目今之計，只有走一步算了一步了。」

兩人沉默片刻，走出林來，忽然溪旁一個怯生生的女音叫道：「呀！衣服飄走了，喂，石後的大哥，請你幫幫忙，替我撈住好麼？」

兪劍峯一驚，只覺一件藍衫順流飄下，正要流到自己身前，他不暇多想，站起來用手撈起那藍衫，抬頭望去，上游站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正滿臉焦急地看著他，當下將藍衫用力扭乾，正要向前擲交那小姑娘，忽聞背後風起，姚、公孫兩人已站在身後。

那公孫軍師冷冷地道：「小子，你剛剛一直坐在這裡，是不是？」

兪劍峯暗暗戒備，口中却道：「這位先生有何賜教？」

那公孫軍師陰險地道：「小子，咱們又遇上了，今日叫你露相。」

俞劍峯故作茫然不解地道：「先生說什麼？小可不懂？」

公孫軍師道：「毒藥毒你不死，我可不信結果不了你。」

那小姑娘叫道：「喂，快把衣服擲給我，回去遲了，老爺子又要駡人啦！」

俞劍峯順手將藍衫擲給那小姑娘，只見公孫軍師目露殺機，又邁前一步，雙掌憑胸正要推出，忽然姚天王大聲叫道：「公孫兄且慢！」

公孫軍師一怔，那姚天王道：「公孫兄，這人是誰？」

他見公孫軍師一上手便施殺招，又見俞劍峯生得清秀，他雖是手狠心辣，但此刻竟生善心，不忍見這文弱青年死于非命，是以發聲阻止。

公孫軍師低聲和他講了幾句話，姚天王吃了一驚，口中道：「眞有這等事？讓小弟試試看。」

當下一言不發，一掌無聲無息擊去，眼看離俞劍峯只有數寸，忽的化掌爲抓，嗤的一聲，將俞劍峯外衫胸衣撕破了一大塊。

俞劍峯驚惶失色叫道：「喂，你們講理不講理，怎麼動手打人？」

姚天王回首對公孫軍師道：「公孫兄，此人不會武功，放他走吧！」

那小姑娘尖聲叫道：「喂！你們別欺侮人，小心……小心……」

公孫軍師凝目注視著俞劍峯，忽然冷冷地道：「公孫軍師，你瞧他脅下！」

姚天王一瞧，只見他右脅之下有個極深的傷疤，尖形內寬，分明是利劍所傷，此時雖已結痂，但痕跡宛然，顯見當時受創極重。

公孫軍師道：「小子你死到臨頭還要裝蒜，你是何人門下？」

俞劍峯茫然搖頭，公孫軍師一揚手，「啪啪」便是兩個耳光，只打得他眼前金星直冒，鮮血涔涔從唇角流下。

俞劍峯叫道：「你們目無王法，强盜！强盜！」

公孫軍師陰陰一笑道：「你裝蒜到底，老子便成全你吧！」

右掌運氣，便待一掌斃俞劍峯，但此番並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遞出掌勢，才推出一半，背後一個蒼老的聲音道：「統統給我住手！」

公孫軍師忽地轉身，只見一個七旬左右老者，身上衣服東補一塊，西補一塊，但却洗得極是清潔。

那小姑娘歡喜叫道：「老爺子，你來得正好，這兩個大人不講理，欺侮這個大哥哥！」

公孫軍師打量那老者道：「閣下是誰？少管閒事。」

那老者沉聲道：「公孫飛，老夫要你快滾，你滾是不滾？」

公孫飛沉着的道：「閣下快走還來得及，不然，嘿嘿，百毒教……」

那老者脾氣暴燥，不待他說完又道：「公孫飛，老夫十多年來未殺人，難道眞不敢下手麼？」

那公孫飛天性陰沉，對話之間已將這老者來歷想了十多遍，却是想不出來。

那老者忽地伸出右脚脚尖在地上劃上兩劃，那堅逾金石的黃土地上，赫然劃出一個龍頭來，雖是簡單幾劃，但神態栩栩如生。

姚天王失聲叫道：「雲龍翁，閣下原來是丐幫幫主。」

那老者緩緩地道：「老夫要爾等快滾！」

公孫飛望望姚天王，兩人一言不發，頹然轉身離去，公孫飛惡狠狠瞪着俞劍峯駡道：「小雜種，遲早老子要你的命。」

俞劍峯一時之間雙目盡赤，腦中盡是恨事，頰邊創痛猶存，那聲「小雜種」，似乎從很遠很遠處傳來，俞劍峯幾乎像在嘶叫道：「公孫飛，你有種再說一句！」

他惡狠狠一個個字吐出，那百毒軍師爺公孫飛一怔，瞧了他一眼，只見他臉色青得發碧，他一生之中也不知殺過多少人，但却從未見過像這樣憤怒到快要爆炸的樣子，當下心中不禁發毛，也未加思索，隨口又駡一句：「小雜種，你亂嚷些什麼？」

他話未講完，忽然一股極大力道當胸推了過來，他本能的運勁一擋，但那力道好生怪異，竟是封不住，當下胸頭一震，倒退五、六步，喉頭一甜，一口鮮血噴將出來。

姚天王臉色大變，口中喃喃地道：「西域禪宗！」

扶著公孫飛飛步而去，那老者凝視著俞劍峯，臉上神色極其怪異。

俞劍峯向那老者拱拱手道：「多謝老丈相助。」

那老者道：「你是西域老禪宗的什麼人？」

俞劍峯知道抵賴不了，只得承認道：「老禪宗是家師。」

老者啊了一聲道：「回告令師，雲龍翁可沒有忘記那約會。」

俞劍峯一震，但却淡然道：「家師也不敢忘。」

雲龍翁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只怕今日老叫化遠非昔比了。」

那小姑娘道：「老爺子，咱們該回去了。」

雲龍翁又望了望俞劍峯，喟然嘆道：「趙鳳豪一怒鬥七奇，結果落得生死不卜，老叫化年邁力衰，環顧宇內，除了老禪宗，誰還能尅這斷鳥。」

說罷大步而去，那小姑娘走了兩步，忽然笑吟吟地回頭道：「喂，你剛才的樣子好嚇人喲？」

俞劍峯苦笑著，目送兩人漸漸走遠了，心中忖：趙老爺子和這雲龍翁，都是老一輩武林頂尖人物，他們跟師父有什麼約會？

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心中呆了一呆，忽然一個念頭閃襲上來，暗想道：「我這一耽擱，長安大會不知成了什麼樣子？那游老二！分明是……那麼眞的游氏兄弟難道已遭害了？」

正沉思間，忽然林中人聲大起，一個怒駡聲音道：「做和尚的不在廟裏清修，已是大大的不該，你再夾纏不清，小心大爺送你到西天去。」

另一個聲音道：「阿彌陀佛！貧僧見閣下印堂發黑，想要指示一條明路結個善

緣，施主執迷不悟，唉！」

聲音一入俞劍峯耳朵，立刻分辨出是誰了，這是他天生異稟，凡是過耳能辨，當下心中一喜忖道：「天機和尚趕來了。」

另一個聲音暴叫道：「和尚，你讓是不讓！」

「天機大師」冷冷地道：「黃金萬兩，在施主不過區區之數，常言道『破財消災』，施主立刻便有刀劍之禍，還愛惜金銀作甚？嘿嘿！現在百兩黃金也不夠了，貧僧還向施主化一件事！」

那人冷冷道：「和尚你是誰，縮頭縮尾算是什麼好漢！」

天機大師道：「阿彌陀佛，貧僧代南昌郊外一十八條人命來向施主化緣。」

那人怒叱一聲道：「好個惡和尚，看招。」

天機大師緩緩道：「施主一路上濫殺無辜，既被貧僧看到，請施主還貧僧一個公道。」

那人一言不發，雙掌擊出，俞劍峯在林中聽到呼聲大起，打得十分熾熱。

俞劍峯心中暗驚，忖道：「能和天機大師搏鬥如此激烈，只怕又是百毒教中人吧！」

打了半晌，天機大師忽地倒退數步，喝聲問道：「你是棋盤老怪什麼人？」

那人陰森地道：「既知大爺來歷，更留你不得了。」

天機大師道：「便是老怪親臨，今日也叫他還貧僧一個公道。」他是佛門有名煞星，除惡務盡，當下更不打話，一進身又打了起來，天機大師掌勁愈來愈重，不留分毫放盡，但那人功力極高，見招拆招，並未敗落。

正在此時，忽然人影一閃，一個人寬步走入林中，速度却是極快，俞劍峯眼快，已看出那人正是武當太平道人。

那人一見太平道人，驀然口一揚，林中立刻迷濛一層白霧，只一刻工夫，白霧愈來愈濃，對面伸手不見五指，那人藉著白霧掩護，已走得無影無踪。

太平道長道：「天機師兄，這人是棋盤老怪弟子，怎會把百毒教的障眼雲也學上了？」

天機大師道：「太平道兄，小僧有一個看法，不知道兄意下如何？」

太平道人道：「依貧僧看，棋盤老怪和百毒教只怕有極密切的關係。」

天機大師道：「師兄此種猜忖，正合小僧心意，如果不幸言中，百毒教眞是如虎添翼，唉！」

太平道人道：「棋盤老怪昔年與家師鬥過一次，千招上輸了半招，此人心狹氣窄，耿耿於懷，投身百毒教只怕大有可能，可是他生性高傲，怎能屈居百毒教紅衣教主之下？這倒怪了。」

天機大師道：「貧僧聽家師說過，棋盤老怪上次敗於無為師伯手中，心中並不服氣，他一生還敗過一次，這次却是輸得慘敗，不得不服！」

太平道人道：「可是敗給趙鳳豪老爺子麼？」

天機大師點頭道：「正是！聽說趙老爺子連施七種奇門武功，都是棋盤老怪聞所未聞，老怪終於敗走，但趙老爺子聽說一氣之下，給武林七奇訂了死約會，被七個人圍攻，只怕……只怕……」

太平道人道：「七奇武功極高，可是比起浮雲師伯以及家師只怕還差半籌，但他七人一體，天下再難有人單打獨鬥勝得過他們了。」

天機大師嘆息道：「師兄，我們尋訪十來天，毫無跡象，為追趕這小賊，又回到長安附近，英雄大會只怕快開了，依貧僧看咱們不如去參加，說不定可聽到一點消息。」

太平道人為人最好說話，當下拍掌稱好，兩人大步往長安城走去。

俞劍峯心中想道：「我在酒樓點倒百毒教衆，又出掌擊傷公孫飛，這身份只怕不易保留了。」

忽然有人聲從林中來，俞劍峯心想短短一個上午見到如此多武林高手，長安眞是臥龍藏虎之地了，正沉思間，只聽見游老二的聲音，當下心中緊張，伏在隱處觀看。

天色逐漸黑暗，俞劍峯沿著小道前行，輕風迎面吹來，有一些微微的寒意。

俞劍峯一面走一面想，心中許多疑慮都不解，只是靠著自己的思路去推理，實在找不出頭緒來。

他走著走著，漸漸步入了山區，四面寂靜得駭人，除了風拂林梢的蕭蕭之聲，其他什麼也沒有。

忽然之間，他忽然感覺到除了自己以外，還有另一個人也在這山中行走，他停下腳步來，仔細傾聽了一會，却又聽不出什麼來，他懷疑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根本什麼都沒有聽到，怎麼會突然有這種感覺？

俞劍峯想了想不得要領，他搖了搖頭，繼續前行，走了一段路，不知怎的，方才那種幻想似的感覺忽然在他腦海中長大起來，似乎已能確定另有一個神秘的人也在這山區中行走，想到這裏，俞劍峯不覺呆住了。

他忍不住再次停下腳步來，靠在暗處仔細思索，四面仍是靜靜的，沒有一點其他的雜響，他不禁更加迷糊了。

這時，一輪迷濛的月光從雲層中穿了出來，淡淡的光輝洒在地上，也把高處的山影斜照在地上。

俞劍峯低頭一看，忽然之間，他似乎看見地上有一個影子一幌即逝，他睜大了眼睛，再看，地上却只有高處山林的影子，沒有任何異處。

他皺著眉想了想，抬起頭來向上望去，只見頭上的山勢漸趨陡峭，山路全是盤旋著上去的，他望了一望，心中忽有所悟，低頭再看地上，等了一會，果然又有一個黑影一幌而過。

他恍然大悟，忖道：「那山上還有人在行走，他繞著山路盤旋而上，是以每隔一段時間，他的影子就會由我這地上一幌而過——」

他想到這裏，再想道：「從那人影的速度上推測，那山上之人必定身具上乘輕功，也許是我在早先無意之中，曾在地上瞥見他的影子飛動，難怪我心中一直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

（未完．六）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玄黃、玄機兩道長聽龍驤會晤過羅刹娘娘仍然無事，但對武當山出現過金蜈使者和羅刹娘娘，看來武當凶多吉少……龍驤奔回紅葉精舍見到玄地，他用毒香將龍驤的功力暫時失去，帶入地下室去見天心幫總護法任明傑，原來任明傑奉幫主之命，帶了玉面神簫陳天翔，易容專家公羊羣來武當，要暗中將龍驤和陳天翔互相易容，然後將龍驤押解回總壇，陳天翔留在武當冒充龍驤，奪取本屆劍會盟主一席，誘鐵心孤客出面，打聽他目前的近況，另方面又防止羅刹娘娘破壞這次的行動，叫公羊羣快些爲他們易容，又豈料公羊羣是人妖馮飛虹所扮……

計捉紅孩兒　要脅白觀音

她生怕龍驤會難過，話聲一頓，道：「現在不管什麽了，只有先設法逃離此地，然後再慢慢的設法。」

龍驤問道：「他們預備怎樣對付我？飛虹，妳可曉得？」

馮飛虹道：「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太了解，不過聽𨋢公羊羣說過，他們帮主這次是要盡一切力量對付，好像他是跟什麽夫人發生爭執，認爲你的存在會引來鐵心孤客，所以他這次命令公羊羣𨋢這兒來，預備把你押囘總舵，然後重新改造一個你，去暗算鐵心孤客……」

她疑惑地道：「聽說這一切的行動，完全是帮主親自決定的，而帮主夫人竭力反對，他們兩人吵了咀後，帮主夫人離開總舵，帮主才下的手令，我眞不明白他們帮主夫人爲何對你這麽好，聽他們的意思，帮主夫人不惜與帮主決裂，也要衛護你的安全，你曉得是什麽原因麽？」

龍驤苦笑着搖頭道：「在下又如何知道呢？」

他的心裏，疑惑愈來愈多，對於羅刹夫人跟自己所說的那一番話，又一再地思索，可是依然是没有想出是什麽原因使得羅刹夫人所以衛護自己。

馮飛虹沉吟一會，吁了口氣道：「好了，別再想它了，我們快離開這兒吧！」

龍驤道：「飛虹，我此刻身上一點力氣都没有，就此走開，只有拖累妳，若是他們發現了，我們決難逃脫得了，依我之見，最好還是先設法把我體内毒香的藥力除去，那麽我們……」

馮飛虹咬了咬嘴唇，道：「這……不大容易吧！他們此刻只怕已經對我非常懷疑，我若是跟玄地老道索取解藥，他豈不對我更加起疑，或許就會敗事……」

龍驤道：「我想不會吧？方才看他們的樣子，對公羊羣很是尊敬，你把玄地喚進來，用上一點手段。」

「我倒不是害怕玄地老道會對我怎樣！」馮飛虹苦笑道：「我只是躭心公羊羣會突然趕𨋢，他被我用藥迷住，關在一間

客棧裏，雖然我會囑咐那客棧的伙計按時給他服藥，但是……」

這只有看運氣了。龍驤道：「這本來就是一種冒險的事情，與其我們逃脫之後，再被他們抓回，還不如在逃脫前先設法擬下一個安全的辦法。」

馮飛虹望了他一眼，毅然道：「好吧！反正也是冒險，爲了你，我就冒險一次吧！只是，我就心你……」

龍驤說道：「捨此之外，沒有其他辦法了，若是不能成功，也只好歸諸於命運了。」

馮飛虹苦笑了下，道：「就讓命運決定吧！」

她重新戴上了假髮，罩上了面具，然後沉聲咳嗽了一下，回復公羊羣那等聲音，沙啞的緩緩走到門口。

她回過頭來，又望了龍驤一眼，然後將石門拉開一條寬僅四尺的縫隙，喚道：「玄地道長，請你進來一會。」

在外室之中，玄地道人正跟任明傑商量着第二天劍會的種種安排，他一聽公羊羣呼喚自己，連忙應聲道：「公羊先生，有什麼事嗎？」

馮飛虹怪叫道：「老夫叫你進來，當然有事情找你，問什麼？」

玄地道人對任明傑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臉上堆着微笑，向着馮飛虹行去。

馮飛虹也不管他們以何種詫異的目光望着自己，讓開了路等玄地道人進來之後，很快又把石門掩了上去。

玄地道人當然不知道眼前這個公羊羣便是馮飛虹，他進了內室，看龍驤悠閒的坐着，詫異地問道：「公羊先生，請問有何事情可容許貧道……」

馮飛虹叱道：「誰叫你使得他全身都不能動一下？」

玄地道人一愣，說道：「貧道並沒有啊！」

馮飛虹抹了抹頷下的鬍鬚，道：「玄地道人，你可曉得老夫這次來到武當，是受到帮主請求才來的？」

玄地道人笑道：「這個貧道當然曉得，公羊先生是帮主的上卿，易容之術天下無雙，這次若沒有你老來此，整個計劃便無從推動！」

「你既曉得老夫的易容之術天下無雙，爲何還要拿一個死人來交給老夫？」馮飛虹怒聲叱道：「莫非你懷疑老夫的神技，要考驗老夫一下不成？」

玄地道人惶恐地道：「貧道那敢這樣？公羊先生錯怪了？」

「錯怪了？」馮飛虹指着龍驤道：「你看他那樣子像不像個死人？」

玄地道人望了龍驤一眼，苦笑道：「玄地不懂公羊先生指示……」

馮飛虹跺足道：「你還來跟老夫裝迷糊？」

玄地道人弄得一頭霧水，道：「公羊先生，請你說明白一點，貧道實在不懂老先生玄機。」

馮飛虹啞聲道：「你可知道，老夫的易容術只是對活人施用的，可不是替死人化裝的？他這麼手不能動，脚不能抬，脖子也沒有辦法轉，要老夫如何能動手？」

他猛然一拍雙手，道：「玄地，你要清楚，老夫不單單是把他變個樣子，還得要把他的神態，動作，聲音都琢磨一番，然後才能另外造一個龍驤出來，完成帮主所交代的使命，你這麼一來，要老夫如何能動手？」

玄地道人疑惑地望着龍驤，道：「他只不過是中了貧道的毒香，除了無法提氣運力之外，其他的動作並無影響，跟普通人一樣，那會動都不能動？」

馮飛虹吼道：「你不相信老夫的話？乾脆，老夫就此回總舵去，這兒一切你來弄，老夫不管了……」

玄地道人惶恐地說道：「公羊先生，請勿生氣，貧道不是不相信你的話，而是認爲這全是龍驤弄的鬼，他明明可以動，却偏不動，這不是與老先生過不去是什麼？待貧道去敎訓他一頓，他便曉得厲害了。」

馮飛虹臉孔一沉，叱道：「你要作什麼？你想破壞老夫施術？」

玄地道人一愣，刹時之間都不曉得怎麼回答才好，若非他知道公羊羣在帮中的地位清高，自己決不能得罪，早就拂袖而去了。

馮飛虹見到自己一頓吼叫，果然使得玄地道人無法回答，冷哼一聲，道：「玄地，你將來必定是武當一門之主，大概認爲老夫的話不够份量？所以你才蔑視我是嗎？」

玄地道人凜然道：「老先生，兩包解藥在此，請你拿去吧，不過……」

馮飛虹揮了揮手，說道：「任何的後果，有老夫負責，不需道長你就心就是了。」

玄地道人將二包解藥交給了馮飛虹，側首望了靜坐在那兒，動都不動一下的龍驤一眼，打了個稽首，道：「公羊先生，沒有貧道的事了？」

馮飛虹啓開石門問道：「你叫陳天翔半個時辰之後再進來，老夫要跟他開始施術，叫他準備着。」

玄地道人應了聲，轉身走出了石門，進入外室。

就在他一轉身的刹那，他嘴角浮起一絲陰笑，可惜馮飛虹只急着要給龍驤服下那兩包解藥，而沒有注意他的表情。

玄地道人進入外室，任明傑走了上來，問道：「道長，他找你進去有什麼事情？」

玄地道人說道：「眞是奇怪，公羊先生逼着貧道把解藥給龍驤服用……」

任明傑問詫道：「咦！他爲什麼要這樣？」

隨即大驚道：「龍驤體內的毒解除了，豈不是會傷害公羊先生？他如何這樣糊塗？」

陳天翔驚道：「道長，你怎可這麼做，公羊先生負有重大使命，怎麼可以讓他跟那小子在一個室內？」

玄地道人淡然一笑，道：「貧道當然不會眞正的把解藥拿出來。」

任明傑問道：「公羊老頭的脾氣最怪了，你如何能瞞得過他？」

玄地道人得意地一笑道：「貧道被他所逼，無法可想，只有將解藥給他，可是我却給了他兩包，第一包是眞正的解藥，

第二包則是本門的『迷濛精油』，服下了之後，不到半盞茶的工夫，便會使人昏迷不醒……」

任明傑拍掌笑道：「道兄，你這一手果然使人驚嘆，妙得使老夫都想像不到，不過，你這麽一來，讓公羊老頭曉得了豈不糟糕？」

玄地道人臉色一肅道：「貧道有一件事情覺得非常疑惑，尚要請問陳少俠。」

陳天翔拿到了那柄玉龍劍，眞是愛不釋手，撫了又撫，摸了又摸，他早先還就心公羊羣的安全，聽到玄地說起並沒有把解藥拿出來，又只去顧撫摸他的玉龍劍去了。

陳天翔一聽玄地道人對自己說話，啊了一聲，側了首問道：「道長，有什麽事情？」

玄地道人問道：「陳少俠，你一直跟公羊先生由總舵來此的嗎？」

陳天翔道：「是呀，有何不對嗎？」

玄地道人說道：「貧道認爲這公羊先生十分可疑，他好像處處都衞護着龍驤，因此貧道認爲他可能是……」他的話未說完，陳天翔已哈哈大笑，道：「道長，你怎會有這個想法？眞使本俠把肚子都笑疼了。」

任明傑也大笑道：「這眞是天下最大的笑話，公羊先生生平最擅於易容，只有他來改變別人的容貌，那有別人在他身上易容，改變他容貌的道理？道長，你想太多了。」

南宮北也想通了這個道理，張開嘴來也想大笑，但是一看到玄地的臉色不對，笑了半聲立即捂住了嘴不敢再笑下去。

玄地道人尷尬地道：「貧道只是這麽猜測罷了，因爲他的神態十分可疑，這才……」

陳天翔搖了搖頭，笑聲一頓，道：「道長，你想得太多了，天下那有這種事情？公羊先生的脾氣，本俠清楚得很，他一向就是這麽樣子，喜歡易容，就跟有些人喜歡古物，我們喜歡名劍一樣，所以他方才那麽稱讚龍驤，本少俠並不生氣……」

玄地道人說道：「可是他……」

陳天翔搖了搖手，又說道：「道長你不必多說了，公羊先生喜歡歸喜歡，却還不敢違背幫主的命令，作出有違背幫規之事……」

他的眼中閃出一陣凜冽的寒芒，沉聲道：「任何人有違敎規，都得受到嚴厲的處分。」

玄地道人聽他這麽一說，再也不敢吭聲，頓時室內一片靜寂。

倏然，一條沉悶的敲擊聲傳進室內，他們都爲之一怔，玄地道人詫異地道：「奇怪，這時還有誰來？」

任明傑說道：「好像是從敎裏趕來的人。」

說着便待去啓開石閘，讓來人進內。

陳天翔搖了搖手道：「等一等。」

任明傑道：「暗號沒錯，是敎裏來的人。」

陳天翔右手按住玉龍劍的劍柄，走到閘前站好，道：「此刻敎中不應有人來此，我們還是小心點爲是。」

他的目光一轉，落在南宮北身上，道：「南宮舵主，請你將閘門啓開。」

南宮北在室內這四個人當中，身份算是最低了，陳天翔年紀雖輕，却是敎主的嫡傳弟子，來自總舵刑堂，身份職務都較他爲高，他此刻正要巴結陳天翔，對於陳天翔的話豈有不聽之理。

他躬身應了一聲，運了一口眞氣，左掌護胸，走到石門之前，緩緩把閘門拉開了。

他本來還在凝神戒備，唯恐那突然而來的人不是本敎之人。

但是，當他的目光一落在那站在門口的一個光頭虬髯，身形魁梧的老者身上，他的目光立刻定住了，很快地，他的臉上浮起一種惶恐而又驚駭的神色。

那個光頭老者生來一副威猛豺狼的面貌，環眼豹額，虎口獅鼻，眼中神芒爍爍，有如電光。

他就是不生氣，那副樣子也使人駭怕，更何況此刻一臉煞意，環眼圓睜，難怪南宮北爲之驚惶失措。

他定了定神，然後躬身道：「褚副敎主……」

那個被稱爲副敎主的光頭老者沉聲道：「走開！」

他伸手一揮，但見整隻手掌光禿禿的，只有一隻大姆指，其餘四隻手指竟是齊掌而斷，使得他的形像更加嚇人。

南宮北一受喝叱，連忙向旁讓開，不敢擋路。

那褚副敎主進入室內，任明傑，陳天翔和玄地道人全都大驚，躬身行禮，可是他僅僅點了一下頭，便面對陳天翔叱道：「翔兒，你怎麽這樣糊塗，連一點事都辦不好？」

陳天翔當卽一楞，說道：「師叔！翔兒……」

褚天彪沉聲道：「你到現在還不明白是什麽事，可見你有多糊塗，哼，若非公羊先生替你說情，老夫就該送你進刑堂以敎規來處置！」

他這句話不但使得陳天翔弄得一頭霧水，連其他的三人也不明白他爲何發這麽大的脾氣。

他們正在發楞，陳天翔還未替自己辯解之際，門外傳來一聲怪笑之聲，道：「天彪兄，這都只怪老夫不好，又怎能怪得了陳少俠呢？算了，算了。」

衆人只見在話聲中，走進一個怪樣的老者，正是那當代易容大師公羊羣，除了他之外，緊接着又進來了四個金衣幪面武士，他們一進室內，立卽成扇形排開，擋在門口，似是防備有人進出。

玄地道人失聲道：「果然貧道所料不錯，那個公羊先生是假的。」

公羊羣目光轉了一下，問道：「那個賤人到那裏去了。」

玄地道人說道：「就在內室。」

陳天翔眞沒料到玄地道人的猜測果然不錯，他一想起自己方才還在嘲笑他，心裏更加不是味道，玉臉之上頓時浮起濃郁的殺機。

他沒等褚天彪啓開通往內室的石門，一個箭步躍將過去，拔出玉龍劍，大喝一聲，向着石門連劈數劍。

褚天彪只見劍光鑽入石門之中，如同

削豆腐似的，轉眼之間石門便被切裂成塊，隨着劍風跌落地上。他大聲讚嘆道：「好劍！」

陳天翔一聽他的語氣，心中不由為之一跳，趕緊收劍歸鞘，領先衝進內室。

陳天翔一衝進內室，目光閃處，已見到室內空空如也，馮飛虹和龍驤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褚天彪臉色一沉，問道：「翔兒，人呢？」

陳天翔定了定神，道：「他們不會跑多遠的，我一定要去把他們抓回來！」

褚天彪怒道：「人都已跑了，你還到那裏去抓？」

玄地道人說道：「稟告副教主，貧道早就看出那公羊先生並非真的公羊先生，所以在他要貧道拿解藥時，給了他一包假的。」

他詳細地把方才的情形說了一遍，褚天彪撫掌道：「好，還是道長要得，處事沉着，應付得宜，老夫返回總壇，會將情形稟報教主，必有重賞。」

他的話聲一頓，臉孔一沉，側首對任明傑道：「任總巡查，你也是個老江湖了，怎麼連一個人的真偽都看不出來？竟然鬧出這等笑話，若是傳將出去，你的臉還掛得住嗎？」

任明傑受褚天彪的叱責，吭都不敢吭一聲，躬身道：「副教主說得極是，卑職知罪！」

那些金衣武士見到任明傑受到叱責，那種害怕的樣子，當然更不敢吭聲，他們都明白褚天彪不但是副教主，並且兼刑堂堂主，是教主面前的第一紅人。

單看他連教主寵愛的徒兒，掌理刑堂執法的陳天翔都敢責罵，便知道他的權威有多大。

在室內這些人中，只有公羊羣是屬於客卿的地位，不受褚天彪的管轄，他一見為了自己的事，使得任明傑都受責罵，心中實在有點不好意思，說道：「褚兄，這一切都是老夫不好，若非老夫一時大意，被那賤人所算，又怎會惹出如此許多的事端？」

他苦笑了一下，道：「其實那賤人竊得老夫的易容之學，尋常的一般人已難看出她的手法，這也怪不了任總巡查……」

褚天彪臉色稍緩，說道：「公羊先生不要跟他們說情了，他們雖然沒有故意縱放本門敵人之罪，也有大意之錯，在此緊要關頭，我們絕不能有一點大意，否則就會……」

他似是想到什麼，深吸口氣，不再把話說下去，吩咐道：「玄地道人，你認識這兒的暗道，請你將它啓開，有老夫在此，諒他們再也跑不了。」

玄地道人走到牆角，蹲了下來，在靠近牆邊的地方伸手摳了一下，只聽一陣軋軋聲響，整個石壁往後移開五尺，露出兩條通道。

褚天彪吁了口氣，道：「這兒的機關如此巧妙，他們竟能找到樞鈕，真是不簡單，道長，這兩條路通往何處？」

玄地道人說道：「左邊這條暗道通往後山，右邊這條則是直通大殿，貧道不知他們是從何路而去……」

褚天彪略一沉吟，道：「翔兒，你跟任總巡查率領金衣武士從左邊這條路去，老夫獨自從這邊追去……」

他的目光一閃，道：「公羊先生，你就跟玄地道長，南宮舵主坐鎮於此，我們不論何人抓到了龍驤和那賤人，都回到此地會合。」

公羊羣道：「各位，若是遇到那賤人，請不要傷害她，老夫要親自懲治她，我要讓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能消我心頭之恨。」

褚天彪大笑道：「以公羊先生的妙術，就是讓她變個猴子，也可以做得到，何況僅僅懲治她一番而已！」他的話聲一頓，望着陳天翔，道：「翔兒，龍驤對於本教太為重要，千萬不能傷害到他絲毫，你別仗着手中寶劍犀利，便胡亂而為，以致受教規處置……」

陳天翔恭然道：「小侄知道，多謝師叔關照。」

褚天彪揮了揮手，說道：「你們快去吧！」

他見到陳天翔和任明傑率領那四個金衣武士進入左邊地道，自己也燃亮了火摺子，弓身鑽進了右邊的地道。

他的身軀魁梧，而那地道頗為低矮，是以只有弓身而行，地上傳來的霉濕氣味撲進鼻來，使得他皺眉不已。

好在這條地道愈向前引伸出去，地勢愈來愈高昂，高度和寬度也增加不少，可以不用弓着身軀了。

褚天彪一路急行，大約奔出有十數丈遠，連轉幾個彎，已聽到前面不遠處傳來低低的喘息聲。

他心中一喜，忖道：「玄地老道真是要得，竟然能施出那等妙計出來，給龍驤服用什麼『迷濛精油』，這種人的心計太深沉了，若是被本教所用還好，不然對本教的妨碍太大！」

意念急轉，他又心中想道：「等到本教獨霸天下之後，像玄地道人這種人是一定要除去的，他既能手弒師兄，設下那等毒計，反叛武當，對本教不滿，豈不也會反叛？」

他在想着心事，腳下却不緩慢，一直已奔出數丈，前面的腳步聲都可以聽到了，他才將火摺子熄滅，加快腳步，追了上去。

這條地道裏黝黑異常，他剛才之熄滅火摺子，就是因為龍驤和馮飛虹兩人沒有燃起了火把，就是唯恐被他們發現，而多費手腳。

褚天彪既想要將他們兩人一併生擒，當然不希望在動武之中，傷害到他們兩人，這才悄悄追躡過去。

是以那突然閃現的橙黃色光綫，一照射進地道，微微使他一怔，馬上也背貼牆，停止前進。

就在他腳下一頓的時候，已聽得前面傳來一聲輕呼，道：「龍驤，我找到開關了。」

龍驤嘆了一聲，道：「若不是妳，我真不曉得怎樣才能……」

馮飛虹打斷了他的話，道：「龍驤，不要說了，我們出去吧，等到安全之後，再來找那雜毛算帳！」

龍驪道：「玄地這雜毛確實可惡，我一再的被他所算，攪得全身酥軟無力，此刻眞恨不得吃他的肉，挫他的骨……」他說到可恨之處，咬牙切齒，一股憤憤之情，使得那悄立在地道中的褚天彪也爲之一懍。

他心中暗自忖道：「玄地這個雜毛，太過陰毒，將來對本帮只有害處而無益處，早晚得設法將他處死。」心念激動，他已聽到馮飛虹道：「龍驪，別難過了，這筆賬留待以後再算吧！來，我先把你扶上去。」

褚天彪聽到這裏，但見光影一動，--個巨大的黑影幾將從地道出口處射進的光線全都遮住。

他凝目望去，但見馮飛虹正托起龍驪，往地道外推送出去。

馮飛虹還是穿着那件衣裳，臉上的人皮具也沒除去。

褚天彪距離她不遠，看得極爲清楚，若非他剛與公羊羣分開，他眞會以爲馮飛虹便是公羊羣。

他暗暗搖了搖頭，忖道：「黑湖人妖在江湖上只不過是個不入流的小角色，但她却身具異稟，不僅精通各種黑道的手法，對於這等易容之技也更是天才，否則，他不會在這短短的幾天內，便把公羊先生那一手易容本事學到了手，甚而差點連老夫也被她瞞過，像她這種人才，本教倒是頂爲需要……」

褚天彪心念一動，他已悄悄的掩了過去。

這時馮飛虹已把龍驪送到地道之外，她的脚下一動，顯然跟着就要飛身躍出地道，猛然覺得一縷犀利的指風在身後疾射而至。

她心頭一驚，根本没想到要如何應付這突然而來的側襲，全身一軟，一股熱血冲上腦門，頓時昏了過去。

褚天彪一把將馮飛虹將要癱瘓的身軀扶住，不讓她跌倒於地，耳邊已聽到由地道上傳來龍驪的話聲：「啊！原來是李姑娘！」

褚天彪微微一楞，還没弄清是怎麽回事，倏地又聽到另一個清脆的聲音道：「龍少俠，你……你怎麽了？」

龍驪道：「在下中了人的暗算，全身酥軟無力……」

褚天彪也不明白怎麽又有一個李姑娘冒了出來，他生恐夜長夢多，把事情給鬧大了，不多加考慮，身形一動，已躍出地道。

這條地道一直通往眞武大殿，龍驪一被馮飛虹送出地道，發現自己正處身在供桌之下。

就在供桌之前的一個蒲團上，那以白紗幪面的李若薇，正跪着默禱，不知在祈求什麽。

她剛剛來到殿裏，看到了上面供奉的眞武大帝和三清祖師，心中起了一陣肅穆虔敬之感，跪了下來，正要把心事說出來，祈求神仙給予解答，突然見到地底下冒出了一個人。

她出自本能地左掌一立，右掌微揚，作勢欲待擊出，馬上便聽到那人出聲招呼。

李若薇在吃驚之下，她這才看清楚那自地底下突然出現的人不是別個，正是龍驪。

就在這時，人影一閃，褚天彪已經從地道裏躍了出來，右手一伸，便待向躺在地上的龍驪抓去。

李若薇的反應何等快捷？她一看褚天彪來勢不善，似要對龍驪有所不利，清叱一聲，右手五指平洒而開，有如撥弄琵琶之勢，往褚天彪的臉部揮出。

她這一手乃是北天山絕學「七禽手」中的飛鴻式，五指一揮，尖尖的玉筍，就如同五枝短短的玉劍，插向對方咽喉，並且那微微上翹的小指，不住顫動，幾乎將褚天彪自頸部以上所有穴道全都罩住，的確是厲害。

褚天彪乃是一代武學大師，金蜈天尊的師弟，出身於南荒苗疆之地，他一身武功，除了金蜈天尊之外，可說是獨霸南疆了。

他陡見到五縷指風疾射而來，眼前指影縹緲，變幻莫測，立即爲之一凜，臉孔往後急仰，緩了緩來勢，左手已自下而上，疾掃而去。

褚天彪的身軀猶是懸空，右手亦没有變勢，向着龍驪抓去，可是他的左手這一揮出，那光禿禿的手掌刹時變得火紅，有似一柄燒得通紅的鐵槌，朝着李若薇揮來的五指擊去。

大殿裏的這張供桌高達七尺，寬有六尺以上，褚天彪自地道裏躍出，頭頂也距離桌底不足一尺，左手一揮之際，恍如在半空裏起了一陣旋風，[illegible]湧，把那張巨大的供桌都撞得動了起來，嘯聲刺耳，氣流逼人，那凝聚的勁道如同有形的鐵柱，舉直撞出去。

這等威猛凶狠的攻勢，有如山岳傾倒般的向着李若薇攻去，立即便冲破了她所有的攻勢，正是以攻應攻的上乘手法。

李若薇一見對方出手是那等威勢，心頭一懍，再也顧不得傷人了，其實處於對方那等強勁的氣柱前，她的一切招式根本攻不進去，別說是傷害對方了。

嘴裏輕輕的噫了聲，李若薇衣袂亂揚，迎着對方出來的氣柱，飄飄而舞，翩翩側飛而出。

那一股強勁的氣柱，在大殿裏呼嘯響起，從李若薇的脚下掠過去，消散於空間中。

褚天彪一掌將李若薇擊退，右手五指已經觸及龍驪的衣衫，五指一勾，把龍驪提了起來。

就在這時，大殿裏響起一響「劈叭」之聲，一條銀光乍閃，帶着尖銳的異嘯向他左手襲到。

褚天彪目光一閃，但見李若微不知何時已持着一根用銀綫所纒的長鞭，嬌小的身軀猶騰躍於空，那根長鞭已兜了個大弧，向自己的右手抽到。

由於鞭勢來得太急，鞭影閃動，如同銀白色的電光，尤其是鞭身快速的劃過空際，梢尾抽出一縷尖銳的異嘯，更加使人爲之心驚。

褚天彪低吼一聲，抓住龍驪的五指一鬆，看準急抽而至的鞭梢抓去。

[illegible]的目的，便是要使褚

天彪鬆開抓住龍驪身上的右手，此刻一見他竟敢以肉手向着自己的銀鞭抓來，她不敢冒着被對方抓住，而造成拚鬥內力的僵局，連忙手腕一抖，抽回長鞭。

空中響起一下「劈叭」之聲，那銀色的長鞭有靈蛇急竄，朝那被褚天彪氣勁震起的供桌捲去。

褚天彪一把抓了個空的，魁梧的身軀巳經下落去，他的雙足一跨，趕緊運了一口眞氣，預備站立在地道出口的石磚上與李若薇放手一搏。

那知他的眞氣剛一運起，李若薇用銀鞭捲住那張巨大的供桌巳迎頭向他那光秃秃的頭顱砸去。

褚天彪的頭顱變爲光秃，也就是因爲練過「油錘貫頂」的頂上功夫之故，此刻，他一見供桌直奔而下，根本不在乎，反而把光頭往上一頂，迎着砸下的供桌撞過去。

但聽「嘩啦」一聲大響，那張供桌巳砸在他的光頭之上，立即破裂開來，從中斷爲兩段。

在碎片木屑亂濺中，李若薇銀鞭一捲，巳把躺在地上的龍驪捲起，往殿門口抛去。

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描述起來頗慢，不過僅僅是刹那之間而巳，也就是褚天彪身形掠起而至落下的刹那，龍驪巳被李若薇的長鞭捲起抛出殿外。

褚天彪何曾料到李若薇會施出「聲東擊西」之計，藉着自己去對付砸下的供桌，竟將龍驪給救走了。

他心中這份羞怒，眞是難以比擬，沉聲一喝，洒開大步，向着李若薇行去，左掌陡立，斜斜旋揮而去。

立時勁風激盪，有如一把巨斧劈出，凶猛的擊向李若薇的胸前。

李若薇方把龍驪抛出殿外石階上，那道沉猛的勁道巳撞向胸前而來。

那洶湧激盪的氣勁，翻翻滾滾，交滙一起，重疊相生，不知有多麽堅硬沉猛，李若薇倒吸一口涼氣，銀鞭連揮八式，頓時在面前佈起一層銀白色的鞭幕，有似一座銀山般的矗立在她身前不遠。

本來她眼見對方這種雄渾的掌心，是不應該施出這手「雪山萬重」的鞭法與對方拚鬥內力的。

但是她剛將龍驪抛出殿外，若是在面臨對方強勁的掌力之下，驟而飄身退開，必會傷在褚天彪的手裏。

爲了爭取這緩衝的一段時間，她若逼得盡出全力，與對方硬拚這一招。

那銀白色的鞭山方始叠起，褚天彪發出的沉猛掌力巳經攻到，兩股力道相觸，發出一聲巨响，銀光一歛，鞭山頹倒，李若薇的身軀倒飛而起，拖着銀鞭，掠出殿外。

褚天彪清楚地看到李若薇覆面的白紗被漩激的勁風括得飄起，現出她美麗而聖潔的面龐，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從她微啓的櫻唇裏拖曳而開的一條血絲。

他雖是鐵石心腸，來從不喜女色，但是在看到這等美麗的面靨，這等凄艷的一幕時，心弦也不由爲之一動，憐惜之念頓起。

他的腦海之中掠過一絲奇異的情緒，竟然忘了繼續向前追出，施出殺手。

就在這一猶疑的時候，從殿內傳來兩聲大喝，有人說道：「是誰敢在眞武大殿放肆？」

褚天彪目光一側，循聲望去，但見大殿右首邊門之後，奔來兩個佩劍的中年道士，他們右手握着劍柄，正要拔劍出鞘的樣子。

褚天彪的神智一清，心中忖道：「我今天是怎麽啦？竟然會被一個女娃兒所惑？其實她長得再好看又有什麽用？而我却爲了她而忘了追出去，若是今後傳了出去，我這『血指魔刀』的名號豈不讓人訕笑了？」

意念電閃，他巳在羞惱的情緒下大喝一聲，身形半旋，左手急按而去。

他方才對付李若薇只是用的苗疆秘功『魔刀』之術，並且也沒施出十成功力，這下子在羞惱之下，用的乃是「血指」秘技。

這種「血指」的功夫與佛家的「彈指神通」，魔敎的「金魔指」，共稱天下三大指法，的確霸道狠毒。

只見他的那根肥大獨存的姆指，在一按之下，變爲血紅，發出一陣「嗚嗚」的低响，那兩個中年道士的長劍剛剛拔出一半，便似中了雷砸，全身一顫，連半聲慘叫都未呼出，全都倒地，僵臥不動。

褚天彪對於自己的「血指」秘技，可說是非常有信心，他的姆指一按而出，看都沒有看那兩個道士一眼，就已轉身往李若薇追去。

他的脚下一動，剛剛躍到殿門，眼前光彩一閃，兩枝長劍交錯夾擊，倏然向他襲到。

褚天彪冷哼一聲，道：「滾開！」

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僅看到大袖揚起，那兩枝長劍震得往上飛起，一研釘在屋樑之上。

那兩個夾擊而到的道士也隨着他掌斜劈，倒飛起丈許，跌落石階之下。

褚天彪威風凜凜的站在殿門之前，恍如一尊門神似的，他臉色沉肅，環眼圓睜，極目四顧，但見李若薇左臂挾着龍驪，右手捲着那根銀鞭，朝着左邊的廣場，飛也似的急奔而行，可是在她的左前方，有幾個道士影子向她追去。

另外在右邊的山道，有十幾個道士提着劍奔來，他們也見到了李若薇挾着人急奔，是以成扇形的向她包抄過去。

褚天彪知道他們若是見到了李若薇，必定曉得是一場誤會，終將改變方向，一齊朝自己包圍而來。

但在他們沒有發現錯誤之前，一定會使得李若薇的行動，受到暫時阻碍，到了這個時候，自己定然可以追上她，奪下龍驪。

褚天彪畧一衡量形勢，深吸口氣，就待飛身追去，猛然在身後又傳來一聲沉喝：「這位施主夜闖武當，尚請留下名來，貧道……」

褚天彪倏地轉過身來，看到殿內左邊裏走出一個老道和四個年青的道士。

褚天彪傲然一瞥，問道：「老道，你是玄機，還是玄黃或玄海……」

那個老道一見到褚天彪這種魁梧的身

材，威猛的臉孔，當一看到他那顆光禿禿的頭顱，立即臉色一變，驚愕地望着他，微微一愣，問道：「施主是……」

褚天彪眼中神光閃爍，沉聲道：「老夫的話你還沒有答覆。」

那個老道躬身打了個稽首，道：「貧道玄機，請問施是……」

褚天彪傲慢地道：「老夫褚天彪。」

玄機道人似被一根無形的鞭子抽了一下似的，臉上肌肉痙攣，失聲道：「你是血指魔刀褚……」

褚天彪冷笑一聲，臉孔往左右一望，沉聲喝道：「你們要想送命是嗎？」

那從殿外走廊邊悄悄掩來，欲待將他包圍起來的八個道士，走到距離褚天彪還有一丈多遠，便已被他發現。

他們一聽得褚天彪的沉喝，微微一怔，又全都小心的提着劍緩緩包圍起過來。

玄機道人身為武當長老，江湖上的經驗與見識，較之那些年青道士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當他一發現眼前這個光頭老者竟然是久着惡名，昔年隨着金蜈天尊來到中原的血指魔刀褚天彪，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他連忙喝道：「你們與貧道退開，不許對褚老施主無禮。」

那些向褚天彪包圍過來的道士全都被玄機的話聲愣了一愣，頗不甘心的往後退去。

其實憑他們的年紀還不知道褚天彪的厲害，唯有玄機道人明白單憑血指魔刀褚天彪一人，眼前這區區二十多人，就是組成武當劍陣，也不能將他圍住，反而會落得全數死亡……

玄機道人禁不住的心頭的駭懼，問道：「老施主此來是……」

褚天彪打斷了他的話音，道：「老夫並非與武當過不去，來此只為了那個女娃兒脅下挾着的人，你們若是不多管閒事便罷，否則，哼……」

話聲未了，他已看到殿外走廊的左側巨樑上掛着的一座巨鐘，左手姆指一按，一股強勁無比的指力發處：「噹」地一聲大响，那座原有四寸，青銅鑄成的巨鐘已碎裂成數片，掉落地上。

那些道士眼見這種神奇的武功，全都為之倒抽一口涼氣，尤其是站在鐘旁不遠的幾個道士，更是呆若木鷄，動都不敢動一下了。

褚天彪就在那聲大响裏，飛身躍起，向着遠在十多丈外的李若薇追去。

玄機道人眼見褚天彪飛身而起，向前急行數步，大聲呼道：「褚老施主……」

說到這裏，他剛剛奔到殿門，已見到那四分五裂的大鐘，頓時話聲一噎，再也說不出來。

此刻，他心中滙聚着惶恐、悲慟、痛苦、畏懼的複雜情緒，眞不知是什麽滋味，他既恐褚天彪的胡作非為，破壞了本門的聲譽，影響到整個武當的生存，又怕會由於自己而引起金蜈宮的立即血洗武當，使武當很快地再自江湖除名……

這種進退兩難的情形，使得他一時之間無法決定，僵立在門口，好半晌，他才轉過身來，躬身朝神殿裏的三清祖師和眞武大帝垂首道：「諸位仙師在上，三清弟子玄機為了武當的存亡斷續，誓必竭此一軀，保護武當，肝腦塗地在所不惜。」

等他抬起頭來，跟在他身旁的四個道士已見到他的眼眶裏充盈着淚水，臉上浮現着一股悲壯的神情。

他們全都為之感動不已，每一個人的精神都受到極大的鼓舞，臉上現出悲壯與奮的神色。

玄機道人走到殿外，匆匆吩咐了一些事情，帶着那羣約有二十個道士向着褚天彪急追過去。

他們這一離開，留在走廊的四個道士，立刻分出兩路去辦事了，其餘兩人也分道去通告玄海、玄黃兩位長老。

眞武大殿前懸掛的燈燭，散放着淡黃色的光芒，遠遠的映射出去，照映着那些提着道袍，手携長劍飛奔而去的道士，將他們的影子伸出了好長好長。

玄機道人奔躍在最前面，他的鬚鬢不住拂動，臉上充溢着悲壯的神色，胸中的熱血似在沸騰，激使他拚命的前奔。

距離他約有六丈之外，一羣道士正把褚天彪圍住，他們全都手持長劍，進退有序，毫不凌亂，組成「武當劍陣」的八卦之式，十六個道人此起被落，飛身進搏，將赤手空拳的褚天彪圍在裏面。

那縱橫交錯，變幻千端的劍光不時閃爍出黯淡的光芒，似是一隻魚網樣將褚天彪纏住。

可是褚天彪却毫不在意，左掌右拳，收放自如，那魁梧的身軀在交錯的劍影裏縱橫來往，毫不受阻。

從外面猛一望去，或許像是他被圍在劍網之中，雖然行動自如，却也無法脫圍，其實那十六個道士心裏有數，他們施出的劍式再是如何精妙，劍網的組合再是如何精密，在褚天彪的輕輕一揮之下，便已破解開去。

若以眞實的情形說來，與其說是他們將褚天彪圍住，還不若說是他們被褚天彪所拖住。

褚天彪在劍陣之中一連試了幾個回合，已將整個劍陣的奧秘洞察無遺，他昂然朗笑一聲，脚下急旋，向着右邊衝去。

那些道人正在苦苦支撑，不敢有絲毫鬆懈，倏然見到褚天彪向右首衝去，頓時整個劍陣都隨着他往右邊移轉過去。

褚天彪的心意正是要使那些道人如此，他那魁偉的身軀霍然一頓，飄然往左邊疾衝而出，右手一翻，往外撥去，左掌揚處，已印在一個年青道士的胸前。

他這一掌出力何等剛強，禿掌擊落，那個道士的胸骨全部打斷，凹陷下去，連慘叫之聲都未發出，便已臥地死去。

這個道士一倒地死去，整個陣式便都為之一亂，褚天彪伸出的右掌隨便地變為鷹爪，一把抓住一個道士，沉聲一喝，將他的整個人都舉了起來，往外一抛。

那個道士發出一聲怪叫，手舞足蹈當中，身軀飛起，已撞在另一個道人身上，頓時兩個人都昏死過去。

褚天彪大發凶威，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在一剎之間，便已被他打死十三個道士。

其餘剩下的那三個死裏逃生的道士，看到他這種威猛凶厲的神情，已經嚇得心

裂胆戰，再也沒有鬥志，不約而同的向三個不同的方向逃竄開去。

這幕悲慘狠毒的情景，就發生在玄機老道向褚天彪奔去的這段時間裏。

玄機老道一看到本門的弟子屍橫狼藉的悲慘情景，眼睛都幾乎紅了，眞恨不得身有雙翼，可以使他一飛就飛到褚天彪的身邊，與他拚命。

褚天彪在轉眼之間破了武當劍陣，目光在地上倒臥的屍體上掃了一眼，落向急追而來的玄機老道和那一羣道士，狂笑道：「哈哈！武當派聞名武林的劍陣也不過如此，老夫總算見識了。」

笑聲之中，他飛身躍起，朝着李若薇奔去的方向追去。

李若薇與褚天彪硬拚了一招，震得內腑出血，她爲了拯救龍驤，強自抑制着內傷，挾着他飛奔而逃。

若非是那些道士聞訊追來，有人認出了她和龍驤，而結成劍陣擋阻了褚天彪片刻，她以受傷之體，且又帶着一個龍驤，早就被褚天彪追到了。

她在那些道士結陣圍住褚天彪的時候，根本不敢停留，依然挾着龍驤向西北方奔去。

因爲那兒正是武當派爲了替接受邀請參觀這次劍會的各派高手所安排的住宿之所，在她的想法，只要她能進入那一幢幢的房舍裏，褚天彪便無法找到她。

他若要任意穿房入舍的搜索，定然會導致其他各派人士的不滿，到那時褚天彪再是厲害，也擋不住那麽多的高手聯手而攻。

她的心裏打算得很好，只是沒想到褚天彪的武功太高了，高得超出她的想像之外，連那聞名武林的武當劍陣，不但不能把他困住，反而在數合之內便被他殺得一敗塗地。

等她一聽到褚天彪的狂笑之聲，緩了口氣，回過頭來望去時，她才發現武當劍陣竟是那樣的不堪一擊，僅是徒有虛名而已。

她心頭的那份驚駭眞是可想像到了，脚底就是這麽緩了一下，她已看到褚天彪飛身躍出數丈，正好踏在一個奔逃中的道士頭頂。

那個道士發出一聲慘叫，一個大好頭顱已被他踏碎，身子向前衝出幾步，便已倒地死去。

褚天彪却借着那一股力量，沖天高起，雙臂展開，就像一隻禿頂老鷲，向着八丈之外愕然站立於李若薇撲去。

李若薇有生以來，從未見過如此凶殘狠毒之人，她眞想不出龍驤在何時又惹了這麽一個強敵，竟然會追上了武當。

不過此時強敵追來，不容許她有思索的機會和時間，只得將問題抛諸於腦後，挾着龍驤疾奔而去。

龍驤只是全身不能動彈，却非沒有知覺，他被李若薇挾在脅下，接觸着她那柔軟的身軀，聞到了從她身體上隱隱傳來的處子芳香，也從飄動的面紗下，看到了她那秀麗絕美的臉龐。

那有如玉石雕琢的臉靨，朱紅的菱唇，確實帶給他一陣罕有的陶醉，如果不是處身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他一定會認爲這是一生之中難得的享受。

但他明白此時危險萬分，那個光頭老者的武功太強，李若薇也已負傷，若非爲他之故，她也用不着帶傷而逃了，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會負傷。

他豈能爲了一己生命，而影響到李若薇的生死，甚而在這種情況中還生出不良的念頭？他很快地收歛起那縷飄忽的意念，低聲道：「李姑娘，在下不想拖累妳，請妳將我放在地上算了。」

李若薇在急速奔行之中，不能開口說話，聽到他的話聲，垂目望了他一眼。

黑夜之中，她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只看到了他那英俊臉龐的輪廓。

那的心裏一陣激動，忖道：「你又怎知我的心意？我爲你都願冒着內臟受傷，功力全失的危險，你還要我把你放在地上，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龍驤見到自己說的話，她沒有作什麽表示，知道她是因爲全力飛奔中，無法開口說話所致，他又怎會想到李若薇有那種念頭？

他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在下雖然不知那個光頭老者是誰？却知道他在抓到在下之後，一定不會傷害我的，李姑娘，你又何必冒着這麽大的危險……」

他才說到這裏，驀然覺察有幾滴水珠掉落在臉上，流過面頰，正好順着嘴角進入張開的嘴裏。

一絲鹹鹹的味道在舌尖停留着，他已覺察出那幾顆水珠不是夜霧，而是李若薇的淚珠。

頓時，他全身似被鞭子抽過，出現一種火辣辣的感覺，從內心的深處，湧起苦澀而又苦澀的滋味。

他轉換口氣，道：「李姑娘，妳……妳又何必？」

李若薇全身一顫，脚下稍緩，顫聲道：「你……你……」

她一張開嘴，已是不住大喘氣，只說了幾個「你」字，再也說不出話來。

她的脚步就是這麽一緩，身後已傳來一聲大喝，勁風急嘯，壓體而至！

李若薇在慌亂之中一側，眼角的餘光已瞥到褚天彪騰空飛落而下。

她一看到了他那碩壯魁偉的身影，心情突然變得出奇的鎮定，脚下一錯，手腕急振，銀鞭閃出一道弧形的光芒，自下而上，往褚天彪的頸部掃去。

褚天彪嘿嘿一陣怪笑，反手急操，迅快之極的提住了銀鞭的鞭梢，用力往上一提，大喝道：「撒手！」

一條銀鞭被抖拉得畢直，李若薇那嬌小的身軀，在他的喝聲裏，被提起離地。

李若薇揮鞭擊打褚天彪的面目，便是爭取轉身逃避的機會。

她一見褚天彪用力將她拉起，立即把手一鬆，側身向右邊的樹林奔去。

褚天彪沒料到李若薇如此刁鑽，竟然連銀鞭都不要了，而向旁逃竄，他大喝一聲，道：「妳還想跑到那裏去？」

喝聲之中，飛身急撲，抓着銀鞭，向李若薇抽去。

他的功力够高，反應也很快，可是李若薇既然早有打算，動作當然也够快了，褚天彪的一鞭抽出，她已挾着龍驤竄進樹

林之中。

只聽嘩啦一聲大响，銀鞭所及，已掃下一片枝葉，却沒有擊到李若薇的身上。

褚天彪一見李若薇竄進樹林，這份震怒眞是無可比擬，也顧不得江湖上「逢林莫入」的規矩，身形未落，手腕一抖，銀鞭纏住一枝大樹，借着那股力量，飛身撲過樹林之中。

他一進入林中，立即停下脚來，凝神諦聽，想要搜索到李若薇的下落，可是他只聽到了玄機道人的叱喝之聲，和晚風刮過樹梢的聲响，沒有聽到樹林之中有任何其他的聲音發出。

他左掌豎立胸前，低聲喝道：「女娃兒，妳逃不掉的，快點出來吧？老夫只想抓到龍驤，絕對不會傷害妳的！」

他在喝聲中凝目四下搜索，由於樹林之中太過黑暗，他的目力所及，只看到五步之內的情形，稍遠一點便看不見了，所以搜索了一下也沒有看到李若薇身在何處，甚至連呼吸之聲也被風聲所蔽而聽不到一點。

他等了一會，又道：「老夫找尋龍驤的目的只是想與他談論一些事情，絕不是要傷害他的，妳可以放心，老夫保證不會傷害你們兩人。」

話聲在樹林中傳出，好一會工夫，也沒聽到李若薇的回答，倒是聽到林外不時傳來尖銳的嘯聲和嘈鬧的人聲，看來武當派的道士已經全部出動了。

褚天彪並不在意武當的那些道士，他所心急的是無法尋找到龍驤和李若薇的存身之處。

他又默然等了一下，怒喝道：「女娃兒，妳若是不出來的話，老夫就是燒了這座樹林也要逼妳出來……」他的話聲剛了，突然在林外傳來一聲清脆的話聲呼叫道：「姊姊，姊姊，妳在那裏？」

李若薇藏身在樹林中，雖然聽到了李鵬翔的呼喚之聲，却不敢答應，唯恐這一答應，便使得褚天彪發現自己的行蹤。

褚天彪是何等的精明？他聽到外面有呼叫一聲，心念一動，立即便想到了那個童子可能是李若薇的弟弟，否則武當山又何來的童子？

他身形一動，穿出了樹林之外，循聲而去，只見到一個全身着紅衣的童子站在林外不遠，正在不停的觀望。

在他的身外不遠，玄機道人正和其他兩個老道湊在一起，不知談論什麼。

褚天彪站在林邊，招了招手，道：「小弟弟，你是不是找你的姊姊？」

李鵬翔一見到褚天彪從樹林裏鑽了出來，被他嚇了一跳，問道：「你是誰？」

褚天彪沒有回答他的話，道：「你說是不是在找你的姊姊？」

李鵬翔點頭，道：「是呀，你瞧見她在那裏嗎？」

褚天彪道：「她就在這個樹林裏，正在跟你捉迷藏呢？」

李鵬翔道：「眞的？」

他半信半疑的走了過來，才走出幾步，林中傳來李若薇的驚叫之聲道：「鵬弟，你不可過來。」

李鵬翔一愣，還沒弄清到底是怎麼回事，褚天彪已順勢一躍，蹤到李鵬翔的身前，將他一把抓住。

李鵬翔的那一點武功，比起褚天彪起來，相差至少有十萬八千里。

他一見褚天彪突然躍起，還沒看清他要作什麼，眼前一花，風聲微响，他的整個人已被褚天彪抓了起來，提起老高。

他手舞足蹈，大聲嚷道：「喂！你要幹什麼？」

褚天彪笑道：「老夫帶你去看你的姊姊。」

李鵬翔嚷道：「你快放下來，我一個人去找他。」

褚天彪剛要說話，已聽得遠處那三個老道大聲喝道：「血指魔刀，你快把那孩子放下來。」

褚天彪目光一閃，看到那三個老道飛身躍了過來，他哈哈大笑，道：「你們誰敢過來？老夫就把他殺了。」

玄機等三個老道原先在商量事關武當的存亡大計，敢情他們不單是爲了血指魔刀的突然出現，並且還爲了山下傳來的一連串警訊。

他們既不知要如何對付這凶名久着的血指魔刀褚天彪，又不曉得那闖上武當的是什麼人，所以在磋商不停，一時沒有注意到李鵬翔了。

等到他們一發現褚天彪自樹林裏躍了出來，擄走李鵬翔，他們才發現事情更加嚴重了。

因爲李鵬翔和李若薇兩人是武當的客人，這次來武當是受到邀請來觀看比劍大會的，他們若是在武當遭到什麼意外，將會影響到武當的聲譽至大。

他們在不久前還看到了峨嵋鄭公明被人害死，尚不知該要如何處理才好，此刻又發生李鵬翔被擄走之事，使得他們焦急無比。

是以他們在急奔過來時，一聽褚天彪之言，全都不敢再向前追趕，連忙停住了脚。

玄海大聲道：「血指魔刀，你已是武林中成名的高手，怎會做出這樣卑鄙之事？竟然拿人家的孩子來威脅貧道……」

褚天彪怒吼一聲，打斷了他的話聲，道：「混帳牛鼻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對老夫無禮？咄！你可要試試老夫的血指魔刀？」

話聲之中，他向前大步跨開，朝着玄海行去，頓時一股強大凶狠的氣勢，逼得玄海等三個老道一齊退後，紛紛運氣舉劍，抵擋這股凶猛的氣勢。

這時，那被褚天彪擄住的李鵬翔，看到武當三個老道竟被這光頭老者逼退，心知不對，大聲喊道：「姊姊，姊姊，妳快來救我……」

他被褚天彪的大手抓住，那五根粗壯的手指扣在他的背上，就似五個鐵鈎般的將他鈎住，使得他一點力氣也發不出來，除了喊叫之外，可說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救他自己了。

褚天彪抓住李鵬翔的目的，便是要他高聲喊叫，把李若薇引出來。

只要她能夠出來，褚天彪便不愁抓不到龍驤，只要能抓到龍驤，就不躭擱整個計劃，影響他們未來的獨霸武林之舉。

（未完・廿三）